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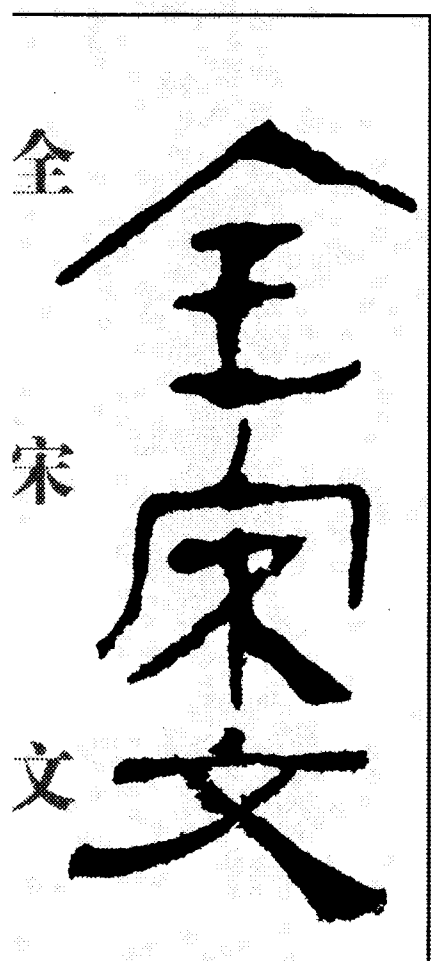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六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六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三三二

胡 銓 二四

此庵記		一
葛司成祠堂記		二
北真觀記		四
贛州教授廳記		五
秀野堂記		七
頤齋記		八
惠佑廟路寢記		九
敦復齋記		一
王山輔順廟記		二
淮西江東總領題名記		三
朝斗記		五

全宋文卷四三二三

胡 銓 二五

澹庵畫像自贊	……	一六
題會稽郡王像	……	一六
後薌山頌	……	一七
月中桂頌	……	一七
盛德堂銘	……	一七
采石征舍銘	……	一八
謹獨齋銘	……	一八
進齋銘	……	一八
亦樂堂銘	……	一九
孝逸先生傳	……	二〇
衡州太守高大夫行狀	……	二二
孺人曾氏行狀	……	二六

全宋文卷四三二四

胡 銓 二六

龍圖閣學士廣平郡侯程公墓誌銘 二八

全宋文卷四三二五

胡 銓 二七

易氏夫人墓誌銘 五七

王氏夫人墓誌銘 五九

瞻軍姪墓誌 六〇

龍圖閣學士贈少傅趙公墓誌銘 六二

安人陳氏墓誌銘 六九

林宜人墓誌銘 七一

全宋文卷四三二六

胡 銓 二八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 七三

趙謙仲妻李氏墓誌銘 七六

彭夫人墓誌 七七

羅長卿母朱氏墓誌銘 七七

女懿墓誌銘 八〇

德慶通守劉承議墓誌銘	八一
易長者墓誌銘	八三
彭長者墓誌銘	八五
譚思順母龍氏墓誌銘	八六
〔附錄〕楊君文卿墓誌銘	八七
編修唐君墓誌銘	八九

全宋文卷四三二七

胡 銓 二九

歐陽先生墓誌銘	九二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表	九四
諸王宮教授徐奉議墓誌銘	九五
廉夫弟墓誌	九七
安遠縣令曾從令墓誌銘	九八
會昌縣東尉羅迪功墓誌銘	一〇一
越國太夫人郭氏墓誌銘	一〇三

全宋文卷四三二八

胡 銓 三〇

貴州防禦使陽曲伯張公墓誌銘 一〇七

胡君商隱墓誌 一一五

廣東經略余公墓誌銘 一一七

全宋文卷四三二九

胡 銓 三一

永明主簿彭迪功墓誌銘 一二二

季懷姪墓誌 一二四

南彥姪墓誌 一二五

景範弟墓誌銘 一二七

從周弟墓誌銘 一二八

武岡軍太守羅公墓誌銘 一三〇

蕭君端偉墓誌銘 一三三

全宋文卷四三三〇

胡 銓 三二

監簿敷文王公墓誌銘 一三六

興國軍太守向朝散墓誌銘 ····· 一四〇

陳君世望墓誌銘 ····· 一四三

靖州太守李承議墓誌銘 ····· 一四五

承議王公墓誌銘 ····· 一四八

河源縣令崔從政墓誌銘 ····· 一四九

監察御史蕭公墓誌銘 ····· 一五一

清節先生墓誌銘 ····· 一五三

全宋文卷四三三一

胡 銓 三三

十九叔墓誌銘 ····· 一五五

世美兄墓誌銘 ····· 一五七

孺人張氏墓誌銘 ····· 一五八

李氏姊墓誌銘 ····· 一五九

饒州進士胡鎬母李氏墓誌銘 ····· 一六〇

承之兄墓誌 ····· 一六一

通判兄墓誌銘 ····· 一六二

陳大夫墓誌銘 一六六

王尚書墓銘 一七〇

全宋文卷四三三二

胡 銓 三四

祭清節先生文 一七一

代祭十五叔文 一七二

祭嫂蕭夫人文 一七三

祭李唐卿文 一七三

祭呂尚書文 一七四

祭四十四叔文 一七六

祭德明兄文 一七七

代張丞相祭顏門下文 一七八

代同官祭李提刑文 一七九

祭張機宜文 一七九

祭邦先兄文 一 一八〇

祭邦先兄文 二 一八一

代妻劉祭娣姒文……………一八二

祭三十五叔文……………一八二

全宋文卷四三三三

胡 銓 三五

祭妻劉孺人文……………一八五

祭張魏公文……………一八六

祭向運使文……………一八七

祭宋志文……………一八八

祭周國夫人文……………一八九

謁先聖文……………一八九

代祭南嶽文……………一九〇

祭海神文……………一九〇

告曾祖考妣墓文……………一九一

祖焚黃文……………一九一

考焚黃文……………一九二

考焚黃文……………一九三

妣焚黃文		一九三
北歸告所生母曾孺人墓文		一九四
陳瑤葬母祖奠祝文		一九五
禳災青詞		一九五
祈雨青詞	一	一九六
祈雨青詞	二	一九六
值夏衆建靈寶齋青詞		一九七
邦先兄設醮青詞	一	一九八
邦先兄設醮青詞	二	一九八
邦先兄設醮青詞	三	一九八
代設醮青詞		一九九
真武醮青詞		一九九

全宋文卷四三三四

胡 銓 三六

會慶節功德疏	一	二〇一
會慶節功德疏	二	二〇一

會慶節功德疏	三	二〇二
會慶節功德疏	四	二〇二
會慶節功德疏	五	二〇三
會慶節功德疏	六	二〇三
會慶節功德疏	七	二〇四
新州請思老開堂疏		二〇四
吉陽軍請報恩長老開堂疏		二〇五
祥符長老妙符開堂疏		二〇五
朱陵觀請莊冲靖升講疏		二〇六
淨照住庵疏		二〇六
吉陽軍勸諭修學疏	一	二〇七
吉陽軍勸諭修學疏	二	二〇七
曾德輝造居疏		二〇八
鄧子充疏語		二〇八
鄧元直疏語		二〇八
元舉兄疏語		二〇九

劉唐叟疏語	二〇九
鄧茂卿抄題試卷疏	二〇九
林山人抄題命書疏	二一〇
王復山人抄題命書疏	二一〇
值夏修廟疏	二一一
靈護廟塑神像疏	二一一
蕭駐泊修三塔疏	二一二
舍步修泗州閣疏	二一二
蓮華寺修造疏	二一三
蓮華寺修藏疏	二一三
蓮華寺重修造疏	二一四
西峰寺修寢堂疏	二一四
新州開元寺修鐘樓疏	二一五
朱陵觀修藏疏	二一五
朱陵觀修凌雲閣疏	二一五
太霄觀修造疏	二一六

太霄觀修殿疏	……	二一六
太和觀修造疏	……	二一七
永興觀修造疏	……	二一七
玉笥山抄題度牒疏	……	二一七
智度寺抄題度牒疏	……	二一八
智度寺乞米疏	……	二一八
青原山抄題買田疏	一	二一九
青原山抄題買田疏	二	二一九
衡州報恩寺結夏疏	……	二二〇
朱陵觀抄題本命經疏	……	二二〇
修值夏街疏	……	二二一

全宋文卷四三三五

岳 飛 一

南京上皇帝書略	……	二二三
乞催湖州賜米奏	……	二二三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	二二四

措置曹成事宜奏	一二五
措置虔賊奏	一二六
奏審虔州賊首奏	一二七
措置李橫等軍奏	一二七
奏審李道牛臯軍奏	一二八
乞復襄陽劄子	一二八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一二九
條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	一三〇
乞赴行在奏稟邊防奏	一三一
乞先推劉光世軍犄角賞奏	一三二
收復唐鄧信陽差官奏	一三二
措置楊么水寇事宜奏	一三三
襄陽差職官奏	一三五
荆襄寬恤畫一奏	一三五
招楊欽奏	一三七
李通歸順奏	一三七

乞出師劄子	二三八
乞以明堂恩奏張所男宗本奏	二四〇

全宋文卷四三三六

岳 飛 二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二四一
乞移都奏略	二四二
乞進屯淮甸劄子	二四二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指揮劄子	二四三
乞免便宜辟置劄子	二四四
乞祇謁陵寢奏	二四四
論虜情奏略	二四五
奏審謁陵寢行期劄子	二四五
李興吳琦轉官告乞付軍前給降奏	二四六
乞乘機進兵劄子	二四七
乞定儲嗣奏略	二四七
乞劉錡依舊屯順昌奏	二四八

乞號令歸一奏	二四八
乞止班師詔奏略	二五〇
赴行在劄子	二五〇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	二五一
乞檢坐張俊等會戰去處奏	二五一
乞出京洛奏略	二五二
乞出蘄黃奏略	二五二
乞發回親兵劄子	二五二
乞般家劄子	二五三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二五三
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閣門祇候奏	二五四
乞罷制置職事奏	二五四
辭建節劄子	二五五
乞侍親疾劄子	二五五
辭建節第二劄子	二五六
繳節度告奏	二五七

辭建節第三劄子	二五七
辭建節第四劄子	二五八

全宋文卷四三三七

岳 飛 三

劾劉康年僞奏乞恩澤奏	二五九
再乞寢罷劉康年僞乞恩澤劄子	二六〇
辭男雲雷除閣職劄子	二六一
乞宮祠劄子	二六一
乞宮祠第二劄子	二六二
乞宮祠第三劄子	二六三
辭檢校少保第二劄子	二六四
辭招討使第三劄子	二六四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二六五
辭宣撫副使劄子	二六五
辭母亡格外賻贈及應辦喪事奏	二六六
乞終制劄子	二六六

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二六七
乞終制第二劄子	二六八
乞終制第三劄子	二六八
目疾乞解軍務劄子	二六九
辭太尉劄子	二六九
辭太尉第二劄子	二七〇
乞免立新班劄子	二七一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二七一
辭太尉第三劄子	二七二
辭太尉第四劄子	二七二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二七三

全宋文卷四三三八

岳 飛 四

辭開府劄子	二七四
辭開府第三劄子	二七五
乞解軍務劄子	二七六

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二七六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二七七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子	二七八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三劄子	二七八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子	二七九
辭少保第三劄子	二八〇
辭少保第四劄子	二八〇
辭少保第五劄子	二八一
辭冊命劄子	二八二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二八二
乞叙立王次翁下劄子	二八三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劄子	二八三
辭衣帶劄子	二八四
辭初除銀絹劄子	二八四
辭男雲除御帶劄子	二八五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子	二八五

辭初除銀絹第三劄子	二八六
乞解樞柄第二劄子	二八六
乞解樞柄第三劄子	二八七
辭除兩鎮在京宮觀第二劄子	二八七

全宋文卷四三三九

岳 飛 五

廣德捷奏	二八八
鄧州捷奏	二八九
復三州奏	二八九
湖寇捷奏	二九〇
復西京長水縣捷奏	二九一
復潁昌府奏	二九二
陳州潁昌捷奏	二九二
鄭州捷奏	二九三
漫獨化捷奏	二九四
復西京奏	二九四

龍虎等軍捷奏	二九五
復南城軍捷奏	二九五
鄆城縣北并垣曲縣等捷奏	二九六
小商橋捷奏	二九七
河北潁昌諸捷奏	二九八
王貴潁昌捷奏	二九九
臨潁捷奏	三〇〇
乞緩急權借官私舟船奏	三〇〇
收捕虔吉州盜賊乞節次推恩奏	三〇一
胡世將充本路安撫制置使行移事奏	三〇一
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奏	三〇二
措置防守已收復州郡奏	三〇二
再請措置防守已收復州郡奏	三〇二
乞添置將分劄子	三〇三
乞湖北襄陽有闕官去處知通以下許自踏逐令先次供職申奏給降付身劄子	三〇四
催赴行在奏事劄子	三〇四

從申踏逐辟差官屬劄子	三〇四
督府書填充告事奏	三〇五
任招討使申明行移用公牒劄子	三〇五
乞懲治兩路不法之官奏	三〇六
乞歸正人李清等補官奏	三〇六
乞量賊勢輕重調發軍馬前去照應奏	三〇六
乞復漢陽軍漢川爲縣奏	三〇七

全宋文卷四三四〇

岳 飛 六

乞致仕狀	三〇八
辭免赴行在奏事劄子	三〇八
再乞致仕劄子	三〇九
乞寢和議奏	三〇九
乞給降歸正人付身奏	三一〇
乞赴行在奏事劄子	三一〇
乞追復張所官劄子	三一〇

乞深入虜境復取舊疆奏	三二一
乞給降空名告命劄子	三二一
自述奏	三二二
上虜賊韓常等犯界事劄子	三二二
言講和有害無利奏	三二二
乞淮東重難任使申省狀	三二三
赴鎮畫一申省劄子	三二四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三二五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三二六
申審招安申省狀	三二七
乞措置進兵入廣申省狀	三二七
分揀吳錫韓京兩軍訖申省狀	三二九
乞廣西戰馬申省狀	三二九
再論虔州平盜賞申省劄子	三三〇
襄陽探報申省狀	三三一

岳飛七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三二二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三二三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三二四
招安楊欽等申都督行府狀	三二四
梁興奪河渡申省狀	三二五
乞襄陽府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子	三二五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三二五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三二六
進兵渡江申省狀	三二六
乞朝辭申省劄子	三二七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三二七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三二八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三二八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府申省狀	三二九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三二九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三三〇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三三〇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三三一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三三一

建康捷報申省狀…………… 三三一

承州捷報申省狀…………… 三三三

賀州捷報申省狀…………… 三三三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三三四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三三五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三三五

虔賊捷報申省狀…………… 三三六

全宋文卷四三四二

岳 飛 八

廬州捷報申省狀…………… 三三八

平湖寇申省狀…………… 三三九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三三九

鵲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三四〇
乞科撥錢糧照會從申省劄子	三四〇
乞重立賞格根緝收捉逃軍申省狀	三四一
軍務申司公文	三四二
牒胡世將文	三四三
諭張用書	三四三
與某書	三四四
書簡一	三四四
書簡二	三四五
書簡三	三四五
書簡四	三四五
書簡五	三四六
書簡六	三四六
書簡七	三四七
書簡八	三四七
書簡九	三四七

書簡 一〇	三三八
御書屯田三事跋	三四八
五嶽祠盟記	三四九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三五〇
東松寺題記	三五一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三五一
烏石寺題名	三五二
〔附錄〕題武肅王像	三五二

全宋文卷四三四三

張行成 一

芻蕘書略	三五三
定謀	三五三
審勢	三五四
議都三篇	三五四
議地三篇	三五五
議蜀三篇	三五五

立志		三五六
遣使		三五六
任相		三五六
蓄力		三五七
建親		三五七
搜奇		三五七
省官		三五八
惜穀		三五八
實內二篇		三五八
進易書狀		三五九
上蕭制置書		三六〇
賀翟參政啓		三六二
賀楊參政啓		三六二
賀錢參政啓		三六三
賀梁提刑啓		三六四
賀鄭守啓		三六四

賀翁監酒啓	三六五
賀李帥生日啓	三六五
翼玄序	三六六
元包數總義序	三六七
皇極經世索隱序	三六八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序	三六九
易通變序	三六九
劄書跋	三七〇

全宋文卷四三四四

張行成 二

孔明始終之節論	三七一
諸葛亮兵有節制論	三七二
忠孝論	三七二
議狄論 上	三七三
議狄論 下	三七六
華陽縣學記	三七九

司馬溫公祠堂記 三八一

心亨銘 三八二

全宋文卷四三三二

胡 銓 二四

此庵記 乾道元年四月

永和智度寺僧、前章貢六和寺長老子證榜其庵曰「此庵」，而求記於澹庵老人胡某。余官三年矣，而記未暇作也。乾道改元春，還自天目，復寓智度，而證老日來索記。又三穀朔矣，又未暇作也，而請益力。則辭之曰：「於文，止匕爲此。止，止也；匕，次也，次有動意。夫『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趯長在此』，則此謂之止可也。『此水與此人，相迫兩汙汙』，則此謂之動可也。不知欲止耶？抑欲動耶？以爲欲止，則與詩人譏水馬何異焉？以爲欲動，則隨波承流，又非予之所敢知也。二者必有一於此矣。」證曰：「不然。『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則此亦何可訾？『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則此亦何可泥？謂吾爲止如水馬，然步步逆流水，非吾所謂止也；吾所謂止，有不止者存。謂吾爲動，如水汙汙，非吾所謂動也；吾所謂動，有不動者存。非動非止，非黏非湛，必外乎

黏湛之外者，然後知此。《易大傳》曰：『夫孰能與於此妙哉？』此乎，澹庵其亦未之思乎？」予笑曰：「有是哉！」必筆其說以爲記，而復鍵之，曰：澹乎若深囚之覩，雖止也而物無不應；汎乎若不繫之舟，雖動也而我未嘗流。夫是之謂聞道。四月八日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葛司成祠堂記

乾道元年八月

廬陵古稱多士，而郡學祠堂惟歐陽文忠公、忠襄楊公、紹興初太守舍人王公三公而已。文忠以道德文章伏一世，前哲推爲天人，邈乎其不可及已。忠襄以節義大閑，照映今古，殆是千五百年英烈焉。曩者舍人以闔闔之政，去而人思之。由慶曆以來迄於隆興，三君子相望凜凜，猶有生氣，豈古所謂三服者耶！崇寧間，大司成、贈少師毗陵葛公嘗蒞呻呿，時方右新學，公獨好古尚《離騷》，而風化翕然，一時名儒踵相躡。自公之去六十餘年，而詩文經論，士爭膾炙，是誠有功於名教。上踐祚之三年，公之子右朝散大夫立象來守此邦，政先教化。曾未期月，訟簡而盜清，士相與謀曰：「司成公有子哉！微司成公之教，斯文化爲異端矣。微大夫之來，崇寧之教熄矣。吾儕小人，其何以報德？」於是相與建司成公之祠以祀三公。僉曰：「謹哉。乾道元年八月穀朔祠成，廣文先生李君璘率學正亮功、學錄恪直暨虛中、世顯等凡十有二人，踵門謂某：「侍讀幼嘗肄業鄉校，距公之時未久也，霑丐公之賸馥亦已多矣，焉得默默？請紀厥美，以託不腐。」某曰：古者論政亦必於學，今舉學之士，皆以公

建祠爲當然，是公論也，公論敢獨違乎？竊聞前哲緒言，近世之師，師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故學者不知重道；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士亦不復論學。大夫能不忘司成公之志而勸駕學者，是不謂知行道乎？廣文建祠推尊司成公，以風示後學，是不謂能明道乎？舉學之士知公論所在，而扶服以請書，是不謂能重道知論學乎？一舉而三美具焉，不已休哉！抑嘗考唐忠州繪劉司徒晏、陸宣公贇、李忠懿公吉甫、白文公居易像爲四賢閣。至國朝紹聖初，太守王闢之始作《復古記》，士艷其美。夫忠州由開元迄會昌，不知閱幾寒暑，而遼遼相望者四賢耳。廬陵自慶曆迄今，亦不知閱幾寒暑，而遼遼相望者亦四賢而已。吁，亦難矣！然南賓之閣建於郡齋，曷若此邦建於庠序之爲公？南賓之記號爲《復古》，曷若大夫奉先思孝之爲榮哉？側聞日有旨，以廬陵政修增秩，蓋如漢地節間秩中二千石之比。議者咸謂錄大夫追科供億之勞，以予觀之，得非上之意賞其有功於學校乎？故特書以詔後，且擬《離騷》、《九章》以遺邦人，俾并刻祠堂，歲時歌以祀焉。其詞曰（一）：公昔嗜此瓌服兮，年大老至而靡他。帶襴具之磊砢兮，冠却非之峨峨。被結綠兮佩明月，世糠粃而莫我知兮，吾方高睨而不屑。六素螭兮舉玉虬，偶姚虞遊兮瑤之野。薳閭風兮餐瑤筠，與堪輿兮並久，與瑤光兮媲美。哀變被之弗吾濟兮，晨予厲乎虞淵。躋蓬陽而反睨兮，喟激楚之結風。步纖離兮衡皋，拾予軌兮絕蹊。理鯨鯢予遠適兮，舉吳榜以擊汰。檣夷猶而不前兮，若得坎而洄洑。夕發狂渚兮，昕邸天池。苟余中其信修兮，顧阨塞以奚悲。濯滄浪予回薄兮，渺弗知吾之所之。林漭滄以杳杳兮，乃鼃鼃之所家。慨吾生之多遘兮，塊獨處乎羣邪。吾不能易操而從諛兮，與困悴而終屯。所貴聖賢之明哲兮，沕遠引以自

珍。使長麗可樊而畜兮，何以別夫鷄羣？賈傅忌鵬兮敬輿竄死〔三〕，信不必任兮忠不必以。婞直鈕鍔兮絜楹得志，康瓠登庸兮黃鐘抵棄。羌靈修之浩蕩兮，謇朝訊而夕替。舉曠古皆然兮，吾又奚尤乎今！聊徜徉成均兮，何必懟乎陸沉。予固董道而無悶兮，亘千祀孰不與予同心！《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一〕詞：原作「祠」，據文意改。

〔二〕鵬：原作「鵬」，按此用賈誼《鵬鳥賦》意，作「鵬」誤，據改。

北真觀記

乾道元年十月

道家者流所以禮高真者謂之觀。予嘗考觀之義，其說有四：一云觀者城樓，《春秋》兩觀是也；一云藏書之所，漢東觀是也；一云遊觀之處，《三輔故事》秦時殿觀百四十五，謝玄暉所賦屬玉觀其一也；一云觀之言其高可以望，若《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之上是也。然則道家觀云者，豈《內傳》高觀之類與？稽之近古，則有金洞、玉虛、明霞、紫館、西華、北靈之號，國朝則有上清、建隆、集禧、醴泉、萬壽、天慶之目，其來尚矣。吉之安成有所謂北真觀者，崇寧壬午，有歐陽君者實始破荒，鐘鼓隱然；而曾有慶者繼之，遂極土木剗之勝。建炎己酉爲兵火所燬，片瓦無遺。紹興

改元，復創堂廡，其徒劉師林、劉嗣林者實董其役，而鄉老合辭，請聞於朝，以北真爲額，郡將從之。未幾，曾君羽化，而嗣林繼董觀事。里豪王功成者復出力建殿塑像，而王俊臣者又出力捏塑衆真列星。嗣林之徒劉元明、王元恭者，又協贊百役，屏攝一新。嗣林以予與曾君有瓜葛，不遠數舍，請記觀之興毀。義不得辭，遂書其始末，且擬楚些以招曾君之魂，并刻之碑。其詞曰：綺鏤丹紹，楣方連些。綠室翠椳，絙曲瓊些。層臺累榭，臨孱顏些。堂耽宇邃，楯層軒些。深隅薄壁，翡儔張些。纂組結綺，惟蠙珠些。蒼玉之梁，刻青螭些。雕橑繪桷，龍蜿蜒些。鮮飈轉范，漪蘭池些。倚詔畦瀛，菴蘋齊些。吾聞道家，靚且間些。泊乎無爲，澹自持些。繡而文綵，胡爲乎些。乾道改元陽月壬寅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贛州教授廳記

乾道二年七月

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賈，管子之說詳矣；今之爲民者六，士、農、工、賈、佛、老，韓子之說詳矣。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古之學者純乎一，今之學者雜乎三。古之教者處其一，士而已；今之教者處其三，雜二氏而言也。雜二氏而言，豈吾所謂教乎？夫聖人以神道設教，二氏不與焉。子以四教，二氏不與焉。君子之所教者五，二氏不與焉。契敷五教，二氏不與焉。太宰教典，二氏不與焉。師氏教以德行，二氏不與焉。保氏教以六藝，二氏不與焉。《戴經》七教，二氏不

與焉。大司徒十有二教，二氏不與焉。今也舉虛幻之說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害正也哉！正者何也？教之原也。教以正則學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教不正則學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是以聖人責受教者輕，而責失教者重。《春秋》隱元年書「鄭伯克段於鄆」，《傳》謂譏失教也，誠爲得實，而未切聖輕重之旨。夫段止書名而已，責之何輕也？鄭伯書爵、書「克」、書「于鄆」，責之如此其詳，不已重乎？知此則知教矣。贛州學教授籍，某猶子也。書來言：「籍官舍在學宮之左，自兵火以來，屋纔數楹，不能蔽風雨，日欲加葺，玩歲愒時。太守郭侯下車未幾，百廢具舉，如籍官舍亦煥然一新。材得於官用之餘，復以二十萬錢資之役，不及民材，不經費工，既訖功而官與民不病焉，可書也已。先是學區不加甃，凡級磚之費，爲緡蓋以千計，侯不一吝。其垂意學校如此，願并書之，謹伐石以俟。」某曰：「予聞而廳故有記，前丞相洪景伯作也。景伯嘗同玉堂夜直，其言不苟，況其文采之美，自足以託不腐，安用糞土之言？」固辭久之，而請益力，輒識其實。夫教者必以正，故首以六經之說諄之，此宜朝夕飫聞而熟講也。進其厭飫者，祇益愧耳，然不得不盡。夫五教本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以人倫爲首。七教以父子爲先，賓客爲後，亦造端於人倫焉。十二教始於教敬教遜，敬則孝也，遜則弟也，孝弟人倫之本，風教之原，孰有大於此者乎？孟軻氏有云：「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至言哉！吾子勉之。吾子奉親，朝夕供子職，不懈益敬，此誠所謂以身教者。若夫靡費之文，絺繡之章，琤琮之學，駢儷之句，殆非學者先務。秦穆員然之戒，深且切矣。乾道柔兆閭茂中元日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秀野堂記

乾道二年五月

清江之新塗楊君圖南，年未及衰，已爲菟裘計，薊林向公名其堂曰「秀野」，取東坡詩所謂「花竹秀而野」者也。隆興甲申秋，走書錢塘，謂某：「其爲我記之。」予時方進讀邇英，未暇也。明年，予以譴罷歸廬陵，圖南復來速記，偶葺敝廬，又不果作。明年，書來不已，且抵書家弟從周，請益力。予屬負茲，固辭弗獲，乃書其始末以諗之。曰：子知薊林命堂之意乎？夫「花竹秀而野」，迂叟《獨樂園》詩也。夫迂叟豈以花竹爲哉？薊林之命此堂也，亦豈花竹云乎哉？知薊林之意，則居斯堂也能獨樂乎？不知薊林之意，則居斯堂也能無歉乎？或曰：「迂叟豈可幾及，先生之言不已誇乎？」予曰：不然，顏淵有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君子，信道篤而尊己，今之君子信道不篤而卑己。尊己則與道進退，其處也樂堯舜之道，謂迂叟不可幾及者妄也。卑己則進退違道，其處也假嵩山爲捷徑，其出也附伾文以速化，謂迂叟爲可幾及者，又大妄也。圖南倘有意於是哉？予既諗之，又擬《離騷》以鍵其志。其辭曰：邈勳華之蕩蕩兮，驂良樂以取道。喟共和之蹇蹇兮，惟皇途之蓁穢。夫使吾詭馭兮，無寧謂我未知所稅。吾固懷此鼃采兮，又重之以姱質。睨霜傑以礪操兮，蘇枯栢以爲蓋。春搴巖之古藤兮，秋擷窮崖之窶數。扈枻梓與豫章兮，離行楸以拱檣。幾干霄而可材兮，曾雪虐之不赦。空落落而莫與兮，時冉冉其弗待。旦挹寒塘之竹露

兮，夕獵冰谷之松風。檻宿莽之勁節兮，紉竹輿以爲容。揆吾衷其信修以潔芳兮，長坎壈以何傷。顧狙智之猥巧兮，偕衡石而倒置。撓砥矢以隨枉兮，競瓦合以干媚。謗戍削徒永歎兮，獨落魄乎茲世也。寧九世而胥靡兮，吾不忍爲此態也。歲忽忽以馳騁兮，神飛越而足留。枯栢改而失操兮，蹇松櫟之爲蕭。昔何爲而勁特兮，茲直委於菅蒯。於何歸咎兮，莫砥名節之故。顧松柏其猶爾兮，毋尤乎葦葭與蒿艾。吾質挺挺而莫揉兮，歷萬變其獨厲。杖正信以戶己兮，復駕言兮焉俟。修初服以自澡兮，身泉石而情君。樂吾所而無悶兮，得無意於斯民？乾道柔兆閹茂五月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頤齋記

乾道五年四月

潯江舉子陸生南金名其齋曰「頤」，而乞記於澹庵老人胡某。老人以文肆質難，固辭久之，則諄之曰：「頤之字見於《書》、《禮》、《易》，雜出於傳記，有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者，有曰『山下有雷頤』者，有曰『百年日期頤』者，有曰『期頤稱道不倦』者，有說詩解頤者，有搢頤待月者，有金錐控頤者，有長劍拄頤者，有頤隱於臍者，有鎮頤拜相者，有爲大儒名頤者，有爲循吏名敦頤者，有爲冀州取頤名堂者，有以洪頤名旂者。生將稽《噬嗑》之彖乎？抑取山雷之象乎？將爲百年之期乎？抑欲稱道不倦乎？將說詩以解乎？抑待月以搢乎？將金椎以控乎？抑長劍以拄乎？將隱於臍乎？抑鎮以取相乎？將慕大儒乎？抑欲效循吏乎？將晞冀方之堂乎？抑慕甘泉之旂乎？」陸曰：「唯唯，否

否。不然，吾志在學《易》而已。」然則《噬嗑》、《頤》，皆頤也，生獨取《頤》何？曰：觀在養也。《蒙》、《蠱》、《大畜》、《井》、《鼎》，皆有養義，獨觀頤養，何也？曰：《頤》上下二陽，中包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之象，初以陽居動體而上應乎四，悅所欲而朵頤者也。心一動而朵頤，則其自失必矣，故首戒以養正則吉，與諸卦之養異矣。《蒙》亦養正，與此不同，何也？《蒙》養其正，是已正也；《頤》養以正，蓋未正也。已正乃作聖之功，未正則不可一日忘其所以養頤者。故又戒之曰「亦不足貴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爲可貴也。貴乎剛者，爲其不屈於欲；貴乎明者，爲其見善而不失其正。反是，則不足貴矣，生乎勉之。生嘗舉進士，試禮部云。乾道己丑清和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惠佑廟路寢記

乾道四年五月

某幼側聞螺城佳山水，而城之南隅有所謂神岡者尤卓詭斬絕。後得唐人記南城，鳴鳳中曲江縣開國彭城劉侯竺嘗牧廬陵而死，遺愛在民，廟食此山。飛薨歸然，張平子所謂「託喬基於山岡，直帶電以高居」。竊欲往拜山椒，且快臨觀之勝。宦遊北南，莫適所願。紹興壬午，以狂瞽斥閩幕，需次於里，謂當修敬祠下，而屏居念僇，又弗克往。有頃，之官三山，獲郵投嶺海。越兩星終，始內徙合江，又累歲乃得歸田。道神岡，携孥敬款屏攝。有喟於旁者曰：「向焉複閣霞爛，往往變爲敗壁月

剥。向焉綺疏璇題，往往變爲蠹歷蛛網。向焉雕几石碣，往往變爲野草荒煙。」某太息久之，恨至之晚。聖人龍飛，召某赴闕。舟次太皋渡，復謁焉，拜揖而去，初不敢招梗也。甲申冬，虜騎長征，犬牙淮甸，某自前行少常伯被旨總戎淮浙海道。舟師濟河，虜一夕遁，議者謂必有陰相如鍾山之神者。亡幾何，某以譴罷來歸，首造其庭，則輪奐一新。疇昔敗壁月剥，一變爲複閣霞爛矣；疇昔蠹歷蛛網，一變爲綺疏璇題矣；疇昔野草荒煙，一變爲雕几玉碣矣。訪諸祝史，則參政董公元德實經其始，新監建康府戶部大軍庫易君致恭益加撲斲，又新作路寢。椎輪於隆興甲申之春，至乾道丙戌冬乃克就焉。仰攀橑而捫天，郡人縱觀歎息，咸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神也，易君其知肅神矣。」某之甥舉子羅尚志、曾濬時在旁，合辭言曰：「是不可不紀，且易君有請亦既浹月，言可已乎？」某曰：「自侯蒸嘗於鳴鳳年，迄今不知閱幾百寒暑，凡所以較德焯勳者，有李唐咸通進士蕭黃中之記，有南唐保大進士羅寅之記，有左貂徐鉉《稽神》之錄，有國朝天聖監郡蔣堂之碑，有宣和惠佑廟之勅，有紹興改封嘉應侯之詔，莫不咸在，顧翫敝之文，能加毫末於斯乎？」二甥請益力，遂書以識，且擬《楚辭》、《九歌》以遺靈，俾歲時歌以祀焉。辭曰：諷日兮惟良，穆將曄兮神光。握青萍兮閃閃，璆琳琅兮鏘鏘。瓊席兮瑱瑱，盍紉佩兮潔芳。蘭鬋蒸兮薰馨，癭藤樽兮桂漿。鳴球兮鼓瑟，絃疏越兮登歌，發潛德兮彌彰。靈蹕躋兮屢舞，芳芬芬兮藥房。音泠然兮互奏，侯洋洋兮降康。乾道著雍困敦五月朔，具官胡某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敦復齋記

乾道八年

言有近而指遠若《春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者，是爲指遠。《易》之爲書，卦有上下二體，謂本卦之體也。二體以相應爲義，又有取他卦之體相應者。先儒雖無明文，以意推先天之學，理或然耳。夫《復》卦二體相應，學《易》者皆知之。至於《小畜》相應，則先儒未嘗言也。夫《小畜》下體乾，《復》上體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吉」，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義甚相類。至於《小畜》九三不能自復，《復》上六迷而不復，事又不殊。蓋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不能自復；坤上以處上卦之上，故迷而不復。惟乾之二「牽復吉」，坤之五「敦復無悔」，二與五皆得中故也。其牽復也，《象》言「中不自失」，其敦復也，《象》言「中以自考」，然則敦復之中，其本於牽復之中與？《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卦體有坤無乾，云天地之心者，兼《小畜》而言也，是謂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故曰言有近而指遠，不其然乎？左朝散郎、直秘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陳侯從古希顏學問文章，凜凜有了翁家法，於其里之故居讀書，齋名曰「敦復」。自長沙不遠千里，抵書廬陵，謂予記之，且寄示左司張欽夫之銘。顧予朽拙，安敢斐然措辭，然亦不敢但已，輒擬欽夫之銘以飾其說。夫銘固善矣，惜其止論本卦而不及《小畜》，故并論二卦，蓋期希顏以牽復之去，登金門，上玉堂，朝夕論思，以拾

遺補闕，不止無悔而止也。紹興辛巳，某嘗走二水，請益於故丞相魏國張公，先生館某於讀易堂，因公讀《易》之味，公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熟讀當自知之。」今十有二年矣，乃知誠有味其言之也，敢併以爲獻。退之有言「不以頌而以規」，予亦云。乾道壬辰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王山輔順廟記

世傳晉永嘉中，有王君諱子瑤字太皐者，漢王喬之裔也。嘗慕神仙術，自玉笥山道廬陵抵泰和，樂其山水，隱居凡四十有八年，莫知其所終。人相聞以爲仙去，然竟叵測也。至唐貞觀間，又有匡君智者長安人，棄妻子，脫屣軒冕，慕王瑤之爲人，其兄子往依之，吸風餐露，攻苦食淡者久之，人亦莫知其所終。里人捏塑爲像祠之，水早有禱輒應。是山古今多題識，惟邑人劉敏求四詩爲得其實，輒錄以示後：「琉璃宮闕今何處？玉洞年年鎖烟霧。古人蹤跡杳難尋，只有青山色如故。青山崒嶭摩斗魁，丹井星壇疊翠苔。玉龍經歲睡初起，但覺噫欠興雲雷。昔日真人何淡薄，蟬脫人間軒冕樂。忽乘風馭知幾年？至今不見雙飛鶴。我辭塵網到仙家，馬蹄踏破雲路賒。何時功名勒鐘鼎，來伴羽衣餐紫霞。」此一詩也。「霞裾玉珮去飄飄，控鶴仙人不可招。誰信嶺頭巖石畔，分明一路透丹霄。」此二詩也。「鍊丹人去事旋空，丹井猶存第二峰。但怪井乾失雙鯉，不知雙鯉化爲龍。」此三詩也。「壇邊馬

鬣一墳孤，傳葬衣冠知有無。英氣不隨世埋沒，長爲霖雨濟焦枯。」此四詩也。「薄」當作「泊」、
「濟」當作「澤」乃佳。予既錄其詩，又擬《楚辭》以遺祝人，俾歌以祀焉：秋蘭兮菊英，駢滋兮階
所。紫莖兮翠蓋，播野馨兮襲襪。秋芳兮菲菲，綠骨兮素枝。高堂兮百增，靈之居兮巍巍。紫室兮蓀
壁，疏芳椒兮盈戶。檍蘭兮桂楣，擗蕙櫨兮藥廉。網杜蘅兮爲綢，葺芰製兮彌彰。瓊靡兮爲飾，繚枝
兮芷房。萃衆藹兮實庭，岌萑葦兮萃雲。百神續兮輻輳，靈之歆兮苾芬。潔予薦兮寒泉，澤予民兮甘
澤。搴溪毛兮杜若，將以答兮恩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淮西江東總領題名記

淳熙二年九月

乾道庚寅，某備數起部亞卿，識錢塘單公於民曹郎。淳熙改元之春，某偶至秣陵，公適總餉於
此，又獲經從。越明年秋九月，公謂某：「題名有記古也，而總領所獨闕，其敢以請。」既辭不獲，
則敬對曰：「諾。」謹按唐史，劉晏能總大體，又領鹽鐵度支等使，則總領云者，其來尚矣。於文
「總」爲「𡔷」，義同而字異，《書》皆作「總」，而《詩》多作「𡔷」，惟《羔羊》、《長發》作「總」。
而《長發》詩陸德明云「一作𡔷」，然則《羔羊》詩義蓋可知矣。《春秋左氏》與《詩》同，《周官》、
《戴記》及諸史與《書》同。然塵人總布則讀爲鼓儻之儻，而《漢宣紀》「總」乃作「綜」，許侍中
《說文》亦然，又不可一槩論矣。大要總之爲義，如「總攬權綱，柄不下移」，如「總核名實，官無妄

授」，如「總方略必一統類」，如「總憲度必植風聲」，如「總鎮然靚謚無譁」，如「總千然執持不撓」，此蓋命官之本意。國朝自紹興癸丑始設是官，以藏諸路軍實。庚申夏，又加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其任益重。尋有旨，淮西江東依舊置司秣陵。惟是重兵留戍，倍於臨淄，庚癸浩穰，過於首山，自非瓌瑋出群之才，莫勝其任。公下車之初，視簿書紛如絲，視繁冠髻如雲，積弊搶攘，一旦洗削更革，用人各因其才，馭吏嚴而不苛。曾不踰時，食足財阜，政以辦聞而不擾，雖管氏輕重，李愷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士安低昂，未能遠過。無幾何，璽書自天，賜三品服，復除大司農，恩寵有加，赫然驚人。仰惟聖人勵精責實，名器不假，嚴於讞狀。公之遷也，公論浩然稱允。或問某食貨必本於八政，豐財必本於七德，何也？曰：孟子不云乎，「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是食貨以政爲本。班固論《易》「何以聚人曰財」，必原於天地之大德，是豐財以德爲本。今也貫朽粟陳，有若元光之間，可以觀政矣。士飽而歌，馬騰於槽，有若退之之咏，可以觀德矣。向來諸公滾滾登要津，盡由此塗出，吾知公去是而儀天朝也有日矣。噫，晉城濮之師至盛矣，食闕而館楚軍之穀；霍驃騎漢良將矣，餘肉而士有菜色；史氏尚稱其能。矧茲軍資之贏足，而根本關中，富强河內，以濟大業，而不刻之堅珉，是大闕典，遂書以識。又閱籍，得爲是職也若干人，且并刻焉。時九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胡某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朝斗記

紹興十三年二月

紹興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旨，以某前不合言事，除名竄新州。單騎就道，十月抵竄所。明年正月，聞廬陵寇作，連日憂駭，不知所爲，遂作念拜北斗。以二月庚申拜奠，是夕偶陰欲雨，酌茗焚香，密禱空中：「若親闡無虞，室家全安，某若無所負者，願少霽。」須臾，清風颯爽，陰雲當北斗間劃開，環域皆露，達旦無纖毫蔽遮，見者咸以爲此退之衡山之祥也。謹拜手書其事，且書一通以遺惠州天慶觀道士冲和真靜大師羅虛中集道。澹叟胡某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四三三三

胡 銓 二五

澹庵畫像自贊

子產有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安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心固難知於面矣。畫師能見予之面，而不能知予之心。非惟畫師也，舉世不皆知也，知予心者惟天而已矣。人皆觀畫而見面，予獨觀天而見心。若人者權勢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富貴不能淫。《胡澹庵先生文集補遺》。

題會稽郡王像

國戚元老，善世英豪。淹貫羣籍，精明六韜。宣戚萬里，糾察百寮。追王廟食，世膺寵褒。《錢

氏家書》第二種。

後薌山頌

猗歟薌城，層層可摩。視彼喬岳，亦云峨峨。德則降神，不知其他。刻此頌焉，與山不磨。《胡澹庵先生文集補遺》。又見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二。

月中桂頌

月中桂美，曾君將折桂也。桂枝高高，曄曄其華，紅蘂披離，少陵詩葩。桂枝高高，有蕢其實，鷺峰子落，秋半之夕。桂枝高高，其影亭亭，仰天而攀，我思少陵。《胡澹庵先生文集補遺》。

盛德堂銘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

猗歟朱耶，儋守裴公。震風凌雨，大厦帡幪。遷客所廬，丞相趙公。後來云誰，廬陵胡銓。三宿銜恩，矧此八年。紹興丙子夏六月鐫。《輿地紀勝》卷一二七。又見正德《瓊臺志》卷二五。

采石征舍銘

掩耳盜鍾，閉目捕雀。自欺其心，謂人不覺。咄哉揚沙，此溪之鱷。《古文集成》卷四八。

謹獨齋銘

爲黃世永作

謹獨伊何，請條其目。安而行之，如顏之浴。利而行之，如顏之宿。勉而行之，如褚之燭。由勉至安，信道乃篤。猗歟哲人，盱江黃先。戒謹恐懼，閭不愧天。非利非勉，得之自然。作銘者誰，廬陵胡銓。《古文集成》卷五〇。

進齋銘

爲王允元作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騏驥避路。稽天之潦，不能終食，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或進或止，功用相百，如何弗思，半途而畫。在《易》之《晉》，如日之升，自昭其德，進麗大明。在《易》之《漸》，如鴻之翔，惟進以正，可以正邦。明則不惑，正則不諂，學當觀《晉》，仕當觀

《漸》。吾友允元，超然默識，觀《晉》觀《漸》，兩造其域。人亦有言，進猶有畛，有畛則極，極則有盡。回也屢空，孰究畔岸，請師子淵，以退爲進。《古文集成》卷五二。

亦樂堂銘

揚雄有言：「朱丹其轂，一敗則赤吾族。」孔子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夫丹轂，榮也，雄以爲憂；縲紲，辱也，聖乃有取。憂樂豈關於榮辱也哉！上饒方疇耕道，建炎戊申銓同年進士也，紹興戊午又同朝。是年冬，銓以狂瞽被譴，而耕道旋亦去國。十有四年而通守武岡，平溪蠻三十年之寇。乙亥以疏直忤要臣被逮，賴上恩寬謫零陵。久之，名其堂曰「亦樂」，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記之。戊寅冬廬陵胡銓感仲尼、子雲之言，而申以銘，銘曰：

轂丹族赤，縲紲不辱。陋巷易安，鬼瞰高屋。蕨補食前，患靡覆餗。眉斧伐性，妙在獨宿。熟哲茲理，至樂常足。我思古人，自反而縮。《金石萃編》卷一四九。又見《楚紀》卷五三，同治《永州府志》卷三下、一八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

孝逸先生傳

羅無競字謙中，其先長沙人，遘馬氏亂，家於廬陵。曾祖晟，祖亮，父允，以好善聞州里。謙中皙纁豐姿^(一)，幼穎悟，年十六游學南昌且數歲，有聲場屋。三舍法行，歲時鈎校，行藝出諸生上。疾土風日薄，歸杜門。會有熙河之役，上書條利害，特旨褒美，授迪功郎。交親強之仕，始爲建寧主簿。愛民如恐傷，御史束濕^(二)。令魯人，黷貨無藝，謙中連指其過，銜之，思有所中傷，無毫髮釁罅，令卒以貪敗。先，謙中嘗攝尉，鄉民爲鰲觚戲，令意爲盜，檄尉捕。既得，移縣以實，則使喻以風指：「此可超某官。」笑曰：「殺人以爲梯，忍耶？」亟白郡，數十人得不冤。汀有劇賊衆數千，聲讐建寧，民凜凜欲亡，其同僚謀自全，謙中曰：「邑無大小。」召吏民，鍵以禍福，爲守備，盜不入境。去官，百姓遮道留。歸踰年，丁父憂毀甚。母不勝悲，不得已，強食。免喪，不復仕，號遜翁，蓄書萬卷，大蒐其間，故人清風，觴咏竟日。建炎間，金人渡江，聚落爭顧府，謙中太息：「吾獨如墨莊何！」虜過其廬，曰：「儒先家也。」戒毋犯。自是避地者如歸，或以方義成堡。一日忽得疾，侍母不解。寢棘，泣數行下，謂家人：「吾不得終養矣。」遂卒，年五十三。門下客私謚曰「孝逸先生」。娶朱氏。子良弼、良佐。謙中喜作詩，高處切《風》《雅》，平處往往鮑、謝難之。天資靜易，未嘗丐汲引，而薦者章交。待人以和，若汎然應，而終不易其介。父事兄，友其弟。弟死，厥孤

方襁褓，養育數年而夭，則以良佐爲之後，且嫁其女。姑若妹寡而寡者，給其養終身，死則具禮以葬。子姓皆興於學。紹興初取士復詩賦，良弼爲鄉舉首。亡幾何，上大饗合宮，恩耄，其母年九十，封太孺人。人謂謙中仰親俯子，皆可無憾。有集數卷，經解數卷，著《清襟集》三卷，藏於家。先君宣教雅與公厚，嘗謂某兄弟：「謙中有佳兒。」予之師清節先生蕭子荆，謙中友也，亦云。故予兄弟樂與良弼游。予登第後，讀書山間十年，良弼未嘗不來，來未嘗不論文終日。後被召，大臣舉予應直言極諫等科，朋友有功焉，良弼爲多，予其敢忘之？頃得給事中李仲謙所爲公墓志，又以所聞補之爲公傳，而竊評其大概，曰：爲親而仕近毛義，談達以詭近東方朔，遯以求志近淵明云。太史公曰：「在《易》之《蠱》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卦而二戒，具聖人之意深矣。」崇、觀以來迄於政、宣之間，童、蔡方君圖，門如沸羹，人爭趨之，朝輿臺而暮間兩社者肩摩於朝，而不知其害。及靖康之變，凡其黨與耄嬰頸血，不死刀鋸則死於兵，骨相枕於道，頸顱有行萬里者。謙中於是時方白水捲簾，而青山隱几也。人然後知公之爲高，然猶挂名縣篆者，父命不敢違也。進不違父命，則合乎承考之義，知時不可爲而止，則又合乎高尚之義。論曰孝逸，予寧欺公〔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一。

〔二〕幘：四庫本作「頤」。

〔三〕吏：原作「史」，據文意改。「御史束濕」謂控馭縣吏嚴急，不使其害民也。下篇《衡州太守高大夫行狀》

云「馭吏如束濕」，可證。《漢書·寧成傳》：「操下急如束溼。」

〔三〕此句四庫本作「謂之孝逸，不予欺云」。

衡州太守高大夫行狀

高，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齊高氏爲春秋著姓，魯文公時有宋子哀者，《左氏》以爲高哀。某按《春秋》異姓大夫當書姓，如宋華定；若有善可旌，則以字繫姓，如宋華孫。前後經文未有異姓大夫略其姓而直書字者。然則子哀者誰？蓋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比，不稱世子者，未命耳。推此，則春秋高氏惟齊一族。漢惟《儒林》高相有傳。高帝時有高起，張晏公族姓考，《漢帝年紀》有武都侯高起〔一〕，而魏相、丙吉云高祖時奏事有將軍臣起，則高氏在漢初已有顯人。至後魏之允、唐之逞，皆號名宗。然則不若本朝之高〔二〕，族大且盛。自得姓來，渤海、漁陽、遼陽、廣陵、河南凡五望，而公之先蓋自蒙城徙開封，故今爲開封人。公諱世吏，字無隱。曾祖遵憲，供備庫副使，贈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娶宋氏，追封大寧郡太君；張氏，追封長安縣太君。祖士剔，文思副使，贈朝議大夫。娶薛氏，追封崇安縣君。考公嚴，朝奉大夫，贈右通議大夫。娶黃氏、尚氏，俱封宜人。公七歲以宣仁聖烈皇后昆孫補太廟齋郎，已岐嶷志學，能肆群雅。及長，趨尚不凡。大觀初，丞同州澄城縣，吏斂手不敢爲奸。政和四年間，陞通仕郎。六年，就移唐州比陽縣令。被旨部夫萬人修

滑州永橋，邑各貸緡錢百萬以上。公至滑，僱工省費，晝夜竭力，不兩月，所分地工告畢，費視他邑餘五分，一以其餘歸之民。提舉皇城藺某以聞，循文林郎。以父憂去官，居喪三年中禮，人以爲難。服闋，知河中府萬泉縣〔四〕，民便安之。宣和五年，改宣教郎，選知中山府唐縣，訟庭間間，似密與蒲〔五〕。未幾，以部使者親嫌罷。七年，知京兆府樊川縣〔六〕。靖康元年，覃恩轉通直郎，尋賜緋服，安撫使司差充勤王隨軍幹辦。以建炎元年登極赦分屯，遂還任。經略使唐某差赴南京，邀車駕幸關中。公行至鞏，潰兵旁午，公僉從百餘止逆旅，至暮爲潰兵所圍。公堅卧不動，忽一兵排闥，手劍瞪視公，公安坐無忤容。其人物色久之，曰：「公非前宰樊川高君乎？」公領之，則驚告以情：「我輩皆樊川人，感縣令厚養之恩，至今不忘。」叱其徒，皆倒戈拜，曰：「吾父也，戒毋犯。」退具壺漿，遣卒數百護出境，涕泣而去。公至應天，奏事訖，還至陝。河東經制使王燮辟幹辦公事，以軍期差赴揚州。比還京師，道梗，留守宗澤辟權法曹參軍。三年，趨建康，以京城守禦功特轉承議郎，磨勘轉朝奉郎。以元年覃恩轉朝散郎，差權通判潁昌府〔七〕。未行，辟沿江措置使司幹辦公事、兼權提領、充前軍郭吉軍監軍，屯建康。金賊至網沙夾，公激昂三軍，備戰艦，於監軍樓船上上立旗幟〔八〕，號令精明，與賊戰，敗之。一時水戰氣倍。公懼賊伏夾岸葦中，欲縱火焚之，留守杜充不從，公爭之力，充怒而止。已而賊果如公言，水軍敗績。公收散卒，退保長蘆。而統制邵清叛，朝廷遣將，經旬不能下，公與裨將單守中至清帳下，開以大義。清欲降，其徒有桀驁抗命者，公命守中戮之，誓於衆曰：「不負國者，執草爲莚，不者死。」衆爭執草，遂降其軍。紹興二年，特差知常州武進縣。武進

號劇邑，公優爲之。五年，差權通判辰州，特改添差權通判廣德軍，不釐務。八年，差通判真州。九年，轉右朝請郎，力請宮祠。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轉右朝奉大夫，權知無爲軍。十七年，轉右朝散大夫，坐嘯而理郡政。水漂城外民居，毀城堞五尺許^{〔九〕}，公與通判某某立潰城之傍，水勢蕩颺，公禱於神曰：「吾奉天子命守茲土，爾血食此而禍吾民乎！」投文於水。有頃，龍見，水少却，城賴以全。浸聞於朝，得旨築堤，立石紀其事，蘄春令王某記焉。二十六年知衡州，馭吏如束濕，視民惟恐傷，補發累政上供爲石者二十六萬，爲錢千者十三萬，而民不知。閱二歲，斷死纔三人。雖在告，亦事事鍵以勤強練密，未嘗一日廢職。以久雨，忽遍謁諸祠禱晴。其夕談笑而逝，年七十有三，實二十八年三月九日也。凡四娶，王氏、趙氏、陳氏、馮氏，皆封恭人。男九人：長循之，承節郎；次立之，右迪功郎；端之，進武校尉；幼靖之，將仕郎。女二人，長早卒，次許右迪功郎王巖老之子。孫九人，長子佑，將仕郎；次子佐、子侁、子儷、子偉、子信、子仍、子仁。公自幼不好弄，刻意儒雅，迨老不衰。語無妄發，未嘗室怒市色。每以忠恕廉慎自將，洗手就職。爲樊川時，有羨錢歲數千緡，例乾沒爲常。公不取，曰：「吾義不以苟得汙家。」自縣令至歷州，所至先教後誅，齊心服形於燕閒之間，而民自得於耕桑隴畝之上，歲以屢登，桴鼓稀鳴，有古循吏風。天資樂聞人善，而急人之急猶饑渴然，故一得俸，緣手立盡，既終而留貲惟書數篋，及西佛氏說滿堂而已。家甚儉，不喜茹葷，嗜釋老，月常飯蔬食，不以口腹多殺，其用心大概若此。公四子及兄弟六人陷虜中，歲時雨露之感，念父母手足之遺體，慨然誓不與醜虜共天，人服其孝友。來衡陽也，止挈幼子，餘留

廣德。曰：「官守子舍多則累人。」蓋得君子遠其子之意。捐館前一日，令姪治之書治命，以幼女未行爲念，且顧盼靖之，若欲訓以義方者。又作偈，有出世間意。或謂公瀕死不亂，非有所得而能然乎？某嘗聞昔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而千里送公，其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公六世祖韓王瓊事章聖皇帝，景德元年，契丹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犯天雄。羣臣爭欲避狄江南西蜀，獨寇準爭之甚力。上曰：「卿大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準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國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大驚，始決策北征。蘇子曰：「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雄傑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觀公平生，蓋庶幾焉。靖之將護喪歸廣德，以書抵所親楊忠襄公之子昭文、尉文，俾謂某曰：「先君子雅與君善，敢以墓刻爲不朽託。」且顧言云「一〇」。某固辭不敢，然竊謂公仕五十餘年，知己凡數十，如丞相朱公藏一、左丞范公謙叔、樞密王公子尚及今參政陳公長卿，皆深知公者。而某也嘗獲遊諸公之門，且嘗與陳公同僚，其許與不妄，是可書也。故刪取公之行實，書以畀之子孫藏於家，以俟立言之君子。《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一。

〔二〕按此二句有誤。據《漢書·高帝紀下》載：高帝令群臣言漢何以得天下，「高起、王陵對曰」云云。顏師古

注：「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祖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胡銓此文全本漢書及顏注，然「張晏公族姓考」六字不可解，蓋傳抄刊刻脫誤，「武都侯」亦當作「都武侯」。

〔三〕不：原作「永」，據文意改。

〔三〕吾：原作「武」，據《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志》六「環衛官」條改。

〔四〕萬泉：原作「萬全」，據《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河中府」條改。

〔五〕密：原作「蜜」。按當作「密」，此指東漢卓茂爲密縣令事，見《後漢書·卓茂傳》。蒲，指子路治蒲，見

《韓詩外傳》卷六。

〔六〕樊川：原作「樊州」，據《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京兆府」條改。下文正作「樊川」。

〔七〕潁昌：原作「肆昌」。按宋無「肆昌府」，此必是「潁昌府」，形近而誤，徑改。

〔八〕上上：當衍一「上」字。

〔九〕堞：字書無此字，疑是「堞」字之誤。

〔一〇〕且顧言云：文意不明，疑有誤。

孺人曾氏行狀

紹興七年，左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胡某以明堂恩，其父諱某贈右宣教郎，母陳氏、張氏皆贈孺

人，所生母曾氏封孺人。宣教君男女九人，而曾氏出者二男一女，孺人教撫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少異。在中饋率從儀法，居尊卑間，禮無違者。先，姑氏張氏年高多疾，孺人朝夕膳藥不解。姑以百歲特封孺人，而孺人繼亦被封，壽考令終，子孫緝緝然，人謂行孝獲報〔二〕。某兄弟姪行舉進士者數十人，相繼中第者四人。歲時率子若孫羅拜堂下，里人聚觀嘆息，推胡氏爲德門。孺人享年七十有七，二十四年歲在甲戌正月八日以疾終，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孺人世爲吉之廬陵人，三世在野。男鋒力學有守，前十年卒。季則某也，中建炎二年甲科。朝廷初復制舉，宰相舉某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孺人戒曰：「毋負所舉。」後某果以言事獲譴〔三〕，孺人不戚戚。女嫁士人曾鏜，亦先卒。孫男四人，瀟、濟、泳、澥，皆志學。孫女八人，長適進士李礎，餘在室。孺人性儉勤，能自刻苦，首飾無金玉。喜讀佛書，寒暑不廢，至訓子孫則一出於仁義，未嘗一言及他。某位於朝也，大駕或出，孺人必躬飭子孫望拜盡禮以爲常。某一時同僚及同年進士徧列臺省，若節春秋，必升堂爲壽，士艷其榮。歲在戊午，某爲省試官，所得士皆一時選，後多通顯，有入兩地者。而某坎壈垂二十年，食幾并日，不堪其憂，孺人泰然安之。自某徙嶺海久之，孺人居無室廬，轉徙僑寓，以至沒齒，無少怨，類知道安命者。敢條錄其始末大概，以告當世立言之君子。《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一。

〔二〕〔三〕獲：原作「護」，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三三四

胡 銓 二六

龍圖閣學士廣平郡侯程公墓誌銘

淳熙三年

淳熙三年八月，宣教郎、充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程宏靖以其先君子龍圖閣學士、廣平郡侯行述抵某乞銘。某宣和乙巳冬在上庠，適醜虜圍京城，詔求願使太原者，人莫敢往，公奮然請行。某聞其風而壯之，願爲公執鞭而不可得。今獲書公之盛德懿範，其榮多矣，其又奚辭！謹撫行述，紀其世，叙其文行，以識其壻。公諱瑀，字伯宇，系出高陽，黎爲祝融，至周有伯符啓封於程，後以爲氏。暨伯某父，爲宣王大司馬。晉大興時，元譚持節行新安太守，代還，百姓遮道請留，下詔褒諭。卒，元帝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居黃墩。侯景之亂，靈洗糾合鄉里，保黟、歙有功，仕陳官至司空。太建中論佐命功〔二〕，詔配食武帝廟庭。其後散徙，居浮梁程山者，於公爲十世祖。高祖延珠有至行，喪親，廬墓三年，鄉先生書其事於碣。是生曾祖諱仲卿，家法益修謹。兄弟五人，既降

喪，共爨而居者餘二十稔。王父諱禦，好倜儻，仗節立義，不輕然喏。喜交當世賢豪，如尚書彭公汝礪、度支金公君卿皆雅故。樂施與，緩急叩門，必稱所欲而後已。用是家益窶，而居之甚安，鄉里稱爲長者。刻意儒學，詩文最工。部書梅公執禮嘗見篇什，歎其詞致清婉。皇考拊純誠寡欲，通諸經，尤深於《易》。舉進士不售，則高蹈丘園。晚以公故封承議郎，累贈宣奉大夫、尚書左丞，石林葉公夢得銘其墓。皇妣金氏，即度支公之孫，累贈太淑人。先是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王父念之，及公之生，乃命金淑人舉以嗣其姑，故公初爲臧氏。其文行曰：公在齠髫，志氣不群，少長續文，諸老先生歛衽敬服。公慨然抱命世想，益自潛心經術，冬不爐，夏不扇，歌聲出若金石，人比之范希文云。崇寧三舍法行，貢入黌序，由上舍擢天下第一。徽宗皇帝開設學校，文治煇然。公於是時挾藝與四海英髦爭長雄，每試得雋，聲聞籍甚。上舍揭榜，是日徽宗適幸五嶽觀，亟遣中使宣問大魁爲誰。中使還奏，即去年校定第一者，徽宗大喜。釋褐授承事郎、太學博士，時政和六年也。宣和元年轉宣教郎，二年授提舉京兆府等路學事，借五品服。陛辭，徽宗遽曰：「卿不須行，除卿館職。」公因論乞試教官不用兩學爲格，次論遇祀事乞先以定儀揭示有司，除秘書省校書郎。四年轉奉議郎。丁臧氏父母憂，服除，除尚書兵部員外郎，轉承議郎。七年，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徽宗面諭：「朕厚遇遠人，所至供億有不如法，當奏劾。」公次南京，副使劉士元欲奏府中滅裂，公曰：「未見有滅裂處，若驟按之，恐州縣望風，增大事體，倉卒間公私不勝其敝。」士元以爲然。先是人使往來淮浙，類起丁夫輓船，縣卒千人，或水溢，多溺死者。浸淫上聞，有詔禁止，而提舉人船王珣不悅，畫別敕

許遇風不順或水澀趁潮起夫牽輓。中書舍人孫公傅封還，徽宗大怒，以散官安置。給事中許公翰駁奏責傅太重，落職宮觀。及公渡淮，所過復如往日，即諭縣令：「已有御筆禁止，淮民不遵守，何耶？」令曰：「漕提舉約束俱爾，其敢違乎！」遂約士元列奏，士元畏珣，不敢涉筆。公獨銜以聞，俄報所列漕及令皆放罷取勘，中外始知天子愛民。是時封駁久廢，方置講議司討論裕國富民之政，孫、許一時名流，相繼論駁，士大夫交慶。及公奏至，不謀而同，公議浩然歸重。使還陞對，遂奏云：「高麗使人往返淮、浙，起夫騷擾。昨來曾得御筆禁止，比至淮、浙，親見州縣違戾，已按劾聞奏。而王珣以臣異議，勢必妄有奏陳，願陛下垂察。」徽宗曰：「只爲擾民不便。」珣挾門使王通勢，必欲危以法，果誣奏公所至宴飲，專務沽譽，敢違御筆，按劾州縣，乞賜斥責。送淮南提舉常平司體量，珣竟坐誣罔。是秋，引法歸本宗。冬，金虜陷燕山，嫚書既至，朝廷議和，且求願使太原者。時北虜入，一軍在燕山，二太子幹黎勃主之；一軍在太原，相國粘罕主之。公率同僚入乞文字，惟朝廷所使，衆斷斷不可，乃獨抗疏請行，遂借給事中奉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欽宗皇帝登極，虜聞傳位，相顧失色。且謂契丹昨來事急，乃內忌太子得人心，遽自戕滅。今中國如此，事未可量，遂有講和意。及虜騎將至河上，王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李公綱持堅守之說，中夜奪其議，黎明御翠華門，宣諭厲兵城守，衆心少定。是夕虜使來邀大臣議事，詔右丞李棣、右司郎中鄭望之往，既議金繒之數，且許割三鎮地。有旨，假公戶部侍郎，河東路幹當公事。時秦檜亦假禮部侍郎往河中，初皆未知朝廷遣使之

意。及見少宰吳敏，敏曰：「此行也，實割中山府路地界。」公與檜各入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今和議已定，而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不報。即見宰相申前說，敏見拒甚力，遂行。綱時在御營司，專主戰守，方與官屬措置起兵尾擊，見公，悵然顧曰：「勉之！」公曰：「苟右丞之計成，某輩又何足惜！」夜至虜營，無所繫屬，樞密路公允迪以坐氈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幕藉草野宿，越數日，糧糒告竭，僅分甌粥。既渡黃河，憩於沙上，公顧謂同行曰：「虜未全渡間，得數萬騎掩擊，首尾不相救，可以雪圍城之耻矣。」給事沈公晦曰：「公將置身何地？」公曰：「王師苟有功，我輩豈復爲身也？」將至中山，虜命一軍與公俱。既至城下，諸帥已先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地，城守甚嚴。虜使王汭來至城下，遙語，復不能下，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中朝諸公聞公南歸，舉笏相慶，謂非唐儉輩可比。既至京師，對於崇政殿，欽宗曰：「國事艱難，極知卿奮不顧身。」慰勞備悉。問虜情何如，公對以：「二太子者雖未易測，然屢云：『既許我三鎮，而一城一縣全未割，如九月事不了，再領兵南去。』臣度其意，似欲聊得數州以爲名而歸。粘罕持軍尤暴悍，非二太子比。」因乞奏修塘泮，飭土兵，增莫州戍。又奏：「金虜所恃者馬，今當修武備，爲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欽宗曰：「卿料虜人今冬來否？」公曰：「臣謂必來。朝廷以臣爲張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爲戰守之計，庶幾彼不得肆。」登極覃恩，轉朝奉郎，至是有旨，特轉三官，三辭不允，除右正言。入謝曰：「臣備員兵部，慚未圖報，豈謂誤恩，擢實諫垣，大懼無以稱職。」欽宗曰：「但知無不言，便是稱職。」公自是苟有所見，盡言無諱。嘗言：「興

衰撥亂之君，不可復循持盈守成之法。方今盈盛之業既虧，衰亂之形已見，凡偏而不起之處，當力救而急拯之。故賢在所急用，而佞在所急去，利在所急興，而害在所急除，安在所急圖，而危在所急避。當今急務，一切解弛，而股肱大臣玩歲愒日，莫肯以身任天下之事。欲慕祖宗而法術無追，欲斥閹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奸惡則薄示典刑，欲汰謬濫則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得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浸廣。以調兵則失於不熟講，以儲粟則失於不早計。輕出號令而不憚紛更，耻言財利而不憂匱乏。愛民利物之吏未盡序，死綏斬級之士未盡錄。潰潰若此，而強敵撓邊，長驅之志未艾，上下偃然安之。自以爲能革前日之弊，臣恐前車既覆，而後車復不戒也。臣望陛下發揮英斷，磨礪臣鄰，毋務苟且，毋樂因循。如臣所陳，最時病之大者，悉取而更張之，則中興有漸，而興衰撥亂可以埒美古人矣。」欽宗曰：「朕非不知，但恐慮有未盡，決意行之，必有所失。」公曰：「天下之事，故當如此，然謀之既審，慮之既熟，而優柔不斷，實隳事政。」又上疏言：「昔唐魏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陛下兼聽之道雖不廢，而偏信之私尚不免。何以言之？廟堂之上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也。比來宰執進對留身者，無日無之，以爲公則同列自當共論，以爲機事不可不密，則在位孰爲不當與聞者？深恐喋喋多端，足以亂陛下之聰。乞明詔宰執，各竭己見，互相可否，務歸至當，然後俱退，無復留身，庶免偏信之惑。」欽宗曰：「近日頗甚，當降出文字。」又曰：「近日差李綱兩路宣撫，外議如何？」公對曰：「外議固以爲宜，然李綱緣前與大臣議論不同，聞命之日，再三辭免，蓋慮中外不相應。今既統軍北去，須賴聖明任之勿

疑。」欽宗曰：「在外軍事如有所聞，卿一一奏來。」公既退，乃奏：「朝廷近賜粘罕書，頗加責誚。其人剛戾狠愎，志在必得太原，然頓兵累月而城不下，氣亦稍沮。若以甘言啗之，恐或可解。昨聞遣使遺賂與幹黎勃，意彼必有厚薄之恨。今復以書責誚，適足以鼓其怒，宜少易書詞。」又謂：「州縣募軍，有司急於及額，往往捕捉平民，抑勒刺填，遂致行旅斷絕，居民驚散。乞申明戒諭，若抑勒刺填而人品年甲不應者，並行斥責。又湖南洞兵未嘗遠離鄉土，若一例調發，恐近則鳥竄鼠伏，連結蠻獠，別致生事，遠則在路剽劫，流爲盜賊，乞行寢罷。又京畿保甲幾五萬人，合而教之郊外，暴露日久，因致失業。乞止令逐縣訓練，乃會集郊外，教閱旬日，則復歸之，以俟緩急期會。」又論：「江浙用兵，所費浩穰，人戶入粟輸金，命有司按實補官可矣。託爲上書可采，效用盡心，並理選限，依官戶法，未見其可。且民間出於情願者既少，官司必至科配，託勸誘之名，爲科配之實，所得不廣，而所害者大，臣竊爲陛下不取。」閩部額外貢茶，漕臣趙岍掌內藥局不爲受，進畫旨施行。公論：「岍執政大臣，不能持正格物，乃敢以此嘗陛下。昔漢文却千里馬，孝和庸主也，猶能勅大臣不受龍眼荔枝之獻。陛下縱不能比德漢文，安可有愧孝和？願斥岍，勿使衆口騰議。」欽宗曰：「朕不嗜此物，以備國信所用耳。」公曰：「陛下儉德，天下共知，此雖微事，但恐即位之始，此隙一開，後必滋甚。如國信所用，恐亦自有定額。」時臺諫章疏付中書，多沮抑不行，或稽留不下，公上疏論：「宰執所行是，臺諫何所復言？有所言，則正與爲敵。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股肱，臺諫猶耳目。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股肱反蔽耳目，陛下將誰與爲治乎？臣聞真宗時，嘗詔諭諫官御

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置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稽考所言當否，因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於廣內創制臺諫章疏總目，聽政之暇，雍容觀覽，不惟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當行而輒稽留未進呈者，督之執政。庶幾股肱耳目之任，不至偏廢，而治功可望。」又論：「臨御以來，搜求疏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以聽納，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陛下喜受人言，而未可謂善聽言，喜受人諫，而未可謂善納諫。聽言納諫云者，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旋踵。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實無益也。」欽宗嘉納。余應求、陳公輔忤執政意，相繼去國。公論：「應求、公輔踪跡孤外，志操凜然，陛下擢爲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公道少申，邪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而大臣已有擠陷之者，臣恐自此直言之士不安其職。」欽宗曰：「二人相與爲黨，向日伏闕，蓋一人唱之。」公曰：「伏闕數千人，二臣時爲館職，恐不能鼓倡。」欽宗曰：「耿南仲親見。」公曰：「臣聞方士庶伏闕，二人入局，爲衆要留。南仲宣諭聖旨之時，却得公輔轉諭衆人。」欽宗曰：「南仲殊不如此說。」公曰：「陛下既以南仲之言爲然，便當以鼓倡伏闕罷斥，不當因其言事指爲觀望。且南仲以其人爲有此事，當其初除諫官不奏白，何也？」給事中王雲使虜歸，言王訥意望朝廷遣三使至燕山斡黎勃所，然後使人導之見其主及粘罕，大則不及歲賂，小則不須禮物，惟約使人密至。又云朝廷三遣蠟書至余都，悉爲粘罕所得，欲敗和議。朝廷疑其不實，猶豫久不決。公上疏乞遣使，且言：「和議成則利歸於斡黎勃，否則功歸於粘罕。余都之事，有無未可知，萬一有之，而其勢果盛。金虜奮自小國，強兵力戰，臣服諸虜，殄滅契

丹。余都果能崛起，恐一二年間未能興復。今我疆土自與金虜爲鄰，而余都乃在雲中之北，舍強而就弱，棄近而就遠，背正道而從詭計，失王者御四夷之體。又蠟書既爲粘罕所得，往結余都者達否未可知，乃先絕幹黎勃主和之意，計亦左矣。就使余都之約已固，彼果起事，我能興兵出塞，與之協力乎？兵圍我重鎮，累月竭力不能解，乃欲出塞共謀人之國，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莫若審酌利害，早遣使命，庶無噬臍之悔。至於防秋之計，雖和議已定，亦不可弛。」又論：「李彌大爲宣撫大臣，自當與之和議，授成算以出。彌大詣都堂既不得見，乃僕僕然日候伺於諸臣之門，未聞付以統戎大事。行次大名，雖有旨改命，而勝捷軍處置失所，果致敗事。至於一行官吏兵馬虛費錢糧，不知其幾矣。今獨罪彌大可乎？王雲使燕山，得金虜請和語言，入塞七日，疾馳至京師，正以金虜約使人以七月上旬至彼。陛下命宰執求可使者，義當朝受命而夕擇人，俾有司爲治裝兼程而往。今半月矣，乃始得一鄧紹密，而北去又未有日。稽之衆論，僉謂徐處仁、吳敏、唐恪政事不振，陛下深惟社稷安危，盡賜斥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克康濟。」又言：「陛下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敝未息。官冗而不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邪佞，而多方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謹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盡。其至急者，宦官反側，將爲變於內而不知殺其勢；民庶困耗，將爲寇於外而不知結其心。臣未知諸臣同朝奏事，與留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乎？」欽宗雖嘉納，而遣使授書，不能悉如公所論，和議亦向敗矣。他日進見，又言：「四方萬里之遠，所恃者監司。臣觀見任與差下人尚多不才，乞精選省曹、臺察、卿監中忠直強明之人，分洩所部，庶使遠邇

均被實惠。」蔡京父子、童貫、朱勔罪大責輕，公累疏乞大正典刑。又言燕瑛蠹民膏脂，以事權幸，不當典河陽；呂源輕佻，恐致生事，不宜帥桂州；聶昌人質最下，不宜尹開封；宋瑛妄言上皇忿怒，而已解釋，乞付有司考核。又言：「曾誠納賂宰相，起自廢斥，方元若專事請謁，秘書兩監，安用此流！」欽宗曰：「燕瑛誠無所用，呂源踪跡已不佳，更要生事，安可作帥？宋瑛朕知其小人，方元若昨權立螭，輒戰灼不能立。」公曰：「此亦足以知其所養。」又言：「何執中、余深乞詔太常別定謚〔三〕，授深散官，竄之蜀徼。」又言：「相州之北有漳河，真定之南有滹沱河，積水雖深，遇冬淺澀，上流可作堰閘，倘有緩急，亦控扼之一端。」又嘗歷數漢唐宦官之禍，今不當俾之參預外事，累數百言。凡再上章乞補外，不允。會侍御史李公光言星變，欽宗問曰：「卿見之否？朕宮人數疚瞻視，及問徐處仁，悉言不見。」公曰：「臣雖未嘗見，然或以爲有當禳。臣聞災異之來，要在正厥事、修厥德，願陛下勿問有無，第察事之正否，德之修未，自然上天昭鑑，變異可消。」初，公再論蔡京等罪，欽宗曰：「只爲吳敏力庇護他。」公曰：「陛下既已察見，便當親賜處分。」欽宗曰：「當即批出。」後數日事寢，公又入奏，略及面諭之意，敏遂奏公漏榻前語。欽宗不以爲罪，密勅近臣宣諭，且曰：「程某在諫垣甚宣力。」至是又謂公曰：「李光如何？」公曰：「臺端之任，剛正有守，衆以爲宜。」欽宗曰：「只有文字論朱勔，却黨蔽蔡京。」公曰：「臣觀光非黨京者，當是見臣等已有章疏，及朝廷已有行遣，不復論列。」欽宗曰：「須卿做取文字來。」公曰：「臣當躬稟聖訓〔四〕，然臣於光昔爲朋友，陛下或全臣私義，乞宣諭其他臺諫。」由是忤旨。越數日，除屯田郎官。又數日，有

旨與遠小監當，遂添差監漳州鹽稅。公居言責五十有四日而罷。光堯太上皇帝即位，除司封員外郎。明年，轉朝散大夫，遷光祿少卿。第進士廷策，改國子司業。聞淑人感末疾，丐外祠，主管亳州明道宮。紹興元年，召赴行在所。入對，上疏曰：「金虜肆亂，於今七稔。陛下踐祚，自南都遷維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避，此豈虜真不可敵哉？顧吾不敢與之敵耳。宜及今預設方略，保護江浙，伺間承便，長驅直擣。此而不爲，後時之悔，可勝言哉！臣敢畫十事，仰干宸聽。一曰勵志氣。夫紂百克而卒無後，漢高屢敗而終有天下，蓋勝負兵家常事。金虜志驕氣盈，已有可敗之理；中國軍摧勢蹙，非無可爲之時。願陛下念二帝播遷之耻，勵志以殄虜，則功業之成，庶乎可待。二曰躬節儉。昔勾踐困於吳，苦心焦思，卧薪嘗膽，身自耕作，與百姓同勞苦，卒滅夫差，而雪會稽之耻。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初年戎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詩人歌之。望陛下俯酌二君之跡，躬自黽勉，惟戰士是恤，則臣下化服，事功可圖矣。三曰訪賢才。昔宣王承厲王之後，興衰撥亂，卒爲中興之君。詩人推明其所以成功，則曰任賢使能而已。今陛下所與圖事者不過宰執，次則臺諫侍從，臣恐尚有困於散地，沉於下僚，望加意搜訪，或召見，或任使。若各當其任，天下事不足爲矣。四曰求將帥。夫光武所以續既絕之緒者，推寇、鄧之勳；肅宗所以平安、史之亂者，稱李、郭之功。今一二大帥，位高金多，顧募豢養，緩急非所倚。臣恐偏裨行伍，未必無奇才異能，願廣加搜拔。士大夫有知兵而尚氣節者，尤宜參用。五曰申紀律。昔秦師過周北門，而免胄超乘，王孫滿知其必敗。子重問晉國之勇，欒鍼謂好以衆整。故兵未接刃而逆知勝負者，觀其軍行整與不整耳。比年

以來，師無紀律，或望風而潰散，或逗撓而不知期會，虜掠子女，焚蕩廬舍，此弊不除，何以捍敵！伏願明勅一一大帥，使躬親懲創，以勸率諸將。又廣布耳目，察訪自今行事有紀，勇於破敵而戒於擾人者，特加旌賞，庶革前習。六曰治財賦。今日急務，莫先於治兵，莫急於兵食。然自軍興以來，理財之政不修，日以困乏，乞詔有司，修廢弊，損浮靡，使貨食豐羨。七曰廣召募。夫秦之未併六國也，六國困於秦兵之強，然卒亡秦者亦六國，乃知人無不可用，顧訓練何如耳。今淮甸以北，金虜蹂躪，江南荆湖，寇盜殘破。伏願飭諸州軍，廣行召募，精加訓練，亦足以抗諸帥偏握重兵之勢。八曰治舟師。夫三江五湖之利，吳越之所必爭，齊楚不能以取勝，彼利在騎，吾利在舟。況金虜形隔勢絕，又非齊楚之比。然頃者南渡，我莫之抗。及其北歸，韓世忠邀之中流，遷延歲月，反用周瑜所以破曹操者，全軍北去。蓋彼多算而我算嘗不足，是未嘗自治之過也。今既駐蹕會稽，西則常、潤江口，東則台、明海道，而江南密爲唇齒。上流沿江，皆宜以時措置。九曰謹命令。夫去兵去食，而信不可一日無，故民未知信，子犯以爲未可用。頃年駐蹕維揚，衆知夫未可復東也。一日下東還之詔，識者重嘆。伏願繼今謹於出令，期於必信，庶幾民聽不惑。十曰責事實。昔孝宣之治，本於綜名實；西晉之敗，由於尚浮虛。國家積弊，既緣名實貿亂，浮虛日朦，又濟以誕謾，非掠名欺衆，則擇利以謀身，非便文自營，則倚法以削民。願陛下鑑晉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大變習俗，庶事功可成。抑臣嘗考夷狄雖自古爲中國患，而盛衰未嘗不相因。故太王避狄，而文王致昆夷之駝；漢高厄平城，而武帝窮漠北之師。陛下脫身重圍，崎嶇河朔，握圖履籍，曆數有歸，天心眷佑，亦可卜矣。願思寄託

之重，審危殆之機，歷考古今之變，屈群策以立非常之功，天下幸甚。」又言：「臣聞君子安不忘危。去年金虜偶不南渡，今劇賊李成勢稍衰弱，臣愚過計，深懼危苦之言不達於聖聰，或者玩日苟安，不虞禍發。幸陛下深思遠慮，夙夜以定，傾扶危勵志，庶禍亂可弭。」太上方欲擢用公，而任事之臣議論不合，乃力丐外補。遂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踰年，除太常少卿，入覲進言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臣竊考聖朝自太祖皇帝揖遜而履帝位，世世相授以仁，不雜他術。德澤滲漙之久，故比歲夷虜寇盜，蹂踐焚劫，生民亡聊，亦已極矣，然厥心歸戴，未之或改。陛下監觀治道，灼見根本，故比年詔令數下，專務寬恤，海內幸甚。然臣竊慮軍旅未休，輸餉方急，州縣常賦，不能供億，勢必至於科擾。陛下雖欲辦行寬恤以仁斯民，恐未能上副聖意。望明詔宰執，俾求通練財計之人，相與講究利病，省節浮費，使國用贏衍，倉卒不致科斂，庶有實惠孚於四方。」又言：「臣聞學校不修，詩人興刺，《子衿》之詩是也。臣竊見比年以來，舉人鮮以學業爲事，既深可憂，而一命以上，或才質之美，往年得爲教官，頗患無缺以處之，行在學館局務闕又加少。竊懼中人之性，不得長養成就，而因循汨沒者爲多，他日當更乏才。望聖慈深以人才爲念，特詔州置教官一員，使專務教導，不但已入官者得以成就，而韋布之士知所向慕。」又言：「臣嘗典獄江東，詣獄閱眡案牘〔五〕，訊問囚徒，已量事實，責限結絕，破械釋繫，脫於囹圄者百有餘人。復檢眡諸獄囚，病而不醫、死而不殮者不少，甚失哀矜庶獄之意。除具奏施行外，竊慮四方囚繫，似此甚多，望降詔誨飭，俾司獄之吏各大書揭榜，寘之廳事，庶幾遵守法令，上稱好生之德。」上曰：「士大夫稱卿，中外如

一。」即日拜給事中，賜三品服。嘗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竊惟聖質高明，決事之暇，躬親國史。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亂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又言：「夷狄之患，未有甚於今日。然物極則反，願與大臣力圖恢復。」上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前年金虜過江，官軍接戰，彼亦甚多損傷，自此可以使人向前。」公曰：「但不退避，則兩敵相當，未必不勝。況曲直之理，昭然可見。」頃之，兼侍講。入謝，進言曰：「臣聞以一人之微，臨億兆之衆，其萬幾之繁，已不勝應。至若外有夷狄，內有寇攘，其難百倍於無事之時，疑若日不暇給。然文王有密人之不共，而帝乃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則其意在於正心。光武當漢道之中微，崎嶇兵馬，而手未嘗釋卷，則其意在於務學。蓋心正則有以格天下之非，務學則有以考天下之理，此操至約而施至博之道也，陛下天資已有日躋之盛，望仰思祖宗寄託之重，俯念群黎欣戴之誠，廣覽博觀，使忠邪賢否事物之變，昭昭乎胸中，而又加意於正心誠意之學，則聖德日新，事功日起矣。」又言：「臣聞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有國家者或無難以亡，多難以興。夏有后羿之變，而少康成其功；周有懿王之厄，而宣王定其業。國家日者禍故不可勝言。兩年金虜不果南渡，比日寇攘亦向衰息，而將驕卒惰，民困財殫，固未可言平定中原之日。然志不素立則因循苟且，將無時而可爲。伏望陛下萬幾之暇，博覽少康、宣王之事，思所以申憤而雪耻者，詔大臣以捐省末務，日爲恢復之策，則中興之功，庶其有濟。」又言：「今日諸將官高而不可使，兵衆而不可分，有警必不能奮不顧身。竊慮其偏裨，或有可搜拔任用者，伏望陛下降旨，令諸大將依頃日侍從薦舉指揮，各舉數人，陛下即加銓別，稍分所轄之兵。遇

有警急，則酌事勢而遣行，庶兵不偏重，而偏裨之能者得以自見。」又言：「金虜狼貪虎噬，未有畔岸，而兩年不敢南牧者，關陝之兵牽制之也。比者捷書來上，深若可喜，然臣方以爲憂慮，其不得志於彼，將逞憤於此。望陛下建藩維於淮南，設控扼於江上，而大治舟師，以防越軼，然後相時料敵，爲恢復中原計。」居亡何，求對便殿，進言曰：「竊以中否之禍，無世無之。或侵以衰微則周平王，或隨以隆昌則漢光武。今日之事，欲異乎周之衰微，而庶幾漢之隆昌，是在陛下而已。然籌帷幄者未有出人之略，爲將帥者又無捐軀之志，則日復一日，人情更益怯懦弛懈，無復奮發。願陛下考光武躬臨戰陣之事，以作勵謀臣猛將，則抗敵而立國隆昌之漸，可立致矣。」又言：「自黠虜作禍，於今八年，未見恢復才效，而日有寇至之慮，此誠諸臣不才之過。其見任使者，既未見豪傑穎出之人，而屏遠服沉下僚，又未有所簡拔，則相與因循苟且，深爲可惜。望陛下上焉思委任賢能、駕馭英雄、推誠盡禮之道，次焉思策驚磨鈍、棄瑕錄善、破朋壞黨之術，使壞材瑋器，位顯任重，而寸長尺短，悉爲我用，則功效可卜。若必守常轍而求異功，規近效而圖遠略，非臣所敢知也。」又言：「臣伏睹政和間嘗置局裕民，宣政間置司講議，皆紓急救弊之舉，意非不善。一則奪於柄臣，隨命即罷；一則毛舉細務，徒費日用。此無他，權要無以市恩，近倖無以竊寵，冗食濫員無以侵耗太倉，其實有利於國，無害於民，而小人皆不便也。或以爲拂人心，或以爲傷國體，興訛造訕，乘間投隙，故主其事者亦將搖於不任受怨之說，不免徇尋常之見，持苟且之論，惡在紓急救弊哉？修政局之建，其目曰省費裕國，強兵息民，是在今日，已爲後時。頃者陛下發明詔，命官吏采衆言，又詔條具在內諸司，閱兩月

而未有施行，道途籍籍，以減省爲難。竊慮小人之言浸漬搖惑，聖意一移，則天下事無可爲者。伏望陛下照之以不惑，斷之以不撓，使必如明詔，則所謂中興政事，此其基也。」又言：「國家自播遷以來，祀事極爲簡略，雖禮視時而隆殺，不得不爾，然宗廟之享，係在陛下。顧累朝御容，寄寓遠方，迎致實將，而裸將不親。望詔禮官取孟享之儀，酌時度義，略其大而致其實，以時設位，陛下躬行獻享。」命下酌之，而有司不果施行。公再言：「臣恭讀祖宗故事，見仁宗謂輔臣曰：『朕朝夕奉三聖神御於禁中，未之敢怠。』又見唐李絳等因奏事，言祭祀天地、薦享宗廟禮器敝惡，憲宗聳然曰：『朕雖以故事祀天地、享宗廟，不得親行，令宰臣攝事，每至其日，朕未嘗不夜半即起，沐浴盥櫛，肅恭以至明，過時方息。』即飭有司，修飾器物，務令豐潔。謹具奏呈，仰乞酌用。」又言：「竊見三衙之兵單弱，而缺額不補，五軍所統雖多，招懷撫納之流。目今雖未有他故，然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燮等元無兵機，則控馭之制已大疏略。今欲使三衙之兵漸統舊額，五軍所統，隨宜易置，散群壞黨，新舊參錯。庶禁衛增壯，而招懷撫納之流控馭得所，不致有意外之虞。今呂頤浩奉廟謨以出征，如李捧、崔增輩便可俾隸戎行。」上曰：「得處分。」因曰：「頤浩熟於軍事，令總諸將外禦，秦檜在朝廷，庶內外相應。」公曰：「內外相應最爲至急，宣王命吉甫北伐，而是詩乃言『張仲孝友』，蓋非張仲在內，則吉甫不能成功。」上曰：「秦檜誠實，只爲大執。」公曰：「士大夫操修不美者至多，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恐不誠實，終不可倚。」上曰：「此輩亦何所用？朕以至公泣天下，見其可用則用之。」公曰：「泣天下者莫大於至公，帝王之德，所以配天地者以此。」上

曰：「更要仁要明。」公曰：「三者雖異，其實一體。惟公然後能明，惟公然後能仁。願陛下以至公爲先。」又言：「衛多君子，吳季札以爲未有患。晉多君子，季武子以爲未可媿。欲知國家治亂興衰之端，當觀其賢才多少。今侍從僅十許人，自卿監以至館職，建炎間裁定員缺，傷於太少，時屬艱難，正宜招致英傑，共圖康濟。望博訪妙策，搜奇拔穎，使侍從官不致多缺，詔增置卿監以下員，庶拔十得五，一旦有事，無乏才之歎。」又言：「漢光武親臨戰陣，將士用命，是以中興漢室。」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壘即單騎往按視撫勞，亦欲作勵士氣。」公曰：「累年金虜入寇，悉望風逃遁，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公既居瑣闥，以章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李邦彥僉書樞密院，公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牘行下。公乃乞罷所職，除兵部侍郎，不拜。抗章言：「臣蒙陛下厚恩，擢實省闥，比者輒有駁奏，事既不回，義宜去位。兼臣二親年老，臣病不能侍，是君親之誼，兩未盡也。」上感其言，親書章尾：「優畀職名〔六〕，擇善地以便其私。」遂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卿爭上疏曰：「程某有兄弟可以養，黃門職典出納，顧不留以自助，甚爲朝廷惜之。」上批付右僕射秦檜，復除給事中，且宣諭上意。參政翟公汝文曰：「給事觀上委曲如此，安可復辭？」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政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徇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授除。」公再拜謝。既出，特賜象笏，示隆眷也。南渡後，內藏不復有所積，歲撥左藏庫錢帛萬數充之。至是，復令支撥，兌供頗夥。公言：「內藏之建，蓋深藏厚蓄，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事戎虜。其至仁遠慮，則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故真宗

宣諭群臣〔七〕，謂『所貯金帛備經國之用，非自奉也，顧外廷不知耳。』神宗皇帝賦詩則曰〔八〕：『每懷休惕心，妄意遵遺烈。顧予不武資，何日獻戎捷。』累朝以來，三司缺乏，則假于內庫〔九〕，或累年不能償，即命蠲除，其事蓋可考也。南渡以來，內藏不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庫錢帛數萬，已不爲少。陛下宣諭臣僚，亦有躬行節儉之言，然以臣所見，今歲始交秋，而左藏歲供之數已足。近日復令兌借緡帛，不識所費何至若是！望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恤供輸之困，使四方之民，均知盛德。」是時都督之建，頗合衆情，朝廷繼遣沿海制置，外論汹汹。公言：「臣觀今日退避之計多，防守之計少，如是則人心搖奪。自古兵交，勝負繫曲直，非必繫強弱。金虜之強，衆所共知，然實負天下之至曲。願陛下專以征伐責將帥，裕民理財責宰執，而宸心孜孜，務修厥德，上合天心，下協民情，則金虜之強，可以坐視其弱。」上曰：「惟德動天，顧朕涼薄，有所不能。」公曰：「臣觀孟子所云『有能有不能，有爲有不爲』，則力之所可能者，有爲有不爲耳。以陛下天資高明，博觀羣籍，凡古之帝王，有德則興，無德則亡者，皆無逃聖鑑矣。強勉行之，必無所不能。」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者。」久之，復申前請。御批中出，除職名與郡，以便溫清。再議，復除前職名知信州矣。給事中胡公安國、中書舍人劉公一止連八疏〔一〇〕，論公：「早以文行知名於時，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出爲守臣，則布宣德澤，位正一國；留在朝列，則嘉言正論，上沃聖聰，所利溥矣。爲瑀私計，孝子之志固切於養親；爲陛下計，保國之基莫先於得士。」有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於是復留。太常寺定奉使高麗給賜，乞准元豐例。上欲加惠遠人，詔復增益。公言：

「禮儀隆殺，當視時宜；賜予厚薄，當觀民力。今所給賜，視元豐已爲過厚，況復增益，尤非所宜。」舊制，右武大夫非特旨不轉，劉光世保舉王德、張亨等過江擊賊（一一），有旨轉行。公言：「右武大夫係昔日西上閣門使，元豐間止於十四員，今不知幾倍。若人臣皆得挾法陳請，則回授之制殆爲虛設。況光世所乞已十二員，冒濫甚矣。」閩賊范汝爲既平，朝廷以密院人吏劉希房等十九人有勞，各轉一官資。公言：「將士冒矢石於外，人吏受恩賞於內，理非是。方欲作士氣以立武功，僥倖之弊，豈可承襲？」臨安府營繕，上自侍從，近則中貴，外及僚屬，下至胥吏，被賞有差。公言：「移蹕營繕，官吏職也，苟無曠闕，何功之有？」皆乞寢罷。廖元忠爲忠義隊首，父子供應民兵錢糧，與賊戰，擒殺四十四人，但補下班祇應。公言：「推賞太薄，恐後無以勸勵。」是時上方勵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從容與公論《左氏春秋》，窮究指歸，且曰：「胡安國近取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高，兼達治體。朱震亦深此學。」上乃召用。繼又訪人才於公，因薦徐俯、曾開、程俱、范仲（一二）、趙思誠、蕭振，皆一時名流。五月，詔：「侍從條具已見，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朕無憚改作。」公上疏，以爲：「國家遭虜寇之禍，今茲九年，政事束於條例，難於改作。譬如人家，昔嘗富貴，中更破蕩，今方以漸葺治，而費用尚循富實之規。然國勢危殆，至於今日，亦衆人之所以共憂。倘使費省而國裕，兵強而民息，則國家安寧長久之利，亦衆人之所共享。今日一切鑄罷，亦復何辭。」乃條具當時急務，一曰：「內侍之制，比舊歲裁減之外，今尚有一百八十餘員，臣願以其半爲定額，姑去三分之一，有缺勿補。」二曰：「三省察院人吏三百餘人，月費錢二萬五千緡、米

五百餘石，而復省檢正與機速編修檢討等房堂厨、密院東厨。客司等人各有窠額，下至大程官，亦復二百人，皆可減半。三省密院鑄減已定，然後取省臺寺監員數，量事煩簡，悉議減罷。只如御史臺人吏，知班共一百六十五人，蓋可減三之二。其在外州縣，乞委監司條畫減放。」三曰：「閤門自知閤下迨祇候三十餘人〔二三〕，乞減三之一。」四曰：「後苑一切工役，不切於事，宣和末年已議減省，靖康初因悉罷廢矣。欲乞以事歸工部，示人將有恢復之圖，不當安於此地。所有修內一司，並乞廢罷。」五曰：「應有實廢而名存如龍圖等閣、睿思殿庫官吏之類，如親賢宅、四方館、舍省、都亭驛、駝坊、牛羊司、大醫局、東西作坊之類，乞并歸所轄本曹。」六曰：「伏睹祖宗神御歲時祭享〔二四〕，未免薄略，而益王與唐公長國主影前所破食料、添厨、知客、從人等，多仍用舊制，欲乞減罷。」七曰：「曾任宰執及武臣遙團以上宮觀差遣，多事之時，不任事責，坐糜厚祿，頗爲無藝，乞與減半，以次官乞支三分之二。」八曰：「州縣添差官，乞減見任官請給人從之半，仍免治事。」九曰：「常平不必復立一司，只乞別差提刑司幹辦官一員，專管常平職事，仍以曾任知縣及通判人充。」十曰：「州縣酒務，自來皆知所得不償所費，乞酌度州縣大小，召人買撲，則省官吏請給，免民戶折納糯米，其利不鮮。」十一曰：「金虜之長在騎。今平廣原野，欲爭勝則當用車；大江長淮，欲控扼則當用舟。今來舟車皆未嘗講究。臣略計一車一舟之所值，適與一馬等。苟舟車精備，則動必萬全，乞講究製造。」十二曰：「諸軍之兵，蓋患其不多，然亦不少矣。簡其疲弱而訓練作勵之，固可以轉弱爲強。惟三衙之兵與諸州禁軍，皆額缺不補，則在內禁衛單寡，不可不慮。在外則備禦全無，每一郡有警，

環郡拱視，惴惴然奔竄之不暇，豈及議救援哉！乞各措置招募。」十三曰：「請諸步弓手統於縣尉，鎮塞有土兵統於巡檢，一州則有兵馬都監，兩縣則有都巡，一路則有提刑。乞委諸州，各選募弓兵，使充舊額，委提刑察巡尉及都監、都巡之疲懦者奏罷之，選擇曾經戰陣、實有武藝者辟差。無事之時，各訓練弓兵，或有警，提刑將都巡，都巡將都監，都監將巡尉，自足以逐捕捍禦，不至專遣王師。」十四曰：「汾江及淮甸、荆湖盜賊殘破去處^{（一五）}，多有荒棄田地，乞募人爲兵分授之，使耕殖爲糧，免復仰食縣官。歲久，人必各自爲守其宅。」如因土風以頒巡社之制，換度牒以免僞造之罪，賣官田以助軍需之廣，杜豪民猾吏侵盜之虐，定役法以免催稅賠納之苦，革官吏差替納賂之奸，其說甚備悉剴切，上契聖心。自公之駁邦彥也，時相追仇甚深，密以後省封駁紛紜奪主柄之說動上。一日私薦席益，即取旨趨召，即招後省官相見，出御批與之，同僚相顧默然。公曰：「席益爲人，相公豈不知，何必引用！」即入疏論益。後數日，公爲臺章論罷，提舉亳州明道宮。時起居郎張公燾、舍人劉公一止^{（一六）}、中書胡公世將、左右司員外郎林公待聘、樓公照、侍御史江公躋、司諫吳公表臣皆在逐中。四年，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州當要衝，酬酢叢繁，帑庫單匱。歲仍饑饉，崇仁、宜黃寇盜並起，歷時不能擒制。公至則招材勇士，料兵重賞，未幾，賊黨悉平。且命屬縣勸誘豪右損價廣糴，四境由是安集。旱禱必雨，歲不火侵。以二親懷歸故里丐祠，章再上，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丁太淑人憂，明年丁宣奉公憂。服除，轉朝議大夫，以前職名知嚴州。未行，改知宣州。金虜將南侵，公浚隍增陴，治甲兵，豐廩儲，隱然爲江左重。及虜敗北，堅辭郡事，復奉祠。十二年春，召

赴行在。是時和議已成，公欲激勵上意，使強於爲治。入見，首叙：「臣遠去闕廷十有一年，金虜兵再南侵，陛下隨機應變，親授諸將方略，順昌之功，尤爲奇偉。獨念太上俯憂生民，甘心屈己，力主和議，卒使強悍革心，迄從聖欲，此豈常情所能測度！更願陛下不以今日爲愈於昔時，謂可以少休，猶復加強勉焉。董仲舒謂天欲扶持而安全之〔二七〕，事在強勉，非虛言也。」上再三嘉納，拜兵部侍郎兼侍讀，賜爵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復上疏云：「頃年強虜侵軼江淮，無不如志〔一八〕，非陛下明於料敵，審於知己，隨事制宜，投機應變，則事之出於意外，恐未可勝言也。今虜氣得志驕，窮奢極侈，骨肉屠戮，寇仇環起，連年旱乾，赤地千里，人不聊生。我於此時深思遠慮，足食足兵，以俟其釁，安可不汲汲也！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仇未雪，豈得遂爲休兵偃武計哉？臣願陛下勵志而已。」後數日，又言：「人君上承天而下理人，動作云爲當仰觀天意〔一九〕，俯察人情。今日天意人情，灼然可見，宜乘茲盛際，勵有爲之志，卒非常之功。」上曰：「前此固不得已，今日足可措置。」景靈宮朝獻後，公因進見，言：「土木之功，勞人費財，營造之過，禍敗隨之。如近日景靈於外殿之後，誠有不可已，臣願此外一切禁止。竊觀自古中興之君，莫盛於周宣，而不能無過，故詩人箴而不已遂有規，規而不已遂有誨，誨而不已遂有刺，以此見居成功爲難。」上再三首肯之。公復曰：「凡詩美宣王無幾，而『考室考叔』之章，即不言美而實美之。臣舊疑此二事無足美者。近讀《劉向傳》，見其所謂更爲儉宮室小寢廟，始悟詩人之意。」語未卒，上曰：「劉向在宗室中至好。」公曰：「豈惟宗室中，即群臣中亦不易得。向忠於朝廷，其淵源蓋自經術中來。陛下觀其引經陳義，雖

後世不復多見。」上於是歷舉向引經義數處，公曰：「凡向所陳，可爲萬世龜鑑，願陛下每思其言，爲益不鮮。」上改容嘉納。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以進，中間爲侍讀者因陋就寡，但書故事進讀，不復約文申義，發明旨意。公乃即所讀隨事深切著明之。後嘗入侍，從容語次，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公曰：「講義固不必進，然但不明而退，則備員已甚，臣是以敢致區區。」上曰：「嘗讀《三朝寶訓》，至真宗訪通經義者於李至。」公曰：「當時至所稱，惟崔頤正一人，蓋通經之士至爲難得。陛下留心經術，臣等末學，不足以望彷彿。然私憂過計，自科舉復用詞賦，後生工於剽掇，苟取科第。今治經比詩賦才十之一，恐數年之後，無復有通經者，宜斟酌兩科進士多少，特加抑揚，使經術不至廢弛，乃長育人才之道。」秦檜謂公曰：「上宣諭，伯寓在經筵嘗說兩科習經者少，當如何措置？」公曰：「欲使不偏廢，莫若經義詩賦合爲一。」遂付禮部施行。資善堂翊善闕，上欲除公，以久在告未果。及面諭除授之意，遂就職，進爵子，增邑五百戶。又嘗讀真宗獎擢劉鍇，公因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功臣之世，賢者之類，不可棄遺。真宗覽鍇所上，不獨嘉鍇之能，亦以勸勵士大夫之後，用心可謂至遠。陛下嘉惠多士，崇建太學，蓋甚盛德，而選試教養國子之法，未聞討論。願稽有虞成周之志，以詔有司。」復進疏論：「治亂安危，相爲反復。今雖愈於昔年，然金虜入寇，未嘗一大創艾，嘗有輕我意。虎狼之心，豈或饜滿，求釁背盟，近則數年，遠則一二十年，不敢保其必不來也。」今吾所用之兵，近更數年，遠更一二十年，壯者老，老者死。願預爲久遠之計，增多而益寡，使兵日浸強，列屯向敵，凜乎不敢遽犯。若乃民力困乏，未有甚於此時

者，陛下雖屢戒切州縣不得科歛，而歲有防秋，軍興之費，急於星火，供億曷嘗不出於民？是宜省費節用，敦本抑末，常賦之外，一毫不取於民，使民力日益厚，則邦本固，兵益強，虜即有窺伺之心，亦將潛消陰沮，是乃和好久長之策。」上曰：「且做十年。」公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念茲，朝夕不忘。」又嘗因論真宗時事，公謂：「符瑞固不可謂無，然以爲出於天，則所以奉天者莫要於德；如惑方士道流之說，崇飾宮觀，廣致禱祠，恐不足以當天意。」上曰：「天書等事，偶出一時，《寶訓》自不須記，正所謂書而不法。」未幾轉中奉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翊善。上眷禮雖厚，公與端揆議論背馳，乃力乞奉祠，遂除龍圖閣學士、知信州。陛辭，遣中使特賜御書真草《千字文》、象笏、犀帶。是時執政侍從皆未之有，中外歆羨。上饒坑冶，堙廢歲久，提點韓球久試圖功，妄言寶貨興廢，不問山谷有無，廣爲虎落儲胥，嚴示厲禁樵牧大棘，衆庶熬苦之。且明諭州縣，按舊籍坑戶以歲計所負官課責償於其家，至有子孫易業數世，而繫累淹延，毀其家而償逋未足，有司莫敢辨曲直，民不堪命。聞公之來，詣府列訴，公躬爲審核釐正，條白於上，球之積憾，刺於骨髓矣。歲甲子夏，大水壞城郭，屬邑發洪幾千所，敗民田廬，漂溺不可救。公具奏水災異常及寬恤事曰，請於朝。時宰方詠歌太平，惡言災異，閱所奏請，顧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公聞之，曰：「時不可爲矣。」遂稱疾丐祠〔二〕，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六年，轉中大夫，進爵伯，加食邑八百戶。十九年再任，遷大中大夫，進封廣平郡開國侯，加邑三百。又以郊恩加食邑三百，爲一千四百戶，實封一百戶。或云陸升之訐前參知政事李公光私撰野史，其子孟堅見知棘寺，承柄臣風旨，鍛鍊論報，謂公不

合與李公通書問、寄衣帛，降授朝議大夫。二十二年正月〔三二〕，以疾致其事，授左中奉大夫。辛亥薨，享年六十有六。遺表聞，特贈左通奉大夫。其子曰宏靖，以其年十二月返葬於程山之左。久之，塋側檻泉鬻沸，用風水家說，以乾道丙戌改卜於龍潭之東五里白南鄉松林寺之右。母夫人沈氏實合葬焉。子三人：長曰宏雅，未冠卒；次曰宏濟，通直郎、監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三三〕，卒於官；季則宏靖。女四人，長適故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門臧栢，仲適奉議郎通判南安軍胡燥〔三四〕，次適奉議郎、新權知汀州汪賡，幼適進士臧栢。孫八人：曰有功，宣義郎、新通判秀州；曰有孚，承奉郎、廣州增城縣丞；曰有元、有章、有尚、有大、有淪、有嘉。公識趣超詣，下筆析理，妙處不傳。肄業成均，試《不自見論》，明大智，觀遠近，故大司成馮公謂非深於《楞嚴》者不能進此；至論、記、策，則曰詞致大似碑碣。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寐。博極群書，故其文閎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既沒，其纂述有《論語說》四卷，《論語集解》十卷，《周禮儀》十卷，《尚書說》一卷，《諫垣論疏》、《奏議》各四卷，《黃門忠嘉經筵講讀》、《三朝對語》各五卷，《資善堂口義》二卷，《飽山集》六十卷，《野叟談古》、《兩漢素隱》、《唐傳摘奇》、《詩話雜志》各一編。惟公所學根於至正，所養全乎剛大，於富貴貧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故進退惟道是視。筮仕學省，道家者流林靈素翻譯道書，雜以俚語嘲謔，朝野翕然信服，大司成李公邦彥率官寮生徒晨往聽講，公哂然拒之。蔡佃爲司業，一日謂公曰：「何不謁太師？太師極相喜，嘗云俞、李之後，大魁久真，便當以立螭處之。」公唯唯遜謝，終不一詣。在諫省中臺，論思獻納，務以責難爲恭，而正國體，救民瘼，辨賢不肖，別

白是非，必反覆爲天子盡言之。治郡必舉大綱，略苛細，鎮以簡靜而矜拊百姓，常務聚所欲而去所惡。崇禮教官，嚴月試季考，親第其高下，承學之士翕然向風。臨川宣城適當朝廷多故，兵征四方，調役旁午。公應變纖悉有條理，軍無乏給，而下亦不告病。奉養廉約，不視故府，厨傳雖菲，而過客使意無不稱。嘗有大將接武至郡，燕享禮行，物薄而誠至，客亦感激。公帑主吏按前比白，供太守家人飲食張御，公曰：「太守竊厚祿，家已溫飽。公帑有法，太守且不可妄費，況其私自給乎？」一切却絕。宣城產蜜蜂珍滋，爲權門苞苴之計，殘物厲民舊矣。公下車禁采捕，而中朝貴人移書持錢十萬請於公，報曰：「屬已出教禁止，承命不果。」廣信罷歸，韓球憾之未已，行部留郡繩治。他日，虞兵與右曹掾史必欲得公當官及子弟諸不法事，百計撝拾，竟無纖芥可以詆傷。識者於是知公絜矩之道，不特行於朝著，達於州郡，而所以刑於家者，凜凜在古人中矣。公登法從二十年，三領州麾，所至未及書考而去，立朝期有五月，餘皆奉祠里居。卜築龍潭之場，據溪山之會，極登臨之勝，建閣其下，名曰「飽山」。直北數步，復敞東閣，積書萬卷，名曰「澄懷」。臨流結亭，取元次山漫浪之趣，並「三吾」而概之以漫，名曰「漫吾」。循墻修竹數千挺茂，松間出名花嘉木，蔭樾左右。親友相過，則酌酒賦詩、彈琴奕棋，絕口不談時事。賓禮賢師，程督子姪，口講指授，夙夜不倦。間有屬計偕取科第，而公所以責厲者乃曰：「讀書修己，任重道遠。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汝等勿以應舉覓官爲厭足之道。」一日，復命侍前，出馬文淵《戒兄子書》示之，曰：「吾亦欲汝曹以是書書紳。」又出東坡惠州寄其子「門戶各努力，先期畢租稅」之詩以示之，且曰：「東坡訓子猶致意於租稅，況汝等耶！」

自號愚翁，嘗自作傳，大概云：「翁嗜學而不能總其會，慕古而不得其要。短於曲折，或又以爲直；昧於趨向，或又以爲介。中無他腸，不疑人之欺己，或又以爲誠；不喜與人校，或又以爲長者。一切苟且，未嘗精思，已而知悔，後又復然。知其爲病而不能改，可謂愚矣。晚知見譽者過實，欲痛刮磨以補過，終不見效，乃以愚自名，以蓋不虞之譽。」蓋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勇於爲善而廉於取名，公之至也。首推蔭及臧氏弟，仕至爲郎，所以圖報鞠育者，毫髮無憾。既登八座，當任子，先以予同產弟，次於孤姪，然後及其息。官所不能及者，則爲經紀生事甚厚。奉家廟嚴，春秋二祭簿正儀物，豐儉適中，以爲可繼可傳之法。公簡易端諒，不殖產，田園所入，僅供伏臘。嘗有以良田求售者，故人參知政事張公燾聞之，貸白金一巨篋，公瞿然曰：「人生粗了目前足矣，何至苦求贏餘！」即命歸其金。其敬賢下士，汲汲惟恐不及。人有片善，不啻若自其己出。襟府清明，其平如水。借或深情厚貌，矯飾求售，公雖了見其肺肝，而遇之以誠，不惡而嚴，彼亦往往悔悟，深自愧訟。平生予人薦牘，未嘗專一介之使與夫假寵姻故以行者。於寒門下僚，尤加推挽，期於必濟。至於韋布生或袖詩賦書，挾舉子業，卒然通謁，倒屣以迎，即所爲文相與切摩，商論是非，一時名教有所倚賴云。公酷嗜《論語》，研精殫思，隨所見疏於冊。練塘洪先生興祖早以是書從公難疑辨惑者二十年，晚得公所說，即爲序冠其首。有曰：「養孝弟之本厚，明忠恕之不二，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所不能到，而考諸行事，若合符節。有浩然之氣，有仁者之勇，今之古人也。」公云亡，其書盛行，尚書郎魏安行將漕京西，鋟板流傳。或以示檜，檜顧門下士曰：「伯寓乃著書相

謗，後世信其言爲是，而議我爲何人，洪、魏何至作序鋟板耶？」乃令言者論劾洪、魏，褫官南謫。臺符下京西搜書與板焚燬，而公之子若孫名在仕牒者，廢錮不調。復謀所以擠程氏者，而檜亡矣。初，公被疾，踰月勢革，晨起草遺奏以畀門下士故吏部侍郎余時言，俾上之，其略云：「念昔侍於經筵，嘗屢陳其臆說。伏願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副生民愛戴之勤，寶惜寸陰，圖迴長策，益勵嘗膽之志，勿忘在莒之艱。咏周孔之圖書，措諸行事；復文武之境土，播以聲詩。」已而與客對雪奕碁，誦《莊子·逍遙》賦絕句，其末章句云：「爐煙一炷明窗下，讀盡《南華》第一篇。」蓋絕筆也。又爲書具言喪葬始末〔三五〕，毋得效俚俗浮靡。至於孝友恭儉，則諄諄誨飭，曰：「能如是，可以保家，否則身名俱敗〔三六〕。」徐顧左右曰：「去上元不遠矣。」趣命將衽於中堂，期至而逝。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子夏言「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公實有焉。銘曰：氣大以剛，塞乎天淵，孟軻浩然。正諧韶濩，勁沮金石，退之渾然。折檻撻鱗，旋乾轉坤，諫草凜然。由我者吾，不我者天，全名爛然。有子有孫，益熾而昌，蓋繩繩然。鑽石墮辭，與山不磨，公論曰然。《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七八。

〔一〕太建：原作「天建」，據《陳書》卷一〇《程靈洗傳》改。

〔二〕幹黎勃：「幹」原作「幹」，按宋代史籍多作「幹離不」，「幹」乃「幹」之誤，徑改。下同。

〔三〕謚：原作「謚」，據《新安文獻志》改。又，此句《新安文獻志》作「又論何執中、余深往時奴事蔡京，欺君誤國，乞追執中王爵，詔太常別定謚」。

〔四〕當：原作「嘗」，據《新安文獻志》改。

〔五〕眠：原作「眠」，據文意改。下文「檢眠諸獄囚」同。

〔六〕畀：原作「異」，據《新安文獻志》改。

〔七〕論：原作「論」，據右引改。

〔八〕皇帝賦詩：原作「揭號」，據右引改。

〔九〕于：原作「餘」，據右引改。

〔一〇〕一止：原作「正」，據右引改。

〔一一〕擊：原作「繫」，據文意改。

〔一二〕范仲：疑是「范冲」之誤。

〔一三〕門：原作「間」，據文意改。

〔一四〕神：原無，據文意補。

〔一五〕汾：疑當作「沿」。

〔一六〕止：原作「正」，徑改。

〔一七〕董仲舒：原作「董仲書」，徑改。

〔一八〕志：原作「制」，據文意改。

〔一九〕當：原作「嘗」，據文意改。

〔二〇〕來：原作「然」，據《新安文獻志》改。

〔三二〕稱：原作「轉」，據右引改。

〔三三〕二十二年：原作「三十二年」，據右引改。按《宋史·高宗本紀》七、八，紹興二十年程瑀因李光事謫降。二十四年，洪興祖坐爲程瑀作《論語講解序》，觸怒秦檜，送昭州編管，是時程瑀已逝世。故「三十二年」顯誤。

〔三三〕都：原作「郎」，據《新安文獻志》改。

〔三四〕郎：原作「事」，據右引改。

〔三五〕又爲：原作「令」，據右引改。

〔三六〕「否則」句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四三二五

胡 銓 二七

易氏夫人墓誌銘 淳熙三年

夫人易氏，世爲吉之安成望族。父翔，止一女，幼敏慧，殊愛異之。及笄，擇所宜配，得同里劉君京字子高者，曰是足依也，因歸焉。夫人恭勤有識，事舅姑盡禮，克相其夫，以寬厚長者著稱。當建炎兵革搶攘之初，邑調土著兵以自衛，饋餉不繼。有倡亂者，劉君直前，動以禍福，歸取橐中之私以給之，夫人不靳也，衆遂寢謀，邑人陰受其賜，至今耆舊能言之。夫人歸二十有八年，而劉君卒，諸孤藐然，一時强有力者巧肆兼并，生理殆盡，人私憂之。夫人呼諸子戒之曰：「汝父多陰德，後必有興者。吾傾奩教汝，用成先志，兒曹當以詩書起門戶，貧不足慮也。」以故其子孫悉嗜學而忘其饑寒憔悴之態。已而第三子易再舉登第，第五子懷英凡四舉，一爲舉首而中丙科。季子具及長孫貫尋亦預鄉薦。鄉人歆其榮，咸謂夫人之見爲不凡。夫人天性慈祥，合門不啻千指，均愛如一。中外乏絕，

賴以供億者甚衆。既諸子以儒學顯，訓飭諸孫尤力。即所居之南爲塾，明窗靜几，日延師友遊息其間。夫人每聆絃誦聲，時往聽之，率宵分乃寐。先是易尉宜春，奉夫人扳輿終秩。迨懷英爲臨汀掾，易亦授贛之學官，汀贛接境，同侍夫人以行，冀後日自汀之贛便迎養。夫人至汀踰年，偶報歸志，若有所悟者。到家未一年，果嬰微疾，以淳熙二年閏九月初二日終於寢，享年七十有七。夫人頗達生死理，預作送終之具甚悉。至疾革，盡屏醫藥，精爽不亂，豈果有所悟耶？太上皇之慶壽於慈寧宮也，夫人年且軼格，諸人欲保奏，夫人曰：「學者以不欺君爲主，使汝有立，一命之封未晚也。」癸巳郊霈，諸子固以請，夫人却之如初。其守正多此類。生男六人：長黼、次黻，黼先夫人卒；次易，迪功郎、贛州州學教授；次澄，次懷英，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次具，鄉貢進士。一女，適鄉貢進士柴端夫。孫男十七人：長貫，鄉貢進士；次貢、賀、賁、賚、實，誦、謚、諤、謙、詹、許、詠、午，皆力學；餘未名。其長五人者，已馳騁場屋矣。孫女三十人，長適進士郁大成，次適承信郎曹宗說，次適鄉貢進士彭圖南，餘在室。曾孫男一人，曾孫女四人，皆幼。易儒雅，聲稱籍甚，予爲秘書少監時，參詳省闈，得君文讀之，喜曰：「醇儒也。」既官宜春，洗手就職，予然後自慶得人。懷英妙齡秀發，聲噪場屋，其雄文奧學，後進翕然宗之。既累舉擢第，人皆期之遠到。初官於汀，當路如舍人王公、敷文楊公、直閣呂公，一見待以國士，即疏其文章行藝，章交公車。會八牀寇擾江西，犬牙汀境。八牀謂茶也。汀爲福建上流，一路休戚繫焉。諸公以懷英爲能，委佐戎幕。懷英出奇固圉，賊不敢犯。諸公將列於朝，而夫人訃至，戴星奔馳，抵家甫及卒哭，竟以哀毀屬疾不起，有識之士莫不太

息流涕。卜以淳熙三年十月初二日葬於邑之新樂鄉城門岡黃石之原，易以同年進士宣教郎知袁州萍鄉縣臨川王謙狀來乞銘，某曰：夫人教子，無愧劬勤之母矣，可銘也已。銘曰：

嗚呼！慈顏如春風兮，惜不見桃李實。子孫纍纍兮，杞梓其質。淚葉其春兮，天理何必。鑽石墀辭，以穀寥沈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四。

王氏夫人墓誌銘

廬陵鄉貢進士黃君震之妻王字同英，里人存禮之女。性柔和，幼知書，生十八年而歸黃氏。時震方清苦戴生事，而夫人奩素厚，家政悉尸之，故震得以肄儒業。姑老疾，踰一星終，凡飲食卧具，必需夫人。夫人夙夜供奉，必躬必親，至櫛纚任負，一能適其意，莫有倦容。歲在乙卯，君歸十年矣，姑懼其不時有子，或請禱。夫人曰：「顧存心知何。」時適年饑，菜色旣門者日百數，夫人以姑命廩餓者，皆依依不忍去，道殣相望，萃家於居之左，自是五子二女繼生，人以爲陰德之感。姑卒，請震以四宅盡遜猶子，獨竭自殖之產，延名儒訓子。子每造膝，必問所講習大概。凡友朋相過，必闔於屏間聆其議論，有益則具酒肴以爲常。猶子不逞，生理益落，輒自下訟上。震尤其無饜，而夫人力勸以義，復分橐資之者數矣。以故典衣市書籍，遣子游學旁邑。族家子多恃飽逸，不荒禽淫獸即碁訟出伎，君每舉白沙在泥之喻以戒諸子，禁勿與遊，故諸子慕賢汲古，惟恐不及。每歲春秋小試芹宮，或

中選，人必走報，夫人呼諸子責之曰：「嘗聞爾弟兄談論，必曰搶榆枋者，非垂天之翼，胡爲屑屑於此？何不力取科第，汝見『寶氏丹桂五枝芳』句乎？」諸子泚頰。晚年家頗肥，諸子慕洗腆之義以養，燕居童稚滿前，笑賦梨棗，侃侃如也。喜睦族，窶者貸而不書，未嫁者必助之裝。俄疾革，男女悉歸侍，謂諸子曰：「汝能力學報門戶，吾死無憾。」二月某甲子終，年六十有八，卜以其年十月甲子葬於邑之某鄉象坑之原。子五人，禹錫、禹玉、周、同、回，皆傳業。女二人，適進士羅偉文、劉邦英。孫男五人，閣、開皆嗜學，慶孫、文孫、宜孫尚幼。女孫四人亦幼。將葬，周以狀扶服請銘，且出長書爲贅累千百言，大要以人子揚名顯親爲急，深明君子之三耻。是真能子矣，銘其何辭。銘曰：

閩儀內分，典型云初。熊膽教子，鷄鳴乳姑。夫人蓋庶幾焉，宜鋟石以識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四。

瞻軍姪墓誌 淳熙三年十一月

淳熙乙未閏月二十五日晚，予誦書罷，方奕，忽得兵部侍郎周公報，云汝消息不佳，吾歛奕不勝悲。或言虛實未可知。俄收弟濟報，果然，即以翌日成服。曾大父諱愷，晦德弗輝。妣張氏，以年百歲特封孺人。大父諱載，累贈中奉大夫。妣陳氏、張氏，皆累贈淑人。考所生母曾氏，亦累贈淑人，

大丞相贈太師魏國忠獻公張公浚大書題其墓曰「有宋直臣胡銓所生母孺人曾氏之墓」，參政大資李公光賜之銘。考諱鋒，一名鑄，從父通判靖州府君諱份銘之詳矣。吾名汝曰瀟，字曰幾道。長以孝友聞，學作賦詩，嘗偕計不偶，歸益溫故學。乾道癸巳，吾時任敷文閣直學士，以南郊恩次當奏弟浹，浹曰：「有同堂兄某在。」遂奏汝。是年冬，孟弟泳之官金陵，澥之官會稽，吾送至江東，假館秣陵驛，汝始受官來省，實淳熙改元夏六月也。至秋八月乃去，泣曰：「明年當復來。」越明年夏四月倅來，言已抵行在所類試，試已即覲省。吾喜甚，令掃室以待。秋八月二十有九日，書忽來告疾，且云取道三衢以歸，吾悵然惘然。及聞訃，乃知卒於壽昌縣之寓舍，實吾得告疾書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三，同途女弟之夫迪功郎易君嘉謨實歛之。嗚呼哀哉！汝病吾不知時，汝歛吾不知日，哭不得憑其棺，塋不得臨其坎，事同退之，情分越之。自今以往，教汝子待其成，長汝女需其嫁，亦不忘退之之誓。嗚呼，尚忍言之！先是書來，言選授迪功郎、監潭州衡山縣戶部贍軍酒庫，待次三年。近聞奏薦人未食祿而死，許改奏其子，當試圖之。娶同郡李氏，左奉議郎、知邵州邵陽縣文度之女，丙申六月十二日亦以疾終，享年四十有四。男二人，櫟、榘，皆向學。女四人尚幼。濟與其孤以其年十一月庚申附葬汝於吉水縣中鵠鄉毛塘之原所生母曾氏墓之左。李氏以丙申八月壬寅附葬於汝墓之左而不同藏，是爲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四。

龍圖閣學士贈少傅趙公墓誌銘

淳熙五年

淳熙戊戌七月戊辰朔，朝請郎、權發遣臨江軍趙公伯溥抵書廬陵，以朝奉郎、守國子司業王公速狀其尊府君故龍圖閣學士、左通奉大夫、累贈少傅公歷官行事請銘於某，其略云：公諱子瀟，字清卿，太祖皇帝六世孫也。初諱嫌於光堯太上皇帝，改今名。曾祖諱從質，定州觀察使、博陵侯。祖諱世敞，武康軍節度使、東陽侯。父諱令奧，少師、洋國公，謚孝靖，公累官至左通奉大夫、祥符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以上遺表贈左光祿大夫。後以三子遇郊恩，加贈少傅。有奏議數十百篇，分爲三卷，藏於家。娶王氏，累封秦國太夫人。生八子，長伯溥也。次伯佃，故朝奉郎、添差權通判通州。皆以學行早成，力取科第。伯浩，從事郎、漳州軍事推官。伯渙，奉議郎、特添差通判臨安軍府事，以累舉賜癸未第。伯津，文林郎、新秀州軍事判官。伯淳，承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伯洪，早世。伯湜，承務郎、知泰州海陵縣丞^(二)。女三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士份；次適進士傅士瑋；次適宣教郎、新權通判平江軍府事陳垵。孫男十三人：師回，承務郎、監平江府糧料院^(三)；師聖，修職郎、秀州嘉興縣尉^(三)；師周、師堯、師說、師固、師舜、師召、師呂、師保、師壽、師佐、師嘉，皆未官。孫女十人。以乾道丁亥某月某日葬於紹興府上虞縣瑞象上管鄉南源村開陽里瑞峰之原。某頃塵報部時，嘗辱公以齊年之契，時賜教督，且蒙知遇之深。是時稔聞龜齡、元龜

二王議論人物，必以公爲首稱。矧司業公不妄許人，又安用冀土之言？然義不得辭，謹刪取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帝胄之貴，天亶之殊。蘭茁郁若，玉立溫如。七歲而孤，奮勵學殖。矻矻窮年，廢寢忘食。欲從師友，貧無以資，遂分章句，聚童訓之。寒暑不懈，德業益勵。宣和六祀，登進士第。調儀真掾，是曰刑曹。郡將不悅，爭論益牢。以微罪行，志希尼父。建炎改元，恩覃率土。循從事郎，推官三衢，兼安撫司，機密文書。李侯處邁，胡侯唐老，相繼假守，交口稱道。委以郡事，鈴齋晏然。叛兵苗、劉，憚我城堅，我守有餘，彼攻弗克，孤壘卒全。論功較德，循承直郎，以旌其能。紹興之初，劇寇李成，訐擾江西，兵不得寢。招討使司，轉運錢稔，辟典橐籥，不乏軍興。亂平改秩，丞於浦城。寇范汝爲，餘黨未殄，公攝邑事，畏不敢犯。版籍焚滅，民訟多誣，公具田稅，搜決無餘。戶給以帖，某甲某乙，受證若干，爭競乃息。宰餘姚縣，戶口益繁。牒數百千，決遣無難。各得其直，靡或怨咎。輿論浩然，異詞蔑有。素名大豪，葉允、李程，把邑長短，莫之敢膺。宿負忽露，訊鞫有跡，獄具聞府，抵罪徒役。邑去其疾，官吏益尊，平刑寬賦，繇役以均。爰立學區，俗化民悅，弛張先後，無不中節。有桴鼓警，亟戒賊曹，爰與克期，必獲靡逃。邑人餉遺，一介不取，彼豪大家，不接一語。百姓安之，惟恐其遷，清論隆洽，路碑可鐫。公廉仁恕，嫉惡好善。遇事果敢，策無遺算。垂四十年，父老見思，士卷處者，尚能道之。爰倅高安，佐郡以理。後倅廣德，拯民於死。廣德一邑，口四萬贏，徧走村村，分籍按名。匹夫

匹婦，無不霑丐。眡彼飢桑，惠一何隘。抵書外臺，移米旁州，萬斛連檣，郡儲以優。明年麥熟，凡典妻子，自臨取贖，民情大喜。蒞官二年，瓜代愆期，闕陞州牧，舉將三人。公不求知，恬退自守，初不汲汲，素履可久。寓公常伯，沈侯虛中，知公之政，飽聞其風，率兩侍從，交章爭薦，移書謂公，報公政善。終更歸隱，上虞故居，恂雅清苦，惟嗜觀書。把卷田間，扁舟自在，往來浦汊，課僕灌溉。野服杖履，與田父遊，竟日一肉，其心休休。會新制行，知州資序，將上取旨，咸趣公去。以食貧久，次且不能，但歸吏部，調倅宣城。未幾召除，少監將作，吏部郎缺，執政擬攝。上知強力，亟令真除，遂遷郎中，僉言穆如。抗議義倉，水旱爲主，郡官牟利，盡輸州廩，請歸本邑，以備豐凶。上嘉納之，輿論實同。吏曹案前，陳七司法，以爲檢式，老奸震懾。力求外補，除戶部郎，總領江淮，軍馬錢糧。陛辭之際，玉音切責，秣陵主將，惟事土木，且謂公云，可密奏來，同姓體國，宜悉朕懷。公閱異時，更相饋餉，月且千緡，一歸公帑。大將王權，忌其異群，鉤撫疑似，以飛語聞。上直其誣，曾不三月，除直秘閣，副使漕浙。與梁俊彥，被旨量田，兼眡蘆場，欲增其錢。同僚觀望，添租一例，公曰冒占，典承買異，概登其入，非上本心。識者韙之，謂透頂箴。浙西馬料，歲無糴本，謂之白著，民力大窘。請令下戶，折納秋苗，且有五利，理蓋昭昭。大水秋饑，平江爲甚。四等下戶，口十四萬，千二百石，日支不愆，以月計之，三萬六千。常熟東柵，自我而復，粵至雉浦，入於徑谷，又加疏鑿，開福山塘，至尚市橋，北注大江，分殺水勢，一月而畢。民不告勞，災害以息。直敷文閣，除知臨

安，將漕二年，府有餘錢，凡以緡計，四十餘萬。天府浩穰，咄嗟而辦。每日聽訟，冠帶雍容，剴決如流，談笑庭空。望之若神，正直不撓，明不可欺，凜如日皎。不逞觚憲，徐呼使前，詰不數語，首服厥愆。盱衡噤齡，甘耆奸惡，吏謾半言，隨以刑聲。僚屬白事，不假色辭，或持正論，屈己從之。佳士晤語，怡聲降接，或奸以私，緘默不答。朝廷申令，減間架錢，權要之家，巧僞百端，或曰上期，或曰壓屋，或曰洒掃，奇取迫趣，一歲之直，先取無餘。一切奏革，謗言道塗。僱賃家僮，限年自贖。更立券契，謂之義女，與父母訣，終身仳離。亦請禁之，人情悅隨。直行賈怨，時所憚者，務要使人，豈恤物我！有號國醫，曰王繼先，怙勢滋橫，氣使大千。府有獄逮，匿其家僕，留牒不遣，公章上瀆。太上遣使，奄至其家，索牒還府，告戒紛拏。琴工某人，有嫉其黨，藝出己上，殺以毒蟒。一見得情，琴工遂尸。摘伏發奸，細大不遺。以職事修，直徽猷閣。一新都城，民樂竭作。九邑綾紙，敷買悉停，府局迫呼，畢省工程。戶出醋錢，亟令罷寢。收括諸軍，以固根本。俄詔持權，持橐板曹，譽處日隆，勲業益高。久之有旨，除敷文閣，次對職清，出於識擢。復知臨安，馮翊蕭公，滋試民事，坐嘯從容。日畿陸海，應接是務。治民及物，乃爲餘事。泣以方正，謗鑠失名，剔去崖角，取譏月評。惟公豁達，均得其意。吐剛茹柔，豈公雅志。強有力者，曰公其人。不專輕重，曰公其人。逆亮叛盟，駕幸建鄴，參謀留司，何啻荆帖。盜竊啓紛，剽劫里閭，跡捕叛切，梟厥兇渠。桴鳴日稀，居民安堵。虜滅師潛，不喪資斧。迄翠華還，輦轂亡虞，上恬下熙，一簪不遺。明年真除，貳卿民部，聲望隱然，

兼尹天府。一日上問，生財之宜，對極有理，上甚善之。諸路上供，或不時至，奮然劾罷，毗陵守貳。四方至者，舳艫相銜，漕粟之盛，如廣運潭。又奏戒飭，州縣從儉，毋得加賦，如古重歛。且謂李悝，地方勸農，營平屯田，邊實以充。除戰士外，不戰之士，授以沿江，可耕之地。人無遺力，遺利可興，寓兵於農，古有典型。諸郡禁旅，本管武備，今自守倖，占爲私隸。工伎淫巧，虛券詭名。弊非一端，不可不懲。且令有司，簡汰禁戢，據實招填，三衙缺額。奏數十上，詞盡旨明，切中事幾，皆可舉行。頃之特詔，侍從臺諫，雨害蠶麥〔四〕，盜報乘間，必求所以弭災之宜，及今恢復進討之機，防秋足食足兵之策。救時之弊，計將安出？首以所急，四事爲言，民兵財用，風俗是先。恢復進討，爾惟刑賞，號令爵祿，可以御將。明吾信德，誠意感通，豪傑可招，風雲景從。薄賦已責，拊摩懷隱，可結民心，不勞深軫。三策苟得，馘虜薄燕，無不如志，若摧枯然。足食之本，征求勿速，能節浮費，分食自足。足兵之本，招徠勿荒，能禁私役，分兵自強。虜使議和，公復獻策，兵交之後，事情叵測。瘡痍難撫，煩費難支，進見難忽，動輒見窺。一以軍禮，待之乃善。一以示武，二以從儉，三以自備，僉以爲宜。楚人衷甲，安得不疑。今上踐祚，公首勸導，先定規模，立國之要。綜核名實，從宣公光，力行仁義，莫若文皇。上欲練兵，克復境土，諸路禁卒，懼其不武。公擇府兵，授以橐兜，鵝鸛魚麗，羸越備修。上觀使殿，歎息嘉賞，金帶象笏，面賜且獎，人人如卿，何患不治。公拜稽首，臣何能爲。上銳於治，公每進見，不及其他，於民眷眷。勤卹其隱，勿奪其時，供億悉罷，繕修則稀。聽言納

諫，爲上懇懇，披露肺肝，一出誠悃。是年之冬，手詔從臣，且給筆札，衆弊悉陳。知上勵精，極言無諱。自昔未有，無弊之世，亦未嘗弊，有不可除。權臣柄國，二十年餘，中外結舌，無敢正議。醜虜長驅，害數千里，主師數出，無尺寸功。國勢骹靡，孰哀塵蒙。救弱以強，救強以弱，強非謂兵，綱紀陳設。上策自治，綱舉紀張。道德之威，成於安強。臣願陛下，假借臺諫，駕馭將帥，賞罰立斷。深根固柢，除授罔私，斥遠便佞，浮費不滋，以裕民力，使之不屈。凡此八者，自強之策。既竭忠鯁，爲上盡言，且力引疾，求退歸田。除敷文閣，爲直學士，遂知明州，沿海制置。惟侍御史，諫議大夫，十朋大寶，抗疏舉留。上云趙某，朕委防海，可令且往，非久還召。海素多盜，賂結吏徒，蹤跡詭秘，浸連郡胥，遞相關鍵，約毋急我，盜作檄馳，勢日滋夥。及是大熾，商舶不通，公私爲梗，官民計窮。公到奮然，水陸並進，且捕且招，智勇交困。海多洲島，蠹結蟻屯，強機毒矢，以抗官軍。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撞塘呼號，以相首尾。渠魁十輩，舶交鯨淵，出沒汹涌，如風濤然。公喟然曰，是難殄寇，擇土之豪，厲使戰鬪。分道入海，明告賞誅，用命與否，功罪弗渝。束卒改態，震懾奔迫，反私從公，賊計窮蹙。舍舟而遁，遂擒其酋，根株窟穴，盡發其幽。賊既敗北，還師振旅，海道以清，民歌且舞，瀕海之人，從善如歸。民久不見，漢官威儀，遂盜弄兵，相挺爲惡，聞公號令，股栗膽落，一鼓而亡，乃釋脅從，咸與維新，俾各歸農。昨有以才，帥四明者，遇盜竊發，失於縱舍。盜遂間作，浸淫陸梁，誅賞不明，滋長寇攘。公寓餘姚，習知其故，每獲一酋，賞罰立具。賊黨未獲，出百萬錢，

人人敢戰，一可當千。餘姚負海，豪猾囊橐，致貲萬金，窮治如法。閩越之商，水宿安然，不擇處所，今餘十年。進龍圖閣，爲直學士，移鎮福唐，如四明治。厥有海寇，曰陳饒天，聞風驚奔，不戰而殲。屬歲大歉，租米入庾，官爲代輸，民不轉徙。密遣告糴，建汀延平，民食方乏，閉閣避廳。邦人大恐，且疑且怨，俄米大集，閭里交慶。居亡幾何，以目疾侵，屢乞掛纓，優詔弗從，進職老成，兼奉祠廩。旋牧溫陵，輿論惟允。泉多大山，地狹民貧，海販爲生，田租已蠲，遂征舶賈，取之無藝。禁非常賦，毋得輒稅。吏掠民女，爲妾以嬉，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貯之七缶，雜以他器。兄掾興化，寄之官舍。民女之父，踏郡稱冤。吏恃憲臺，與己有連，抗不就逮，囚其妻母。立走興化，果得其缶，發而布之，全體宛然。衆咸驚服，以爲神明。已而公疾，遂告病革。乾道丁亥，繼上巳日，薨於正寢，朝野涕漣。由我者吾，不我者天，前詰所歎，公復何憾。施不半積，能不飲恨？謂公不壽，六十六年。謂公爲壽，期頤滿前。公之云亡，冤獄未決。誰其似之，欽竚來哲。云誰無子，孰其無孫？用譽繩繩，亶惟德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四。

〔一〕海陵：原作「誨陵」，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改。

〔二〕監：原作「益」，據文意改。

〔三〕嘉：原作「加」，據《元豐九域志》卷五改。

〔四〕雨：原作「兩」，據文意改。

安人陳氏墓誌銘

淳熙五年

安人姓陳氏，先兄處士府君諱宗古字民師之配也。攷世系，陳出自媯姓，夏禹封商均于虞城。三十二世孫遏父爲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太姬，生滿，封之於陳，賜姓媯，以奉舜祀。十世孫敬仲奔齊，以國爲姓。既食邑於田，又爲田氏。十五世孫齊王建，三子昇、桓、軫，桓稱王氏，軫封潁川侯，稱陳氏，生嬰。自敬仲至嬰凡十八世，自嬰至霸先凡二十五世，是爲武帝。厥後子孫散佚，曰暉者自金陵徙江西，遂爲吉之泰和人。二子曰承進、承逸，世未有聞。逮國朝建炎戊申，曰千齡者始中進士第，距承逸世凡七，以武帝廟爲始祖。安人其後也。父諱時彥，字周輔，政、宣間舍法行，爲二戴《禮》有聲庠校。時府君亦從事舍選，公高其才，以安人歸焉。母邑中曾氏，提舉公安強南夫之族，敦厚賢淑，故安人鍾母德，事父母孝。既笄，歸夫家。胡氏族大，少長率禮法，己能移其所以事父母者以事姑。時舅已不逮事，獨姑歐陽夫人在。夫人文忠族，靜順惠慈。既日侍側，謂婦當學姑，其所趨向，目濡耳染以熟。歲時伏臘，冠昏喪祭，及其所行，一切以夫人爲準。故安人爲婦孝。夫人凡五男子〔一〕，教戒有法度。元豐貢士府君壽不及中，夫人訓督昕夕不敢怠。訓子婦亦然。嘗語府君兄弟〔二〕：「汝輩少孤，我家文忠亦如是，克自成立，爲世大儒，豈必父訓？」當世稱賢。安人習聞話言，淬礪子姓，令就器業。曰：「吾姑如是，是故廬陵多賢母，豈可不勉！」府君已下世，籍一出脫白丁，然後曾祖而降，三室中科第〔三〕，少申夫人之志，亦安人教子之效。箕入太學垂三十年，間

歲一歸省。安人每謂箕：「修身謹行，是亦爲孝，初不以祿利望汝，何栖栖爲？」故箕久而得監舉且升舍。歲丁酉，孫楷、模聯薦書，父子將俱試南宮，而安人已疾病矣。及見二孫薦，人皆歸之賢祖母。故安人爲母義而慈〔四〕。安人妯娌七而次居六，與叔姒蕭尤睦。叔壯年遭亂避地，蕭氏病革，府君往訪存沒，至則道梗，因留視醫，叔竟不起。既辦喪，而綠林跳梁，府君間道歸，蕭與二子留。久之，而二幼來，安人視猶己子。蕭亦來歸，相與不異平日。自爾同居四十年，無纖芥失。既其子若女成立，就婚嫁，生理益饒，築室爲比鄰，而情意依依，不一日相舍去，族人義之。故安人於妯娌久而益敬。安人以子在仕版，該郊恩封太孺人。太上皇慶壽七十恩，加封太安人。子男五人，箕、公武、符、籍、篆。籍今爲宣教郎，新知隆興府新建縣。女二人，長適孟處約，次適倪求己。求己中進士第，今爲迪功郎，新永州司戶參軍。孫男十二人，楷、模、格、梮、棹、櫟、標、榛、槐、桼、桤、子婦、孫婦若女以次爲壽拜堂下，晬容愉色，人稱爲壽母。初，籍中科，戒以脫身簿尉乃吾意。時陳福公當國，除章貢教授，秩滿關陞，又除教授宜春，悉迎侍以行，皆安人精誠所致。安人之終，實淳熙四年十有一月己酉也。安人居家盡和易，馭奴婢未嘗大聲色，不事鞭扑。子姓或戾慈訓，則移日不食，以故家人爲之弛鞭扑，而家事益理。奴婢既去復來，待之如初，有老死不忍去者。自亂離凡八徙居，所至有恩意，鄉閭敬服其德。至於恤孤保嫠，終始不替。某頃聞猶子昌齡云：「府君仁恕，田夫輸租米多濕，收者難之。府君曰：『米雖濕猶可食。』」人推爲長者，中饋之助爲多焉。某嘗竊謂吾

宗同堂同薦者則有之矣，未有同胞同薦如楷、模者，此又見積善之報云。戊戌夏四月，箕率諸弟以安人行實來請銘，且曰：「先親平日仁厚慈祥，皆可以率世勵俗，懼湮沒不聞。顧今非核不言，言必信後，莫如吾叔。願丐一言爲不朽。」某泣曰：「吾受先兄教多矣，義不可辭。」銘曰：

巽德惟順，婦道之能。坤德惟厚，母道之亨。懿矣安人，既順既厚。姑曰孝婦，子曰慈母。賓祭必躬，牢醴齊稷。協比婚姻，畏我在側。胡不偕老，夫先其歸。塋不同藏，吁其可悲。《胡

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四。

〔二〕五：四庫本作「八」。

〔三〕府君：原作「夫君」，據右引改。

〔三〕第：原作「等」，據右引改。

〔四〕「故」原作「考」，「母義」原作「義母」，據右引改乙。

林宜人墓誌銘

淳熙六年六月

朝奉大夫、新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董公將葬其室宜人林氏，抵書某請銘。某與董氏世有婣契，且與參議公厚，知宜人爲詳，銘其何辭！宜人林姓，先世家四明，故敷文閣待制庇民長女。幼有淑質，母夫人李氏鍾愛，長擇所宜歸。故鬱林守董公頃仕廣東帥幕，與待制同僚，知宜人之賢，以子昌

裔應東床之選。久之，鬱林捐館。靖康丙午，昌裔親迎於四明，偶罹兵火，其母碩人傅氏留廬陵。宜人當擾攘之時，不憚道阻，固請於父母，同歸省姑氏，與共甘苦，不以一毫自靳。奉祭承姑，必親泣之。時生理蕭然，里居盜賊旁午，母子不自安，乃挈家如四明。宜人敬事益謹，不啻親父母。越三年，傅氏終，宜人罄首飾同夫卜地治葬，植松楸，築舍，買田數十畝，爲歲時烝嘗之費。暨夫出仕，克相居宇，内外有間，法度嚴整。其治家，纖悉必舉，尤篤意贊厥夫教子。及教戒諸女，以孝謹貞淑爲先，至於女紅烹飪，皆使之習，且曰：「婦事也，毋怠。」晚年生理就緒，從夫之爵。方期偕老，董公單騎之官浙東參議，宜人不幸逝於家。易簀之際，神色不亂，蓋有所得。實淳熙丁酉十二月乙酉也，享年六十有八。生一男五女。男冲元，以恩補將仕郎。長女適進士陶模；次適朝奉郎、新權發遣武岡軍林祖洽，從待制公先命也；次適迪功郎、新萍鄉簿方珪；次適修職郎、筠州司戶郭贊；幼適迪功郎、邵州推官解僖。宜人從參議守官，所至畏謹，衣敝食糲，弗以文繡膏粱爲樂。不敢預闌外事，相依五十年如一日也。平日觴酒豆肉，必合堂同席以享，亦賢於人遠矣。惜乎其亡也，參議不克見，蓋亦有遺恨云。卜以淳熙己亥六月丙午〔二〕，葬於廬陵曲石之原。銘曰：

陰柔坤幽，婦德之常。出爲厲階，取譏辯強。猗與宜人，不預闌外。閭葬是守，晦亦光大。曲石之原，千古其藏。塋石埋詞，隱而愈彰。《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四。

〔二〕己亥：原作「乙亥」，按淳熙無乙亥，當是「己亥」（即淳熙六年）之誤。

全宋文卷四三二六

胡 銓 二八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二〕 紹興三十一年

某自海南內徙合江，家弟鎬渠陽判官罷歸，道湘中，留合江踰累朔。舂容及里中老，僂數至蘭溪曾積臣，則喟曰：「鎬親家，不幸越世，子偁三益書來，必以墓未識爲大戚。」且曰：「今名信有徵者，宜莫兄若，敢以累直筆。」某曰：「適坐狂瞽，雅春瀕死，有言不信，汝姑待。」又三年，當上之三十一年，某蒙自便恩還里，適家弟將官章貢，諗曰：「雁城之言不可寒。」某領之，以未暇也。既三益偕其季三復，相踵扶服以請，且出左迪功郎、新夷陵主簿謝君諤狀，曰：「敢固以請。」某無以爲解，則核其行實，叙而銘之。公諱敏遜，積臣字也〔一〕。其先金陵人〔三〕，五季亂，有避地至吉之吉水者〔四〕，家焉。曾大父曰孝先，大父曰君彥，皆以隱聞。父曰光庭，寬厚長者，嘗主東安簿，攝令零陵。靖康初，湖南發民兵勤王，毅然攘襁問路無難色，人多其勇於義。以請老授右文林郎。公自

卄無童心，其起居進退，綽有成德。性嗜學，蒔枕圖史，未嘗一日廢書不觀。長益狷介植立。雖喜爲詞章，略輦輓，故屢噉戟，舉場輒北，然不以得失易其所稟，曰：「吾自與時左，非不偶也。」癸亥春復太學，趨廩者麇至，公以親弗忍去。交遊強之行，乃挾書走轂下。吐語不媚時以求合，若肝膽然。會親黨有當途者，以雅故力請官之，作而言曰：「親老矣，敢數祿而仕。」遂補右迪功郎、參軍象州司法。重遠膝下，不行，得漕臺轉輸〔五〕。以勞循右修職郎，尉饒之德興。縣有大姓，武斷翫法，至十數年租不入官，椎埋斂攘，往往而是。令若丞噤不敢究切，率受垢藏疾，不則煩言蜂起，卒以譴去。公獨切齒，盡根株痛斷銖，抄姦弗貸〔六〕，令行禁止，豪強重足，吏畏而民愛。其僚有賺公讒於守者，人皆危慄，或勸白其事，公曰：「吾奉公守職，獲謗鑠，死且不朽。」終不白，而守亦不能疵瑕。歲在丙子十有二月七日，終於官舍之寢。其孤奉其喪以歸。越明年十月庚申，葬於里之金牛原。公娶陳氏。男二人，三益、三復。女一人，適士人董世夔〔七〕。癸酉秋，三益、三復同偕計，明年見斥于南宮。公恚曰：「工挾刃度材，吾未見其棄翹薪也。謂有司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咎將誰執〔八〕？」二子退自克學益力。後三歲，郡又以三復薦。將行〔九〕，公捐館。服除，會賓興，三益以經術再舉，偕試春官；而三復遂中進士第，調左迪功郎、主贛簿〔一〇〕，士豔其榮。初，零陵府君築硯廬以教子，號曰「槐堂」，公踵其規橰，治之則已，無侈前度。遴簡師友，古人與稽，故子姓皆酌古有得〔一一〕。公弟敏修早世，襁褓之孤撫如己子。至其男鬻女笄，傅姆之教惟謹〔一二〕，且先其子以畢嫁娶，委禽及馬之禮有加。公家素饒衍，或說以廣田宅，則笑曰：「何以多爲，祇賈禍耳。且遺所

不知何人，前哲不取也〔一三〕。」所居多勝概，歲時昆弟姻賓，一觴一咏，有無堤之樂。嘗自贊其真，曰：「華仙醉客，竹溪愚叟。面目有相，心胸無垢。」華仙館名，竹溪橋名。嗚呼，如公平生云爲如此，宜得位與壽，而位卑無年，天其於是安郵耶！銘曰：

參孝聞魯，偉忠顯漢，厥緒是承。小試縣掾，芒刃不頓，豪猾已驚。撫季幼穉，過於己子，友愛著稱。埋辭匪溢，蓋撮其實，千古之徵。《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二〕本文四庫館臣誤輯入李流謙《澹齋集》卷一七，本書於該處刪文存目，說詳存目處校記。

〔三〕也：原無，據《澹齋集》所收此文改。

〔四〕人：右引作「聞宗」。

〔五〕有、者：原無，據右引補。

〔六〕輸：原作「輪」，據右引改。

〔七〕「盡根株」二句：右引作「盡去根株，弗少寬貸」。

〔八〕世變：原作「某」，據右引改。

〔九〕「于南宮」至「誰執」：原無，據右引補。

〔一〇〕將行：原無，據右引補。

〔一一〕贛：原無，據右引補。

〔一二〕「士豔」至「有得」：原無，據右引補。

〔一二〕傳姆：原作「傳姻」，據右引改。

〔二三〕「且遺」至「取也」：原無，據右引補。

趙謙仲妻李氏墓誌銘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漢王四世孫趙不佞謙仲之配曰李氏，遠祖本姓徐氏名勣者，佐唐勳高，賜姓李，而附屬籍焉。世居東平。父迪功郎諱華宗，代以文顯。夫人幼穎悟，父爲擇佳對，年十八歸謙仲。既饋，親戚無一退言。謙仲力職，累遷至忠翊郎、監潭州南獄廟，翳夫人相之。謙仲或觴客，夫人手庖饋果茹無難色。喜賙施。尤務教子，褚無長貲，至典衣市書，每以漢唐宗室儒術相業爲訓，又勉其夫延子師必嚴。故其子皆知嗜學，又累赴國子選，人謂庶幾孟母之教。一日忽語其夫：「君好善，後必有顯者，恨不偕老，今永訣矣。」索湯沐，整冠而瞑，實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一。生男四人，善休、善律、善緝、善繼。女四人，在室。孫女四人，尚幼。夫人耽佛書，日孜孜然。既屬纊，有光燭室，咸以爲異。謙仲即其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葬於所寓吉水折桂鄉善果之原，命其子善律以猶子善教狀請銘於某。善律扶服以請，哀甚，且某忝有瓜葛，義不得辭，遂叙而銘之。善律蓋累選國子者。銘曰：

惟孝與順，事親從夫。惟禮與義，劬躬隆儒。愛子教之，母德則餘。伐石以銘，闡彝是書。《胡

彭夫人墓誌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夫人彭氏，世爲吉之廬陵人。曾祖爽，贈朝議大夫。祖醇，朝奉大夫、南安軍太守。考瑞，迪功郎，卒南安軍大庾主簿。夫人年二十有三歸從兄國學首解進士欽，綽有婦德。生六男子，在者一，曰維寧。孫男五人，長曰柯，次曰秘，次曰楠，餘尚未名。孫女適進士同郡任日就。維寧八歲而孤，及冠，頭角嶄然，嘗兩偕計，微夫人之教不及此。夫人享年六十有六，紹興辛巳八月甲寅終於家。其年十一月癸酉葬於縣之儒行鄉馬岡原。夫人之弟鄉貢進士嘏昔與某同咕嗶，敦尚里好，且維寧請志窀穸歲月，義不可辭，故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羅長卿母朱氏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

夫人吉水朱氏，年十有七，歸廬陵羅氏右迪功郎、邵武軍建寧主簿孝逸先生諱無競。享年七十有二，終於紹興二十有三年二月丁卯。其孤良弼即其年十有二月庚申葬於縣之高澤鄉橫山之原，同郡故顯謨閣直學士、工部侍郎劉公誌其墓。後十年，當三十有二年十月庚寅，良弼改葬夫人於泰和仁善鄉

西塘之原。一旦，出顯學公所撰誌銘示某，垂涕洟言曰：「良弼之弟開病累月，醫不可爲，論者歸咎葬非其所，是以改葬，獲罪《禮經》多矣。雖然，遷善不可以不書，非屬篤古而傑於辭者以爲明旌，懼重得罪，敢以請。」某辭曰：「顯學公文章服一世，其序夫人景鑠懿範，炳炳如丹，某也何以尚焉！」良弼固請，終不得辭，則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補前誌之闕而誌其葬。某嘗考《儀禮》及《春秋傳》，皆記改葬禮。沿襲至今，其說有二：有因山崩水湧壞齧其墓，如文王之葬王季，有以太子少葬故有闕，如魯葬惠公。今良弼無此二者，而獨憂其弟，蓋牽於陰陽家者流，似違古誼。然薄俗滅天理，芘焉而縱尋斧，往往小閥，則曰昧雉彼視。然則良弼之遷奉，亦豈得已，可書也。其世曰：朱氏家譜，唐有少連以孝義聞，高宗召用之，終鳳閣鸞臺平章事。子孫散徙，居於吉水。夫人曾王考諱正晉，王考諱光順，考諱綬，世業儒，皆膏肓泉石。從父諱蒙聖，字聖功，中崇寧二年進士科，終宣教郎、簽書洪州判官廳公事。母彭氏，諱偕字亞之之女，亞之，歐陽文忠公客也。其德行曰：夫人始歸也，舅姑相慶，自妯娌至婢使媼嫗，無不曰賢。崇寧中，孝逸學校鈎考捷出，既頗汨振，父母亟命仕，孝逸方思所對，夫人曰：「卑官不足以自效耶？」於是建寧之政，聲稱翕然。孝逸於民事有疑者，間與商確，夫人裨益爲多。服食取其儉，不事奢靡，尤蹲節若在家時。孝逸怪之，曰：「懼傷君廉。」初孝逸請奉板輿，不許，退食則孺慕至出涕，夫人曰：「勉卒書考歸，知君終不以一班一級易菽水之養。」比歸，左右盡力，無所不極其孝。政和乙未，舅沒，姑亦老，孝逸之昆弟及二長姒繼卒，夫人贊其夫，日率其娣養姑，母子婦姑慈孝如一。姑以高年應得封，命下而孝逸不克終養，夫人娣姒

相與致孝不懈，且謂其子：「母子祖孫等爾。」越歲，姑亦逝，則又詔其子：「吾老矣，門戶委汝，可不自力？」良弼兄弟自其祖母若父時已能耽經謹行，至是益砥礪，克自植立。夫人性方重，言不妄發，舉止詳閑，坐有常處。一衣越數年不敝，其歛也有嫁時服。卹孤逮嫠，宗姻委巷多沾其惠。蓋夫人天資既過人，又前受教於前父母，故其云爲率皆可紀。子男良弼、開也。歲在丁丑，良弼以累舉特奏，召爲右迪功郎、贛州會昌縣東尉。開出爲季父後，竟卒。女適進士陳大昌、鄉貢進士胡維寧。孫男三人，泳、泌、濤，皆典學。孫女七人，適進士郭中升、胡漸、胡棟、胡椿，餘在室。予家與羅氏世葭莩，而良弼初娶予從妹，最故且厚，維寧、漸、椿、棟又皆猶子昆孫，知夫人之德爲熟。於其始葬也，予自海上寓哀挽，嘗評其大略，孝如召南之女，友如梁人之娣，節如魯成之妹，知禮如穆伯之妻，教子如子輿之母，侍禮如子皮之姒，居喪如季氏之婦，慈愛如崔山南之姑，人不以爲諛云。銘曰：

《詩》始婦順，《易》基坤從。婉婉夫人，《詩》《易》其躬。來媿德門，不介家閥。孝逸歸與，實鍵其決。云誰無夫，孰其無子？克對厥賢，乃惟具美。報不稱德，不比其身。銘揭闔彝，千祀猶新。《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女懿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

泰和鄉貢進士嚴萬全妻胡氏諱懿，右宣教郎諱某之孫，前左奉議郎、樞密院編修銓之長女。銓娶劉氏，凡三男五女，胡氏實劉出。某在密院時，坐狂瞽斥嶺表，久之未厭用事者意，又遷海島崖州。胡氏隨父母轉側嶺海垂二十年，備嘗艱險，酸入四鄰，而不見可憐瘁之色，父母得以解顏。紹興丙子夏六月，被旨內徙合江，間關萬里，扶持二老以歸。丁丑春正月始踰嶺，冬十月歸嚴氏萬全。恪守婦道，舅姑喜曰：「是善事我。」踰年舅沒，執喪致哀。萬全家世宦，祖某嘗爲某州推官，父某應進士舉。胡氏嫁六年，生一男，撫前室子均。三十二年壬午春三月十二日以疾卒〔一〕，即其年四月十八日葬邑之千秋鄉。其父某不勝悲，而乃爲之銘曰：

姑寡哭婦，夫壯哭偶，子幼哭母，安所歸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一〕三十二：原作「三十一」，按壬午乃紹興三十二年，據改。

德慶通守劉承議墓誌銘

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

君諱獬，字去邪，年五十一卒，其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廬陵儒行鄉曲石之原。左迪功郎、興國縣尉鄧君善以去邪之族、出處文行、歷官治績、年若干爲書，遣一介請爲銘詩刻之墓碣於廬陵胡某，曰：劉姓凡二十五望，無在江左者。或傳上世籍建康，五季之亂徙居吉之泰和。曾大父宗孟、大父紹、父及甫，皆鏟迹丘園。惟父以去邪升朝，再贈至右宣教郎。初，宣教公無子，取兄雲之子爲後，去邪以仲子出繼。方髫髻時，已穎脫其群。稍長，克意門戶。五世兄朔講學鄉枌，去邪從之游。淵源演迤，日大以肆，一出即登賢書，戰其藝南宮，遂中建炎三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衡州司法參軍。秩滿，用薦者轉左從政郎〔二〕，改選潭之攸縣令。丁生母憂。服闋，調池之東流縣令。當途文章公薦，改左宣教郎、知衡之衡陽縣。秩滿，知筠之上高縣，磨勘遷至左承議郎，通守德慶軍府，需次於鄉。未幾以病卒，實紹興二十三年八月八日也。去邪起白屋若素宦，然始典法，讞議必傳經術，每得情論決，民自謂不冤。歲洊饑，民艱食，寇攘以延朝夕。捕者利其賞，有司鬻獄，將置數十人於死。去邪曰：「是迫於饑，仲尼謂未必本惡者，盍從輕？」比時方募兵，則請以充數，使自效。守將怒，抵所議於地，去邪徐拾以歸，復執以請，牢不可奪。守將悟而奪之，囚賴以免，名動一州。自此郡有疑獄，必委亭議。東流素凋殘，值兵火紛擾之餘，公私室廬十僅一二。去邪既剗剔撫摩，更戮力營繕，未幾棟

宇一新，而民不罷。至於學有精舍，賓有館穀，百廢具舉。會虜騎長驅淮上，邑瀕江，鳩民戒不虞，吏請徵發，公不可，止揭片紙與之期，民勸趨之。尚書某將出境假道，聞公之爲，擊節歎賞，遂力推轂。衡陽懷公遺愛，始至庭，勞者相踵。邑當二廣之衝，左湘江、右蒸水^二，實一都會。先是爲邑者以兩部使者所在，胥吏恃勢橫甚，又簪紳僑寓旁午，誑丐百出，動輒掣肘，煩言易生，往往令率以譴去。去邪洗手就職，逮鰥恤嫠，至桀黠吏必苗薶而髮獮之。撫字有多，催科以期，物物得職，曾不閱月，而邑以整暇聞。初蒞上高，鄉校狃敝，去邪喟曰：「吾所至邑，未嘗不修學宮，惟衡陽尤竭力，十倍他邑。故事無不集會，其可不勉？」於是殿宇、門廡、堂室、帑廩、庖湍之撓折腐敗者，丹堊之漫漶不飾者，自我畢葺。學有蘇黃門子由記，歲久斷缺，訪墨本摹刻之，且識重修始末於碑陰上。既訖，躬率吏及生徒行釋奠禮，耆老至歎息，其子弟皆興於學。邑有溪，冬冰春潦，去邪爲杓以濟病涉者，民歌舞之。凡宰三邑，大抵以愛民戢吏爲心，鍵之以公勤廉儉，故吏不病民，田野熙熙，終歲不以投鋸至其庭。其治雖號風力凜凜，然嚴而不殘，當途皆才之。薦者章累數十，近世未有。平生孝友忠信，自以出繼，竭力於父母，無違禮者。初，先廬殘於兵火，僦屋郡郭，內外親附待哺者百口，米斗餘千錢，加以疫，死者八人。仲氏實治家，以乏絕告，去邪竭橐粥付之。所生母卒，適在官，欲以喪去，吏白法不可，號慕逾月不出。郡繩以三尺，且遣官敦諭，以毀請，力丐終喪。郡以聞，得報不許，猶不止。與夫自謂不在一畝者，用心固殊矣。伯氏死，教育成就其孤如己子，至使有室。田園汙萊，身督耕薶，至收成悉付仲氏。異籍，則命與猶子各區別廬，具所殖產，而析先疇三

之，不以己出繼而半，自不與也。性開爽，雅好賓客，俸入隨得而盡。周人急不計私，至自奉甚艱，歛之日，衣止周於身。嗚呼，去邪所以治身齊家，字民格物，表表如此，才器蓋加人數等，不大顯於時，君子惜之。娶歐陽氏，封孺人。男三人。令猷，二十一年賜進士出身，選左迪功郎、徽州婺源縣尉。將之官，遭父喪，服闋，主興國簿，今爲左文林郎、新常德府觀察推官。令節、令訓，皆志學。女三人，長適胡著，次適李近，季未字。孫男六人，未名。某與同年進士，義不容不銘，遂銘之。銘闕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一〕左從政郎：原作「左從郎」，「從」下脫一字。按《宋史》卷一六九《職官志》九，政和末所定官階，從政郎比舊官錄事參軍、縣令，此當是脫「政」字，茲補。

〔二〕左湘江：原作「右湘江」。按湘江在衡陽城之東，當云「左」，徑改。

易長者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君姓易，諱暉，字光道。其先嘗爲齊大夫，見於《春秋》。至晉有名雄者，以忠義顯，系出長沙瀏陽。五季亂，高祖徙居廬陵之富田。曾大父滋、大父谷、父汝錫，悉有隱德。君天資謹厚，不喜紛華，土木形骸，泊如也。性孝友，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父捐館，資累鉅萬，君畢窀穸外一無所取，悉歸之兄。或謂取亦分也，不爲僭越，君曰：「富係夙緣，安用之？」聞者歎服，咸謂君以不貪

爲寶。尤樂施，或年饑則捐穀以賑鬻桑之餓，雖指困指廩弗吝也。人有疾，道以藥石。又平物估，以隄豪奪之源。人所難能者，君力行不倦。衆翕然曰：「於我有德。」稱爲長者而不名。鄉人有鬪者，踵門求直，聞君言，羞縮輟訟。時爲陽道州不復見矣，君其庶乎！教子以義方，延鄉之秀民與游，遠方之士慕義而至者相踵。褚無長資，至質衣以遺，無難色。廬陵與贛擊柝相聞，贛民喜椎剽，一有警，乘機蜂起，焚掠邑屋，鷄犬一空。惟君所居環百里所，桑麻井閭晏然。蓋君平時閨門輯睦，鄉黨信厚，與人言必諄諄然以忠信孝友感發其善心，故雖冥頑暴悍之人，皆知慕向而趨善。孟子稱一鄉之善士者，非斯人而誰？享年五十有九，紹興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以疾終於牖下。先一日聚族與訣曰：「有生即有死，此理之常。」蓋君平日胸次了然，一無墨礙云。君之亡也，閭里相弔曰：「長者逝矣，吾將疇依？」遠邇感動，至有衰縞奔喪，浹旬不怠者。殆古所言愛而哭之者耶？娶劉氏。子六人，經邦、經國、經世，皆業儒。長女適進士蕭彥美，次適錢萬石，次許字蕭可權，皆修謹。孫八人，男曰伯恭、伯虎、伯适、伯陽、伯奮，皆志學；孫女尚幼。經邦娶羅氏，胡出也，故屬所親太學免解進士陳公大節謂予請銘，泣曰：「經邦以十月甲申葬先君，公幸哀我。」辭不獲而銘之。銘曰：

在漢文時，絳侯東陽，咸稱長者，燁然有光。爰及孝宣，復稱渤海，三老相望，千古如在。萇爾之鄉，鎡鋤耰，胡爲若人，亦踵前修。我揭銘詩，以愧涼德，礪山帶河，不磷茲刻。《胡澹庵先生文

彭長者墓誌銘

某里人彭長者之子裔一日携前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曾公裒狀示予，泣且拜而言曰：「父既葬而遷，名教之罪，然亦有不獲已者。先人初葬於里之秀溪，屬時多艱，速於塋而卜宅弗審，恒懷古人齧墓憂，將以今年冬十二月甲子改葬於邑之高澤鄉灘頭平嶺之原，公幸哀我，識歲月，以託不休〔二〕。」會某被召而止。及抵行在所，裔走書來請，三返益虔。某在田間時，固已喜長者之爲人，况裔請之力，其安能已？遂序次其名字事始終而銘曰：長者諱期，字子信。其族世與其云爲大槩，則高要尉練公書之詳矣，弗識也，識其未盡者。長者居家，有武斷鄉曲者，善言諭之。或假貸弗還亦不校，凍餒者率多以調。頃寇擾四起，里人議如古野司寇，萃丁壯以固吾圉，長者至自毀其家。享年六十有八，愛而哭者，往往輒相〔三〕。後三年，其室曾氏亦亡，葬於吉水縣香城之原。男二人〔三〕，椿年、裔、咸，椿年早世。女六人。孫男三人，郁、郊、邠。孫女一人。郁與邠皆嘗偕計，今邑大夫皆延爲鄉校講書。蓋長者平昔喜招師友以訓子孫，宜享其報。嘗有芝產於所居西廡，人以爲其子孫孝友所感。裔本名乃仁，避從父諱改焉。是爲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二〕不休：似當作「不朽」。

〔三〕往往輒相：文意未完，似有脫誤。

〔三〕男二人：按下述子名爲「椿年、裔、咸」，則當作「男三人」。

譚思順母龍氏墓誌銘

隆興元年八月

夫人姓龍氏，衡州茶陵人也。年十有九，歸同邑譚君某，譚氏邑之傑姓。夫人夙以溫淑稱，甚得婦道。年四十六而夫即世〔一〕，屬世搶攘，夫人訓撫諸孤，家事咸理。自奉殊涼，賓祭則豐。其屋潤爲鄉里冠，初不驕人，延師課子孫切切。輕財好義，賙及飢寒。頗喜黏湛說，至傾資飭旨帑，然非如世人徼福者。既老而視聽不衰，勤儉如一。享年七十有九，隆興元年春王正月甲子以疾終，迄無一言亂者。三子：伯曰勗，實董家政；仲曰助，兩試禮部；季曰勃，亦能肄宵雅之三。女二人，長適區世弼，次適李達，皆邑人。十孫，曰世德，嘗與同偕計。曰世延、世基、世忠、世選、世英、世榮、世長、世臣、世昌，皆業白。女孫三人。曾孫四人，長曰知方，餘尚幼。曾女孫三人。咸遵家規，內外肅如。勃出爲世父後，禮也。次女及世德、世忠皆先夫人亡。夫吉凶如僂句不欺，吾於夫人見之。其子以八月二十六日祔葬於邑南祖塋之下，以免解進士范君克舉狀來乞銘，三反益力。助嘗從予學《春秋》，義不可辭。銘曰：

若稽古，《戴經》有云：熬母豚牂，或炮或淳，擣珍潰熬，肝膋具陳。親或不悅，奚取八珍。

夫人範家，子孫萃萃。匪食之珍，孝子順孫。我銘其藏，式昭慶門。封塚可期，淚葉其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二〕「夫」下原有「人」字，據文意刪。

〔附錄〕楊君文卿墓誌銘

隆興二年十一月〔二〕

廬陵楊萬里將葬其父，以左從政郎、前樞密院編修官楊文昌狀謁銘於某，曰：公諱芾，字文卿，胄出漢太尉震。震後三十三世虞卿，虞卿之孫承休，承休之六世曰輅。唐天祐中，承休以刑部外郎使吳越楊行密，道梗，遂家江南。至輅仕南唐，徙廬陵焉。子曰鉉，于公爲八世祖。曾祖諱堪字某，祖諱開字先之，父諱格非字元忠，皆不仕。洎公凡三世業白，公尤邃《易》學。自舍法行，三邸有司不逢，則隱吉水之南溪，號南溪居士云。家無田。授徒以養，暇則教子。時方搶攘，重以乙卯饑，米斗千錢，窶甚。罄裋袍告米鄰邑，歸與盜值，奪其米，公死不與。盜欲兵之，泣曰：「吾二親皆七十，不炊三日矣，幸哀我。」盜亦感泣，止禦其半。公歲入束脩之貲，以錢計者纔二萬，橐鬻太穀，忍饑寒以市書，積十年得數千卷。謂其子：「是聖賢之心具焉，汝盍懋之！」紹興甲戌，萬里策進士第，調贛州戶掾，再調永州零陵丞，皆侍公之官。每過庭，必曰：「儉則不賄。」嘗携萬里見無垢先生侍

郎張公九成、澹庵先生今侍郎胡公某於贛，又見紫巖先生大丞相魏國公張公浚於永，三公皆以宿儒賞之。而丞相嘗薦其子，改秩左宣教郎，授臨安府府學教授。逮歸，而公寢病矣。蓋隆興二年二月也。公喜其子歸，疾小愈。六月仲潘夕，忽呼萬里曰：「吾夢登蓬萊山，且誦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之句，何祥也？」自是病益殆。八月四日早作，掖以坐，嘿而逝^{〔二〕}。嗚呼，其告之矣！享年六十有九。公性簡約，閑居拔書策，躬汗庭唐，或譏之，則曰：「忘安四日媮耶？」有一罽紋布袋，以妣氏手紩，寶藏之，踰五十年如新。曰：「我死必以歛。」萬里以歛。公元配毛氏，生子二人，長萬里也，次早夭。今夫人羅氏。孫男三人，曰壽豈、壽俊、壽昌。孫女二人，皆幼。其孤欲以十一月十日，葬公於縣之同水鄉介山毛夫人之墓域。某曰：身立名揚以顯親，孝之終也，乞銘誌墓抑末矣。矧予文非訖費，亦曷足爲不腐託。然萬里與遊最故，且誠以請，義不得辭，遂刪取其行實，叙而銘之。銘曰：

嗟嗟若人，透迤鄉校，訓其子不賄也則廉，負米危身以養也則孝。夫孝廉士之卓行，而世無鴻才之舉，得不謂上失其教？噫，非此其身視其子，知爲善之效。鰌石壩辭，俾來者有考。《胡

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

〔一〕按此文似非胡銓所作，文中云：「（文卿）嘗携萬里見無垢先生侍郎張公九成、澹庵先生今侍郎胡公某於贛。」所謂「澹庵先生今侍郎胡公某」即胡銓也，若此文爲銓所撰，豈能自稱如此！否則「澹庵」至「胡公」等字爲旁人所批而誤入正文。疑未能明，姑作爲附錄收存俟考。

〔二〕逝：原作「遊」，據文意改。

編修唐君墓誌銘

君諱稷，字堯弼，世爲充之鄒人。避五季亂，徙贛之會昌，家焉。曾祖鑑，祖伯充，皆隱弗仕。考公慶，累贈右朝散大夫。妣賴氏，贈太宜人。君自兒時已穎異不凡，讀書五行並下。年十三，落筆動數千言，思劇泉湧。閱再歲，遊鄉校，鄙同輩氣習污賤，乃拂袖歸硯岡。初，君之祖泛舟過雩陽，遙望山勢鬱然，詢其名曰硯岡，愛之，易以十萬錢，創一堂二廡爲書館，曰：「吾子孫其以文章鳴乎！」後三十年君始生。既長，刻意其間。政和改元，科詔下，君哀然爲舉首。明年登乙科，得丞撫之宜黃，踰年之官。冬，丁大夫公憂。服闋，尉南安軍上猶縣。視事期月，提職，再循文林郎、知江陵府監利縣。瀕江多水患，君築隄捍江，民樂從役，逮今爲利。會廉訪使至邑，怙勢增茶課，君爭以邑小民貧不可，廉訪怒，風部使者以他事奏君，遂去官。朝廷知非辜，尋直前謾。宣和五年秋，授潮州司士曹事，兼管左岳。嶠南獄以賄成，甚至指平民爲盜以覲賞。君始至，會外邑以鄉豪所憾民爲強盜，死獄者已十人。君知其冤，白郡得活數十人。君典獄三年，人自以不冤，被繫者咸曰：「願就唐君鞫，死不恨。」及瓜，奉母歸硯岡。建炎三年冬，隆祐皇太后幸贛，搜訪人才，召赴從衛，委君同本路轉運判官將兵撫定罹金人之蹂踐者。方出城，聞城內兵民縱火相賊殺，君欲回兵安之，運判則不從。君正色曰：「皇太后蒙塵，可坐視乎！」衆感激，遂還。值土豪陳新輩以赴難爲名，脇從幾萬

數，寨於梅林。君單騎往諭，不從，進逼南門。城內兵出，合戰，新斃於流矢，衆遂散。是日微君幾殆。紹興改元，丁太宜人憂，居喪毀瘠過禮。服除，赴調，以前說土豪功循左儒林郎，調吉州軍事判官。未赴，贛守徽猷韓君昭聞君名，辟宰龍南。龍南僻左且瘴，盜賊時作，調者不願就，久闕正官。君究知民瘼，夙弊一剗革之，盜息圉空，民安田里。邑人恐君之去，相率詣憲臺，乞辟正任。諸司亦聞君治聲，列奏，君以占籍是郡力辭。朝廷雖從君請，而代者未至。會歲饑，民艱食，通守督賣戶帖，君以書拒之，曰：「小邑新剗於兵，去秋旱，今夏雨，麥禾俱損，官吏雖欲奉行，如百姓何！」不聽。君乃經由諸司，得住賣。已而惠州界有寇入境，君率尉集弓兵南禦。值新守壓境，屬邑皆逆之境上，獨君以捍禦愆期。守怒，通守復媒孽之，遂劾以怯懦避寇在三尺，君罪不應申省，而守以私憤獨申，乃停新任。公訴於朝，旋獲改正。十年冬，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時以君未改秩，易南外宗正司教官。十五年冬，除樞密院編修。十七年，以勞改左通直郎。君力求外補，得荆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二十年易湖北，二十三年改湖南，二十六年改江西。在湖南時易五品服，用收獠賊功，再轉左承議郎。在江西時磨勘轉左朝奉郎。秩滿丐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十二年再領祠。其年夏，以覃恩遷左朝散郎。隆興改元八月二十九日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君於書無所不觀，尤邃於《易》。平居不苟葷者，或至連年。爲文得古人質直體，喜賦詩，酷嗜陶、杜。紹興初，卜居豫章。其始至也，倒囊得荒圃，結屋數楹，不植他木，止於蒔菊。屋足以容書，日哦其間，自號硯岡居士。旁闢小軒，榜以「止止」。客至，則談文把盞，抵暮無倦色。或幽人衲子，質疑辯惑者，無不意滿。平

生著詩賦記序銘贊箴頌甚多，門人類次成五十二卷，名《硯岡集》。娶故道州營道縣令張天民之女，先君十二年而沒，贈安人。二男，長澈；次演，前卒。一女，適左朝奉郎張世望之孫行成。以某年某月某日，將合葬君於硯岡之麓，澈以左通直郎郭景仁狀走行在，扶服乞銘，固辭不獲，遂叙而銘之。銘曰：

盤谷李隱，紫閣韋巖，猗與硯岡，於古爲三。職在編研，志存丘壑。用不究材，握砥者忤。在漢遺佚，厥有兩唐，稱其家兒，德厚流光。祇繫其逢，匪拙之以。封恨崩辭，奚千萬祀。《胡

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五。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五，同治《贛州府志》卷一九。

全宋文卷四三二七

胡 銓 二九

歐陽先生墓誌銘

乾道元年

某外姪歐陽哀乞其父銘，且以某族子國學生箕狀來言曰：先生諱應求，字仲俊，姓歐陽氏，世爲廬陵永和人，其族譜有文忠公之世次在。曾大父諒、大父震，皆鏹迹丘園。父景先，少篤學警敏。年十五賦《諸葛管蕭之亞》，有司動色，以爲得宿學，及見乃年少，由是知名。其兄景仁亦聲動場屋。兩人皆早慧，鄉譽藹然，每與計偕，而卒不偶。晚得衡之耒陽尉以沒，而其兄亦終於宣之太平簿。歐陽之居永和者登第踵武，而貢於太常者相望也，鄉曲號爲儒林名族，而此兩人汨振乃爾，衆爲稱屈。先生有賢父兄，而又弱不好弄，夙悟少成，於書無所不觀，尤深於《易》。早舉進士，以母老不行。建炎間，嘗類試漕臺，一出不合，即退居，開門授徒，且學且養，無復進取意。與其徒道堯舜孔子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爲可用之說，夷猶陋巷中，蕭然藜藿，自以爲天下至樂也，學者心服而誠尊之。鄉

人無少長，咸稱之曰先生。天性孝友。初娶劉氏，一子方齠，母夫人胡氏以其適孫，尤鍾愛，起居必偕。偶天閼，先生往視之，坦坦施施，割情忍愛，以安母意。未幾盜作，先生奉板輿避地里之鄉城山。一日寇至，同避者悉先去，謂必不免。先生逡巡負親涉江，亦免於難。張氏姊寡無子，一女尚幼，貲頗饒，衆爲覬之。先生悉力全度，迨其長，擇人嫁之，盡授其業。親友或有負，即窘甚，不切切，人自不忍欺。先生容貌魁梧，頎然而長，三尺童子與接，亦低眉拱手，可近而不可狎。操履堅正，於朋友義而信，居鄉敬老慈幼，怒無厲色。目不闕要人門，足不染訟堦塵。厚性寬中，犯而不校，非僻亦無自而至。常著書課子，每曰：「人強爲善，尚或罹禍，況爲惡乎！善而罹禍，正猶秋蘭之厭風霜，雖若槁矣，而芳不輟於歲時。惡或徼福，亦猶朝菌之蒙雨露，即苟榮矣，而質不能於晦朔。吾寧爲善而罹禍，可爲惡而徼福乎？」其言切理類此。喜吟詩，字畫遒勁，雖造次不作行草。自號樗叟。君子謂先生不應辟召似徐孺子，頽乎處順似黃叔度，至耄期稱道不衰似及門於孔氏，殆未可游、夏輩也。卒於隆興二年三月辛丑，享年七十有六，以其年七月壬辰葬於縣之膏澤鄉桃花原先塋之右。繼室解氏。一男曰哀，好學有立，蓋申鮮虞之傳摯云。四女，長歸箕從弟昌容，次適羅鎮、彭允成，季在室。孫男某，孫女某，皆幼。先生之葬易歲矣，而銘未刻。重惟積行之君子，不幸不見用於世，至抱其業以卒，而世之君子樂道人之善者，又無從揭而揚之，則生者有愧，而死者長遺恨於無窮，輒次其事以授其子，使告後世達者。銘曰：

嗚呼樗叟，世突梯以生，叟戛戛也。箝結以取容，叟耿耿也。嫉披附炎，獨凜凜也。忠信以

干城，非僻無以入也。自謂空言，實活國之藥也。我識其藏，視神未四尺無愧色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表 隆興二年

向公諱子諲，字伯恭，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父諱宗明，武德大夫、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贈開府儀同三司，世濟其美。公生而穎悟絕人，弱冠已巍然有立。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越明年后崩，以恩遷雄州防禦推官。久之，除鎮南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累官至右大中大夫，終於徽猷閣直學士。公之云爲，則吏部侍郎汪公應辰所撰誌銘詳之，而其子朝奉郎、新知興國軍澹以公遺事屬予表其墓，三請益堅，乃不辭而聞命。公爲發運在符離，時僞楚與南都尹有連，遣人往合肥，有手書至尹所。公檄諸司，密切體訪，尹不得已，繫僞楚使人於獄。公乃稟大元帥，及早屯南都，以息奸宄異志，若擁兵東下，某孤軍恐不能遏，誤國大事。既尹果以財賦不足爲言，公即辦三十萬緡報帥府，以伐其謀。後聞僞楚所遣使人自合肥還，是日即召執政議事，至夜分罷。翌日乃請元祐太后聽政，冠以圖號，收前手書，不復施行矣。爲民部貳卿也，虜使在廷，其議頗秘，公約同列請見上。及陛對，公云：「虜人莫測，當審度情實，毋墮其計中。宜飭邊臣嚴備。」論奏甚詳。時翰林學士朱震卒，上深悼痛，遣建國公臨奠。公云：「師道久廢，陛下崇儒尚德如此，

可以風化天下。」上曰：「震與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因乞安國謚并《春秋序》，及薦尹焞。顧問再三，隨事敷奏移日。左史潘良貴侍立，彈公公久勤聖聽。公退，即上章待罪，且乞致仕，略曰：「身叨侍從，職在論思，入覲嚴宸，疊蒙清問。但欲丹衷之罄，不知寸晷之移。遂至糾彈，是爲過咎。」上批：「向某無罪可待，所乞降詔不允。」且令具當日奏陳事迹，宣付記注。良貴亦待罪，乃增入「無益之言」之語，主上以爲面諛，以公所論奏宣諭宰執，且曰：「豈謂無益？況榻前語，何由得聞？」良貴亦特放罪於宮祠〔二〕。公求去不已，乃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今年實隆興二年，是以爲其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九。

〔二〕於：似當作「與」。

諸王宮教授徐奉議墓誌銘

君諱淮，字佑元，系出衢之官堂，唐末徙信之永豐。高祖諫，與韓魏公同試於禮部，自是友善。魏公入相，累以書招致，不出，授將仕郎，有遺書藏於家。曾祖伸、祖季，皆有隱德。父汝霖，年八十六，紹興乙卯春以慈寧皇太后壽八十恩授右承奉郎致仕。母葉氏，年亦稱是，封孺人。君嘗作雙榮

堂，莆田鄭厚記之。君服綠二十年，既通籍，合賜章服，力請於朝，乞回授其父，有旨從之。君之愛親，切於愛身。凡有所適，得一甘腍，必歸遺焉。嘗客於臨安，一日謂友人：「親老矣，始生之日在即，吾忍重數百里之勞，失吾親一日之歡乎！」遂浩然西歸爲壽。愛親類若此。方舉子時，慷慨言曰：「苟且時文，僥倖科第，何用哉！」《周官》書，成周太平之典具在，盍肄業焉？」庚戌秋遂偕計，試於禮部不偶。甲寅之秋，見斥舉場，詣匭，上平邊八策，權臣惡其言危，以微罪歸泉石，灌園蒔蔬以養親。庚申秋再薦春官，爲禮經第一，聲名籍甚，學者莫不歆羨。初任鄂州教授，銳意簡諒，有鄒魯風。鄉人流寓者，咸加訓勵，預薦者無慮數人。終更教授郢州，會通判訐太守姍時政，朝旨下本路究切，謂君實與聞。君抗言直守，坐是俱報罷，一時有識之士皆以其直節許之。君隱居不出者九年，恒賦詩自娛，有「冷眼旁觀堪一笑，着鞭歸去却如愚」之句。會恩授武岡軍判官，輟俸以新廨舍，抑兼并以懷溪夷，分米以周族黨，嫁不給之女，沾丐君惠者又不知其幾人。管庫吏有以錫易白金者，郡將漫不省，君發摘其奸，人莫不服其精明。朝廷更化，伸郢州之屈，且薦者章交，改宣教郎，差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今上即位，遷奉議郎。初罷官武岡，褚無長貲，託妻子於邵陽之姻家，單騎歸里。隆興改元夏五月，復抵邵陽携其孥，沿潭湘，浮洞庭，檣傾楫摧，鄰數舟賴公精禱以濟。是日微公幾殆，人以方婁長者。先是，夢一持檄者報云：「今兩國兵交，忍坐視耶？」既寤，益以功名自許。還至鄂渚，謁岳公廟，往嘗入劄於執政，乞復公侯爵，過是悽愴鳴悵，感疾談笑而去。其別諸孤之言曰：「汝輩當以忠孝實吾志，所恨者不克終養，死不瞑矣。」蓋棺凜然如生，鄰里鄉黨聞者咸下

淚。公尚氣義，發乎文采，見諸行色，章章具在，豈古所謂以義將其氣者耶！至於新永豐學，立柳相祠，皆君發其端。里人有客死雪水者，與君嘗有一日雅，君往白郡，發塚而歸其喪，咸高其義。主上起魏國張公總戎闔外，君乃草《儒將書》數千言，盡古今用儒之效，上之政府，意蓋欲任魏公之專。又獻五啓八劄，皆切中時病。政府偉其才，宮教之除，示引用之階，惜乎不幸死矣。娶武氏。子四人：時邁、時適、時遇、時造。女二人，長適進士俞潛宜，次在室。孫五人，女孫二人。時邁以左迪功郎、新德安府司戶參軍白與時狀乞銘於某，辭之而請益力，乃銘曰：

惟銳於氣動必直，惟勇於義必形色。反是不諛乃毀則，是謂非天喪厥德。暨佑元，滋學殖，恃氣嗜義衆所嫉。一跌不振鄰鬼域，鋟石崩辭詔來哲。《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

廉夫弟墓誌

乾道三年

處士府君胡鏐字廉夫，吉州廬陵人。祖諱愷，父諱汝明，皆鏹迹丘園。母任氏夫人生一男一女，羅氏夫人生五男六女。君羅出也，與予同堂，少予八歲，幼同學，長同舂簸。紹興初，予官於朝，坐狂瞽謫閩越，又削爵投嶺海，不見君久者惟嶺海時爲然。辛巳夏，得旨自便還里，弟兄相處如初。未幾予召赴闕，隆興甲申冬，自少常伯使淮東浙西措置海道，以遏金寇，獲譴罷歸，復把盞論文道舊，歡甚。丙戌春偶過地傷足，不良於行者久之。冬十二月庚寅，疾革，辛卯遂屬纊不亂，享年五十有

八。娶鍾陵趙氏，戶部侍郎庶明之曾孫，左宣教郎昌之妹，先卒。男二人，漸、渙，皆力學。女二人，長適暨世賢，次適李誼。孫男二人，日相〔一〕。漸等卜以丁亥二月乙酉葬於吉水縣中鵠鄉白蓮之原，君之同胞兄鎬手書。卒葬，姑識歲月，其詳則俟暇日。乾道三年。《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

〔一〕古人罕見有單名「日」者，且胡銓孫輩之名皆從木，「日」字當誤。

安遠縣令曾從令墓誌銘

君諱崙，字景初，姓曾氏，吉之廬陵人。曾王父諱億，贈朝議大夫。王父諱鎮，左朝散大夫、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贈開府儀同三司〔二〕。父諱定民，右朝請大夫致仕。曾氏系出武城，國朝有自溫陵而家河北者，族尤盛，自丞相魯公而下，皆正直有聞於世，其名悉冠以孝，時號二十四孝。樞密公孝寬、龍學公孝序與開府公俱官轂下〔三〕，以尊行拜開府。開府之冢子朝散公官宜春，而龍學罷帥長沙道焉，又以兄行拜龍學。廬陵、河北之族，相輝爲名家。開府公四子皆宦達，而三大夫之世幾無白丁，三宰六縣，翕然以循吏稱，時以比河東三鳳。君，大夫公長子，天性孝友直勁，爲曾氏良子弟。舉進士不偶，棄去。年二十二，以父任授將仕郎，初調南安軍南康縣主簿。異時鬻產者以逋租坐繫，

或至十餘年，死者填委，君一語而決。每出入阡陌，馬首羅拜，往往而是。部使者才其爲，委公行屬郡核兩稅，所至聞風以聳，凡溢額者舉從實，無秋毫隱。尋攝法曹掾，老吏服其明習。俗訴徭役，自邑之州之部，紛拏至累歲。州以委君，不一月定五十有四，曲當其情。秩滿歸，踰年監潭州南岳廟，用舉者陞從政郎，調永州零陵令。直徽猷閣鈞光祖將漕江西，〔三〕，奇其才，辟宰安遠縣。縣當三路四邑之衝，負販所道，極號巖邑，趨銓曹者率搖手去，攝者十數，概以敗聞。君談笑而理，桴鼓稀鳴，豪猾束手不得逞。興學養士，以俎豆厭戎馬，雕俗爲之簫勺。經界法行，君鍵吏有方，民用不擾，指日而辦，無一訟者。曹勳以王命分行江西，至邑慨然曰：「一路惟行良法〔四〕，無出安遠右者，歸當以聞。」會勳罷而止。提刑李芝、郡將曾慥、許中稱其循良，論薦章交。越兩書考，丁母宜人憂，以毀骨立。服除，期年而卒，享年僅四十有九，實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也。君有至性，大夫公苦眩疾，晚彌甚，君不忍遠去，溫且清餘十年。暨大夫公終，免喪，始遷官南康。及瓜，以母春秋高，丐岳祠便養。之安遠又迎以行。母慈子孝，人以爲難。君之行類此。君五兄弟，友愛尤切。初奉親之官，而弟業方侍次，崗亦隨侍，合指數百。亡幾何，崗婦卒，取辦無吝容。清遠尉峯適護所生母與妻之喪來歸，尋亦逝，君悉力營斂。幼孤纍纍，咿嚶滿前，酸入四鄰，率以我乎給。母葬既祥，清遠而次八喪，君圖窀穸，而病彌亘，冀一日愈，仰祿以給，志不就而死矣。先是從父文林君之子卒，無子，二女在室，君經紀喪事，雖怨不宿，卒使其女有歸。曾氏世以仕爲家，自開府以降〔五〕，皆清白名，而君尤著稱。性不喜殖產，一室蕭然，以故仕益貧。嗚呼，是足律貪矣。君少有遠志，在大庾

日，禮部侍郎張公子韶高其才，與之論文，而參政孫公叔詣尤所器許。中書舍人程公子山深可之，嘗云：「景初學問通博，操行堅直，器識如此，政恐不免，必將摩九霄澤四海矣。」又云：「士能砥礪操守，炤映一世，亦何必苟富貴。」人以爲名言。娶郭氏，內相諱知章之孫，通直郎、監在京八作院恂之女，前卒。君鰥居二十年，或強之醮，曰：「吾非曾孫，子非華元。」遂已。識者以方皋虞王駿云。子男四人，由仁、處仁皆力學，餘早夭。女一人，妻太學胡某。卜以歲之十二月壬午葬君於儒林鄉蛇坑之原，從治命也。有文集數十卷。敢以爲不腐託，輒狀其實以告。某曰：予在海外時，箕錄君之實以乞銘，以罪垢不敢諾。比召還備數，箕速銘益力，箕予猶子也，其言不妄，遂叙而銘之。銘曰：

惟君材器加人兮，惜不暴輝於時。一邑已可觀政兮，豈不庶乎古之吏師！以其已爲兮可以占其未爲，矧學問文采之昭映兮，如臨乎王川間。奚中道以折兮，悼朱草之先殂。軼迅風於清源兮，聊崩骨於潢汙。《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又見同治《贛州府志》卷六五。

〔一〕「開」下原有「封」字，按「開府儀同三司」乃階官之名（見《宋史·職官志》九），「封」字衍，今刪。

〔二〕府：原作「封」，徑改。「開府公」即上文曾鎮。

〔三〕鈞光祖：按「鈞」非姓。南宋初有勾光祖，紹興十七、八年間官江西轉運副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一、一二一、一五九等，「鈞」當爲「勾」之誤。

〔四〕惟行：疑爲「推行」之誤。

〔五〕「開」下原亦衍「封」字，徑刪。

會昌縣東尉羅迪功墓誌銘

乾道元年

某壬午冬十月被旨召赴闕，與長卿別不三年，而長卿即世。乾道改元春正月，某還自王所，急往弔哭。越三月，其子泌扶服乞銘。某曰：「予與若父最故且厚，銘非予而誰。但方以狂瞽被譴，姑少須。」泌請益虔，自夏徂秋，固辭不獲，則叙而銘之。長卿姓羅氏，諱良弼，長卿字也。其先占長沙，辟馬氏亂，徙廬陵。曾祖諱寬，祖諱允，皆業白不仕。考諱無競，知邵武軍建寧簿。其卒也，人相與謚爲孝逸先生。長卿力古，憤先世不偶，卓然有遠志。建炎三年，復詩賦科，一出首鄉舉。紹興丁丑廷試，授迪功郎，調贛州會昌東尉。資性孝友，祖母太夫人劉嫠居三十年，男若女凡七，皆前卒，養志承顏，秋毫咸當其欲。劉耄期而終，葬祭極洗腆。母朱寡亦二十年，叔母郭尤早寡，長卿竭誠奉二母，故母得以善事其姑。同母弟開出爲季父後，與之處無間言。比沒，其子未冠，友愛不替。及之官，與其母子俱，姪若子。姪早孤，館而訓之。有宵人囁頑誣讎，曾不之恤，幼孤終有立焉。撫育從孫甥，擇儒生嫁之，人多其義。居瀕江，好山偃蹇如畫，亭榭薨桷，翬飛數百楹。當建炎光火之盜奮，里無餘家，而先廬獨全。辟地者數十姓，虛室以館之，餘二紀，餽餉久益篤，人悉賴之。居鄉忍簡，恭慶弔，禮無違者。急人之急如不及，歲饑，棄倉實賙給，以約自處，而待人極周。口未嘗及人

惡，有詆之者不少介意，後乃自愧。贛民悍難格，推腹心待之，感悅而化。邑有巨盜，閱數政益張，到官無幾何，獲之，人爭繪像祀焉。天性敏於事，大吏數委以疑獄，平反不顧。令佐分鄉督租，獨毫忽無擾，故不趣而辦。其終也，邑人愛而哭者不勝計，里巷汪汪，太息出涕。及喪歸，復遮哭罷市。居官廉勤，凡服食器用，不遠千里，皆取足於家。中書舍人周公與書曰：「邑雖小，不應陋如許，殆欲礪葵魚之操耶！」甲申十月一日得疾，七日稍間^{（一）}，視事如初。是暮疾復作，呼泌立床下，曰：「吾少時意功名可指取，落落晚節，汗顏復來，其將溘然。汝兄弟友敬，勉自植立，無墮先緒，吾志倘伸，幸矣。」遂瞑，爲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七。藏書自上世已萬卷，至長卿不啻倍蓰，皆手朱墨，表無虛帙。時謂語曰：「校書不校書乎？」謂不入館閣也。其親抄書僅千卷，字畫如刻，人以擬隱俠云。長卿才識兼長，博學強記，凡百家雜誌，下至裨官虞初之說，無不淹貫。上下數千祀間，成敗利病，灼見如火。然自少逸群，與人無畦畛，而擇交甚嚴。燕坐蘭堂翛然，賓朋沓至，潔樽枯棋，賦詩奏雅，恢諧不虐，議論驚筵，善類一見傾蓋，久益愛重。里人彭公曰：「予之知識，此一人而已。」耆儒清節先生蕭公以爲非常人比，詩文往來，必曰友弟。顯謨閣直學士劉公尤加獎許，每議古必與聞。某與長卿幼學時相與肄制舉業，服其博洽。某嘗賦詩云「笑春燭底影，湔淚風前杯」，用衛恒書故事。口占未畢，長卿應聲云：「此法帖第五卷，隋僧智果書也。」又嘗讀《崇文總目》，長卿曰：「某書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已而檢眊，無一不讎。雖唐二崔號爲強識，不及也。有文集三十卷，《歐陽三蘇年譜》一卷。著《欣會錄》十卷，《詩話》二十卷，《聞書》七卷，皆未卒業。而仕逕亦蹇

蹇與時左，嘗喟然曰：「吾隱乎，人以吾爲矯；吾仕乎，芋魁豆麡，我豈無哉！吾其漫浪於人間作鵬鷖游乎！」因自謂「漫叟」。初娶某從妹，繼娶劉，皆先卒。男四人，曰泌曰濤〔二〕，次仲孫、鼎生皆夭。女七人，長適某猶子漸，次歸某從姪孫椿，餘幼。其孤卜以歲之秋九月辛酉葬於縣之膏澤鄉石蓼崗之原。銘曰：

嗟嗟若人，孝友不隳。學衆高之，文衆範之。漢顯節陵，齊柏寢器，以方印友，不曰強記。云誰無子，孰不抱孫。克繩祖武，乃對文人。方萬里轅，發軔軸折。鋟石崩辭，以穀來哲。《胡

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又見同治《贛州府志》卷六五。

〔二〕日：原作「月」，據文意改。

〔三〕泌：原作「秘」，據上文及本集卷一六《羅泌字序》改。

越國太夫人郭氏墓誌銘

乾道元年十二月

乾道改元十二月丙戌，武德大夫、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吉州駐劄喬昭祖將葬其母，以左朝散郎、直秘閣、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公事吳龜年狀踵門乞銘，扶服拜且哭，不勝哀。又屬其族家子免解進士昌齡、新贛州興國縣丞昌言繼有請，不懈益虔。某曰：近世冠鵷尾者，親死不服，且曰「是

在三尺法，敢戾法乎」。某頃在西掖，當草淮南將士奪服告，嘗抗議乞聽其服，廟堂執不可，奏請自今將士不服免給告，遂爲定制，識者非之。今昭祖執母喪應禮，又能力請銘其墓，固當大書特書，以羞鷩冠之類，可但已耶？刪取其狀，序而銘之。夫人姓郭氏，世爲汴京大姓，皇曾祖諱愉，太廟齋郎。皇祖元基，贈宣奉大夫。皇考冲，贈奉直大夫。母張氏，累封恭人。夫人年二十有一，歸開封喬氏，爲贈太師魯國公諱用安之孫婦，贈少傅竦之婦，故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少師仲遷之配。太師息女實事徽宗爲貴妃，七生帝嗣，徽宗親灑宸翰以紀其實，故喬氏族大而貴。夫人之歸也，舅弗逮事，事姑秦國太夫人惟謹。秦國家政嚴，閨內漸漸，夫人盡婦道，敬順無纖毫違顏，獨見稱賞。少師薦歷華顯，德望稱重，不幸早世。長子亨祖方幼學，次皆嬰孺襁褓，厚撫之事，悉夫人裁畫，禮無違者。時夫人纔三十有二，撫群幼哭且誓，之死靡他。貴妃深加閔，奏乞入禁中慰存之，殆無虛月。遂以妃閤養女嘉國夫人王氏妻亨祖，恩數腆綢。丙午之變，貴妃從狩，夫人力請侍行，貴妃止之。乃携孥寓海陵，醜虜長驅，幾獲而免。諸孤復爲潰兵裴淵所掠，夫人傾貲以贖。既渡鎮江，復罹兵亂，遂由建鄴從隆祐太后趨豫章。是時北人隨屬車南來者萬萬，叛將趙萬一網殆盡。夫人扁舟倍道，得免於難。尋抵章貢，而群不逞變起倉卒，無一口被害者，人以爲難。後亨祖官於廬陵，及瓜，遂家焉。夫人年益高，耳目精明，而志慮不衰。子孫誵誵，長者出仕，而少者未立，凡家事一聽關決。男就學，女趨紉縫，各得其職。嫁娶必擇所宜，聘幣待禮，區處有別。至如朝昏伏臘，米鹽豐儉，靡不中度。宗姻問遺絡繹，周急之惠，下及委巷。夫若子契舊，冠蓋經過，禮意周旋，皆

爲感服。夫人七兄，掇第者六，一時儒林歆羨。夫人熏炙其間，亦能博涉群書，諸兄臨文或遺忘，夫人輒成誦。家政嚴，以故幼長僮隸，無慮百口，肅然無一敢疾聲遽色。初僦民屋以居，湫隘弗敞，乃拓地飭材，一新其室。非直爲輪奐之美，蓋欲崇廟貌以奉先也。於是夫人年加老矣，五子即世者四，獨昭祖在，依依膝下，不忍去遠。請於朝，得以副戎奉甘旨，孝行有聞。甫盡孝，而夫人以疾終，實乾道改元六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一。累封福國夫人，以昭祖遇郊祀恩，加封越國太夫人。男五人，長即亨祖，武功大夫、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二〕，皆前卒。次即昭祖。次顯祖，成忠郎，亦前卒。孫男八人：宗尹，忠翊郎；宗煥，成忠郎；宗說，宗虎，皆承節郎，前卒；宗憲，宗愈，皆保義郎；宗恣，宗召，俱幼。孫女十二人，秉義郎趙不侮、興國丞胡從政之子鬻、進士王世昌、秉義郎王處儉、工部侍郎郭公之孫登仕郎贊、成節郎趙伯憲、進士譚延世、張光遠，其婿也。餘幼。曾孫四人，世美、世寧、世雄、世延。先是某自合江自便歸田，夫人遣家僮携壺漿迎某。抵郡，登夫人堂拜且謝。坐未定，夫人曰：「讀親家請尚方劍章疏，謂爲古人。今三十年矣，國事若爾，奈何！」某退謂所親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國之殞，辟司徒之妻憂其君之不免。夫人知念國事，視古人何愧焉！」可銘也已。銘曰：

坤從德常，反是匪臧。婉婉夫人，六二懷章。嬪於大家，歸直其良。有藉宮門，闔彝日光。刀舌厲階，知德者鮮。獨嗜儒書，檢身以善。配不偕老，遂慕共姜。四十四年，不揉其芳。有子有孫，克昌厥緒。天理不欺，奚假僂句！雲騰之麓，即遠有期。封恨九厚，繫此銘詩。《胡澹庵先

全宋文卷四三二七 胡 銓 二九

生文集》卷二六。

〔二〕此下脱次二子名。

全宋文卷四三二八

胡 銓 三〇

貴州防禦使陽曲伯張公墓誌銘

乾道三年六月

乾道丁亥六月庚辰，宋故知循州兼管内勸農使、特授貴州防禦使、陽曲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張公諱寧字安道終於正寢，其孤舜臣將以十一月庚寅葬於廬陵膏澤鄉李塘山之原，以左朝奉大夫、新權知武岡軍羅公棐恭狀踏予門，扶服請銘。予辭之固，而舜臣踰年不怠益虔。予謂繁冠者流，親死不喪，如舜臣知《禮經》自盡之義，世豈多有，銘其親爲宜。矧公與予居同郡，有一日雅。予頃自海南內徙合江，公被雨送別，面致百金爲贐。予雖不受，然是時兩社方修故相怨，力欲寘逐客於死，公獨敦夙義如此，其視徐晦送楊臨賀何遠哉！可書也已。遂剟其狀序而銘之。公太原府陽曲縣人〔一〕。八世祖永德，仕周爲鎮寧軍節度使，仕皇朝爲中書令。延賞世不乏人。五世祖從弼，仕東頭供奉官，四世同居，服膺義方訓。曾祖諱益，祖諱景，皆弱冠而卒。皇考諱瓊，以氣節爲鄉評重。政和間中武材選，

赴闕比試優等，特授承信郎、鄜延路經略安撫司指使。初到官，例拜庭下，喟曰：「我豈爲寸祿屈！」拂衣去，終身不復仕。累封武節郎致仕，累贈武經大夫。公幼沉敏，自爲童時，嘗與群兒戲，坐大木下，自稱將軍，指麾號令，莫敢仰視。父老異之，知其後必爲大官。及長，儀表軒岸，好學尚氣，喜論當時大事。年十九，備弓騎詣河東經略司校馳射，充效用。宣和七年冬，金虜圍太原，累月援不至。帥張孝純募勇士告急京師，時虜騎雲集，人皆憚行。公白皇考欲應募，且曰：「萬一不達，恐爲親憂。」皇考曰：「忠孝不兩全，無以我爲念。」公乃趨府，奮然請行。時城南堅壁不敢犯，遂自城北冒圍轉戰以出，中十餘創，力疾至代州，始得馬，乃克行。既達汴都，詔都堂問狀，公具陳敵勢，應對慷慨，丞相吳公敏大奇之。有旨特授進武校尉，尋差充樞密院準備差使，守禦京城，宣力爲多。建炎改元，充御營使司隨軍使喚。武僖公劉光世提舉御營，偉公材氣，辟至帳下。武僖討賊張遇於池陽，公自城下奪橋以戰，追至湖口，三戰交捷，特授承信郎。巨盜李成初就招，既復叛，詔討之。分兵爲三道，武僖自將一道，襲賊於新息。公甲上加白袍，冒矢石先登，所向披靡，諸軍繼之，大破賊。薄暮武僖歎其勇，親爲傅創，賞予不貲。方奏功，苗傅變作，恩不及。建炎三年，從武僖勤王於臨安，特授保義郎。劇賊酈瓊有衆十萬躡淮南，詔武僖選將招撫。先是使至賊營，多爲所害，武僖病之。公曰：「狂賊易與，第所遣皆庸人耳。」遂請行。至則曉以利害，賊無降意，爭欲害公，先奪公所乘馬，并僉從屠之。公叱曰：「我以天子命來，敢爾耶！汝等見古今作賊有保全要領者乎？不爲黨羽所殘，即爲朝廷誅戮，子女玉帛，終爲他人有。方國家艱難之秋，取富貴功名不猶愈於爲賊

乎！」賊黨相顧，竊議久之，愧謝曰：「能恕我否？」公曰：「爾等無知，若能改過，朝廷猶可恕爾，我何校？」遂羅拜聽命，且獻金帛名馬，詔酈瓊以所部就知楚州。未幾，遣大帥杜充節制，擁衆渡江，公馳至青陽見瓊詰責之，辭以賊衆迫脇。公乃與瓊謀除籍。不從命者七十餘人，置酒高會，伏甲士戶外。酒酣，伏發，有盧大椽者賊驍將也，罵公曰：「首謀者汝也。」拔刃相搏，公手格殺之，餘無一脫者，悉尸於野。公急呼瓊，連騎徧諭賊徒復歸朝廷，部曲凡數萬人，惕息無一敢逞。特轉忠翊郎。隆祐皇太后自豫章趨贛也，公追掩金賊，收復洪、筠、袁等州。還自江西，與瓊同破妖賊王念經於貴溪，功無出其右者。虜帥撻辣侵軼淮東，有渡江意，武僖命諸將拒之。時偏裨集議，欲退師以避其銳，惟公與前軍統制王德欲戰。大戰於楊子橋，公躍馬疾呼出敵後，戰酣，德等不支，敵乘之，我師敗績，是日將佐數十人遇害。公奔而殿，馬屠不能馳，虜騎有張胡突者本漢兒，見公異焉，約爲兄弟，遂得不死。一日公說胡突曰：「我南朝將焉，能久於此？劉公本番種，汝等久戍勞苦，能與我同歸劉公，則安享富貴矣。」胡突然之，密結番漢，得二百餘人來歸。中途一酋遲回不進，公立斬之以徇，餘皆股栗，莫敢回顧。武僖大喜，將薦於朝。時公春秋纔二十有九，氣豪甚，歷詆諸將撓敗，忤武僖意，止遷士官。自此諸將服公忠勇，皆敬憚焉。紹興改元，公再渡江却金賊過淮，功冠一時，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定遠賊王才久據橫澗山，武僖命與瓊討捕。橫澗高險，去平地十里許，築壘以自固。衆欲攻之，公曰：「不然，敵有堅脆，攻有先後，城險如此，豈易克！柳塘距賊壘十五里，賊之吭也，可亟據之，蓄銳以示弱。今賊折兵攻濠，必還兵自救，若得一戰，保爲諸君破之。」舉軍

皆笑。居十餘日，賊以我爲怯。會濠州賊來攻柳塘，公與瓊益勵士氣，分兩翼以戰，臨陣斬一囚渠，賊大敗。會暮欲休，公曰：「破竹之勢不容緩。」遂追之，即攻其壘。方窮蹙乞就招，盡降其衆，夷其壘而還，衆乃大服。累功凡五遷，特授武經郎。公自御營使司歷鄜延路第三將部將，淮東宣撫司正將，保安軍平戎砦兵馬都監，以建炎覃恩轉武節郎。四年，以所部應援制置使岳飛攻襄陽府，收復唐、鄧、隨、郢州、信陽軍，特轉武德郎。是年金賊犯邊，詔移軍當塗，控扼大江。賊退，特轉武略大夫。初，武僖以女真、契丹、漢兒歸附者置赤心將，選腹心爪牙士以將之，多不爲士卒所服，率以罪去。武僖以公嘗招撫同其情，改公赤心正將。公擇一倔強健訟者，俾執賤役辱之以警衆，其徒不勝憤激怒之，對曰：「張公清嚴，甘受其辱。」六年，武僖遣酈瓊破僞齊劉豫兵於甘羅城，獲數千人。公以新病疲薾，不能出戰，密說武僖曰：「此國家百姓，不幸爲賊汙脇，皆非勁卒，戮之不武，徒堅其事賊心，不若縱之以示威懷。」武僖悅而從之。未幾，劉豫遣其子麟犯順，公以所部戰於壽春之羊前市，再戰於淝河口，俘馘不勝計，功第一。復彈壓僞統領張汴等赴都督府，凡三蒙推恩，以礙正法，轉武功大夫，尋改差充環慶府第四副將、行營左護軍、選鋒軍管轄步軍第七正將。武僖解兵柄，詔王德、酈瓊各以本軍統制提舉訓練諸軍，駐於合肥。二將久矛盾相噬，公度其必變，密謂所親曰：「平時衆人忌我變作，我必先被害。」乃託故求至江浙，德等許之。臨行，謂所部賈知古曰：「設有變，以弱息舜臣爲託。」公至建康，謁故丞相都督張公浚，首陳瓊必變，都督公領之而已。不越月，合肥全軍叛，參謀兵部尚書呂公祉死之，行闕震驚，張公始悟公言，趨召公往招諭，且問方略。公

曰：「瓊猾賊，必不來。」瓊竟降虜。張公留公別統兵，公以少離鄉，養不及親，惟一子不能相保，厭苦兵間，固乞外補，改充東南第十二將。會金賊廢劉豫，割地求和，公走萬里，父子如初，人謂陰德之報。東南將兵數千，皆瘴鄉疲卒，漫不知戰，異時多售工於外，納錢本營，以免校閱，謂之買工。本營月尅將兵請給以爲雜費，爲之常例。公一切禁絕，汰老弱，充剩員工匠依條降刺廂軍，精加訓練，自帥憲以下格外占破將兵悉追還，分番校閱。衆大怒。未幾，郴賊駱科擾廣西，帥胡舜陟檄公統制軍馬往捕之。公至賀州，以賊衆我寡，按兵不出，力請濟師。帥司發融州上丁三丁，督戰者絡繹於道。公謂副將白振：「今以罷卒當數倍之賊，未見其利。賊所以不敢深入者，以我扼其要路，不知虛實也。不戰不過罷卒褫爵，列城可以無虞；妄戰必敗，既失要害，賊可以逞。我不忍以數萬之命易一戰。」竟不出兵，帥大怒，於是常占破將兵者皆因以中之，遂罷去。公至長沙，時將官陳元、裴鐸、元世顯、官受等，各以所部客軍爲安撫司統領，潭人岌岌。帥給事中沈晦素喜公，辟中軍統領，總護之。久之，廣西漕呂源以私怨劾靜江帥不法，有旨委棘寺官就靜江制勘。公以臨賀不出兵事，亦被逮，詰何故不戰，公對如初，勅公特鑄一官。時紹興十四年也。十七年，復原官。十八年，廣東諸司列奏殿前司摧鋒軍統制韓京跋扈狀，而京軍烏合，久戍廣東，雜以曹成餘黨，陰相與應和，朝廷深以爲憂，顧未有以制之者。直諸司奏上。時和王楊存中帥殿巖，亦以公名聞，特差廣東路兵馬鈐轄（二），俾就圖之。公至番禺，改充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時廣漕李利用攝帥，勸公徐行以觀釁，公曰：「迅雷不及掩耳，久則變生。」即日檄本軍先交番禺所屯兵，京素憚公聲威，皇恐聽命。本軍主管機宜文

字王儼平日助京爲虐，公首置之獄，餘一無所問。摧鋒軍舊制左右前後選鋒六軍，公曰：「京敢跋扈者，政以體勢太重。」遂易以六將，其幕屬止留二員，餘俱乞廢罷。京在廣東，有盜不即討，至監司檄請州郡哀懇者，兵乃出，賊已熾矣。聲勢既張輒獲重賞。公謂諸將：「朝家賦民養兵，藉兵保民，縱賊害民以從事，是自爲寇。後有竊發，聞報即剪滅，不者以軍法行之。」由是期年之間，遮剽益稀，商旅夜行，外戶不閉。嶺南俗尚巫，病不服藥，公延名醫立藥局，又令子舜臣爲提點藥食，士卒有患者必給醫藥，公或臨視，必煮藥飲之。風俗漸革，禁止諸巫。部曲產子給緡粟之，有喪必躬往弔問，且致賻，仍字其孤。二十二年，虔卒齊述變，逐守臣，害官兵，攻南安，將窺嶺表。公命統領郭蔚、裨將李忠屯兵境上以待，賊知有備而止。復嬰城以守，劫前御史田如鰲入城，稱已撫定，然宵掠如故。詔委公措置，會金房帥李耕罷還，即除殿前司遊奕軍統制，就知贛州，節制諸軍。楊和王遺耕書，謂公智略輻輳，凡偏兩之事，令悉咨焉。又遺公書，俾助耕措畫。以故兵間一切，皆稟成算。時諸軍以統帥被命者凡三，以戍兵會者又數人，咸欲急攻以求多〔三〕。公曰：「兵法不得已則攻，非良策也。今營壘未固，萬一賊衝突，則所法連結〔四〕，未可以歲月破也。今日之急，當塞其逸路，彼雖守孤城，如鼎魚假息耳。」乃環城植鹿角，立木柵，二日就。賊以公所當大南門最爲喉襟，盡銳夜攻。柵悉修之，無得越者。於是諸軍爭立柵，賊始窮矣。公度方寒沍，賊必聚飲，宜撩其不備。亟厲諸軍奮擊，而偏裨李進、魏忠、伍全等冒險先登，一鼓克之。初，耕與諸軍約，得城而下者死。偶西隅弛備，賊二千餘突出，將至南門。公亟令親兵數百縋而下，賊至不得逞，力戰薄之於濠，幾無噍類。將

士梟其首數千於鹿角，脯其尸食之。公曰：「嗜殺人者，道家所忌。」盡取暴骸封爲京觀。時百姓死於兵疫，弗克葬，積屍盈城，公聚爲叢冢，命節度推官鄭厚銘其所，且有「邦伯誠明」之言，士類稱之。有閩中降賊伍全號黑龍，久未推恩，公察其可用，即奏舉補初品官留帳下，今爲正將，多立邊功，雖李愬識李佑不能遠過。公牧人寬簡，御衆整暇，剛柔適中，總宏綱，略細務，聽訟不以原造爲首者，令辨對於庭，必得其枉直情乃已。有誣告不實，必反坐，雖至流徒不恕，由是囁訟頓革。諸邑有逋租，先治大豪，餘賦不促而辦。未嘗以私喜怒佐賞罰，雖親愛有罪不貸。有頃，特授右武大夫，復除廣東兵馬鈐轄兼知循州，統軍如故。實二十有八年也。是年郊祀恩，特封陽曲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廟堂以公坐鎮南服，勤勞十年，特授貴州防禦使。公以春秋高，久苦颶霧得疾，屢丐罷。密白當路，請以郭振爲代。振今爲步軍帥，人益服公知人。三十年始得請，改充浙西兵馬鈐轄〔五〕。公力丐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既抵廬陵，謂其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爲菟裘之營，吾將老焉。」可謂知命君子矣。三十一年，明堂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上即位之二年，當隆興二年，再任台州崇道觀。乾道改元，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明年三請祠，復主管崇道觀。公早以智勇奮身，冒矢石，創被體，晚得足弱疾，遽乞致仕。喟曰：「我太原一布衣耳，以微勞忝竊至此。比歲用兵，不能力疾膏草野，有愧吾家睢陽。若死，歛以時服，勿厚葬。」且占遺表，有「無事爲有事之備」之語，雖死不忘衛社稷，公無歉焉。享年六十有六。公賦性剛方，開口見肺肝，是非曲直，必面剖決。喜讀《論語》、《老子》、《左氏春秋》、司馬溫公《通鑑》，見前代忠臣義士良將循吏，則書以爲

式；其奸邪驕暴，則書以爲戒。嘗手錄《道德經》二卷，佛書數十卷。其歛也，舜臣泫然流涕，悉以納諸柩。又嘗手抄《孝經》、《論語》、《孟子》各一編，以授子孫。公少豪於義，恒慕燕山竇諫議之爲人，周人急，至傾褚遺之無吝色。公先娶趙氏，陷虜，守義以終。繼室王氏，先公卒。皆贈恭人。今室劉氏，封恭人。男二人：長堯臣，成忠郎，早世；次舜臣。女五人，四先卒，一在室。孫男十有四人：子諒，保義郎；子諲、子禔、子該、子禎、子謨、子秘，並先卒；子禮、子謙，皆保義郎；子初，以疾廢；子謐，承節郎；子諶、子械、子訴，當受公致政遺表恩。孫女一人，尚幼。舜臣殿前司將官，以公老，不忍離膝下，乞罷任，固辭乃止。溫清暇，誦詩讀書，不忍妄友。迨執喪也，弔無雜賓，識者謂公有後。公平生云爲尚多可傳，弗識，識其大者。銘曰：

張處清河，後爲韓人。翳八世祖，中書令君。陽曲是遷，棄韓不還。及公來南，遂家廬陵。天資忠孝，奮繇鞭弭。克剪大憝，爰刺千里。鄭君冢銘，誠明可稽。字民必誠，不誠則私。馭吏必明，不明則欺。臨陣必誠，不誠不決。料敵必明，不明不察。公爲邦伯，誠明豈弟。及其總戎，誠明果毅。大哉誠明，文武一致。惟爵與服，品秩在三。駸駸白檀，與漢將參。不屑仕進，勇柅其驂。退猶憂國，心亦如飡。訓子若孫，詩書手錄。視死如歸，談笑就木。高澤之鄉，李境之麓。鑽石崩辭，不朽茲卜。《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七。

〔二〕陽曲：原作「曲陽」，據《元豐九域志》卷四乙。

〔二〕廣：原無。鈐：原作「鋒」。據文意補改。

〔三〕攻：原作「公」，據文意改。

〔四〕所法：疑當作「所在」。

〔五〕馬：原無，據文意補。

胡君商隱墓誌

乾道五年十月

紹興壬戌秋，某自福唐幕被旨竄逐嶺表。道故里，商隱偕其兄遵禮、文仲、昌辰、嘉謨、必大及其弟遜臣祖送，不忍別。丙子秋，自島上內徙合江，丁丑春復道故里，而遵禮諸兄相繼即世。辛巳春，得旨自便還，時與昌辰、商隱、遜臣過從。有頃被召爲吏部郎，九遷而爲少常伯，侍讀邇英。雖金華玉堂之榮，然未嘗一日不懷兄弟燕集之樂。隆興甲申冬，措置海道罷歸，而昌辰之行在選，又以訃聞。惟商隱、遜臣同里居，邑屋相比，歲時杖履往來，有桂林壽亭溪山之勝，一觴一詠，甚自適也。一日，商隱以疾告，亟往問所苦，則言笑猶平日，謂行且瘳矣。自春涉秋，病益侵，遂至大故，亟往哭之，曰：「商隱又棄而先耶！」時五年七月十有六日也。既踰月，其孤廷端等將以十月乙卯葬於吉水縣中鵠鄉長橋之原，來請銘甚哀，義不得辭，遂次其家世名字事始末而銘曰：君諱杰，商隱字也。其族世則先君渠陽通守銘之詳矣。性孝友，奉親甘旨，得木本水源之義，而親悅；居喪得勉而爲

瘠之義，故哀盡；善兄弟，得春秋致美之義，而兄弟順；教子以兩不變之義告之，故其子勸；延子師，以五有之義勉之，故師嚴；交游以山石相切之義，處之故久而愈敬。吾宗五十年間，中科者五六，偕計者接武也。商隱每以勵子姓，故其猶子相踵偕計者凡三，士人艷之。商隱勇於急人，雖嗇出積費而樂施，其里中高年暨釋老氏終日饜飯其厨。乾道戊子，自三月不雨，至夏五月穀賈翔湧，市之新奉爭鐫廩飭桑者千百，老弱啼於道，惡少輩聚十百持棘矜機毒矢脇富室發其廩，剽穀而去，甚於寇攘。獨商隱盡棄倉實，下其直以與民，襁負而至者塞路。是時微商隱幾亂。其舅氏顏思永智叔，里之耆舊，一飯未嘗不同，且周其闕，至字其子，恩意有加焉。顏翁九十而沒，商隱方卧病呻吟，屬家人調護其棺斂。疾甚，猶恨不及送舅氏喪。雖咸陽日至之悲，比之爲歉。商隱談諧，縱謔不羈，桂林別墅中書舍人周公子充嘗題其壁，某云：「何不鑱之石？」則曰：「方外士何知舍人？」識者賞其介。長橋壽藏，先卜其處，間一往，徜徉久之，曰：「吾暫游此乎。」人以爲表聖之達。娶同郡鄧氏，男二人，庭瑞、庭榦，皆學殖克家。孫男三人，戊孫、己孫、永老，已能肄業。孫女一人，已師，尚幼。嗚呼，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商隱之尊父終於五十九，商隱亦五十九，非命乎，復奚憾！是爲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廣東經略余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權發遣靜江軍府、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致仕余公諱良弼字巖起既葬，其孤以左迪功郎、差潭州南嶽廟連君茹狀自閩走介邸書廬陵，屬某銘其父〔一〕。某以同年生，必不敢辭，第卒卒未暇，而其介五年凡三返，猶弗克措筆。會公之子婿右從事郎、吉州軍事推官林君之文過予里，懇懇然致其孤之意，而不得以未暇爲解也，遂叙而銘之。公自從仕郎九遷而至左朝請大夫，乾道二年四月乙未乞休致，復五日己亥以疾終於正寢。娶張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子男三人：曰大雅，再與計偕，先公三十三年卒；曰大臨，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大用，將仕郎。女二人：長適吏部侍郎林公之子，即之文也；次適邵武進士馮繼猷。孫男七人：曰孝立，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孝揚，以公遺澤當補官，未奏；曰球、曰瑞、曰城、曰珫、曰琪。孫女五人，長適將仕郎鄧何，餘未笄。曾孫二人，曰宜孫、曰宦孫。曾孫女五人，皆幼。銘曰：

力贊十連，乞師於中，詔益公庾，韓公世忠。自溫絕海，不三日至，一時供億，以億萬計。吏莫逞奸，民不病斂，將軍馭權，無不意滿，疾馳建寧，如山壓卵。惟破賊策，雖帥方略，實公出奇，運籌帷幄。先是順昌，余賄作亂，驅脇數千，宰棄城遁。帥委公招，以祖母解。徐夫人

云，鄉井墓墳，莽爲盜區，親黨囚虜，汝能解紛，是亦吾心。公矍然起，造不測壘。喻以禍福，虜氣喪魄，不遺一鏃，民以寧敕。時紹興初，盜報旁午。丁祖夫人，哀動行路。帥乞於朝，超以自助。枕塊固辭，請繼以死。帥使來言，金革變禮^{（三）}。上方南顧，憂切堂寧。情苟徇私，豈達國體。公以來歸，義不忍起。甫畢於崩，奏報以下，帥命鼎來，牢拒不可。公不獲已，茹悲領職，捧檄噓歔，慘形於色。俄有特旨，及瓜再任，閩之三揖，撫掌喜甚。選宰富陽，廟堂才之，改除密屬，以親老辭。奉祠天台，母憂乃解，毀瘠骨立，人爲危駭。十有一年，服闋里居，時張公守，出帥上虞。章交公車，召赴都堂。權臣方張，排不附己，密使覘公，知我意指。坐是不合，官處以冗，大宗正司，主管財用。尋倅漳浦，官窘用度。前此有司，陰籍民戶，計口受鹽，民不堪命。公初下車，訪俗利病。乃命僉廳，散給本錢，與埕戶納^{（三）}，輸期勿愆。官吏不苛，鹽至如山，置場出鬻，食者不艱，買或寡多，民情所安。爰自漳浦，題輿溫陵，南外宗司，奏兼宗丞。文恭曹公，時爲參政，薦公才德，遂丞匠監。惟安南道^{（四）}，世守條要，朝廷頒歷，付廣西漕。其用印章，本朝所賜，故事且在，非一朝夕。是歲輒然，求升國王，凡厥移文，改刻印章。邊吏以聞，廟堂變色，擇使調護，莫如公克。道除本路，轉運判官，即引而南，辭色靡難。刻日與書，毋起邊釁，毋失國經，處宜審訂。乘傳踰嶺，宣主德意，傳檄安南，詰篆同異。蠻酋情得，遂梃狡計。明年書來，歸過於下，一置不問，示以寬假。欽守瀆貨，繼擾互市，遠人不平，相挺以起。劾守罷之，遂以無事。廣右軍政，不修且壞，抗疏於上，歷數其害。禁卒廂軍，

各有名額，請給衣糧，供應差役，並須正身，不許代易。比來諸州，兵卒逃竄，故額雖存，名實相亂。兵官軍典，上下叶謀，私納逋逃，謂之暗投，中分衣糧，號曰鴻溝。名更姓易，不可致詰，一或有過，又竄他刮籍。倘不禁戢，日甚一日。乞因郊霈，申嚴行下，量力日限，許之改過。後有犯者，必戮無赦。朝論曰然，朝奏夕可。戶部拋降，謂之度牒，民病太多，甚以漁劫。奏減其半，萬口交悅。遂遷亭刑，規按無私，不顓以苛，昭德塞違。多所平反，如張釋之。聖德好生，洽於島夷。徐聞之寇，厥有凌鐵，負固嶺海，聲搖南粵。糾合兩司，一舉剪滅。威憺殊俗，盜不敢發。初除靖江，有詔鬻爵，告身綾紙，其數三百，幾百萬緡，計無所出。奏云西廣，地率磽确，人煙素稀，連歲盜賊。名爲州郡，戶口蕭瑟，其實不及，江浙一邑。著手撫摩，猶恐未蘇，加以科歛，疲氓其逋，望賜蠲損，仍寬其期。上覽奏章，欣然從之。安南遣使，請進馴象，檄令候旨，亟以聞上。且云所進，實費民力，納象擾民，得不償失。特返其獻，優與回賜，却馬還犀，此亦奚愧？彼南丹州，如莫延甚，殘民以逞，卒難勝任。公遣僚佐，推莫延廩，襲領其州，民以奠枕。羈縻州洞，密邇邊鄙，多掠竄人，販入交趾。溪酋官典，亦復相誘，魚貫而行，曰販生口。老稚壯弱，以金定價，高者金多，下者金寡。交人得之，如牯牛馬，髡鉗如奴，役無晝夜。官雖約束，終弗能禁，告捕賞輕，人不用命。乞下有司，增告捕賞，比獲強盜，三人以上，特與補官，以示酬獎。應巡捕官，躬親擒獲，亦視命官，獲強盜法。首領官典，擅行掠賣，及其家奴，知情而敗。斷罪理賞，以時決遣，追印奪職，補次官典。人既知畏，復貪賞格，

積弊雖深，焉得不革。事下都司，宜爲定式。隆興改元，盜作高涼，渠魁王宣，甚銳靡亢。常兵茂名，遂破古藤，公憂見顏，遣將侯寧。會海康兵，亟圖進戰。時海康守，曰高居弁，節制軍馬，謂能應變。初獲小犍，輕賊弛備，賊潛設伏，掩我不意，突入後軍，我師敗績，居弁及寧，束手就執。聲搖嶺海，勢不可遏。邕宜兩將，倉卒調發，又爲宣融，藥箭弩手，復關廣東，以兵來赴。公曰二廣，兵弱且疲，決不可用，無爲賊窺。乃會憲臺，給榜與旗，及空名帖，以招諭之。且委高州，善爲之辭。復奏乞師，襄陽岳鄂，三百大軍，以相犄角。爰遣岳州，御前破敵，將軍郝奇，領兵五百，來駐靜江，以張師律。且命帥臣，度宜差撥。奇與賊遇，於栲栳山，殺傷相當，交綏而還。官軍多疫，弗克留處。高涼所招，亦偶就緒。散遣脇從，宣賊借補。公亟興牘，乞補以真，且令賊渠，赴司公參。適有詔來，召公赴闕，方以疾辭，軔不及發。續復得旨，盜賊平定，帥臣余某，依舊在任。措置安集，被復州縣，某侯終更〔五〕，召赴行殿。賊宣赴司，行次信宜，值廣東將，李宏適來。寇始疑慮，避入山谷，宏也要功，馳騎襲逐。反爲所敗，宏亦被執。招諭之言，賊不復信，小人乘閒，得遂其譖。謀我公者，復納短卷，白簡亟上，謂我玩寇。遂觸聞罷，公亦何疚！賊竟就招，卒如初議。向異論者，面汗懷愧，始知招諭之說，誠非得已。公之入嶺，遍歷三司，推轂人才，片善不遺。故吏門生，多聞於道，政知大體，教化爲急。經昭潭則新道鄉鄒公之祠，繕桂城以復武溪余公之跡。屬意前詰，使人尚德。乃若峻臺榭以侈登臨，靡厨傳以媚過客，皆所不喜爲，而小人乃以是致煩言之嘖。晚得領祠，徜徉阡陌，枕席圖

史，膏肓泉石。客至忻迎，觴詠終日。插架數千，親揭以叙，昭示子孫，勿墜所付。蓋笑鄴侯之未觸，而不減應侯之手疏。平生所爲，詩文表啓，自甲至辛，卷帙條理，述作之多，無愧魁紀。博學方聞，尤長於經。昭武馮鄂，及從父寧，從授《尚書》，如漢伏生。諤、寧相踵，以經魁選。後進來學，千里重趼。凡經指授，如味得雋。素喜邑南，龍頭巖者，來歸自廣，築堂其下。揭曰龍山，非慕戲馬，有暇時往，志遂其雅。嘗語子孫，樂哉斯丘，吾得所歸，夫復何憂。終葬是原，蓋從其志，蹶蹶陞陞，後克是似。吾爲銘詩，以穀無已。《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七。

〔一〕父：原作「母」，據文意改。

〔二〕革：原作「草」。按此取「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記·曾子問》）之意，謂國有戰爭則可從權變禮，卒哭即從王事也。是「草」乃「革」之誤。

〔三〕納：似當作「約」。

〔四〕安南：原作「南安」，按此謂安南國，二字誤倒，今乙。

〔五〕某侯：似當作「其候」。

全宋文卷四三二九

胡 銓 三一

永明主簿彭迪功墓誌銘

乾道七年九月

乾道辛卯十一月上浣，執喪彭君方燧以其猶子免解進士郁持狀扶服踵門，泣告某曰：「先君主簿既葬，敢請銘。」某流涕曰：「吾里故有燕許筆，如僕不文，請辭。」方燧重拜，泣曰：「禮以親不得銘爲死其親，況先君辱知最故，銘莫如君宜，敢固以請。」其言哀惻，輒刪取其狀序而銘之。維彭氏系出斟雉，世居金陵，其先有真逸居士名忠，南唐李主高其操，兩以璽書招之，不起，遂隱於廬陵儒行鄉，於君爲曾大父。大父勝、父再德，皆有祖風。君諱恪，字邦憲，天姿穎悟，自幼軼群，日誦數千言，過眼不復覽。年且長，師大庾尉易蟠時甫，屬文輒數千字，時甫曰：「子駸駸逼人，老夫不逮，其別擇師。」乃從鄉先生鄧公子充學。遭家多難，館於鄰陳氏，清節先生蕭公子荆亦客焉，遂獲請益。由是經史百氏，無不該洽，而獨以《詩》、《書》名家。建炎初罷三舍法，復詩賦科，君獨首啓

關鍵，一試輒中優等。清節書曰：「吾友豈易量耶！」紹興甲子復行兼經法，預鄉薦，至癸酉復以詩賦舉。凡較藝屢占選首。於是講學於鄉，弟子受業者益衆，而與計偕者亦時有人^{（一）}。越十四年丙戌廷試，授右迪功郎、主道州永明簿。辛卯春，被外臺命決湘潭獄，時邑長適出，攝邑事。未及行，肺疽作，一夕夢金章紫綬坐於庭，旁有吏數十抱文書直兩楹間，決遣未終，又數十黃衣趣行。急呼方燧立床下，曰：「予少明經意，芥拾青紫，蹉跌至是，汗顏何言，疇昔之夢，其告之矣。爾兄弟勉繼志，無遺予九原羞。」遂瞑，享年六十有八，實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也。君儀容秀整，進退規矩，耻即邪辟，喜愠不形，是非不挂頰輔，處己待人，皆有條理。字畫不俗，每云漏雨畫沙，皆古人妙處，故雖訊子弟，亦不作行草。所蓄書多手自點勘，一一可觀。居室湫隘，安之廣廈如也。所與遊悉聞人正士，或徒步里巷，俗子遙望丰采，循牆避去。未受命時，以經訓諭爲職，既筮仕，講書郡庠，遍舉先儒異同，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疲。先是湖南北游學者，多訪求其文以歸，無不喜慰，至贏糧執經北面。有富室逋官租五年，吏莫敢詰，諭以理，而宿租頓足，咸頌君德化。有獄三歲不得情，談笑平反，人服其明敏。自是諸司有疑似，必即謀。明習政事，若素官然。文不蹈襲^{（二）}，而自出機杼。平生敦契義，謂睚眦仇不復可也，一飯恩決不可忘。感故人厚於己，訓其子至登名奉常。又有知己早世，而諸孤不臧，援理和解，遂兄弟如初，然不以爲德。與鄉薦也，總領彭侯餞其行，且曰：「兄家登科亡嗣音者，弟素負學，豈但取一班一級以爲族榮！」禮部侍郎周公保任出官，亦曰：「夙蘊儒猷，雅通吏道。」其爲時所敬如此。平日論議，有集三十卷，《日錄》十卷，藏於家。既沒，門人私謚

曰「文行先生」。娶顏氏，先六年卒。男三人：曰祐，曰方燧，曰祉。祐早卒〔三〕，方燧嘗與偕計，祉亦志於學。女三人，長適進士胡廷茂，次適鄉貢進士曾維翰，次適進士任仰。孫男四人，允文、允武、允恭、允成。孫女二人，尚幼。方燧千里扶柩歸，以九月壬申安厝於儒行鄉南塘原夫人之墓左。蕭公諱楚，鄧公諱詢美，絳帳雲集，某與家弟嘗學焉，談邦憲不容口，咸稱兩公知人。銘曰：

宦耶達耶翳其能，貂何夥耶。聞耶年耶繫其身，亦豈罔耶。夫皆絜楹，君獨數奇，非蹇產耶。《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八。

〔一〕與：原作「於」，據文意改，下文云「與偕計」，是也。

〔二〕襲：原作「褻」，據文意改。

〔三〕祐：原無，據文意補。

季懷姪墓誌

乾道六年九月

乾道庚寅九月中浣，姪孫柯抵書行在所曰：「柯不天，考一疾不起，屬纊時八月二十三日也，享四十有八年。曾祖拱辰，學有根源，屢中進士舉，婆娑丘園以終。祖權，有隱操。父鈇，以國學免解試禮部不中，歸林泉。考幼孤，能自植立，志學攻苦。逮壯，與計偕，聲震場屋。連不得志於春闈，

乃於廬陵之永和鎮築室，榜曰『時中』。著書訓子，號《明儒方》，凡二十有五卷，大概發明《大學》之說。又著《易筌蹄》一卷，詩集二十卷，《周官類編》五卷，《春秋類例》十五卷，《屬比》五卷，《左氏類編》十卷，文集十五卷，皆藏於家。娶羅氏，主簿孝逸先生之女。男六人，柯、秘、桷、札、棣、榆。女二人，長適士人任日就，次尚幼。孫女一人。以其年十二月丙午葬於吉水縣中鵠鄉龍塘之原。考易簣之際，意欲得老人書於石以託不腐。老人幸哀其意，而特書焉。『吾發書驚，即其日爲位哭曰：哀哉季懷，痛哉季懷，而止於斯耶！復哭之以詩云：『四十餘年一夢寒，平生篤學困瓢簞（二）。傷心一念烏驚哭，灑淚數行風裊殘。苦海要除根豈易，甘泉欲去本非難。何時得請臨其穴，緣斷三生指漫彈。』時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周公子充來會，哭曰：『吾亡友也，能無一言以寫予悲！』亦用我韵哭之云：『詞鋒激烈劍鉞寒，素蘊輝光珠在簞。萬里未行騏驎死，百圍將半豫章殘。山中宰相今誰繼？地下修文古亦難。一讀名章二太息，淚流何待雍門彈？』是爲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八。

〔二〕簞：原作「簞」。按此用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之意，又下文周必大次韵詩亦用「簞」字，據改。

南彥姪墓誌

乾道六年

吾寡兄弟，視羣從兄弟猶同氣也。有名雲字南彥者，蓋再從祖兄諱偁字幾先之子，出繼其從父諱

典賢字明道之後。其祖諱方中，有隱德。其曾祖諱諒，故仕將仕郎。南彥娶同郡劉氏，生男六人，相、極、楫、楹、棣、桌，皆讀書。女四人：長適玉牒師宗；次適郭贊，工部侍郎諱孝友之孫；次潘娘，早夭；次順娘，尚幼。南彥享年五十，以乾道己丑七月二十有三日終於家，卜以庚寅某月日葬於施塘之原。初隆興甲申，吾被旨措置浙西淮東海道，賜白金十鎰，或勸買田，吾曰：「嘗聞王介甫得施金以施僧，龜山先生非之曰：『賜果懷核，況賜金乎？以施僧，非禮也。』」今若以買田，與棄賜果之核何異？」南彥時侍旁，以爲然，請以營室。吾以詆和議竄嶺海垂三十年，無室廬以奉先人，念之熏心。然勞費百出，吾老矣，不能辦此。南彥奮然請執功，曾不踰歲而輪焉奩焉，不愆於素。吾得俎豆屏攝以妥祖妣，燕衍觴詠以聚宗族，南彥之力爲多。於時吾宗如諸王宮教授從周，靜江府司戶參軍長彥，贛州興國丞忠彥，郡庠生世彥，通守兄之幼子公彥，太學免解進士斗南，郡庠經諭英彥，郡庠生溫彥，應庠新袁州州學教授季文〔一〕，季文之弟季章，或詩或文，以紀發焉之盛，以道南彥董役之勤，未易殫舉。吾方任司平，適郊天大禮事叢，亦不暇不一書也。予出使海道，南彥借補上州文學，蓋勇爵去。是爲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八。

〔一〕「應庠」二字疑誤。

景範弟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月

景範，吾從父弟也。從父諱翼，字順之。前室吉水解氏，早亡。繼室永新劉氏，丞相楚公之孫。生男一人，端臨，先卒。又娶清江方氏，天章閣待制之孫，生男五人：民瞻、民表、民極、大亨、民式。端臨之字曰覺之，民瞻之字曰秉鈞，民表之字曰正色，民極之字曰仲周，大亨之字曰時舉，民式景範也。三舍行，秉鈞中郡庠上舍。庚戌秋，正色與計偕。皆早世。紹興間郡縣學復振，仲周、時舉、景範率諸子姓皆補入學。景範三試，屢占優等。往來凡二十餘年，人見予族在學者衆，笑謂潁水爲胡氏家塾^{（一）}。久之，景範遁跡林泉，克己以孝義，治家以儉約，節衣菲食，而生理日饒，雖連阡跨陌，略無驕色。賓祭務極豐潔，平居無事，樂與兄弟銜杯論文，不少靳，鄉黨親戚歲時燕集必盡歡。非是則杜門隱几，不荒於嬉，人以方閉戶先生。歲或歉，富室船粟他邦，取倍稱息，景範歎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多積奚爲？」於是出餘粟，損直周鄉黨之急，人免困瘠。豪右以穀貸者一鬴取二，景範殺三之一，人不厭其取，皆襁負而至。其向善之心皆此類。不幸感疾，終於寢，享年六十，實癸巳三月二十九日也。娶任氏。男一人，浩，業儒，已克幹蠱。女六人，長先卒，次適進士陸蘊，次適鄉貢進士曾同文，次亦先卒，次許進士劉大猷，次尚幼。孫女一人。浩卜以十月甲申葬於儒行鄉孤塘山之原，以時舉狀泣謂予曰：「人皆以不得椽筆爲死其親，矧辱

在宗盟，可無崩辭以穀後？」遂刪取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名不遂歸譏有司，命不考終咎將誰？歸有子，考無咎，抑又奚悲！《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八。

〔二〕類水：原作「穎水」，此處不可通，據文意改。「類水」即「泮水」，謂學校也。

從周弟墓誌銘〔二〕 淳熙元年四月

某從父弟鎬字從周〔三〕。皇曾祖諱璉，皇祖諱愷，俱膏肓泉石。皇考諱汝明，贈右宣教郎。皇妣孺人任氏、孺人羅氏。從周少從師學，兄弟同堂五人，自爲朋友，而從周與某齒最近，親講說爲密。靖康丙午，某與國學薦，從周亦偕計，同試奉常。某中龍飛榜，從周不偶。紹興乙丑始擢第，授左迪功郎，尉新淦縣，奉命惟謹。獄有死囚，根柢牽連，鞠歲餘，冤不能白。從周訊問情得，力平反之，一邑駭服。他日囚賁賄謝更生，不受。令素食沓不遜，不之校。及終更，部使者劾其過，俾從周羈留之，笑曰：「人謂我宿怨。」乃趣之行，而以前出境爲解。鄉林向公伯恭歎曰：「真長者！」循左從政郎、靖州判官，溪徭懷服恩信，婉畫爲多。秩滿，調贛丞。贛、吉比鄰，知盜斂之習，諭戢有方，俗爲之變。郡守任公盡言雅見器許，會令闕，俾攝領。逾數月，不擾而辦，民曰於我有德。郡憲黃公績賞其清強，滯訟必我乎決。初，某狂瞽忤宰相，從周落選二十年，或諷少媚奧，則曰：「若我可

薦，姑從之；不可則已，吾終不求。」某既脫丹圖，丞相魏國張公首薦從周於朝，其略云：「居家孝友，泣官廉勤。」章上，改左宣教郎，除諸王宮教授。久之，轉左奉議郎。輦轂三年，非公事未嘗一至文昌臺。樞密劉公嘉其靜退，嘗曰：「朝廷當以中秘處之。」會出鎮鍾陵，不果，就除棘寺主簿，兼攝丞。執法平恕，狴犴以空聞，有詔獎諭，遷左丞議郎，賜五品服。甫越歲，力丐補外，除荆湖南路參議官。從周久倦遊，及門親交強之，不獲已，止與猶子渙偕，職閒清坐，議古終日。長沙地卑濕，苦腫腿，顧謂渙：「生平世味薄，矧今且疾。」求罷數四。帥陳公尚書季若色變曰：「其謂我不優賢乎？」既劉公復來，重致懇，劉公曰：「曩嘗欲薦弗克，今幸同僚，而輒聽其去，人謂斯何？」則喟曰：「義難以官養痾，雖頃刻不可留。」疾竟不起，實乾道九年九月丁未也，享年七十。從周性疏財，會要贏耗不入耳，俸稍緣手盡，喪不能舉。劉公命纖悉調護，乃克歸。天資渾厚質直，洞見誠實，不事表暴。容人過，胸次廓然有餘地，尤樂易，愈即之而愈不厭，居官若里人無一失歡者。聞其沒也，皆失聲相弔。自幼少，一無子弟之過，迄於壯老。某處嶺海二十有一年而還，二老雪髯秀眉日相從，潔樽滌茗，謂當如昔人「共享黃髮期」之句，從周忽爲長逝，可悲也已！娶陳氏，繼娶劉氏，皆封孺人。子男五人，汲、濤、泗、沔、澣，皆習儒業，汲前一年卒，泗前十一年卒。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曾三益，次未聘。孫男三人，械、栒、栩，悉嗜學。女孫四人，長許進士劉大方，餘尚幼。曾孫男一人，煥。曾孫女二人，皆幼。淳熙元年四月癸酉，葬於吉水縣中鵠鄉白蓮塘之原。初，從周之官，某罔罔若有失。一日據繩床假寐，忽夢從周來歸，告某曰：「朱褒。」覺而識之，然不解其義。

既訃至，以所夢語直院侍郎周公子充，答曰：「朱謂書丹，褒謂銘也，從周其以銘屬乎。」及是，某適以幹至秣陵，猶子登仕郎瀟、迪功郎新靜江府司戶參軍昌齡以狀來速銘，某泣曰：「周公豈欺我哉！」遂叙而銘之。銘曰：

魏公斷斷，不妄許人。八字之褒，華袞匪珍。伐石勒銘，我豈貌言。山峨水沍，白蓮在原。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八。

〔一〕四庫本題作《宋大理寺丞補授河南參議弟從周墓誌》。

〔二〕四庫本「鎬」下有「號文岡」。

武岡軍太守羅公墓誌銘

乾道五年十一月

公諱裴恭，字欽若，其先襄陽人也。五世祖拯，中景祐進士第，攝從事廬陵，因家焉。曾大父曰宣，故守秘書丞。大父拱辰，鏹迹民伍。父虬，故贈右朝議大夫。朝議府君以學問爲鄉先生，疾革，命公曰：「吾故家衣冠文物，不墜惟汝。」公涕泣識之，辛勤讀書，至不類不冠。或曰：「何至是？」公曰：「客子敗人意，彼見我頭如蓬葆，當引去。」其勤如此。既而歎曰：「里居不識，其可以卒吾業？」乃徒步入賢閣。後三年登進士第，蓋建炎二年也，授迪功郎、虔州司理參軍。宣諭使李公案命

公鞠賊，賊富且黠，挾故有以持，有司莫能決。至是復以錢二十萬遺公求脫，公笑曰：「是復以他有司待我耶！」卒論殺者三十人。移潭州司理參軍，平反盜九人、胥二人。湘潭士鄧深者以事係獄，公爲白其冤於帥侍郎謝公祖信，且薦其能，請釋之。明年鄧君策第，後爲達官，時謂公知人。紹興十二年，陞秩左從政郎，遷靜江府荔浦縣令。異時廣西轉運司歲符浦民以稅高下輓粟五千石饒宜州，公奏計曰：「荔浦抵州絕遠，不通舟楫，民往焉則以賤粟得貴銀，至焉則以賤銀得貴粟，惟財粟之『二』。」轉運使即令輸者止詣縣，至今民有去思碑。龍圖閣學士張公宗元有薦牘一，而求者十八人，皆不與。一日召公食，即席授簡，謾公草奏三篇，食竟而章就。張公歎敏而工，乃與之牘，未嘗求也。十六年，用薦者改秩左宣教郎、知虔州石城縣，以重賞捕十年未獲之盜七十人，減民稅之以經界增者，葬前政主簿逢君之無歸者。二十二年，授左承議郎、道州僉幕。明年，賜命服左魚。至道州，朝旨命鞠邵州民張巨駟獄。初，巨駟等以仇家誣告與賊通，獄吏楊錫得賂，力主仇家，太守之子弟與知之，遂起大獄，連坐者三百餘人，疾而死者六七十人，黥而流者二十八人，沒入貲產者十八家。公具得其實，楊錫不得隱，即首服。公正其罪而返二十八人之黥而流者，還十八家之沒入者，冤民得直，皆畫公像祀焉。提刑蘇公籍歎曰：「邵守方位於朝，公不疚於禍，仁者之勇哉！」二十九年，授左朝散郎、通判贛州。贛本虔州，至是改焉。贛俗，貧民生女則殺之。公乃以頃在石城所作《殺女戒》下之邑，善諭而嚴禁之，活者無數。贛之廩人給兵糧，率以公量入，以私量出，兵人口語籍籍，公窮治其狀，太守不樂，陰代公即奏請祠於朝。命既下，或勸公自辯，公曰：「祠祿吾願也。」公在贛也，題

輿得職，人以方灑幘故事，彼有慚色。隆興初，從列有力薦公於上者，上雅聞公名，授左朝奉大夫、知武岡軍。公以老病懇請奉祀。乾道戊子三月，授左朝散大夫，四月得祠祿，而疾作矣。是月庚申，坐而逝。初室彭氏，太常博士齊之孫女。繼室喬氏，貴妃之族女；趙氏，濮安懿王之孫。皆贈宜人。三男：齊賢、尚賢、世賢，世賢彭出也。皆能傳業，齊賢補將仕郎，尚賢以公致仕補官，世賢名佳進士。三女：長嫁李叔浩，次陳叔虎，其季許嫁費洽。男孫二人，尚幼。其孤以乾道五年十有一月庚申卜葬公於吉水縣仁壽鄉太平里東郭山，以左宣教郎、新差知隆興府奉新縣楊萬里狀走行在，乞銘於某。其大略云：「公之學邃於名數字書，故其文長於序事，其碑板之作尤崛奇。間出廋辭難語切響奇字讀，吾皆駢。或問是出何書，公即呼其子曰：『取插架某書某卷第幾簡。』其強記，雖昔簡節陵、栢寢器不過也。」又云：「萬里嘗歎今代備顧問者惟公司，而止於斯，可哀也。」公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會盟圖》二書，《歐陽文忠公年譜并序》，又有《辯謗》一卷。里中後輩從公受業者多登第，如羅君上行、郭君有憑其選也。某與公幼同泮水，長同上庠，又爲同年生，知公深矣。銘公則莫如某，矧廷秀請之力？廷秀，萬里字也。某在海上時，公移書云：「邦衡此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某得書太息流涕者久之。方權臣當國，飛鳥不敢問，公獨惓惓如此，所言不畏強禦，惟公有焉。嗚呼，某尚忍言耶！輒刪取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嗚呼武岡，誰不絜楹以容，公戛戛兮。箝默以爲能，公獨介兮。羞彼突梯，玉析竹裂兮。忠以爲信郭，莫克侵軼兮。辭寵而就祠，得勇決兮。直羸近禹麾，一何傑兮。揉剗斲而不試，古所

噫兮。鋟石崩辭，婉孌者之怛兮。《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八。又見《經義考》卷一八四。

〔二〕此處當有脫誤。

蕭君端偉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二月

府君諱正奇，字端偉，姓蕭氏，吉州廬陵人。曾大父松，大父傑，敏學有才，皆戢不肆。父潯，天資樸厚，博極群書，善屬文，未冠登名天府。三舍法行，以明詩賦充辟雍，繼習戴氏《禮》，名益彰，國子先生才之。會天子命妙簡諸生粹於學問者，俾以經訓諭諸王，遂膺其選。凡十試禮闈，雖再中的，而以較定不溢格奉常，竟不實以第。宣和甲辰春，始於特奏名選辰州士曹掾，遇大比，復爲漕臺舉首，又見枉於宗伯，遷蘄州推官以卒。時宰相朱公勝非帥江西，嘗謁以詩，有「三入王宮，十趨蘭省」之句，朱公歎賞。母夫人鄧氏柔嘉淑明，嫺德娠賢，遂生府君。府君天性純孝，未成童喪母，柴毀若成人。齒方志學，推官公又捐館，時同氣俱幼，褚無長貲，生理戛戛，感激欲自奮，植功名以見世。即磨勵六藝百家，口吟手披不置。稍長愈攻苦，偕弟正章、正立懋螢雪廛〔一〕，示以矩矱〔二〕。二弟學種文績惟謹，日有聲儕輩，而府君之譽益藹然。時橐筆試郡庠，章鈎句棘，每占上游。郡博士偉其文，命講說以諭後學。談道有本，衿珮宗之，薦紳子弟，屢滿戶外。紹興癸酉，科詔賓賢，主司

賞其詞章婉切，揭名異等，人謂行且肆矣，竟齟齬而歸。壬午再薦亦不偶。還里，館名儒，模範子姓，須臾弗措，夜則焚膏繙書，以示督勵，故蘭玉皆秀拔。乾道辛卯，其子景嵩掇鄉老書，府君亦免解偕試春闈，士艷其榮。場屋既頻不得志，則喟曰：「學本爲道，初不爲拾芥計，盍益專所聞，以入聖賢域。」其期向高遠皆此類。府君既早孤，叔母鄧氏，母夫人同胞姊也，義而慈拊府君昆季猶已出。府君亦盡孝敬定省之禮，滫瀡之養，閱歲雖久不懈。比其終也，率二弟服喪三年，哭泣之哀，齊斬之情，烝嘗追遠，無一不用其至，知禮者韙之。有從妹已適人，未幾罹病言旋，托府君爲命，館之終老無榮寢歎〔三〕。仲弟正章食指幾百，而府君拊合二百餘指，削衣貶食，同仁均養，初終若一，人無間言。正章不以憂衣食亂其心，得盡力學，迨紹興丙子亦與計偕，鄉里義之。府君眉宇環秀，器局宏深，議論精粹，有蘊藉，雖犯不校，厥德有常，處事無纖毫過差。與人語恐傷之，馭臧獲亦然。敦手足之重，急難相應如雛渠之飛鳴，相輝如華萼，視薄俗火攻牆鬩者，相去奚啻九牛毛！人以緩急叩門，周旋不間戚疏，不以貧爲解，不以存亡爲辭。與人交闊略細故，號耐久朋。名人魁士，鮮不與之善。晚得林園之勝，檻卉沼蓮，蒔松藝竹，築室其間，擬以「叢桂」題其堂，如晉國王手植三槐之意。然東坡先生記三槐堂，以爲仁者必有後。府君履仁蹈義，蓋亦無愧。而有銜不祛，天之報施，或在其子孫乎！娶裴氏，贈尚書、兼中書令、吳國公濟四世孫，武功大夫汝能之女。德充於容，行踐於言，前月餘卒。亡幾何，府君亦感疾。疾革，進二子諗之曰：「吾不天，少遭閔凶，力學覲立門戶，而卒無以表世。爾其修身謹行，以孝友信慤勉卒爾業，毋改吾志。」越翌日乃瞑，時乾道壬辰九月庚

辰也，享年五十有四。子男四人：伯景瑀，美秀而文；仲景嵩，貢禮部；叔景衡；季未名。女八人，婿曰吳明可、胡渙、王揚烈，皆登進士，餘未字。厥孤卜以淳熙甲午十二月庚申葬府君於吉水縣中鵠鄉葛山之彭塘，葬裴夫人於蛟塘之原，距府君墓一里。渙其猶子也，與景瑀以友人葛君深狀踵門扶服乞銘。某昔嘗奉推官公左右，又與府君有瓜葛，知其行實爲詳。矧葛君言有物，以予有知者，考其未知者，信不予欺，是宜銘。銘曰：

材之難，生之難，養之難，成之又難。苟不契需，而泥於茲。《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八。

〔一〕螢雪：原作「營雪」，按此用晉車胤、孫康囊螢映雪讀書故事，「營」字誤。懋，勉也；瘡，通「勤」。

〔二〕獲：原作「護」，據文意改。

〔三〕婁：原作「屢」，據文意改。婁，貧也。

全宋文卷四三三〇

胡 銓 三三二

監簿敷文王公墓誌銘

乾道九年

乾道八年歲在壬辰三月己丑，瀘溪先生王公卒。公諱庭珪，字民瞻，其先太原人。八世祖該〔一〕，厭唐末亂，徙居廬陵郡西六十里曰河山，爲善好施，號長者。順義元年，或見物若龍出於所居旁田間，有僧求其處爲寺，欣然從之。保大中，所謂龍者復見，遂名寺曰龍田，今金地寺也。僧告長者，自此行一里許遇三白即止，後當繁衍，有以文名者〔二〕。如其言，至邑之北白蓮嶺，遇白馬一，問其地名曰大白茆，遂家焉。曾祖著，祖祥，父奭皆業儒，以氣節聞於鄉里。元祐戊辰，皇考復徙居邑南。公生時，大父夢赤文亘天，寤而公生，乃喟然曰：「僧言其告之矣。」公爲兒時，凜然有立，年十二三，潛心大業，寒暑不擁爐揮簞。既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三舍法行，公一試即爲選首，爲郡學講書〔三〕，間出新貫〔四〕，聽者環堵。時何公損以對策訐直竄廬陵，故工部侍郎郭公孝友受業

焉。一日聽公講，歸以所聞語損，損驚異。明年貢辟雍。時錮史學及元祐學，莫敢犯者，公獨與其友劉公才邵口不絕吟。劉公後爲常伯，德公不忘。丁父憂，毀瘠如禮。撫弟姪，人無間言，邑榜其里曰「清節」。亡幾何，親塋產瑞芝、木連理，識者以爲孝友之祥。大觀間，提舉學事張公根以公應八行詔〔五〕，公曰：「此士之常，彼以爵位釣吾志耶？」不就。政和戊戌登進士第〔六〕，調衡州茶陵縣丞。民俗樸陋，擇秀民寘之學，士咸被服其化。三年間，應書者增至數百人。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爲囊橐，累政不能去。公把其宿負白於郡，黥之，合郡稱快，至今六十年猶德之。湖南田稅不均，茶陵猶甚，富者田多稅寡以規役。公語令，凡執役者邑毋得秋毫擾，使者安於其鄉，民既不病役，田復元賦，莫敢欺之，由是產與稅侔，役不煩矣。他郡之民人或以事訴於監司，願得公決者相踵。丞舊兼造船場，憲臺初與薦削之，久而欲役船工造家具，公不可，即却其薦。憲臺怒甚，又適守倅不相能，拂衣去。湖南帥曾公孝序力挽留，且欲薦之朝，不屑。左司倪公濤方員外，致書願交，復責當途不能容一賢者，諸司大愧。濤蓋政和間名士也。宣和末，公見禍根已萌，葺草堂，退居瀘溪之上。時年未四十，棄官却掃，教授鄉里，執經登堂者肩摩，人不稱其官，曰瀘溪先生。紹興初，郡賦工役修城，時武夷黃衡攝邑，公謂衡城初堅，而勞疲敝之民。衡白太守，守大怒，欲械繫衡，公曰：「若能不愛一官以息民力，不亦善乎！」衡即棄去。太守愧服，寢役。趙丞相帥江西，薦衡，欲歸功於公，固辭乃止。初，江西盜猖獗，公著論二篇，言招安之害，李丞相帥隆興，欲行其言，會罷去。後帥參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薦公。先是劉公大中、李公杲相繼宣諭，各遣其屬訪以時政民瘼，公極言以

對，二公服膺。公居草堂，未嘗入州府。右史王公洋出守廬陵，遣官賫書幣至山中招，且虛其堂，諏以政事。繼率其僚屬延詣學宮，升堂講道，使諸生有所矜式，一時士大夫哦詩紀其盛。自是郡數以禮請，不出。公雖在畎畝，懷憂世心。紹興戊午，某以狂瞽忤時相，壬戌秋謫嶺表，士皆結舌。公獨作詩送某行，有「癡兒不了官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詔江西帥沈昭遠鞠治以聞，除名竄夜郎。公至貶所，人迎勞，以先睹爲快，執經踏門者屢滿。時中州刺史馬羽攝守，日夕就見，尊以師禮。公謂羽曰：「公方爲時用，而加禮罪人，恐與時左。」羽曰：「某聞先生之名舊矣，若以此獲罪，有榮耀焉。」且遣其子從學，遂登進士第。公自夜郎歸，年紀八十，讀書觀蠅頭字，率夜分始就枕。上即位之初，召對，極言時政，詔云：「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牴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剴。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論事與時相不合，乞去，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乾道庚寅再被召，固辭免。詔郡將給輿楫趣遣，仍具引道日申中台。明冬始到闕，引對免拜，賜坐問勞，令少留。公以老乞還，詔云：「王某年九十餘，而智識未衰，行義益固，賜對便坐，嘗有嘉言，除直敷文閣領祠，仍賜香茗繒綵。」士羨其榮。公少從鄉先生學《易》，晚益悟於言意之表。漢上先生朱公震、薊林居士向公子譚過公草堂，講論經旨，嘗至夜漏，盡皆歎服。文定胡公安國過公家，亦歎，且云：「公有經濟大略，文章特其餘事耳。」爲作《易解序引》，公未嘗輕示人，欲獻之公車。會獄興，郡守郭東集台議逮公，獄掾汪君涓曰：「王君剛介勇於義，若幅紙招之必來。」守變色曰：「彼得罪大臣，可善待之乎？」請部卒會巡尉捕卒待之，守首肯。戶掾遂行，

至則排闥突入，公談笑就逮。公之書緘鐫頗固，衆卒疑奇貨，挈以去，公喟曰：「此吾書之厄！」遂不復傳。公土木形骸，儼然有不可犯之色，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莫不斂衽。人無賢愚貴賤，一待以誠，雖三尺之童，亦牖迪款款必盡。聞人善若己出。有爲不善者，或告之曰：「吾以語盧溪先生矣。」其人必慚汗悔過。公學極高明，尤工詩，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生治心養氣，翛然有高舉意。年幾百，齒髮視聽不衰，溘然而逝，享年少衛武公之二。娶同邑劉伯玉女，先卒。男一人頤，能稱其家。女一人，嫁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詹、澹，皆志學。孫女二人。有《瀘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停山叢錄》一卷。將以九年某月某日葬於安福縣清化鄉連嶺吟峰之下烏石巖，其孤頤扶服乞銘殊專，某曰：「禮部侍郎周公狀自足傳信不朽，安用糞土之言？」頤請益虔，叙而銘之。初隆興甲申，某備員侍讀，於榻前論人物及公云：「王某雖老，宰相才也。」蓋用狄梁公薦張柬之語，上不以爲過。逮庚寅冬，某應詔舉詩人，再以公爲舉首，且奏云：「周必大深知其人。」必大，端人也。上雅記前語，肯首久之。然上之知公深矣，倘未死，其功用殆不可量，嗚呼惜哉！銘曰：

才大而剛，志直以方，百世之豪。鋤強掖弱，蒐獮民瘼，小試牛刀。皋比當路，獫其勢距，雪虐風饕。禮經墓式，封止四尺，德與山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又見《盧溪先生文集》附錄，

《經義考》卷二二二，《南宋文錄錄》卷二二二，《甌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一〕八世：《盧溪文集》作「十一世」。

〔二〕名：右引作「鳴」。

〔三〕郡學：右引作「潁水」。

〔四〕此句原無，據右引補。

〔五〕學：原無，據右引補。

〔六〕戊戌：原作「戊午」，據右引改。按政和無「戊午」，戊戌爲政和八年。

興國軍太守向朝散墓誌銘

乾道九年四月

公諱澹，字伯海，姓向氏，世爲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五世孫。曾祖繪，故任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祖宗明，故任武德大夫、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永國夫人李氏。考子誼，故任徽猷閣直學士、右中大夫致仕，贈少師；妣衛國夫人范氏。靖康之冬，金虜復寇汴都，詔監郡守勤王，少師時爲大漕，糾合諸道兵入援。俄二帝北狩，少師遣公請於大元帥，乘勤王師以赴北轅之難，轉側兵間。建炎改元，錄公之勞，授初等官。江西諸司交辟爲屬，改秩選爲長沙幕府。久之，通判蘄州，未赴，改通判平江府。以母老丐祠，得請。尋差知興國軍。近制：郡守之官，必先奏事。公對便殿，以求賢儲才爲今日先務，乞嚴薦舉法，且以諸郡上供州用不均爲病，謂：「如

江西四郡，贛歲入米十三萬斛，而上供纔三萬，袁歲入米十一萬，而上供纔五萬，則上供數少而州用數多。臨江歲入十二萬，而止留一萬，筠歲入八萬六千，而留止數之防，則上供數多而州用數少。他路當亦類此。乞詔有司，將逐路州軍歲入多少以七分充上供，三分分給州用。如是則二者適中，不至巧取耗賸，重困民力。」上可之。下車之初，布德意，求民瘼，省刑罰，息追擾，謹出納，節浮費，抑強扶弱，御史嚴而不殘。至於簿領細故，亦親程之，曰：「害端實在於此。」蓋深得謀始在於作制之義。折帛錢比本色倍蓰，積弊之久，悉敷於下戶，而豪右以賄免。乃令一概均輸，下無幸民。酒榷歲額不登，即科民戶沽賣，逋負新故相因，監涸束濕至破產，首命罷之，仍乞改新額。大觀以來，蘄、黃歲市絹於興國以充軍衣，後罹兵火乃已。紹興乙卯，戶部復下其數，名曰淮衣。雖云和買，實不支一錢，迫令隨上供起發。公曰：「興國賦絹以正計者四千五百二十四，和買八千三百五十三，又敷淮衣六千三百八十三，合一萬八千二百八十，正稅外頓增四之三，民安得不困？」具以聞於上。民曹嗇於裁減，懇請至三猶不已，人爲危懼。時歲歉，興國獨甚，乃括田畝，蠲其賦，以所蠲多寡戶揭之，給長引予里正，俾人戶親署，故奸欺不得逞。又諭巨室發廩籍餓者，人予之曆而部分焉。周郭爲若干場，場隸一官，糴者署曆，糶者署籍，互爲之防。旬有鈎稽之法，鄉氓郭內部分亦如之，而鰥以豪民。若羸老則食以常平之粟，他郡流移則食穀境上，損直以售。有入境者，預飭佛老之宇爲寢食地，至者如歸。遺棄赤子，則令流民字之。官售其肆，至貸種糧，廣藝二麥。通商惠賈，去戒弛力，舍禁已責，且丐於朝，寬未納折帛錢。凡古拯饑，十有二品，雖條目若繁，而纖悉畢舉，下受實惠。蓋素

有以信服於人，故吏不敢苟。時發運司復大治錢監，工費浩穰，率仰興國，公喟曰：「連年饑饉，救死扶傷不贍，奚暇及此。無寧獲譴，不敢負國！」竟坐課殿脰官一等，繼以勸分功霑賞，初無喜愠。然盡瘁一方，以病告矣。屢丐祠，不許。諸司猶謂蕞爾壘，未究其才，爭議薦。忽疾革，終於郡齋，屬續之際了然，實閏月九日也，享年六十有八。累官至右朝散郎。公明敏強濟，樂於事功。少師退休於臨江之鄉林幾十五年，禁無以家事關我。公虔恭子職，故少師脩然有以自老。少師雖休致，不絕俸，時於郡庠欲創閣庋經史，未就而捐館，公卒成先志。凡孤寡者於我孚給，死則爲之棺潤。俚俗死率焚之，而投骸於水，公作義塚以葬之。公閑日雖久，而澤物之心不怠，民之病利，罔不周知。晚得一麾，謂可行志，而止於斯，惜哉！初娶范氏，繼室段氏、胡氏，皆早卒。男二人：長士虎，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次士凱，將仕郎。皆好學。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新廣州番禺縣尉韓鰭，次適右迪功郎、宜州忻城縣尉宋文淵。孫男六人，公望、公閔、公适、公宜、公美、振孫，嶷然有立。將以九年四月之吉葬於清江縣建安鄉龍會之原，其孤不遠數百里，以狀來請銘，而其弟伯原書來，且曰：「仲氏立身行己無玷。」遂刪取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河濟之清，玷若秋毫，柳子太息，爲水之饗。玉玪爛然，而或玷缺，爲文之病，論發往哲。猗與伯海，立身行己，眡彼魯縉（一），何以無愧（二）。鍰石崩辭，于蒸彝鼎兮共敝。《胡澹庵先生文

〔一〕眠：原作「眠」，據文意改。

〔二〕何：疑當作「可」。

陳君世望墓誌銘

乾道八年十二月

府君諱雲，字世望，姓陳氏，世爲吉之吉水人。曾大父宁忠，大父玠，父安民，皆鏹彩丘樊。所居鄉名折桂，凡數十百家，溪山清曠可樂。自國初以來，未有登名於天府者。府君喟曰：「吾縱不能如歐陽生化閩俗，獨不能化一鄉乎？」即取毛鄭《詩》日夜業業，遂博涉羣書。且語兒輩：「古之學者，不但章句而已，行必顧言乃可。」故尤切切於管滯離渠之義。宗族或單窶不能婚嫁者，於我乎給〔一〕。有喪不能舉者，賙其湮鬯崩虞〔二〕，至廩捐瘠，拚觔如蜡人所云者。富歲謹儲蓄，歉則貸，豐則收，人樂庚如古牛車之約。或久負則折券，無遠邇咸稱長者。有子曰夢材，曰侯裔，天資競爽，始就傅，已能肄《宵雅》之三。府君喜謂：「造物不辜吾志！」乃不復踏場屋，館名儒以爲子師，間遣游宦四方，計一歲經費之防，悉資束脩，至典衣市書以遺之，其子得意揣摩。夢材三與計偕，嘗擢詞賦第一，中乾道丙戌進士第。侯裔亦兩試奉常，長於經賦，家占一門三秀之二，士艷其榮。慕而效者，絃歌翕如也，其鄉今文物彬彬然。府君晚歲築亭疏沼，環蒔卉木，日觴客，窮物外勝。夢材尉湘潭也，奉親以行。數月，府君懷舊隱，亟還。夢材俄亦解組歸養。久之，謂夢材：「若等強而仕，

吾欲隱，趣非背馳，各行其志。」夢材不得已，復趨選，侯裔亦赴禮闈。方冀及親之慶，而府君沒矣，善類咸以府君積厚報嗇爲惜。享年六十有八，其終實八年六月十一日也〔三〕。娶同里曾氏〔四〕，有淑德。子男二人，夢材、侯裔也。夢材左迪功郎、新贛州寧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謝文振，前卒，餘在室。孫男五人，淵、濤、滂、浩、洵〔五〕，皆嗜學。是年十有二月丙午，葬於鄉之東林院東偏高峰之下，以同年生秘書省著作佐郎蕭侯國梁狀來乞銘。某頃爲起部時，夢材適在部，與之語，察其所安，欲舉以應薦士詔，而夢材不屑也。以是知府君有子，可銘也，矧著作請之力乎！遂叙而銘之。銘曰：

茨宦窈兮弗暨，尚其後之芘。耨駢緹兮不穡，庶其昆之食。伐石竊辭，以穀來哲。《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五五。

〔一〕於：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二〕虞：原在「至」下，據右引乙。

〔三〕其終：原無，據右引補。

〔四〕同里：原無，據右引補。

〔五〕滂：原作「浩」，與下重，據右引改。

靖州太守李承議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二月

江西李氏，蓋出隴西趙郡。隴西自漢騎都尉裔孫去匈奴入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至唐有名粲者，以避世祖名，賜姓李焉。公諱發，字秀實，世爲吉水人。曾大父宗應，大父復，秘迹田野。父汝明，累贈朝散大夫。母彭氏，累贈宜人。乾道辛卯，公以右承議郎致仕^(一)。淳熙甲午正月既望，以疾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一。公初娶鄂守潘公女，繼娶待制張公妹，皆贈安人。再室莫氏，亦先卒。子男六人，千里、千秋、千頃、千得、千言皆殤，惟一存者千乘，公守沅時，遇登極恩，授右迪功郎，調柳州柳城縣主簿，官滿擬融州司法參軍。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臨江軍新淦縣揚名鄉蛟嶺先大夫之塋側，以公猶子從政郎、新靖州州學教授誦狀來請銘。某時寓秣陵，相距數千里，而千乘不以遠爲難^(二)，具見誠孝，矧誦文典事核，其又奚辭？銘曰：

維公皇考，種學待聘。數奇不偶，教子以逞。公偕伯季，分陰是競。初五世祖，葬赤石潭。卜曰百年，方伯是參。一夕皇考，夢至潭側，若有告者，連云發發。逮公之生，爰以夢名。自幼傲悟，下筆老成。年甫十四，補入庠廩。校藝摧然，屢轢優等。尤邃經詩，宿學推稱。偕計京師，偶不中程。來遊東綵，厥聞四馳。螯鹽十稔，紛華不窺。戎羯猾夏，遂還故里。時方分鎮，諸將開府，交辟豪英，白盍絲組。乃趨夔襄，落落不選。曰何必徑，自有正路。以特奏名，授初

品員。參軍司理，于桃之源。推恩限年，五十服官。國學連舉，特先十年。特簿之初，纔及強仕。回視夔襄，真若泥滓。鼎於湖北，爲郡之大，獄訟紛紛，怒或詒螭。獨平其心，不但答筆，淑問得情，無一瘕死。輶傳以聞，降詔褒美。循修職郎，攝令黃陂。復宰零陵，如黃陂時。零陵田稅，如彼疣贅。壤在西鄰，東里寓稅，厥邑殖產，旁邑詭避。賦役失實，漫不可考，故凡追科，常殿他宰。公至梏吏，俾之自列。復鍰豪民，令盡曲折。掩於倉卒，弗獲關通，懼不相應，情得計窮。不煩械繫，各以實吐，得改正田，贏三萬畝。歲賴有羨，及以最稱，闕陞從政，令郴永興。加嚴零陵，強梗脅息。顏籀牛刀，小試已職。以京削薦，員至二十，改宣教郎，宰贛興國。未幾去官，太夫人憂。服闋以選，通守橫州。自橫攝賓，一圻是寄。時太史言，東方有彗。一人懼災，避殿損膳。監司守臣，詔陳利便。疏廣西民，掠良家子，鬻西南夷，以易翠羽。十翠一人，殺以祭鬼。歲數千人，無罪就死。天子惻然，焚羽通衢，亟詔廣西，嚴掠民誅。鄭減鵠冠，蓋萃群翠；楚靈復陶，亦侈翠被。戶多輸一，見昌黎詩。微公塞源，人命如鷄。以橫缺守，還攝郡事。越明年春，詔移守貴。橫貴壤接，擊柝相聞，兩邦之民，比屋蒙仁。以疾乞祠，領崇道觀，香火餘閑，終日書案。時方遣使，充書狀官，增秩一階，慰易水寒。擢守臨沅，政本闔閭，所居民化，去思亡斂。隆興甲申，作狀渠陽，力求民瘼，蘇枯弱強。惟靖暨沅，斗入五溪，蠻胥錯峙，蠡屯蠹蹊。撫馭非材，或失其理，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如唐人言，不可爬梳，怒則默然。公諳夷俗，習知邊事，鎮以不擾，如古循吏。雖小捍格，不究切之，或宴其

酋，示以恩威。絕域咸知，聖朝寬政，不相漁劫，稽首面內。復崇潁水〔三〕，風厲諸生，化行殊俗，椎髻獵纓。初罷渠陽，郡上於部，爵齒小差，吏牘牴牾。考工以聞，鑄秩還政，如奪駢邑，沒齒無怨。銓貳冬官，被旨薦賢，以公應詔，嘖有煩言。某既斥免，待放田畝，公曰昔人，拔十失五。如曲江張，亦坐謬舉。我乃累公，愧汗如雨。某復薦公，曰鄉先生。五爲郡將，當途交稱。年踰七十，強明練達，新進少年，有所弗及。望賜敷奏，特命視事，稍加湔濯，不失能吏。竟寢不報，然非公志。公性孝友，不愧於天，母太夫人，壽考百年。身率婦穉，日奉甘脆，腰輿所至，肴核畢備。母性惡酒，勺飲不能，亦爲持杯，悅公順承。既喪過毀，柴跼骨立，復常逾年，弗忍造闕。事兄猶父，相依爲命。晚歲益堅，服食必並。其季早世，教養其孤，至於成室，己子弗殊。族大多寡，計口周給，歲數百鬴，慮無德色。其子至今，尚守家法。公起恩科，至二千石，歷官凡九，皆號稱職。晚節蹇蹉，初不戚戚。築墅退休，曰佚老亭。竹裏花邊，曼睞笑迎。公曰尤物，詎可留意，賓主相歡，蓋以道義。俗子妄見，謂不行道，彼豈知公，所養益到。不然安能，康強壽考。吾爲銘詩，式穀昧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

〔一〕致：原無，據文意補。

〔二〕千：原無，據上文補。

〔三〕潁水：原作「潁水」，據文意改。

承議王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十一月

紹興丙辰六月辛亥，右承議郎、前廣南東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王公以疾卒於家。越三月，其孤少炳奔走來告，卜以十一月乙酉奉窆於廬陵縣儒行鄉清塘山之原，且以從父兄有開狀來乞銘於某，曰：「此治命也。」予惟予伯氏仲氏，昔從公學，後皆中進士第。某雖晚出，嘗辱公過從，國士遇我。士固感知己，況其孤速之堅乎，則叙而爲銘。公諱廷老，字世臣。銘曰：

王氏中振，瑯琊臨沂。六世祖朴，東平焉依。有息來南，完亭如歸。曾大父邈，諱堯大父。再世不偶，而德則富。九人九疇，贈八品官。母蕭修封，亦貴九原。公當告孚，尚弗克學。兄舉進士，痛自振濯。隨時披覽，夜誦達朝。邑有許氏，書千牛腰，盡借以觀，若涉海廣。或撫奧篇，了辯如響。臨平薛公，六籍長雄，獨謂公文，逼西漢風。比郡書生，重繭北面，後多明經，踵躡受遺。事不可矧，六淹春卿。政和壬辰，乃特奏名。侂得一命，文學東武。官閱九遷，獲歿牖下。厥初諾仕，來賓是宰。奉常王昇，謂習儀采。舉以應制，召官曲臺。講聚闕遺，九閣大開。修夏祭書，復討鹵簿。俄充編修，九域志所。始安地曠，二十六州。武侯流馬，公實坐籌。憬彼南陞，官多賄攝。曹右膏粱，畏我面折。宣和四祀，進築隆兌。子來成域，人以永賴。由方伯奏，偃藩右藤。墨曹陳軫，驚沒萬繩。舉子李生，醉殺陶戶，獄逮連年，一語開悟。幕畫二

廣，邸閣牢盆。鱷水地山，雷、化、新、恩。使者憚行，奮然請代。衆爲公危，我獨不害。年七十五，康強怡愉。白盃起家，象服左魚。配張氏女，同生偕老。皓首成喪，涕泗行道。公子四男，元圭、東美，其三南強，皆以鮮死。幼則少炳，潘奭之黨。蓋三女子，前各長往。呂仔、胡著，段氏令問。且學且耕，亶惟諸債。顯德三《禮》，衮衣暨裳，左右會絺，合十八章。毳冕虎雉，不施宗彝，考古則乖，聶承鄭非。遂箴膏肓，引經據援。書成來上，十有五卷。《春秋》應禮，五十七條。於權新長，孰爲宜褒。他文歌詩，其卷六十。藏家未施，待後有立。公姿遺直，表順中堅。坐是不容，如窶數然。有來資求，河江傾瀉。稗官齊諧，娓娓炙輠。八十抄書，沈隱方駕。長松偃蹇，雪虐風饕，將萬里行，發軔則膠。由我者吾，不我者天。不諧其須，有御不祛。宅厥幽墟，以昌其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

河源縣令崔從政墓誌銘

紹興二十年

紹興戊午，某備數春官，同僚周執羔表卿得出房賦卷，喜語予曰：「僕選雋得人矣。」既唱第，則新興崔若礪公治也，嘗恨不識其人。亡幾何，某以狂瞽言北虜不宜講信撼廟堂大議得罪，上不忍誅，流新興。道英州，公治時尉真陽，一見如舊。予既抵新，而公治亦官滿來歸，朝夕過從，論文漱醪，未嘗不極歡而罷也。則又遣其季若舟、若雨從予授《春秋》、《易》，而公治與其友彭元永、陳介

卿、彭元合亦徜徉其間。時漳人陳元忠景衛客番禺，佳士也，聞公治兄弟志學，而新之士皆向化，於是浮海輕千里願交，一時稱盛。已而公治爲惠之河源令，而予自新興來遷吉陽，別去不相聞者久之。一日海賈萬里持景衛書來島上，問予安否，且曰：「公治如行所，改秩命且下，以疾卒。其云爲澹庵所知也，敢請銘。」某哭曰：「予失良友，尚忍銘耶！」粵明年，景衛書速銘益勤，遂叙其始末而銘之。君幼克疑，長讀書，功力兼人，不圯其先世業。事親以孝聞。逮壯，詞藻學守行乎南表。國朝三歲大比，合二廣登第者纔數人，新蓋曠古無達者。自君始破荒，士艷其榮。在官洗手奉職，所居民化。河源蕞爾邑，民罷吏桀黠，而君束濕馭下，子惠氓獠，萎枯以膏。奉上不阿，而不悅者媒孽其短，坐戾法若干條。君曰：「與受垢死，毋寧直之。」表卿適爲三銓亞卿，君止求一縣自試，曰：「此家常飯。」識者稱其介。卒以己巳年十一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三。若舟走錢塘，以其喪歸葬歸化縣湧水源。君經學有根柢，工詩文，嘗挽予兄邦先云：「通昔笑談成昨夢，百年忠孝忽豐碑。」又云：「要使閭閻皆尚德，敢忘畎畝亦尊王。」長短句云：「愁殢有兵，樽老怕能言李。」其思致多類此。予詩哭之曰：「聲名世上無知爾，文物嶺南難若人。」蓋實錄也。曾祖諱鸚，不仕。祖諱惟肖，廣州懷集縣主簿。父諱納誨，封州開建縣令。母區氏。娶梁氏，無子。女一人，年十三。君兄弟三人，若舟、若雨皆進士，試禮部。惟一妹，母夫人擇所宜歸，曰：「必嫁官人。」君因以妻景衛。比婚，行古雁奠同牢禮，不舉樂，以矯俗，廣之三揖躃之。既景衛偕計，有場屋聲，衆始服公知人。故景衛亦爲之盡然。銘曰：

穀朱丹兮瘁其身，高疾踣兮，位不配德兮，後則光，卑受益兮。彼不惕其高，君獨危其卑，不謂賢哉，不謂賢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四。

監察御史蕭公墓誌銘

紹興八年

崇寧間，大臣有疑故宰相章氏家私鑄者，獄姑蘇，逮數十百族繫，更冬不決，死者填狴戶。大觀改元，制改監察御史服往正於理，引對便坐，戒以勿撓。公拜手受訓，陛辭^(一)。或風以用事者意旨，違且及禍，作而言曰：「阿宰相富貴可指取，吾獨忍盲予心？」當是時，人情危駭，重足一迹，往往咎繇爲吏不得盡其直，公至一日得冤狀以聞。既獄以情而得，章氏幸不死，流海上。公坐鞫案故出罪，除名竄遠惡。公笑曰：「緣此譴斥，死且不朽。」故公沒至今凡許時，猶凜然有生氣。嗚呼，豈不真能有守大丈夫哉！公姓蕭氏，字昭甫，故長沙人。上世遭五季亂，家廬陵。曾大父良輔^(二)，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大父定基，故任侍御史，贈刑部侍郎。考汝奭，故任通直郎致仕。公始冠入太學，凡六年，聲振一時。中元豐五年進士第，主越州淮陰簿，移舒州望江令^(三)，改宣義郎、知筠州高安縣。久之，覃恩賜五品服，知康州。未行，充燕、越、楚、昭成四宮教授，就差撥發江西歲貢，累遷承議郎、提舉淮南西路常平等事。召爲將作少監，赴闕下以使事對，極諫巧言讒說之害。是時人方以言爲諱，公發其端，天子大感悟，即日拜監察御史，謇然有直聲。臺僚常缺不補，自是三院而上凡十

人皆備。奉詔作《崇寧備官記》碑於臺，以紀得人之盛。被放，踰年自便。又二年召還復籍，參軍開封府戶曹。再閱月，除吏部副郎。六曹歲鈎校三人爲上等，公居高第。會北使正旦來賀，以少奉常館伴至磁。移疾請老，疾已，朝廷復以郎起公，公以通直君春秋高，力外以便養，遂刺蘄州。頃之，貶秩爲宣德郎。公典選也，曹吏或過差，不究切之。及是，當國者尚銜前敢異己，發公見知故縱，故貶秩。年五十有六，政和四年二月甲子以其官終〔四〕。其年十月己酉，擇取葬於郡之吉水縣石牛潭之原。娶何氏，贈蓬萊縣君。再娶王氏，封孺人。四男子，宏、宥、宇、寅，皆力學。女一，嫁陳氏，婿曰達行，鄉貢進士。公葬時，墓不敢碑。上即位，詔追錄他日以忠獲罪者。其孤泣曰：「先君齎恨九京三十年矣，今可以逞。」紹興戊午，以門人左中大夫辛炳狀走行在，謁予乞銘。某辭不獲，則刪取其辭，俾刻之。銘曰：

執法之官，權重主相。咎繇亭刑，堯無以枉。腐夫撓權，於世蹇產。咸宣阿弘〔五〕，殺主父偃。允義蕭公，國之司直。淑問不猗，寧我竄殛。姑成吾所，得仁捐軀。篆此銘詩，以愧非夫。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

〔一〕陞：原作「陞」，據四庫本改。

〔二〕父：原作「夫」，據右引改。

〔三〕令：原作「公」，據右引及《宋史》卷三四八《蕭服傳》改。

〔四〕四年二月：四庫本作「二年四月」，誤，政和二年四月無甲子日。

〔五〕弘：原作「洪」。按此指西漢丞相公孫弘，言御史中丞咸宣阿附公孫弘之意殺主父偃也，事見《漢書·主父偃傳》及《咸宣傳》，宋人避諱，改弘爲洪，今回改。

清節先生墓誌銘

建炎四年十一月

江左有隱君子曰蕭子荆，諱楚，號三顧隱客。父仲舒死，以甥從羅公括學，攻苦二十年，不汲汲仕意。紹聖間，以母夫人命預螺川賢書，不中禮部程，留太學。時方校聲律，己獨窮經，於《春秋》尤深。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三《傳》聞，授業者常千人。先生往質疑，歸嘆曰：「政未免著文字相。」作《經辯》，衆高之，謂是將名家，乃更北面。會母老，且蔡氏方君圖，遂慨然引還，入林下。移其從游馮澥書，謂蔡氏敗國，將爲宋王莽〔一〕，誓不復仕。澥得之驚，今始證其不狂。嘗游巴峽甌粵，氣愈豪放。其寓於詩文者，鉤章棘句，反閑澹清古，然種種譏切，不苟作。自漢唐迄今，家《春秋》者且千，概癖於《傳》，而先生斷以《經》。弟子百餘人，傳《春秋》六藝者財三四，如賢良方正趙暘與澥其人也。澥尤骨硬名天下。初王氏出新學，廢麟書，士媚進無大略。靖康改元，澥驟見任，亟與丞相吳公敏白上，詔可之，復置學官，議蓋先生出。晚以其餘授銓幾十稔，偶登甲第，爲《春秋》第一。歸拜牀下，先生曰：「學者非但拾一第止耳，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乃佳。」異時有友坐誣，繫大庾獄，先生冒盛暑往救，終得不冤，人皆道其義。先生性嫉惡，至抗聲縷數不少

恤，及見善，則談不釋口。暮年，依明德江陳公，及與先君伯仲爲方外友，以累免應得官，不屑就。大臣約薦之朝，度不可強，亦已。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清風滿床，文字橫斜而已〔二〕。享年六十七，卜十一月庚申葬於永樂鄉赤岡之原。門人哀臨且挽，因以清節易先生名。嗚呼，士窮見節義，不幸不生孔子前，與叔肸同卒，可歎也。初，先生壯未有室，或以無後爲勸，先生曰：「咄，舜雖聖，不能掩父之惡，顏孟無嗣，而祭典百世益肅。若司馬遷、班孟堅、揚雄輩，豈以有後故顯耶？」卒不娶。先生文集百餘卷，多發明《易》、《春秋》與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氏族、星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及駁王氏遠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後宜大行〔三〕。先生前不諱日，謂所親江君預凶事，曰：「銓以吾銘。」僕敢以不佞辭？遂泣銘曰：

繫古立言，不以子傳。過者肅之，將千萬年。《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

〔一〕「爲」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文字橫斜而已：右引作「文字枕履，茶數串橫斜而已」。

〔三〕「先生文集」至「後宜大行」一段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四三三二

胡 銓 三三

十九叔墓誌銘

假徽猷閣待制知吉州李正民名銜 紹興三年三月

廬陵號天下士區，言著姓者實與胡氏。君諱登臣，字正平，長厚人也。曾祖湜、祖副，名隱君子，父諒任將仕郎。自上世皆累仁積善，勤儉保家。君幼警敏，書經目成誦。弱冠從諸兄遊賢關，講學祭酒皆賢之。親且老，丐歸覲，未幾復游宦鍾陵。時著作劉公弇官尚席，門甚高，獨進洪氏弟兄。君後至，大見獎許，遂與齊名。然數奇，年三十七方舉進士。偶邁疾，又連丁怙恃憂。服除，應試禮部，親交強之行，則曰：「學以干祿，爲親屈；今雖得祿，不洎矣。一丘一壑，吾將老焉。」人莫不健其決。初卜葬親，或謂伯仲季有利不利，宜賂陰陽家者，君曰：「顧親安宅兆不爾，餘視兄便，吾何計私？」久之，二兄以門戶事夥，議析業，君一切弗違，至膏腴便近，則悉歸之兄，無難色。是足羞庇焉而尋斧者。君既脫世網，益觀書，勵子姓如束濕，使必趨孝弟繩檢，以故悉力學自勉，至同時

賓貢者三。而其子份周游兩學，藝屢占優等，遂解褐上舍。自是族里益勸，接踵與計偕，不十稔，胡氏連三人中第。君家業儒者五六從，及是始大振，君義訓功爲多。初，所居里頗殷實，寇窺覬，至建炎庚戌春，乘罅倍道進。君發鄉黨家屬亟行，已獨後。賊要之塗，君正色叱之，將加害，旁有走者曰：「天乎，善人亦不免耶！」賊追詰走者，知爲公也，因解去，且速君行，毋死他寇。後數有遮列警。君避地者再期，忽喟然曰：「吾老矣，先人敝廬僅存，倘先蒲柳，得易簣牖下爲幸。」其遂歸也，時已七十，尚强健如許。偶失仲兄，且平時長老行無一存者，居卒卒不樂，得瘡痢疾。一日，顧謂份：「吾生平自視無少愧，今瞑目何憾，第恨不及復見太平官府耳。」言訖而逝，實紹興壬子十二月壬寅也。君性至孝，事長嚴饌，親極豐旨，而自奉約，鄉里慶弔必先。操履剛正，常以己望人，然止責賢者備，喜善嫉惡，至銘肺肝。學雖博，不閱佛書，曰：「西來大語，要教人善耳。吾心與佛契，何至著文字相？」雅好客，把酒賦詩，間談及圖史，琅然疾讀，一字不差。寒士以書篇贄謁扳援，或非是，即從容訓告，去則厚資之，人義利兩得，莫不意滿。比歲兵革蜂午，穀貴艱食，君勇於市義，族姻朋舊不自存者，必我也始克衣食嫁娶喪葬。至寡弱困於魚斂，又經理其家。及君亡，識不識皆出涕，嘗德君者至縗臨甚哀。嗚呼，《春秋》書澶淵之會，大救災也，而寵名皆棄，惡其爲惠不終，君固宜褒矣。兩娶歐陽文忠公族，前室朝散郎粲之女，歸六年而亡。繼室儒林郎延壽之女，亦先一紀亡矣。皆靜順，得婦道。男一人，份也，今左從政郎、新差衡州州學教授。先是人謂君恬養，貴必以子，然份亦廉於進，嘗官臨江、宜春，皆奉引以便養。父令子恭，洗手就職，爲大吏所知。雖委領諸

曹，不妄干薦，甘困選調，致君弗獲生享褒封，可歎也。女二人，長適進士羅端中，次適右迪功郎、權袁州分宜縣李尚仁，先卒。孫男四人：昌朝、昌時，皆早世，昌時嘗被鄉薦；昌言、昌明，咸善讀書。孫女一人，適將仕郎張瓘。曾孫男一人、女四人，俱幼。份卜以次年三月甲申葬於吉水縣中鵠鄉白蓮塘之原祖塋之左，以從弟銓狀來乞銘。予嘗第進士策，以直言□銓寘鼎甲，是當不妄，遂銘之。銘曰：

仕而不淑，官也實汙；處而不窒，隱也何迂。彼爵彼榮，我詩我書。學殖肥家，贏金蔑如。德厚流光，根膏實腴。非此其身，尚其後之須。《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〇。

世美兄墓誌銘

紹興十年

君姓胡，籍廬陵，字世美，諱曰偁。曾大父，家詩書。祖諱諒，官則卑。考方中，薦於鄉。及我兄，學益強。自少時，幹蠱聞，躬勞苦，先諸昆。父非罪，縲絏中，身請代，守悅從。建炎季，寇縱衡，輦其母，脫亂兵。冢兄死，祭則隳，出次息，俾後之。晚多故，不可磯，投鉅者，鷸蚌持，一笑粲，卒交綏。遂漫浪，詩酒徒，時感愴，歌殯虞。歲在午，月季商，日癸卯，忽以亡。五十四，不得年，兆文水，龍岡原。歲在申，月孟陬，日壬寅，窆其丘。娶劉氏，子三人，長昌國，次昌圖，幼昌固，皆業儒。粵二女，亦有歸，倪師周、曾廷輝。孫二男，一女兒。從兄份，衡教官，命族弟，編修

銓，石碑詩，永厥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〇。

孺人張氏墓誌銘

假文林郎張洪名銜

建炎四年十二月

宣和七年，天子詔旌耄期，吉州廬陵縣以胡載母張聞上。制曰：「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祗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封孺人，副以官帔。」胡，廬陵甲族，多儒冠，每禮部試常數十人，而登第者相望。歲時上壽，孺人命服堂上，諸子、諸孫、諸曾孫拜於前，肅然耀榮一邑。建炎三年冬，金人渡江，大焚殺，獨胡氏所居鄉鷄犬聚落如平時，鄉人謂繫孺人積善是賴。明年冬十一月丙辰，不幸終於室。孺人歸胡君愷，生二子，曰載、曰汝明。愷死六十五年矣，汝明、載相繼即世，以故孺人悒悒不樂，去載之沒纔再告朔。三女，適進士羅知常、曾時若、曾君表。孫男六人，鐸、鈇、鋒、銓、鎬、鏐。鈇出繼從子權，被國學薦以卒。銓中甲科，爲《春秋》第一，以承直郎判官撫州，屬父喪不行。鎬，鄉貢進士。孫女十四人，曾孫五人。初，靖康加恩海內，孺人法當得宜人。今上即大位，應陞安人，或謂請，孺人曰：「吾以齒不以勳，一之爲甚。」於戲，是足羞世幸榮者，詎謂婦人言與！予與銓爲文字遊，常見畫孺人像，眼如漆，髮未盡白，若五六十歲人，實靜順慈祥之表。然二子反不及衰，又何理也？鐸等以十二月丙申葬於白蓮塘之原，龜從來乞銘。銘曰：

如夫人壽，易壽而康寧難。如夫人富，易富而好德難。如夫人壽富，易壽富於兵火間，而考終命爲尤難。備五福而加貴，蠲命服以藏山。在夫人兮何憾，況子孫之芝蘭。《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〇。

李氏姊墓誌銘

紹興三年十二月

孺人廬陵胡氏，某從父處士諱登臣之女，嫁李氏，爲曲江別駕公蕢之冢婦，前權袁州分宜縣尚仁之孺人。從父兩室，歐陽文忠公之族。孺人與羅氏姊、今衡州教授兄份，皆歐陽甥也，異母而甚相交愛。踰笄歸分宜，既饋而舅姑皆曰賢。大家嚴，婢視子舍，獨以怡謹見許，靡藥非我嘗不御。天資慈祥靜柔，家人雌黃不入分宜之耳。率廉身以清畏，嘗之官封陽、興寧，魚鹽沃衍之地，分宜無樸滿聲。長叔游上庠，孺人鍵其計，使得卒業，尋舉進士第歸，拜嘉慶曰：「嫂氏於我有恩。」季弟死於嶺表，力爲庇葬，如其始歸。及再受室，則孺人姪也，孤乏，再出力資之，皆鬻笄髦飾不靳。其姑在興寧時，分宜偶以檄出，而孺人聞姑疾，即日挈其子冒瘴霧先歸，姑喜而愈，坐而得羸疾者連年。紹興辛亥秋，哭其姑哀，疾益侵，俄以毀卒。是時姑死方五月，實次年正月二十五日也，享三十有九年。卜以癸丑十二月甲申，葬於同水鄉白茅坑之原。子二人，說、謨，皆攻書。初，李有族家子，幼無依，孺人母之劬勞，及是喪孺人，如己自出。孺人，某伯姬也。分宜以狀來速銘，某嘗聞兄教授言

然，其宜銘。銘曰：

末俗澆漓，姑慈婦傲。自我來嬪，姑嚴婦孝。醜彼鄉夫，視以靜好。毋非己子，亦服予教。

尚賁黃腸，天可責報。《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〇。

饒州進士胡鎬母李氏墓誌銘〔二〕 紹興九年十月

饒州州學教授葉義門狀其郡人胡鎬母李行實，速銘於廬陵胡某。予與鎬昔同太學，雅有舊，銘其母也爲宜，敢紀其德行及其子孫，以志其卒葬。其辭曰：夫人世家樂平，代有潛德，既笄，歸同里居士胡伸。其德行：居母喪纔十許歲，有孝聲，來嬪大家〔二〕，合門數百口，無一退言。世俗尚逸豫，我樂教子，嘗語鎬：「爾曾祖貲累萬，棄去，學於京師，有書萬卷，馬存志其墓曰『博雅君子』，兒輩所知也，是可忘哉？」鎬服其訓，官太學，積五年許一歸，歸不越月，令往卒業。舉進士，再試禮部，有場屋聲。諸孫甫能言，則自抱持，口授古詩以爲樂。與其子游者或過門，卒無以張具，則解衣以爲資。自奉甚約，賓祭潔豐。春秋高，事姑不衰。姑死過哀，痼疾漸劇，既終喪，期年而逝，享五十有九年。此其大略也。其子孫，蓋三男子，長則鎬也，次鉅，亦奧於學，龜年爲佛圖氏。女五人，聶標、陳球、丁作礪、虞璿、倪雄飛其婿也。孫男四人，琯、璞、璜、琳，皆讀書。孫女二人。其卒以紹興八年八月辛卯，葬以九年十月丙子，祔於其姑之封。予既爲之詞，而三致意焉。詩禮其孤報不

豐，噫！天其夫，老不與偕，噫！母其姑，身不得年，噫！《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〇。

〔一〕按此胡鎬非胡銓之從弟胡鎬。

〔二〕嬪：原作「殯」，據文意改。

承之兄墓誌

紹興八年

族家子昌意抵書行在，曰：「我先君不幸今年冬十月丙辰以疾卒，享纔五十有七年。卜以明年十一月甲申奉窆於縣之中鵠鄉山塘之原。世文教授實予之兆，既又命乞銘於我叔編修。惟胡氏廬陵右姓，自上世詩禮其家，凡以進士薦於鄉者四世矣，中科者蓋相望也。而先君自少攻苦，頗克振，晚始計偕，不出，曰：『我無廊廟才，能出求官耶？』先君凡三娶，羅氏、劉氏、解氏。昌意羅甥也，先君極鍾愛，然教誨甚武，間少休，必痛切責，不使一日一刻怠。每業文，或得意必喜，小不進則恚，曰『爾荒於嬉』。嘗言：『處今之世，安貧爲善，可以後亡。吾賴先世資，有薄田足了伏臘，而勉爲詩書，口體之養，不汝疵瑕，抑貧吾安也。爲善最樂。喜爲善而志不純，以陷非義者多矣。吾審吾性術無他能，誠弗克振人，亦不輒禍人。如是而已。』先君守雌終其身，故無怨尤，胸次坦夷，觴咏自放。或時思至，輒忻然如有所得，人亦莫之察。面目嚴冷，規人過無隱情，最嫉惡，然未嘗把人長

短。或忤己，窮辨不下氣，而纖毫不宿。交游耐久，於所當厚，遭慢罵不絕也。不阿貴介，心所不可，雖王公要人亦不爲禮。此先君大概也，嗚呼，昌意猶忍言之耶！」某得書驚，爲位哭之慟。某見自亂來，田婚之訟蠶起，爭一錐，即同氣不少庇焉，而縱尋斧者往往而是「二」。單寡困於漁奪，督亢盡於侵牟。武斷者仟佰無藝，小不意滿，則指人爲羹。獨吾兄承之無絲髮挂吏議，生事蕭然如初，亦不戚戚。天性孝友，人莫居於其兄弟父子之間。自言安貧爲善，其孤不欺矣，可銘也，遂以銘。承之諱仔，與某同高祖。考諱某，元豐間嘗舉進士，試禮部。大父諱某，將仕郎。曾大父諱某，不仕。女嫁士人康煇、羅穀。今年實紹興之八年。《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〇。

〔二〕縱：原作「蹤」，據《左傳》文公七年改。

通判兄墓誌銘

假李泰發參政名銜

紹興二十二年

予自藤再遷瓊，瓊守張公仲奭嘗謂予言，通守靖州胡公有交承之雅，可人也。予恨不識其人。亡幾何，廬陵胡邦衡自廣東遷朱耶，道瓊山，見予於雙泉，則其季也。會張公亦來，二人合談靖州之美不容口，予益以未獲見爲歉。後予再遷儋耳，距邦衡不數舍。一日，邦衡忽書來告曰：「靖州兄，篤行文雅君子也。今不幸即世，世之知者蓋鮮，非公特書，恐遂湮沒不傳，敢以銘請。」予出涕曰：

「哲人云亡，尚忍言也耶！」邦衡請不懈，益虔，遂刪取其狀，叙而銘之曰：公諱份，字兼美，姓胡氏。其先自建康家廬陵。曾祖副，不仕。祖諒，贈將仕郎。考諱登臣，贈右宣政郎。妣，歐陽文忠公族朝散郎粲之女。公三歲失母，字於李氏姑。九歲，而宣教公繼室前太夫人之妹、儒林郎延壽之女、劉丞相沆之外孫。公事後母以孝聞。早就外傳，能肄《宵雅》之三。長學章貢，司業李公樸時泣尚席，門甚高，獨與其進。藝屢占高等，不喜時文，文一出已，無剽脫，每群試，輒蜚場屋，標望籍籍。三舍法行，貢辟水，繼入上庠。閱一星，學益進。年三十八，釋褐授臨江軍刑曹。明習三尺法，多所平反，吏不得舞文。時有以深文賊不辜，鉤得其情，刑不濫及。吏深刻者折其尾毒，力職恒最其列。以妣憂去官，服闋，選掾袁州兵曹。建炎初，官制行，改司法，繼改詞曹，攝郡幕。得憲台移文，取讀之，則宜春縣斷牛訟未直也，索案，一見知其冤。蓋富人與貧人子居相直，富人久利其居，不與也。其牛偶蹊富人之門而攘之，牛人無敢言。久復放之野，牛歸貧人家，富人反訟之，縣坐以盜。貧人訴於州，罪之如縣。公語吏：「是不可不直。」遂歸牛貧人，一郡稱快。時給事中李公大有之子同幕，以白其父，李與公書：「不意老年，見古循吏。」方用兵，兼領機幕，郡政一出公畫。會盜起，郡乘城，官分隅以守，而隅長不時給米，士有饑色。公怒，欲斬以聞，其人叩頭祈哀得免。兼倉氏，與某僚賦粟。卒數十恚言粟紅腐，手刃譟呼，衆稍稍引避。公獨開以禍福，卒舍刃拜，是日微公幾殆。叛將趙萬江江西也，既敗，老弱繫路，命左右廩之，無告者訪所親歸之，人多其義。同僚有去官遭掠者，亦調護其行，衆以爲難。上即位，覃恩循從政郎，罷歸。久之，除衡州教授，而宣教公

捐館，免喪且數年，無仕進意。或謂恩未及親，乃詣闕，除教授澧州。始至，生員財十數，既四方來學者輻湊，學宮大張。一歲，諸司交薦，改左宣教郎。郡以訓導有方上聞，得終成資，賜象服左魚。尋除通守靖州，轉左奉議郎。初，州郡率開邊釁，公至，務在拊摩，九谿安堵。酋獻琛於朝，乞爲管伴，公不可。郡犬牙蠻獠，儲粟寡，一被圍則乏軍餉。公經營，增其廩入，無倉卒憂。歲旱，盜且萌孽，與郡將齊禱飛山之神，雨隨車至，民賴以安。渠陽士無幾，公招携以禮，酋爭遣子入學。士計對者，以內郡禮祖行。谿獠嚮化，翕然守條，死要不相漁劫。以公善綏撫，乞留，郡以聞，公曰：「吾忍棄墳墓久於此乎？」轉左承議郎。代還，送者卧轍百餘里，弗忍其還鄉。轉左朝奉郎，請老。童顏秀眉，偶感疾而終，實辛未正月辛丑也，享年七十。娶彭氏，前十六年亡，媿德於公，人無間言（二）。男四人：昌朝、昌時，苦嗜學，早夭，昌時嘗舉進士，試禮部；昌言、昌明，能緝父志，克肖其爲，昌言今爲右迪功郎、澧州石門主簿。一女，適右文林郎、新授辰州錄事參軍張瓘，先卒。孫男四人，暉、昂、暉、昱，皆志學，昂後公二月而卒。孫女九人，長適進士葉如璋，次適楊忠襄公幼子蔚文，次適進士張璆，餘在室。葉、張兩孫女亦繼卒。公爲文長於持論，在郡庠、太學時，屢中第一，士爭膾炙。工爲詩，得風雅體。有《書解》三十卷、文集五十卷藏於家。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葬於吉水縣之中鵠鄉山塘之原。公天性寬易，躬自厚而責人甚薄，見人善不啻如自其口出，於人之惡也隱之。操履純正，即暗室不欺，務以中道訓人，故號所居堂曰中庸堂。謁者無親疏，屣履以迎，雖少必肅，談論終日，無一言忤物。愠怒不見辭氣，或夷俟，則曰「我必無禮」。叩以緩急，必無不諾。儉

以幅己，祭祀必豐，若節春秋，必身先之。事親盡道，閨門睦如。親有疾，藥不嘗不敢進，視寒燠〔二〕，丙夜不解帶。居喪柴毀過禮；既葬，朔望必哭墓，雖疾風迅雷大雨雪不避也。妣忌日，則設外祖妣位享之。族有不克祀者，春秋享焉。從叔父子死，養叔母終其身。連舉三喪，費不貲，不靳。從弟貧，不時周給之；及卒，無子，爲立嗣，喪葬計三十萬錢於我乎出。鄉黨或誤挂憲網，冒寒暑往救，不得請，食不下咽。甦枯弱強，有害善者、稚者，必痛獮，雖要人居間不聽也。朋友疾，夙夜藥石弗解。同舍有取己器物者，衆詰責，請庚之，謝無所失，取者大慚。公泣政通敏，爲大吏所知，有闕員，至兼數職，簿領山委，日披決至夜分爲常。大吏或摘語，對無一謬。持身廉清，罔所顧忌，不妄干進。當途多所平者同舍生〔三〕，一不丐波援，至困躓二十餘年，泊如也。廨舍敝，葺之則已，有請爲游觀地，曰：「勞人費財，以悅耳目，豈吾志耶！」嘗言：「不願宰邑，拙於催科；毋以賊賞改官，懼有冤抑。」卒不愆於素。又嘗語猶子公武：「仕官惟廉、勤、和，三者廢一不可。吾行之二十年，未嘗有失。」其大概如此。予聞廬陵胡氏世業儒，無顯者，公始起家。里人艷其榮進，進於學。而兄敷字歸美者繼掇賢科，自是弟銓、鎬連登第，而子姓貢禮部相躡，皆公發之。惜乎公卒老於州縣，而不大顯於時，蓋有待云。銘曰：

表順裏方，氣剛以閎，蓋德之光。爬痒櫛垢，弱強植稗，吏帖民良。父父子子，家巷衍理，刑于鄉邦。穀我後嗣，玄石昭美，千稔之藏。《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〇。（本卷以上各篇劉琳校點）

〔一〕人：原作「又」，據文意改。

〔二〕燠：原作「襖」，據文意改。

〔三〕平者：疑當作「平昔」。

陳大夫墓誌銘

乾道四年

乾道戊子十月癸丑，光州觀察使、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使、節制山水寨、南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陳公敏，自高郵抵書廬陵，屬某銘其父武翼大夫、寧都巡檢公之墓，且以門人宜州文學、權高郵錄事參軍兼推官教授溫度狀來。初，某與禮部尚書張公大猷同直玉堂，大猷談敏不容口。一日，經筵同舍有言虜騎長驅，敏恐不能當一面，以問敏者，宰執咸喟然，大猷即對，力請專任敏，上曰：「朕自知敏。」自是識者僉謂大猷知人。嗚呼，大猷已矣，世之知敏者無幾，然則銘其父，非某其誰宜爲？乃不辭而承命。大夫諱皓，字彥章，贛州石城人。曾祖光、祖靖、父宗，皆不營仕。大夫身長七尺餘，容貌瓌岸，知略輻湊，武藝絕倫，而又倜儻有大志，四方豪俠多從之游。既冠，爲邑尉都部。時雖承平，贛多巖邑，草竊旁午，大夫以討捕爲己任，傾貲募士跡盜，百里無遮迺警。監司郡守聞其名，凡游徼悉委焉，所向輒克。靖康初，虜人犯闕，諸路兵勤王，尉疲懦憚行，大夫慨然請赴難，宰義之，俾部兵以往，隸東南第六將。至蔡，兩宮北狩，

勤王兵潰爲盜十七八，石城兵亦欲乘亂以掠，大夫曰：「宜先殺我，無使我陷醜名。」衆竦然曰：「惟公命從。」大夫曰：「真人翔於濟陰，盍亟往扈蹕。」遂鼓而行，自濟陰至南都邸維揚，備嘗艱險，所過樵蔬不犯，卒全師以歸。時贛盜蠱結，邑宰知群偷素讐大夫威，俾察鴟義，大夫復毀其家，募士數百人，賊犬牙界上，不敢抵巇。建炎末，寧都惡少李敦仁乘罅謀不軌，旬浹聚群不逞，餘數萬，首轅石城。大夫以數百人輅戰，不敵，退保，官吏悉遁。賊遂破贛諸邑，復鈔廬陵、臨川、長汀、建昌、邵武，且誘無賴子授僞官，籍鄉丁爲兵，聲勢日張。乃遣僞官數百於石城嘯烏合，響應者如市。大夫與賊遇，盡死鬪，悉獲僞官戮之，標以徇。賊知後必爲患，多方誅使降，罵曰：「我世王民，可叛國從亂耶？寧一戰死無憾！」賊迫大夫親戚要說曰：「不降則親戚俱戮。」叱曰：「親戚之情可割，忠義不可奪。」親戚泣曰：「兵少賊衆，事必難就，不若僞降，儻見用，陰爲內圖。」大夫曰：「不然，降即臣事之也，臣事人而圖之則有叛名，降與叛皆非吾忍爲也。」親戚泣而去。俚俗門戶尚湫隘，謂可以殖貨，大夫獨高大其閭，曰：「吾子孫當高車駟馬。」賊怒敢抗己，毀之。至是使人說曰：「苟從我請，新其居，加宏麗焉。」答曰：「吾能滅賊，憂無居耶？」賊察其志終不回，密以萬金求獲大夫者，闔邑皆勸降，泣曰：「吾誓不與賊俱生，頭可斷，賊不可從。」遂往劍、建募兵二。至長汀，會下河巡檢劉僅與破賊計。復還，召父老諭以禍福，不數日，得鄉兵數千，推僅統率，己副之，屯于河之南。賊易我，遣其弟世昌兵二萬衝河南。僅馬辟易，衆驚潰。大夫賈勇進擊，賊大敗，暴骨三十餘里，禽七百餘人。黎明，賊哀餘衆，由詭道出河鹿洞，掩不備，戰甚力，兵稍却。時敏年纔十

八，揭戈騁馬突入賊，大夫憐其幼，呼救不能止，遂與俱奪合擊，俘數千人。賊之弟世臣不勝憤，踰旬以勇銳十餘萬攻北鄙，大夫兵萬人與戰于門外，呼聲動地。賊走敗，蹀血盈野，獲千餘人，遂復石城。賊懼，退保寧都。捷聞于郡，借補承節郎。休兵蓄穀月餘，復攻寧都，賊悉銳阻隘，一戰克之。乘勝逐北，禽其弟并腹心桀黠者三十餘人，獻馘萬計。安集失業，於是流民自占者如歸。監司郡將列奏，授承信郎、石城武尉。既屺^三，據山自固，死咋不得逞，遂就招。大夫力職三年，日訓羸越之法。時草竊尚焚餘邑，遭毒痛者數數，獨境內免漁劫，民以按堵。任滿，移興國縣尉，時邑外莽爲盜區，大夫蒐卒詰禁，桴鼓稀鳴。以功遷寧都巡檢，績效尤著。罷歸里。紹興庚申五月癸酉終，享五十有六年。大夫性識明果，嚴毅寡言，言必中理，其用兵暗與古人合。獲強寇不可俚數，絕口不言賞。常曰：「爲國遏惡足矣，貪天功以爲己力，罪也。」人以方漢應侯。訓子孫惟忠孝廉勤，故諸孫皆名孝。復石城、寧都也，僅貪虐，一時脇從者以喜怒生殺之，大夫從容說止，獲免者數萬人。平日仇怨深者，尤竭力營救，人服其長厚，僉謂大夫陰德在人，後必有顯者。尉興國日，有爲仇所誣者，辨而出之。其人感德，以大夫不納賄，獻鰲兩器。他日發以飯客，則貯金皆滿，亟呼其人歸之，曰：「我以理直出汝，汝以我爲私耶？當以付吏。」其人叩頭愧謝，請持去乃已。其廉類此。卒年戊子月庚申日，殯于邑之南門外，庚午年戊子月壬辰日，卜吉遂葬。以敏貴，累贈武翼大夫。娶劉氏，有婦德，以疾終，亦以敏貴，累贈碩人。大夫交結四方豪俠，以成其志者，內助爲多。生二子，長則敏也，次曰球，今爲訓武郎、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同統制。二女，長適同邑張珂，季適寧都謝友直。孫男十

一人。敏之子長曰孝忠，武義大夫，任真州兵馬鈐轄；次孝義，忠翊郎、御前武鋒軍訓練官；次孝傳，保義郎、閣門祇候、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親隨馬軍副將；次孝家，保義郎；次孝慶，成忠郎；次孝寬，尚幼。諸孫惟孝傳以軍功自奮云。球之子長曰孝先，次孝誠、孝本、孝基、孝友，俱幼。先是隆興甲申冬，某自前行少常伯被旨措置淮浙海道以備虜，時勅敵壓境，號八十萬，聲搖轂下，自維揚、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不守。敏守高郵，獨與虜相距於射陽湖。虜覘知淮上虛實，軒然自謂克在旦莫。三省密院劄下沿海駐劄御前水軍統制李寶，使速開具控扼要害申海道使司，且謹邊備，而寶握兵數萬，首鼠避敵。某即以聞于上，寶亦抗疏自列。閏十一月十日，劄與某合寶專一措置江面，某復奏云：「臣被奉十一月二十四日聖旨，令范榮捍通泰州料角、楚州鹽城一帶，李寶防江，如緩急即互相策應。今寶乃憚海陵之行，故違互相策應指揮。況陳敏孤軍深入不測，委實危急〔三〕。寶若坐視，臣恐射陽湖失守，即大勢去矣。」又劄付寶，寶知某決不但已，竟發兵數千度淮與敏犄角，虜一夕退百餘里。已而敏告捷，即其日奏敏功。是時微敏，淮壩不守必矣。茲又見大夫能教其子，卒免膠柱之譏，可銘也已。銘曰：

《春秋》書降以懲不武，書叛以威不軌。不武不軌，將家所甚病。大夫耻之，蓋深得環人却敵之義。高郵暨之忠孝，射陽湖之役，可以羞大冠之顏，而落甌脫之膽。名父之子，故應爾爾。位不德者必有後，其不然耶！其不然耶！蒸蒸孝子，思發隱績，鋟石崩墓，式垂後裔。《永樂大

典》卷三一四九。

〔一〕劍建：原作「斂建」，按「斂」當爲「劍」之誤，指南劍州（治今福建南平）；「建」指建州（治今福建建甌）。二州均與江西石城一帶鄰近，故陳皓往募兵也。

〔二〕「既岨」上似當有「賊」字。

〔三〕危急：原作「委急」，據文意改。

王尚書墓銘

於戲噫嘻，材何難耶！天固生耶，抑偶生耶？謂爲固耶，曷用而不盡耶？上在潛宮，公力抗議，太上感悟，卒定大計。隆興之初，筆橐典禮，曾不逾時，擢試諫議。屢嬰逆鱗，諛慝褫氣。肉食者鄙，相時射利，請罷督府，專守和議。公三抗疏，面折力詆。觸宰相嗔，左官司馬，引疾丐歸，詔留不可。回首謂銓，君遂孤立，相顧泫然，作新亭泣。乾道改元，召擢常伯。突不得黔，何獨歎墨。一片不復，善類太息，鋟石經皇，以表夕室。《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又見光緒《（廣東）海陽縣志》卷二八。

全宋文卷四三三二

胡 銓 三四

祭清節先生文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十二月己巳朔，十三日辛巳，學生胡某謹以清酌脯脩之奠，敬祭於清節先生蕭公子荆之靈：漢罹莽禍，鮑宣死忠。蔡將君圖，先生道窮。火不王侵，陰無日濛。元祐以還，新學沒溺。嬖花儷葉，聖道以熄。天未喪文，繫啓先生〔一〕。如唐得韓，正論以興。莊、騷、班、馬，郊、島、籍、湜，采掇無餘，芻狗篇章〔二〕。百八十年，剝華就質。粵若崇觀，衆恬以嬉。覺微孤騫，秦鑑宋龜〔三〕。軒組儻來，屣脫如遺。城下之盟，中原喋血，彼婉變者，腰頸決裂。落落高標，歲寒見節。彼爲不清，廩作玉屑。顧惟馬走，昔依朱墻。北面遺經，箴膏刮肓〔四〕。食實溉根，報賜敢忘。天不憖遺，麟獲鉏商。有藁茂陵，雷電取將。其誰與歸，屑涕黃腸。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一〕繫：原作「翳」，據四庫本改。

〔二〕章：右引作「表」。

〔三〕鑑：原作「鑑」，據右引改。

〔四〕盲：原作「盲」，據右引改。

代祭十五叔文

嗚呼公乎！生七十有五年，而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學苦而名不顯，志大而事不偶。有子而不獲享其養，雖壽而不得死於牖。嗚呼哀哉！自少至老，攻苦如一，身勞洒削，家埒韋栗，而短褐體不完，二觜口不及。塵滿席以淡然，義不掃夫一室。嗚呼哀哉！昔丁家艱，倚仗我兄，我用有成，應書汴京。繼撫吾子，情均訓鯉，因時計偕，亦各中第。嗟我父子，非兄疇依。中路多艱，豺狼當岐。險阻風波，股肱相支。彼牙角者，卒顛以披。桑榆晚節，遭世多故。越在鵠原，患則相助。卧病逾時，一旦千古。嗚呼哀哉！天乎何辜，失左右手。痛如之何，心折蒲柳。浮蟻在壺，能復飲否？嗚呼哀哉！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嫂蕭夫人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叔具官胡某等敢昭告於嫂氏夫人：嗚呼，人莫不以有子爲樂，有子而皆夭，了然蓋棺，如夫人爲可悲。人莫不貪久生，不幸不百年，猶五六十，如夫人靜順慈祥，而中道以殞爲可悲。人莫不以考終命爲生之榮，而末年纏疾，坎壈爲憂死爲可悲。雖然，此皆非夫人之所悲也。夫人今雖終，異時吾兄而有子，視夫人猶母也，則種嗣之絕非所悲。方天下汹汹，盜賊滿山，年凶歲饑，父子流離，有如宗祝祈死而不得者，雖不百年，如夫人非所悲。當斯時也，士大夫十七八爲兵死鬼，生人無辜，肝腦淫夷於原野間，幸而得保首領、死家簣蓋寡矣。則雖纏疾坎壈，以終牖下，如夫人非所悲。嗚呼，夫人尚復奚憾哉！某等治生讀書，實惟嫂氏夫人教誨之，生不能如文淵之敬廬，死不能如曼倩之知恩，喪不能如退之之服期，長負慙慙，有泚其顏。嗚呼，有不腆牲酒，終天永辭，夫人其或歆之。尚饗！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李唐卿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正月己巳朔，越十四日壬午，具官胡某謹以清酌脯羞之奠，敬祭於親丈唐

卿主簿之靈曰：嗚呼公乎！予讀公之墮淚碑，見公少時慕劉士安之爲人，而取以自名，竊壯公之慷慨懷古，而復悲公之志落落不就以死，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嗚呼哀哉！予嘗遐想古人如汲直之慕袁盎，諸葛亮之慕管樂，司馬文子、朱文季之慕藺，曹叔孫之慕叔孫先，蘇不韋之慕伍子胥，楊景獻之慕孔光，崔安上之慕蘇武，李文紀之慕張綱，潘好禮之慕徐洪敏，劉知幾之慕揚子雲，皆自揆所養，尚友古人，卒皆奮功立名，編簡以香。蓋其平生所企慕者，必躬行而身蹈之，不少貶焉。然則公之慕士安何如哉？夫士安手權萬貨低昂，如見錢流地上，以佐唐中興之功，牢盆邸閣，不啻海涵而地負，其功名爲何如！而公之蹇產一官，當此汹汹，堅卧白雲，救物恤民之心，百不一施，遽溘然而逝，其視士安爲何如？予是以悲公之志不就，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嗚呼哀哉！芻靈莫攀，黃腸莫回，哭聲如振雷拔山，淚如赴海之懸河。浮蟻在壺，能復來嘗？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呂尚書文

嗚呼天乎，何助桀爲虐，而不與堯爲善乎？姦鈇逆鼎，逞桀之暴，天胡爲不降之罰？忠臣義士，助堯爲善，天胡爲必殞其元？是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而造物之茫然。嗟嗟我公，亦可謂大不幸，此吾所以疾痛而呼天也。天乎痛哉！歲在豕韋，有盜在夏，睨周鼎之含牛，盼長江而飲馬。繁冠

養威而桀驚，髦鉞貪天而窮假。頡頏淮城，實襄據者。公氣拂膺，謂大不可，亟往蒞師，天子命我。是何異以麟將狼，而以一簣之區區，回狂瀾於既瀉！機潰而發，變生肘下。氣弗壓於岱嵩，身遂膏於原野。雖引鉤斷舌，莫伸橋柱之冤；而嚼齒穿齦，益厲睚眦之罵。天乎痛哉！僕在山林，公獨我知。來赴闕下，首加品題。致康瓠蒙黃鐘之賞，而千金享補履之錐。賢人君子，方翕然恃以爲司命，而山崩海竭，將魚鳥之何依！天乎痛哉！公之幼孤，墮地纔臘，呱呱弗子，邊事方割，拂劍出門，義不返顧。凶訃忽至，一旦千古。誰不碌碌保妻子，公獨不暇事其孤；誰不保寵死家簣，公獨不得全其軀。何蘭摧玉折，而蕭艾榮敷？何姦回軟熟，富貴壽考，而剛方正直，反天厄以崎嶇？信顏、跖不相勸，而蒼蒼者固不可以曉與！天乎痛哉！嗟嗟我公，今復何爲耶？止耶行耶？昧耶明耶？豈形亡心在，死而不忘君些。將魂魄不死，奄淮土以爲家些。豈塊然冥漠，鬱千古之墳些。將上訴天帝，泄不平之冤些。豈烜赫威靈，血食萬世些。將哀兵死鬼，以磔反虜些。豈變爲長虹，以吞此鯨鯢些。將奮爲裂缺霹靂，以震蕩醜虜之窟穴些。不然，將長雄八公山，使草木皆神，破苻堅百萬之師些。幽冥茫然，聞不聞些？天乎痛哉！哭聲如疾雷破山，淚如注海之傾河，復何爲耶！復何爲耶！〔二〕！《胡澹庵先生文集》

卷二二。

〔二〕四庫本「耶」下有「痛哉」二字。

祭四十四叔文

維紹興九年某月某日，從子份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叔四十四承事之靈曰：嗚呼吾叔，可謂大不幸也。自古皆有死，命之短長天也，而份以爲大不幸，非痛吾叔之死，痛其死而不克葬也。吾叔死以丙辰冬十二月，時適有寇至，僅卒大殮，側於里之西偏萊區，雨淫水滋，上漏旁穿，至於今年矣。不識黃土煖，可謂真不幸也。《春秋》士踰月不葬，則以爲無良子也。吾叔固無子，無所歸咎；份等猶子也，就令不克襄事，獨不能選一宗、擇一焉以奉禋祀、藏窆窆〔一〕？而令鼠輩睚眦，旁若無人，份等誠《春秋》罪人也，不能逃責。雖然，則亦有辭矣。自三四年來，寇連不解，人無一日莫居，族黨閭里，扶携以走，至空其鄉。生無以養，則死者宜無以葬。族家有祿者，今惟份與銓，實受教以至於此，責宜益厚。然銓也位於朝，今年始克歸，份亦迫於祿，奔走內史者數月。惟是群從日夜念舉吾叔之喪，會份、銓之歸，則合謀以季父承祖之子後吾叔，於是出棺以葬。尚聞此言，所乏吾叔之祀者，有如酒〔二〕。《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一〕「焉」字疑誤。

〔二〕「酒」下原有「削去」二字，乾隆本無，當是道光本校者旁批而誤刻入正文，今刪。

祭德明兄文

維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四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弟鐸等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近故從兄貢元之靈：惟兄平生攻苦，圖立門戶，早歲貢名西雍，連不得志於有司，退就耕養，不怨不尤。一昨秋祀恩，兄當應書，以母夫人命不克行，將以今年冬決策而西。凡我一二昆弟，將兄是望，以張吾宗。天作奇禍，兄志不就，溘先朝露，我宗人大失所依。嗚呼！自亂來，諸父諸兄大半成空，其存者在叔惟二，在兄惟四。花春月秋，招呼詩酒，吾兄未嘗不來，來未嘗不極歡而罷也〔一〕。不見踰月，忽以病告，一旦千古，兄行中又減一人矣。迨惟臨岐之言，盡然薰心。前兄寓城，吾里屬有警，病不及和藥，歛不及省棺。念平生手足之恩，愧恨次骨，尚當糾吾宗族，撫兄之孤，以卒兄之喪，以慰兄母夫人垂老之悲。言有盡而情不可終，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一〕歡：原作「勸」，據乾隆本改。

代張丞相祭顏門下文

維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八月丙寅朔，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宮使大資顏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實惟充國公淵之苗裔。淵也簞瓢，公身三圭；淵也短命，公壽七十；淵也無尺寸之地以行其志，公嘗參大政，事業暴天下。較公所得，亦已多矣，復何所憾？凡今爲公戚戚者，萬里旅櫬〔二〕，無家以歸也，將死之言，無子以託也，以是爲可悲耳。雖然，是處青山可埋骨，旅櫬非所悲；有弟有孫以承家，無子非所悲。然則凡今爲公戚戚者，皆非某之所悲也。某嘗同朝，有一日之雅，來蒞茲土，又獲朝夕承顏接辭，平生相知，如公蓋少。一日不見而亡，吁，可悲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百繞黃腸〔三〕，屑涕霑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

〔二〕櫬：原作「櫬」，據四庫本改。下同。

〔三〕繞：原作「統」，據右引改。

代同官祭李提刑文

李丞相伯紀之弟

公出相家兮自致青雲，晚蒙識拔兮一鶴鷄群。饜直省戶兮亭刑海壖，不見運動兮人自不冤。一夫得情兮萬里鳴絃，誰不富貴兮衣錦夜行。公不忘本兮持節吾鄉，百姓蒙福兮願公壽康。踰五望六兮忽焉其亡，蘭桂委翳兮蕭艾則芳。龍媒既逝兮駑牛上驤，造物小兒兮固亦難量。伯仲叔季兮森然雁行，今獨季在兮寧不盡傷？矧皆故吏兮悲曷能忘，邾莒之餐兮浮蟻滿觴，嗚呼哀哉兮能復來嘗？尚享。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張機宜文

嗚呼文蔚，奮布衣不數年，官二千石，不可謂仕而不遇。然巧於謀身而拙於養生，何也？雖然，豈獨文蔚哉！李虛中精於術數，知人死生禍福，而不免赤黃之禍，韓退之悲之。退之銘李氏墓，反覆數百言，可謂知言矣，而卒以藥石亡其軀，張籍悲之。文蔚平生高談古人，未必不竊笑虛中、退之無保身之哲也，而卒與二子同科，可勝惜哉！浮蟻在壺，能復來嘗？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邦先兄文 一

維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十二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弟寓新州某，遠具時羞之奠，敢告祭於六十
五兄府君之靈：「今月初九日收家書，報兄九月二十四日奄棄榮養，聞問痛割。嗚呼哀哉，天禍我家，
以至此極也！先人男女九人，惟兄與某後死偕存。自先人云亡，兄撫某奉老母十有餘年，一飯未嘗不
同。中間某或從事四方，書來未嘗不道蓬山相依之樂，兄之愛某至矣。去年某以罪遠徙，人以爲憂，
兄調護行李，略無歎恨之色，且戒某守當益堅。是時見兄強健而語益壯，以爲雖暫別，終當久相與
處，殊忘遠去之苦，遷謫之累。言猶在耳，遽成千古，天乎何辜，而至此極乎！三月得端書報兄病，
兄批其前曰：「吾手振未能作書。」某憂駭不知所爲，廢寢忘食者逾月。既而端來兄書云：「吾比得
氣疾，今安矣。」問之端，則云行履未健也。某以是悒悒者又復累月。八月二十八日，新州兵還，得
七月十七日書云：「今已平復。」書辭優游，知兄已安無疑也。於是前之悒悒者釋然矣。兄書又云：
「吾恨不得一往，寬吾弟之思。」兄雖不能來，感兄之意，如實來也。書在牀頭，墨猶如新，誰謂釋然
者遽變爲悲哀乎！兄欲寬某之思而更益其苦乎！垂白之親在堂，滿眼幼孤，某又在遠，一念至此，不
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自古皆有死，兄年方強，則爲不克壽。然古之聞道者，死生猶朝夕。
兄自壯歲棄場屋，不挂世網，其聞道固了了，想一念超然，決不與碌碌者共盡。將平生百爲，一無可

恨，而又子可教，兄弟可託，文采可以傳後人，居一世間，如此足矣，亦復奚憾？某所以戚戚不能忘哀者，不孝不弟，奔走北南，而不得相依以生，相守以老。兄病不及嘗藥，沒不及省棺，是爲終身之痛。嗚呼，萬事已矣，某尚忍言之！他日或蒙宥北歸，當屏跡田里，奉老母以畢兄之志，教二子以報兄之恩。兄或未窆，尚冀摩棺一慟。所食言者，有如日！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邦先兄文 二

維紹興十四年歲次甲子某月某日，哀弟寓新州某，謹令瀟、濟具薄奠，敢昭祭於六十五兄府君之靈：嗚呼！忠孝公清，人之四體，或涉一偏，兄獨兼備。某頃立朝，戒勿佞媚，使必盡忠，有死無二。自先君亡，撫某如子，奉太夫人，孝感鄰里。衆或不咸，投鉅紛起，曲直自平，畏我公議。人有鬻田，沃野爭市，百頃一金，義不肥己。合茲四者，俯仰何愧？人才之難，多怵勢利，有一如兄，則死隨至。嗚呼哀哉！死生夜旦，壽夭一致。兄之存也，不以得喪禍福動其心；豈其沒也，乃以死生壽夭二其志？然事以甚難而可必，理有甚微而難契。富貴甚難，而孔子以爲執鞭者可得；行止甚微，而孟氏以爲天理之所繫。在昔東坡，富貴脫履，至於行止之際，乃與志而相戾。萬里北還，欲寄穎尾，謂與府君，終老兄弟，卒死於行，願莫之遂。兄之友我，實過蘇氏，相期百年，斗粟同氣。奈何歛不得洗棺，葬不得親隧？茲蓋東坡之所不可必，徒太息而出涕。惟兄平生富貴可必而不取，則夫不可必

者亦何足以深計？寓斯文以寫哀，非徒哭而有以。蓋元結哭兄以戒貪鄙，某也哭兄以勵廉退。慟逸民之道喪，嗟孤風之莫繼。如麟鳳之空群，想江山之無氣。嗚呼哀哉！歸即新阡，一無憾者。永福親闈，以昌子舍。雖死亦榮，從先君於地下。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代妻劉祭娣姒文

維長叔姒，相與最久。一別十年，忽以死誘。念汝之爲，五長俱有。亦既抱孫，我未有婦。云胡不淑，止四十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三十五叔文

維紹興二十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庚寅朔，二十一日庚戌，姪男某謹遣姪男某、姪孫維寧等，以香茗清酌之奠，祭於近故三十五叔父府君之靈：政和之末，公坐吏議，避地江淮，日月其逝。宣和癸卯，銓遊賢關，公遣僕僮，問某燠寒。靖康改元，實來帝京，足繭崎嶇，訪銓弟兄。丙午十月，始克至汴。銓適歸省，不獲會面。建炎二祀，類試維揚，忽焉相遭，執手涕滂。銓忝中科，公喜異常。伯

氏世長，時亦在部，客土異方，不期而遇，把酒道舊，感歎世故。且喜且悲，自旦達暮。曾不浹日，虜忽南渡，大駕倉皇，千官失措。奉公以奔，儀真暫寓。不忍言別，摻袂依依，曰：「此何時，遂別而歸。」公亦適楚，三歲長沙，轉側兵間，乃克還家。獲撰杖履，從容久之。山房野廬，蔬醺追隨。曰：「奉誨言，曰：『禮曰：詩。時方搶攘，銓始喪父，惟公是賴，孰謂何怙？』父行八人，兄十有五，弟姪昆孫，蓋以百數。歲時爲壽，軒蓋填戶。居亡幾何，公復泛江，自江入淮，欲遊錢塘。紹興丙辰，銓始召見，明年首夏，賜對便殿。時初息馬，駐蹕金陵，公來自淮，又獲趨承。是冬十月，銓官密院，扈駕徙杭，公止淮甸。遂上湘潭，往觀峴首，爰自襄陽，徒步西走。路經人鮓，灩澦瞿塘，蜀道孔艱，險阻備嘗。玄默閹茂，公始返旆。銓時官閩，又重獲罪，道江踰嶺，適與公會。公曰：「新興，號大法場，汝宜慎節，惟學是強。」銓拜稽首，奉以周旋。解手違顏，忽十六年。鰲水蛇山，颶霧蠻烟，萬里朱崖，鰲波黏天。母死不知，兄斃孰憐。不孝不友，死不塞愆。強顏忍耻，攻苦塵編，《易》、《禮》、《春秋》，三書是箋。莫補前惡，庶答往訓。柔兆困敦，恩徙內郡。於衡之陽，道出江左。上章乞假，營母蓬穎。因緣拜公，於永和鎮，壽考康寧，容若齟齬。回視向來，父行惟公，兄惟一存，涕淚橫胸。自春涉秋，誨藥是親，曰：「汝生還，古今幾人。」慰勞及孥，薰然慈仁，慨歎欷歔，酸入四鄰。遂合族姻，觴我劬辛，舉爵啣盃，子孫振振。一日不見，忽以病告。疾走寢門，公強起笑，戟手指喉，瘍生於腰。銓曰：「何傷，此固易療。」誰謂彌留，日引月增，止藥謝醫，寢不能興。銓迫王事，進退維谷，以父命辭，於義則曲，拜辭床下，悲不敢哭。敬趨雁峰，將恐將懼，其懼伊何？懼聞公訃。忽走書來，

一旦千古。喪不得奔，斂不得視，棺不得憑，誰憐其穉？遠寓奠誠，莫克親致，呼號於天，罪乃至是。我聞有命，自便朝夕，庶幾匍匐，以助窆窆。望鄉傷懷，痛負何極。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全宋文卷四三三三

胡 銓 三五

祭妻劉孺人文

維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七月某日，夫期服胡某謹遣姪男濟致牲酒之奠於故室孺人劉氏之靈：自君爲我家婦，三十有二年，家人長短不入我耳，事我父我母盡孝，居舅姑之喪盡哀，事我兄嫂如事舅姑。與我處嶺海、同患難十有五年，垢衣糲食如一日，未嘗愠見。不死於嶺海而歸死於鄉，此君平生爲善之報。吾滯留衡州，君疾不得視醫藥，病不得聞將死之言，沒不得訣別以盡辭，歛不得憑棺以盡悲，葬不得哭墓以送終，罪我之由，其又奚咎？嗚呼哀哉！吾老矣，君不偕老，是爲無涯之戚。然壽五十有四，命服在躬餘二十年〔二〕，娣姒行如君蓋少。況男女不失教，男也克襄事，四女有所歸，其餘幼子弱女，當長養成就，以卒君之慈，復何憾恨！君之葬，吾雖在遠，而猶子誵誵，皆能助執紼，與吾送終一也。嗚呼，言有盡而情不可終，吾尚忍言之？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

典》卷一四〇五三。

〔二〕餘：原作「予」，據《永樂大典》改。

祭張魏公文

維隆興二年歲次甲申某月某日，門生權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胡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近故座主大丞相魏國張公先生之靈：建炎戊申，駐蹕維揚，公爲春官，貳卿文昌。詳定殿廬，多士在庭，得銓大對，謂如劉蕡。擢實第一，執政不平。遂降在五，公驚待罪。人謂公危，公曰何害。苗、劉變作，上皇蒙塵，微公捍艱，國步實屯。復辟之功，千祀一人。富平之役，如雁門踦。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賜環於閩，百辟是師。時維紹興改元之始，有盜在夏，曰楊么子，群偷相挺，號百萬人。湖北搶攘，比屋紅巾。憂見天顏，岳飛授鉞。公出視師，纔三穀月，一鼓賊平，妖氛廓清。凱還建康，握砥迓衡。辨賢不肖，黑白大分。群小抵巇，飛語上聞。當宁致疑，蓄怨未發。會酈瓊叛，淮南顛顛。白簡交攻，中以深文。公竟坐之，出帥七閩。席不暇溫，危機復蹈。竄徙流離，半世嶺嶠。飲冰食蘖，以身殉道。辛巳秋高，虜騎長驅。逆亮橫行〔二〕，飲馬長江。垂頭中原，謂必無宋〔三〕。百寮竄身，轂下汹汹。禾絹失色〔三〕，急詔起公。遂自長沙，拜命總戎。膽落犬羊，不戰而僨。逆亮被

戕，一夕師遁。額額淮城，萬井相望。知幾萬家，微公幾亡。嗣皇龍飛，首請恢復。都督諸軍，勢如破竹。符離之役，暗鳴愴戎。曷潰其師〔四〕，李邵爭功。一云「宏淵顯忠」。師雖奔潰，公獨堅卧。父子泣違，觀者淚墮。虜不敢動，復全淮南。帝命公歸，正位具瞻。再登鼎司，纔四穀朔。百不一施，讒口交鑠。一跌不復，群飛刺天。曷不愍遺，一朝溘然。上嘗語銓，「朕憂魏公，旦旦籲天，斬公壽隆」。一離訾謗，卒公廢死，謂上不懷，言猶在耳。民之無祿，國喪元龜。爲天下慟，非哭其私。公嘗謂人，平生相知，邦衡、子韶，始末不移。子韶已矣，銓獨在此，懷祿不去，其類有泚。敬遣家奴，惟致生芻，矯首望雲，涕泗霑裾。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二〕橫：原作「顏」，據四庫本改。

〔三〕宋：原作「家」，據右引改。

〔三〕禾絹：右引作「舉朝」。

〔四〕曷：右引作「遏」。

祭向運使文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十一月朔丙午，左奉議郎、賜紫金魚袋胡某，謹以清酌時饌，敬祭於致政都督直閣向公尊丈靈筵：噫嘻向公，惟孝惟忠。挺挺祖風，幼知道尊。集解《魯論》，閑邪存誠。壯能

力行，振職有聲。洗手濯纓，徧列名藩。束濕戢姦，去思轅坂。晚佐魏公，兩淮總戎。漕計其豐，威懾虜庭。甘言乞盟，以老我兵。腐夫柄朝，爲僭爲妖。虜兵日驕，四郡屏毗，棄之如遺，以爲虜資。公休於家，袖手婆娑，如蒼生何。有子有孫，甲第名園，獨樂如溫。一旦訃傳，善類啣冤，號呼於天。我辱公知，報靡毫釐，愧合忸怩。寓奠一壺。拊膺長吁，涕下霑裙。嗚呼哀哉，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宋志文

維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四月庚子朔，初二日辛丑，澹庵老人以酒食一分祭宋志之靈：汝隨我二十年餘，我奔走四方數萬里，汝無不隨。計汝所抄書數千萬字以上，悉有楷法，汝之勤苦至矣。我遷新州五年，疾患艱難，與汝同之。使汝饑寒流離，實我之過，未有以報汝。今汝舍我而死，疾痛在心。嗚呼哀哉！他日我或北歸，當挈汝之骨歸於汝之母兄弟妻子，以慰汝之靈。汝而有知，當聞我言。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周國夫人文

維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某月某日，前左奉議郎胡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故周國夫人宇文氏之靈：惟靈胄於甲族，嫔此相門。累公累卿，不恃家閥，爲婦爲母，綽有閭閻。舉世推榮，合宗是則。云何不淑，茲豈期天。有子克家，亦復奚憾。某義猶從子，禮合升堂，敢展哀誠，式陳菲奠。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謁先聖文

夫子沒且千百年，其道之汨沒於時亦且數百年，而後大闡於世。厥初火於嬴秦，釁以毒燎，煽以虐焰，天下知有秦氏而不知有吾夫子，塗耳泥目，黔首爲愚。於是有聖人焉曰漢高，起鞍馬，談笑而揮之，救焚扶傷，開廓天下，始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道。然猶詆排詩書，以悖厥教。不幸又黃老於文、景，聖道榛荒，天下雖知有吾夫子，而莫克尊其道。元、成、明、章，浸以寡陋。又不幸而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季，不楊則墨，不墨即老，不老即佛。至視吾夫子爲其師之弟子，王公大人熟視以爲當然。於是有聖人焉曰神堯，剗削更革，與天下更始，至文皇而聖統始克立，孔子之道

尊而明。中葉以降，憲、懿、僖、文又以浮屠氏敗之。鳳翔之舉，爲吾儒羞，義士至廢竄死徙，卒以不勝。終昭、哀之世，廟祀爲隳。以及於五代之季，於是有聖人焉曰我太祖、太宗，洎吾明天子，投戈息馬，赫然右文，蒸爲清芬，疏爲泠風，洗刷儒教於千百年汙廢之後，吾夫子之道，於是益尊。嗚呼，夫子其盛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代祭南嶽文

五方之帝佐天，猶一相之尊；喬岳之神配地，實三公之象。伏惟南嶽司天昭聖帝離方奠位，艮體儲靈，允釐南正之司，妙闡赤煒之化。德推真宰，非惟默贊於清穹；治本向明，蓋亦鑑觀於下土。某等夙捐穀旦，共頂睟容，雖塵凡不足以瀆高真，然齋沐或可以事上帝。仰祈洪造，俯鑑微誠。《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海神文

維皇宋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七月朔庚辰，二十七日丙午，左奉議郎、除名勒停移送吉陽軍編管胡某，謹以柔毛清酒，昭告於海上之神曰：韓愈開衡山之雲，蘇軾霽大行之霧，皆緣遷謫，獲助神

明，致雲霧之掃空，見威靈之廣大。某雖無狀，才不逮於蘇、韓；昔忝登朝，志頗希乎稷、契。偶緣國事，輒犯天顏，十年遠竄於炎荒，萬里復投於海島。念鯨波之再涉，嗟颶霧之交侵。願回鹿角七日之風，略借鷁首一帆之便。先登彼岸，無貽慈母之憂；早達貶州，不拂嚴君之命。酒餚酸薄，禮意蕭疏，仰冀聰明，俯回歆聽。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告曾祖考妣墓文

嗚呼！吾曾祖生而克其家，沒而福其子孫，生而不克顯於時，沒而假手於吾子孫，以奮其時而光其家，亦可以無大憾矣。某於曾孫行中，實爲第八人。自吾曾祖洎吾祖而下，以儒學登甲科者，實爲第一人。合族而言，登進士者某則爲第三人。惟厥初積累艱難，吾曾祖實啓其緒。吾曾祖妣其從與相之，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至某而家用益昌。凡我諸曾孫，亦皆亶亶繼相躡而奮，用以恢於我家。我曾祖亦用有榮耀焉，尚克相之。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祖焚黃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庚申朔，二十一日庚辰，孝孫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提舉隆興府

玉龍萬壽宮、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某，謹以清酌時饌，昭告於祖新贈承務郎五郎府君〔二〕。伏以三歲一郊，凡官升朝者皆得贈封其父母，常也，而不得贈封其祖，必官常伯，謂之八座，乃可得也。某也雖不官常伯之位，而得贈封其祖，則爲非常。然某何人哉，而蒙聖主非常之恩如此。退省其由，實吾祖積行累功，盛德至善所致，顧何以爲報？謹卜良日，躬率諸孫詣墳下敬焚黃告。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二〕「五郎」二字當衍。

考焚黃文 一

維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二月朔庚午，二十九日戊戌，孝子左通直郎〔二〕、新僉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銓等，敢昭告於考新贈宣教府君：上之十一年秋祀恩，先君實始封冢。去年九月大饗，凡官登朝已封贈者，更與封贈，先君遂自承事郎爲宣教郎。嗚呼休哉！一昨某備員樞屬，輒抗疏搖廟堂大議，削爵投遐荒。雖蒙寬恩，亟寢初命，然某之罪大矣。子有罪，其親宜不及以恩，而朝家尚仍故事，不廢贈典。蓋君天也，天之肅物，雖枝葉凋落，其本實滲漉雨露之潤自若也。嗚呼，君之待臣如此，恩可謂厚甚矣，不肖孤其何以報？惟知密疚自礪，永堅初節，以無忘天子之休命。萬有一得行所

學，身立而名揚，先君亦永有榮耀焉。有如以道徇人，玩祿怙寵，頑頓無耻，先君雖一歲九遷其官，豈惟不肖孤之羞，實九原之羞。謹以柔毛嘉薦醴齋虔告墓下。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二〕「孝子」下原衍「銓」字，徑刪。

考焚黃文 二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二月朔庚辰，十一日庚寅，孝子左奉議郎、賜紫金魚袋某，敢昭告於考新贈奉議府君墳下：某不肖，去六月除權尚書兵部侍郎，秋九月陞兼侍讀，適上踐祚之初郊，凡官陞朝已封贈者，更與封贈，而官爲侍從，考贈典有加焉，仍命詞給誥。某既叨與從列，濫該此恩，遂獲贈府君右奉議郎。嗚呼，自紹興辛酉明堂恩迄今，凡二十五年，渥典始克復霑泉壤，某不孝之罪，尚忍言之！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妣焚黃文

維紹興七年歲次丁巳某月某日，孝子左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孺人誥

一通，昭告於妣新贈孺人陳氏之靈：天子紹興七年季秋大饗，熙事告成，加恩海內，凡官陞朝者，皆得封贈其親。某紹興六年冬十月赴召都堂，夏四月以上殿稱旨，特改左通直郎，該今恩得贈先妣孺人。重念撫字之恩，此固未足以報，然聖上方以孝治天下，凡爲人子者，皆思有以榮其親，故以贈封爲天下砥石，以礪天下之爲人子者，則亦可謂甚重矣。小子某敢貪天之恩以爲己力乎？惟孺人靜順慈祥之德，實有以致之。尚克相某，以俟後命。某方官於朝，欲躬拜墳下弗克，謹寓兄某以告。尚饗！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北歸告所生母曾孺人墓文

維紹興二十七年歲次丁丑，正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孝子某謹以酒菓昭告於先妣孺人曾氏之墓：某自壬戌秋得罪於朝竄嶺外，遠去膝下十有六年，病不得嘗藥，斂不得省棺，葬不得沐櫛，是爲終天之痛，不孝之罪，萬死莫塞。去年六月，自崖州蒙恩移衡，萬里來歸，崎嶇畏途，凡六月，始克扶服墳下。禮已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括髮袒經，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嗚呼，尚忍言之！尚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陳瑤葬母祖奠祝文

禮，士踰月而葬。吉陽之俗近夷，多陰陽拘畏，至有十數年不葬其親者，蓋所從來久矣。自先妣沒，患難相仍，孑立寡助，既祥累月，而旅櫬未厝，下同流俗。惟親之身，不識黃土煖，亦既有年，人子之責，不孝莫大焉。嗚呼，不肖孤尚忍言之！今茲卜葬，既得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敢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禳災青詞

上界蒼蒼，宅真靈於杳默；衷精炳炳，通肸鬻於穹窿。當火德之盛明，適南訛之阜育。聿稽玉札，祇即星壇。無忘疇昔之願言，恭設體辰之醺事。非敢祈祐，祇以禳災。庶昭假於紫清，用昌延於赤子。《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一。

祈雨青詞 一

礎潤蒸雲，卷石亦通於造化；穴居知雨，昆蟲尚感於陰陽。人患不誠，天非難格。倘一念之精恪，將百靈之鑑知。竊以四民重者農，八政一曰食，粢盛是出，富庶從生。顧惟田毛，實繫民命。適此恢台之候，方資甘澤之秋。豈意愆陽，寢成蘊暑。嗟稻畦之龜坼，憂木隴以蝗蜚。固知造物之機深，亦念田家之作苦。惟天地實民父母，忍令赤子之啼饑？況鬼神司國凶荒，肯視炎飈之煽虐？是敢撰時圭日，滌慮齊心，款丹闕而叫帝閭，走群望而祈方社。曲盡蹄盂之禱，庶援溝壑之憂。大旱望雲，尚乏千車之救；百穀仰雨，願爲三日之霖。《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祈雨青詞 二

旱既太甚，蓋天災之流行；年或不登，實人心之危懼。比雖聞於灑道，殆未沐於爲霖，敢再投誠，終期霈澤。竊以運違六氣，厄值五陽。偶乖洪造之和，況值大軍之後。是致常暘之咎，寢成蘊暑之愆。密雲空滿於西郊，赤地將連於千里。苗則槁矣，已萌不粒之憂；人失職與，殆有填溝之漸。踰此機會，必爲饑凶。心憂何但於如焚，霓望實深於若渴。重念田家作苦，方期百穀之用成；上帝至

仁，詎忍一物之失所！是用齋心請命，洗髓陳衷。款丹闕之鴻濛，頂睟容於香火。願降無邊之澤，以施不報之恩。庶或收之桑榆，未遂墜於塗炭。《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二。

值夏衆建靈寶齋青詞

禍重於地，避則莫之或知；罪獲於天，禱焉蓋云無所。聿嚴秘宇，遐企高真。重念蕞爾下民，頑然愚慮。或凌弱暴寡，而忮忍非義；或妬賢嫉善，而殘賊不仁。或耽酒色之欲，而不知性命之憂；或溺博弈之娛，而弗顧父母之養。或用水漬米，甚於沈猶之飲羊；或採卵覆巢，無復中牟之愛雉。至於黷貨無厭，以謫見於幽明；慢神弗虔，而獲戾於上下。是以天未悔禍，歲仍大災。詩方興民莫不穀之憂，史復有人死如麻之歎。爰請邃殿，恭款殊庭。瞻璇極於高靈，演藥宮之秘典。薦茲明潔，杳達紫清。冀肸鬻之潛通，惟苾馨之默感。庶導迎於善氣，以禳却於凝陰。伏願俗泰民安，祥臻沴殄。國益延於鳳曆，世長仰於龍光。萬壽無疆，永享鴻龐之祐；百嘉咸遂，潛消螟螣之災。《胡澹庵先生文集》

卷二二。

邦先兄設醮青詞 一

惟天地實民父母，而陰陽爲物陶鈞，蓋有神功，是司人命。伏念臣昨於首夏，時適長嬴，當子舍彌月之期，款天府注生之助。果霑洪造，式遂微私。無或驚於寤生，終獲安於慶育。敢主穀旦，少薦芹誠。《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邦先兄設醮青詞 二

報應如響，天無妄降之災；恐懼以修，人有自新之路。輒申惓惓，上瀆高明。伏念臣男癸孫育母魯氏，昨適長嬴之候，偶嬰疾疢之憂，慮譴責之陰加，遂戰兢而請禱。旋聞勿藥，頓脫沈疴，輒按科文，聿修醮事。所持者狹，深有愧於蹄孟；受福則那，庶永清於罪悔。《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邦先兄設醮青詞 三

人生多故，實假助於神明；天道無私，蓋不違於孝友。輒抒悃悃，仰叩圓靈。伏念臣相依以生，

惟母與弟。緣弟銓之赴召，將母氏以偕行。再歲王朝，萬里雲水。頃者銓因言事，削爵投荒，一家流落以無歸，千里傳聞而甚駭。念吾親之履險，空勞陟屺之瞻；嗟予季之獲尤，莫赴在原之急。遂籲天而納懇，祈集福於其身。果盡室之來還，脫畏途之橫禍。敢忘初誓，聊效微誠。庶香火之吉蠲，格穹蒼之降鑑。伏望衆真孚佑，列聖垂休，庭闈長奉於旨甘，手足永敦於豈弟。舉門繁熾，合族安全。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代設醮青詞

福善禍淫者天之道，遷善遠罪者人之心。以遷善之心，格福善之道，云何得達，惟有投誠。臣昨緣艱屯，偶遭註誤。法嚴夏日，網密秋荼。雖在縲紲之中，省躬非罪；求脫鈎戟之下，厥路無由。是用稽首祈哀，發心啓願。庶一念之清淨，洗萬劫之酸辛。豈圖回死之功，果獲更生之賜。敢憑香火，仰答陶鈞。期不入畫地之牢，以無忘指天之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真武醮青詞

五福所以配六極，倚仗無常；一善可以攘千災，吉凶不僭。敢傾丹臆，仰瀆明神。伏念臣碌碌無

奇，容容靡識，早竊人間之美仕，濫收海內之虛聲。藍縷一官，差池八稔。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殘；徧性寡容，剛愎而貽怨。積爲咎厲，動輒愆尤。修身常恐於辱先，或叛宣尼之訓；捧奠尚嗟於無後，重興柳子之悲。臣今洗髓致誠，齋心悔過，誓捐穢德，式演真風。移孝爲忠，少慰倚門之鶴髮；致身扈聖，一清橫海之鯨波。無作神羞，有如日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四三三四

胡 銓 三六

會慶節功德疏 一

伏以帝方立子，允符瑞臚之祥；天下歸仁，自享延鴻之壽。矧難際會，嘗得遂旒。不憑佛老之因，曷致毫釐之效。伏願皇帝陛下應期出震，如日方升。福同南山之不騫，錫帝齡之無算；度比北辰之居所，齊天壽之有常。普及含生，永均介福。《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會慶節功德疏 二

伏以瑞臚發祥，《商頌》深明於立子；火鳥薦禮，仲尼興歎於有鄰。敢憑蟻蛭之誠，仰扣龍天之會。伏願皇帝陛下德涵東海，屹若北辰之不移；壽等南山，何止西方之無量！《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

〇。

會慶節功德疏 三

西方無量佛，梵說謂可以延年；南極有明星，道家云必能却老。豈知睿算，自與天齊。伏願皇帝陛下壽過仙驥之長生，心契神龍之不殺。自然休符之應，非專釋老之因。九齡鑑號千秋，孰與八千秋之永；兩漢觴稱萬歲，曷如三萬歲之長！《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會慶節功德疏 四

靜而延年，契玉帝長生之訣；慈故能久，同金仙不壞之身。孰識聖仁，自齊天壽。伏願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日之升。萬福是膺，叶南山不虧之咏；億齡在御，等西方無量之因。《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會慶節功德疏 五

延壽菩薩，現古佛於西方；長生帝君，粲老人於南極。曷如睿算，自與天齊。伏願皇帝陛下益洽德以好生，示神武之不殺。自然天人之應，非專釋老之因。豈但千百億身，永享無量之壽；固異三百萬歲，聿臻有道之長。《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會慶節功德疏 六

九州共貫，莫不仰吾君仁；四海一心，咸願祝聖人壽。矧佛老有皈誠之法，而臣鄰懷報德之私。敢緣清淨之因，少致涓埃之效。伏願皇帝陛下盛德敷天之下，重明如日之中。泰山神呼萬歲者三，是舉三萬以爲壽也；《洪範》傳陳五福於九，蓋明九五可以當之。仰冀神休，永爲民極。《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會慶節功德疏 七

上帝降祥，邁《商頌》有娥之妃；至神間世，符《周書》《無逸》之龜。顧惟微臣，嘗叨法從，不伏龍天之會，曷摠螻蟻之誠？伏願皇帝陛下如日之升，後天不老。惟老子之書，爲千言者五，未明道德之隆；彼貝多之文，呼萬歲者三，莫擬椿松之壽。《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新州請思老開堂疏

淨毗耶世界，還在極樂國中；兜率陀天宮，是爲最上乘處。不假演說，孰明旨歸？思老禪師披如來衣，食伊蒲饌，要識個出世法，怕喚做在家僧。面前萬丈氣浮圖，且須定着眼看；飯中五百鐵菱角，除是大開口吞。偏悟入佛印燒豬，已參透遠公沽酒。嘗聞被天女戲，也曾有半點一班；見說會老婆禪，好喫取十三八棒。本非有意，到處逢場。朽索游絲，縛得白額虎見真可笑；紅爐凍雪，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快便難逢，當仁莫讓。雖則東坡有語，道高還在不開堂；然而西寺無聊，飯飽不妨閑問話。《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吉陽軍請報恩長老開堂疏

當來一千二百功，如何舉似；昨夜八萬四千偈，作麼證明。須無舌人，與瓦礫說。譬若響泉韻磬，非妙指而不揚；流水高山，俟知音而後喻。長老上人早持僧律，晚選佛科。鷲鳥也爲鳳鳴，狼頭忽戴麟角。巴蛇吞象三年覺，忒殺憨癡；黑蟻旋磨千里迷，政須喚醒。而乃埋迷鏟彩，枯木死灰，直與襍穢子同歸，必遭明眼人覷破。況朱崖古郡，不妨掉臂閑行；而寶剎名藍，何害逢場作戲？海大也須爲彼岸，勿避當行；道高還在不開堂，莫作是念。好施法雨，少慰望霓。若令胸次猛虎調，會見定中獅子吼。狐奴白牯，從他鼻孔撩天；騎馬乘船，莫自眼花落井。《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祥符長老妙符開堂疏

海大也須爲彼岸，安得恁然；道高還在不開堂，徒虛語耳。豈不以世間襍穢子，初不識天上海潮音，必有當仁，以爲普覺。苟不能舉揚般若，演妙法於最上乘；則何以開示剎那，曉羣迷於第一義。符公長老禪師叢林丹鳳，衆角一麟。蓋老隆法嗣之橫枝，得圓悟心傳之密記。倒用魔印，追鬼兵於藕絲孔中；直入鯨淵，取驪珠于毒龍領下。給孤園講堂清淨，要觀色法、聲法、香法、味法之空；祇陀

林戶牖豁開，請別我相、人相、衆相、壽相之異。願聞二覺，永契八還。便是無上菩提，莫認有中著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朱陵觀請莊冲靖升講疏

巴蛇吞象幾年，迷似適秦而首北；黑蟻旋磨千里，錯期識路者指南。也須胸次猛虎降，方慣空中獅子座。知觀講師芻狗萬物，尊俎千峰。沆瀣當餐，雲泉作供。瓦解癡賊城壁，風行妖孽稠林。動則萬緣俱赴，如谷裏聲；止則一物不留，如波裏月。小兒未緣玉局踴，大家且看寶珠懸。莫止錦被裏蒙頭，要爲土偶人開口。鼠蔬糞壤，即是道場；枯木寒灰，不妨獨笑。誰爲玉卮無當，那知瓦缶鳴雷。願開老子五千言，上祝聖人三萬歲。《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淨照住庵疏

淨照能施藥降虎，人有被虎傷者，照以挺擊之而免。

欲服猛虎，先降自心。李將軍射而不疑，焉知是石；楊柱國騎而不下，笑殺傍人。若聞淨照家風，管取腦門着地。然談何容易，行之惟艱。巴蛇吞巨象於廣莫山中，氣先食象；金翅取毒龍於生死海底，威早降龍。要如食鐵石人，莫似彼襌襪子。《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吉陽軍勸諭修學疏 一

某伏自視事攸始，款謁先聖，竊見殿宇卑陋，堂室荒蕪，欲一新之未能。今衆學職銳然請表帥郡人，張大其制，某亦忻然割俸，效韓潮州勸諭修學故事。故茲疏示，各宜勉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吉陽軍勸諭修學疏 二

伏以魯《論》雖取於卑宮，義《易》特明於隆棟。況此詩書之囿，實爲教化之關，不崇高則無以稱數仞之墻，不壯大則何以昭百世之祀？一新其制，衆力是資。出俸百千，敢庶幾於潮守；改爲十像，請矜式于鄴侯。倘推教子之誠，共廣育才之地。豈特一時之壯觀，永爲千古之宏規。庶寬州縣之徒勞，無負朝廷之善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曾德輝造居疏

蝸移舍逐身，詩人愛其巧於自營；至桔鞠不自巢，而乃以爲有德。蓋有德者宜居天下之廣居，雖不自巢可也。德輝泡轉兵火間，欲歸故鄉，而環堵無有也。其視天水牛則已拙，欲如桔鞠則勢有不可。使杜子美在，當復有大庇寒士之歎矣。人曰何不學顏子安陋巷？此殆不識痛癢者從旁論砭疽耳，其勞亦難忍哉！廬陵胡某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鄧子充疏語

子充有泉亭之役，幾困於無資，正賴長厚者一引手援之。自罷所舉，不可謂今無古人。敢書以叩。《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鄧元直疏語

納勅免解進士鄧侯元直學海老龍，儒林威鳳，青冥一跌，卧病五年。藥物之資竭矣，甘毳之奉缺

矣，民罔不盡然傷心，況吾儕乎！其流落許時，愀然莫助，甚乖疾病相扶之義。敢書悃悞，以告氣同而道合者，少加意焉，亦仁之方也已。《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元舉兄疏語

兄弟有通財之義，宗族無尋斧之傷，苟或急難，其忍坐視？元舉兄出三十五叔父遺墨以告貧瘠，爲之流涕。《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劉唐叟疏語

蓬蓽素寒，漫說擾龍之裔；藜羹不糝，誰憐采薇之饑？顧何異翳桑，又必有哀王孫者。仁人君子，幸垂聽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鄧茂卿抄題試卷疏

白戰不持鐵半寸，徒聞其言；青天化爲紙一張，寧有是理？故善事必先利器，而待時須有鎡基。

況當三歲之科，競進一鳴之技。雖未破少陵之萬卷，能不受婺州之百番。軸豈待於牙籤，展何殊於玉版。下筆似聞於食葉，獨掃千軍；揮毫爭看於如雲，在茲一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林山人抄題命書疏

市中賣卜，雖不逮於君平；海上乘槎，恐或逢於博望。試憑賤技，聊訪異人。勿謂非九方皋，亦曾識千里駿。且書半紀，何如一笑費千金；若述平生，也勝萬錢沽斗酒〔二〕。《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二〕沽：原作「活」，據文意改。

王復山人抄題命書疏

言命有如言仁，言何容易？知生必須知死，知亦惟艱。要如偻句之不欺，定假研幾之妙算。倘書一紀，勿吝千錢。《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值夏修廟疏

伏以祭神如神在，非假廟則神何以依？好仁則仁興，非施財則仁何以見？欲一新於廟像，宜勿吝於貨泉。必有當仁，共成勝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靈護廟塑神像疏

誇土偶之神靈，事雖莫考；謂泥多而佛大，理亦不誣。倘廟貌之弗嚴，則人心之曷肅？況靈護地主，威顯侯封，蓋一方水旱之司，繫千里安危之寄。而僅存屏攝，久廢裝嚴。蕭然上風旁雨，紛若蛛絲煤尾。欲一新於捏素，殊倍費於丹青。重念春耕夏耘，當知雨露之力；豐年樂歲，敢忘飽煖之恩？知恩須索報恩，惜力無如竭力。共成勝事，廣種福田。見善從善登，宜莫先於樂施；祭神如神在，無以過於推誠。《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蕭駐泊修三塔疏

俚俗，死則焚柩，棄骨於江，司馬公云：「此西羌法，惡矣。」駐泊蕭郎中惻然愍之，募鄉豪作三浮屠以爲之藏，可謂彼善於此，當有側金竭力者。

伏以苦海無邊，遺骸可憫，取彼江魚之腹，藏之塔鵠之場。考以三周，雖有覩蔓嬰菽塗之義；揆之四令，蓋庶幾掩骼埋胔之言。不假羣豪，曷成勝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舍步修泗州閣疏

地名舍步，江面闊遠，渡水者多溺，衆議欲造泗州佛閣以拯救者。

伏以佛號泗州，靈通三界，自謂西方無量，嘗與東坡有緣。鉢咒降龍，亦能伏水中之虎；錫飛近鶴，宜不驚杯渡之鷗。欲假慈航，當崇寶閣。要勿吝蠅頭之利，庶興哀魚腹之人。《胡澹庵先生文集》

蓮華寺修造疏

如來燒亦盡，只有一群僧。嘗聞其言，今睹斯事。誰剗堂前一丈草，動是荆榛；風捲屋上三重茅，難安燕雀。要見烟生碧瓦，除非血染青鳧〔一〕。且莫笑火裏蓮花，也須念雨中泥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一〕鳧：四庫本作「蚨」。

蓮華寺修藏疏

一一法輪持世界，得非東坡老子萬里有情風；重重香海現蓮華，莫是西方幻人八埏無書藏。若須常轉，便請破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蓮華寺重修造疏

清涼寶山，眷屬萬人之常在；金色世界，龍天八部之同居。正如月住虛空，謾道佛須塔廟。然而真智無方則一塵滅，幻緣有在則三界瞻。況如來適當盡焚，在衆生故應作禮。我是以收之煨燼，加以莊嚴。焚其廬而火其書，已是遭他毒手〔二〕；皈依佛而皈依法，更願拯我頽風。一切見聞，大家迴向。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二〕他：原作「陀」，據四庫本改。

西峰寺修寢堂疏

大凡興張造設，有成則必有虧；不聞爛敗虛空，無作故亦無壞。胡爲空門氏，却泥實相觀。破寢堂何必增修，任大厦終須朽蠹。設欲聚天下寶做鐵門限，除不死底南極老人；借雲間月照金叵羅，恐笑殺他東坡居士。然而龍宮何有，尚能架璜臺九成；蜃氣本空，也解起飛樓百尺。我漫說逢場戲，君休言無當卮。倘解慳囊，請書願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新州開元寺修鐘樓疏

掩耳以盜，小人謂天爲可欺；欲覺而開，大士觀心而發省。所以建萬石之簾，撞千石之鐘，架層樓之九成，岌飛簷之百尺。金鷄啓唱，遼空大闡於真風；玉兔將升，明暗共驚於逸韻。以發聾俗，是爲覺音。莫誇蜣螂作振牀聲，徒爲亂聽；要看鰈鯨而過堂下，亦可觀仁。《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朱陵觀修藏疏

藏室爲蓬萊山，言聞老氏；風輪觀蓮花海，笑殺瞿曇。漫云平地湧出蚩尤，誰見飛天虛空寶相。要看奇觀，須破慳囊。未成先已見其成，不轉也須推使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朱陵觀修凌雲閣疏

山浮雲以嵯峨，揚子叱翠虬之虛舉；臺凌風而縹緲，何遜吟白雪之輕飄。會風雲於清絕之岑，僂真仙於幽閒之閣。成茲勝概，必有當仁。願破慳澀囊，要驚突兀眼。《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太霄觀修造疏

太霄觀日益荒落，向緣盜賊時起，土木蓋未暇。年來桴鼓稀鳴，人皆有室屋避寒暑燥濕，而高真所廬，不能蔽風雨，神弗顧享。況今歲仍太和，全家飽煖，職神之惠，乃闕然屏攝之奉。神雖不出靈響，爾寧不愧於心乎？謹募衆豪，同辦茲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太霄觀修殿疏

殿乃吾祖作，族人當共出力修之。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魯史所誅；考作室，厥子乃不肯堂，《周書》攸戒。每慚卑室，久瀆高真。況前代之規模，其來甚遠；宜後昆之率履，可不欽承。要識個木作天，何必玉真公主；如欲見錢流地，豈假銀衣道人。自有當仁，能辦茲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太和觀修造疏

漢家離宮三十六，不到人間；杜陵廣廈千萬間，何曾夢見。每慚卑室，久瀆高真。要識個木作天，安得金仙公主；如欲見錢流地，除是銀衣道人。必有當仁，能辦茲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永興觀修造疏

道家本出清虛，初無住着；破屋也憂風雨，正賴增修。必有善人，共成勝槩。《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玉笥山抄題度牒疏

加獼猴以楚人之冠，韓生已笑；衣猿狙以周公之服，漢吏嘗譏。萬苦千辛，一簪半褐。蓋挑經甚於挑戰，而選道難於選仙。豈惟《道德經》五千言，淵沄汗漫；復有蚩尤廬數萬卷，佶屈聱牙。既不能一覽無遺，若李弘之精；又弗克五行並下，如應奉之敏。若云黃衣道士，四問而四不知；但須白水

真人，萬選而萬必中。敢陳丹懇，願結清緣。誓修香火之勤，聊效涓埃之報。《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智度寺抄題度牒疏

選佛莫難選僧，挑經有甚挑戰。紛若剎那之語，雜然黏湛之言。豈惟五千六百卷書，淵沄汗漫；復有八萬四千餘偈，佶屈聱牙。既不能一覽無遺，如李弘之精；又不能五行並下，若應奉之敏。徒唇腐而齒落，殆童習而白紛。若言《金剛經》三藐三菩提，何嘗夢見；只有青銅錢萬選萬必中，不俟他求。願發大慈，共成勝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智度寺乞米疏

遠出玉關之險，探猛虎於萬里穴中；全提金翅之威，取毒龍於千仞海底。須要得恁麼手，方能破慳澀囊。況欲發樂施心，豈不是大難事。雖云不耕而食，寧弗愧於素餐；與其數米而炊，亦何慚於仰哺。非敢望露積廩，但願見雪翻匙。必有當仁，副茲情懇。《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青原山抄題買田疏 一

倒用魔印，追大兵於藕絲孔中；直入鯨淵，取明珠於驪龍領下。須得恁麼手段，乃可遣化十方。諄上人乘出世航，得摩頂記。不但傍家行脚，也能度嶺求田。參透李老飯山，會得廬陵米價。要養千百閑漢，笑殺涪翁；歲取一萬良田，謾談周雅。可憐開口仰哺，有如逢麴流涎。拄杖芒鞋，橫擔好去。怕渠囊澀，儘從牛鼻撩天；如見泉流，管取佛頭著地。《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青原山抄題買田疏 二

厨乏芳飧，多誤食時。持鉢僧有菜色，率常齋後聞鐘。何曾螺化爲炊，動輒魚生於釜。敢垂涎於白粲〔一〕，徒夢寐於黃梁。念一飽之無時，遍十方而請命。要託心地，廣開福田。倘種德之弗深，則爲仁而不熟。惟諸檀越，發大慈悲。少不嫌貧女一錢，多勿吝給孤側布〔二〕。我欲深耕易耨，令居者有積倉；刈莽披榛，使世間無寸草。一視青原界，盡爲白望莊〔三〕。稻有麀牙，黍多燕頤〔四〕。飽少陵翻匙之雪，餐涪翁亂眼之雲。必有當仁，能辦茲事。一犁春雨，且剩買埧裏黑牡丹；萬頃黃雲，不喫飯中鐵菱角。《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又見《青原山志略》卷七，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二。

〔一〕白粲：原作「白餐」，據四庫本改。

〔二〕側：右引作「廣」。

〔三〕白望莊：原作「白莊望」，據右引乙。

〔四〕燕頷：原作「燕鵠」，據右引改。梁簡文帝《七勵》：「蟬鳴秋稻，燕頷玉精。」

衡州報恩寺結夏疏

公孫衍口解談天，何曾識飽；梵鉢提舌能知味，豈免常饑。況當結夏之辰，正乏伊蒲之饌。如猛虎在檻，徒搖尾以乞憐；而沐猴坐禪，空垂涎而待哺。念三餐而永慨，思一飽之何時。既未能鑿井以耕田，又豈解吸風而飲露。雖云口挂壁，是本分家風；然而腸轉雷，亦難甘蔬藹。若言清供，但一味水養石菖蒲；餓殺貧僧，欠五百飯中鐵菱角。《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朱陵觀抄題本命經疏

道家者有所謂《本命延生經》，或曰經可以延生，毋乃幾於不知命也，是大不然。東坡子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人之有生必有死，譬如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

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靡不爲。至於無可奈何然後已，此之謂知命。」然則是經也，其亦久生而緩死者之一助乎！余故表而出之，以爲延生者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〇。

修值夏街疏

修心還須修路，路若平即是心平。安居須念安行，行者穩自然居穩。願資衆力，共闢坦途。《胡澹庵先生文集補遺》。（以上除單獨署名者外均羅國威校點）

全宋文卷四三三五

岳 飛 一

岳飛（一一〇三——一一四二），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人。出身農家，少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宣和中應募從軍，累遷至統制。建炎四年，率部襲擊金軍，收復建康有功，升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紹興初，參與討破李成、范汝為等，擢都統制，屯駐九江。所部軍紀嚴明，英勇善戰，時稱「岳家軍」。除江西、荆南鄂岳制置使。四年，收復襄陽，任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駐鄂州。平楊么，除宣撫副使，進駐襄陽，除宣撫使、招討使。派兵深入偽齊境，收復洛陽西南州縣。十年，大舉北伐，克復蔡州、鄭州、洛陽等地，大敗兀朮於郾城，進兵朱仙鎮，欲渡黃河。而高宗、秦檜主和，一日以十二金牌促飛退兵。次年授樞密副使，奪其兵權。尋使万俟卨等誣飛，逮飛父子入獄。此年末，以「莫須有」之罪名被殺害，年三十九。孝宗時追謚武穆，寧宗時追封鄂王。事迹詳見《鄂國金佗粹編》及《續編》，《宋史》卷三六五有傳。

岳飛遺文，其孫珂編於《金佗粹編》卷一〇至一九，共十卷，題為《經進鄂王家集》。後人所編文集甚多。今以元至正二十三年刻、明印本《鄂國金佗粹編》（簡稱《金佗粹編》）為底本，參校明嘉靖二十一年

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及《金佖續編》（嘉靖刻本）、《忠文王紀事實錄》（古逸叢書三編本）等書，并參考了王曾瑜《鄂國金佖粹編續編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簡稱校注本）中的一些校勘及繫年成果。岳文之中有一些篇已知爲他人代作，本書已抽出歸於有關人名下。另輯得軼文若干篇，總釐爲八卷。

南京上皇帝書略

建炎元年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金佖粹編》卷一〇。又見《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

乞催湖州賜米奏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臣岳飛狀奏：近奉聖旨，於湖州封樁米內支撥

五千碩，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同被如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知州趙子璘却稱本州未曾承准朝廷指揮，不肯應副。即目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切慮有失事機。伏望聖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邁，以修疆場之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〇。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群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閱日雖久，扞格是聞。臣嘗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爲，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竢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即行措置用兵掩殺，務速除蕩，以綏彼民。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〇。

措置曹成事宜奏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狀奏：「四月初二日，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三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俟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飛素有謀略，毋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廣。」臣檢會紹興二年二月八日樞密院劄子節文：「曹成賊馬占據道、賀州作過。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宣撫司催督高舉，星夜前去應援二廣。及令荆湖東路安撫使岳飛統率副總管馬友，并北路李宏、吳錫、韓京諸頭項軍馬，火急前去，襲逐掩擊。其馬友等並聽帥臣岳飛節制，各務體國，共力破賊。仍仰廣東、西路帥臣起發逐路洞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去逐路界首，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務要一舉萬全。」臣已即時關報會合馬友、吳錫、韓京等軍馬，及牒廣東、西路安撫使統率本路洞丁、刀弩手等，各前來界首會合照應，夾擊勦殺外，臣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郴州、桂陽監等處關報，及臣亦差人體探得曹成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不住放人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江南

西路安撫大使李回公牒，備奉前項聖旨指揮，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於四月初三日，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曹成賊馬已起發，離道州，前去廣西。除已差人體探子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以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入廣西，臣便行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臣一行軍馬如何施行？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臣，貴憑遵依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照對臣所統本軍官兵一萬二千餘人，除存留二千人吉州看管老小，并隨軍輜重、火頭占破外，實出戰只有七千餘人。吳全二千人，除輜重、火頭外，實出戰一千五百人。韓京三千人，除留看寨、輜重、火頭外，堪出戰只有一千餘人。吳錫約二千餘人，堪出戰有一千人。張中彥人馬見在廣東未到。今來共計見有實出戰官兵一萬餘人，所有曹成賊寇僅十萬衆，臣已竭力措置外，伏望聖慈速令並進後援，庶使臣無反顧之憂，得以有濟，伏乞睿照。《金佖粹編》卷一〇。

措置虔賊奏

紹興三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臣岳飛狀奏：恭奉聖旨，措置虔、吉州界等處盜賊。臣近准江西安撫大使司等處公文，契勘到虔、吉州界見今作過賊首共三百一人。臣已差人前去說諭禍福，詣寨安撫。如有不從招諭頭項，即別行措置外，伏乞睿照。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佖粹編》卷

奏審虔州賊首奏

紹興三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臣岳飛狀奏：恭奉聖旨，措置虔賊。今已節次生擒殺降到虔州諸縣界山寨賊首羅誠等二百餘人，見拘管在寨。未審令臣一面處置，唯復申解朝廷。伏望聖慈速賜指揮，以憑遵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〇。

措置李橫等軍奏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襄陽府李橫、郢州李刺史、翟鎮撫、董先、隨州李道、牛皋等逐頭項軍馬例各失守，將帶到百姓隨行，見無所歸。臣雖非所職，緣事干國計，不敢隱默。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李橫、李刺史、翟鎮撫、董先人馬於漢陽軍屯駐，李道、牛皋人馬於黃州或依舊蘄州屯駐，且令安集。仍乞令李橫等將百姓放令逐便，庶免轉淪溝壑之患。候屯駐定，却聽朝廷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〇。

奏審李道牛皐軍奏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李道、牛皐人馬累得申狀，乞聽臣節制。臣以未准朝旨，不敢拘收，見且令前來江州權行駐劄外，伏望特降睿旨，令係屬一處節制，庶幾軍律有歸。如蒙付臣拘收使喚，亦乞行下，恭依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〇。

乞復襄陽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爲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唇齒之援。今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繫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群盜，要不爲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俟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〇。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准御前金字牌，伏蒙聖慈特降親札處分，令臣條具襄陽、隨、郢利害。臣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墮。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然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

輒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干冒天威，臣不勝屏營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即便過江北，雖番、僞賊馬勢重，臣定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伏乞特寬宵旰之念，不勝慶幸。《金佖粹編》卷一〇。

條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六月十六日劄子，備奉聖旨，令臣條具收復襄陽、隨、郢三郡防守，相度移治山寨等事。今條具畫一，開具下項：

一、臣收復到襄陽、隨、郢三州，即時逐急權行差官，葺治州事。實以此三州止有空城，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虜，或遭殺戮，甚爲荒殘，全藉有心力官撫綏葺治，招誘人戶。所有襄陽府，已差武功大夫、本軍幹辦官張旦借左武大夫、權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使、兼知襄陽軍府事，親衛大夫、安州觀察使牛皋權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副使〔二〕，武義大夫、滎州團練使李道充唐鄧郢州襄陽府四州都統制，承信郎、本軍準備差遣孫革借右承務郎、權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訖，今來葺治漸成次第。

一、郢州已差承節郎、本軍準備差遣周識借右承奉郎、權知郢州，右迪功郎、本軍準備差遣李旦借

承奉郎、權本州通判訖。

一、隨州已差右將仕郎、本軍準備差遣孫翬借承奉郎、權知隨州，下州文學蔣庭俊借右修職郎、權本州節度推官訖。近訪聞逐州官葺治漸成次第。

一、臣所奏差官等事理，更合取自指揮。如蒙俞允，乞降差劄施行。

一、臣蒙朝廷支撥糧三十三萬碩，水脚錢一十七萬貫，委沈昭遠等催督應副。今來臣自至襄陽已及月餘，止有糧五千七百餘碩至軍前。伏望特降睿旨施行。

右畫一開具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〇。

〔二〕安州：原缺，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八補。

乞赴行在奏稟邊防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准樞密院劄子，令臣依已降指揮，前去鄂州歇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除已恭依外，所有臣先條具陳乞事理，未奉指揮施行。契勘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府等處六州軍，除已措置收復隨、郢、襄陽、唐、鄧了當，只有信陽軍，已調發軍馬前去收復，尅日可下。臣今有邊防子細利害，欲量帶人從，赴

行朝奏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臣所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一。

乞先推劉光世軍犄角賞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一〕、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府等處六郡，總率軍馬，節次見陣，掩殺番、偽賊馬，收復州軍了當。續蒙朝廷令劉光世遣差軍馬五千人，以爲牽制。臣於七月二十三日收復信陽軍六郡了畢，光世遣酈瓊軍馬於二十六日到襄陽府臣軍前。雖其至不及期，然臣之軍士知有後援，所以能成薄效。卒使不露寸賞，恐拂人情。伏望聖慈將劉光世所差官兵，特降睿旨，先次推賞。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一。

〔一〕統制：原作「統置」，據文意改。

收復唐鄧信陽差官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

奏：契勘近恭奉聖訓，收復隨、郢等州軍了當，先差過知、通等葺治事務。除已開具隨、郢州、襄陽府知、通職次姓名奏聞外，今契勘唐、鄧州、信陽軍知、通、簽判職次姓名下項，其餘官臣行下逐處安撫司取會，別具奏聞次，今開具下項：

一、唐州二員：修武郎、權知州事高青，借通直郎、權通判單藻。

一、鄧州三員：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知州事張應，右承直郎借宣教郎、權通判党尚友，忠訓郎借秉義郎、權簽判邵佖。

一、信陽軍二員：承節郎借成忠郎、閤門祇以下原闕《金佖粹編》卷一一。

措置楊么水寇事宜奏

紹興四年

以上原闕禹節制使喚，事畢遣還。荆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下流合用軍兵，及會合諸頭項兵馬、舟船，并委飛措置施行。所有岳飛本軍合用錢糧，如所部州軍應副不足，依舊朝廷給降，及江西路支撥應副。劄送臣疾速施行。臣伏蒙新除恩命，已具奏辭免。所有措置討捕黃誠、楊太等賊徒事，切緣臣所管軍馬，並係西北之人，不習水戰，今蒙聖旨驅使，不敢辭免。謹已遵奉指揮外，臣契勘湖賊黃誠、楊太等占據重湖，猖獗累年，戰艦、舟船數目浩瀚，又賊衆多憑恃水險，出沒作過。今來若以湖南帥司馬準、步諒兩項軍馬聽知鼎州程昌禹節制，以荆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

兵、船，約期進討，切慮如此事不專一，臨時難以措畫，有悞指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湖南帥司除留三千人在潭州彈壓外，并荆南鎮撫司都共有二千人，乞令臣量留一千人在鎮撫司外，將其餘軍馬、舟船，盡數並撥付臣相度分布使喚。兼馬準、步諒亦乞令付臣使喚，如鼎州緩急合要軍馬使用，乞令臣相度分遣，庶幾軍馬歸一，斟量調發，免致悞事。兼契勘王玘已降指揮〔一〕，江州駐劄。今來討捕湖賊，正賴舟船使用，欲乞將王玘隨軍舟船，除海船及有餘船外，只乞戰船并海湖船，權暫盡數借撥付本軍，候事畢日歸還。臣訪聞湖南州郡係出產材木去處，欲乞行下本路，一就并釘線工匠，應副添修本軍舟船。其合用錢糧，竊詳湖北路委是闕乏，無以椿辦，伏乞特降指揮，專一令江西應副外，券錢乞從朝廷寬剩支降，貴不有悞事機。所陳利害，並係急切，伏望聖慈詳酌，依臣所乞，前去措畫，誓盡犬馬之勞，以圖報效。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契勘湖賊先與僞賊結連，近探得陝府、長安見今點集人馬，東京亦已聚兵。今來襄漢諸州並係邊面，防秋是時，切慮不測，前來侵犯作過。伏乞添兵屯守，及更抽摘軍馬，付臣遣發巡邊照管，庶免悞事。乞速賜措置施行。《金佖粹編》卷一一。

〔一〕玘：原作「玘」，據校注本改。

襄陽差職官奏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據襄陽府路安撫使司契勘，本路州縣係居極邊，全藉當職官協力措置。數內下項官並係收復之初，蒙制置司并本司逐急差權。自管當事務以來，愛民無擾，治職有方，實堪倚仗。欲望詳酌申奏，差補施行。今開具下項：

一、借保義郎、襄陽府兵馬監押王昇，借迪功郎、襄陽府觀察推官李霖，借迪功郎、襄陽府司理參軍周冲翼，忠翊郎、襄陽府司法參軍姚禾，成忠郎借忠翊郎、監以下原闕《金佗粹編》卷一一。

荆襄寬恤畫一奏

紹興四年

以上原闕有科率及差借夫、馬之類，許人戶越訴，當職官吏乞賜施行。

一、契勘人戶歸業之初，委是貧乏，全闕牛具、子種。欲乞量借官錢，應副收買，候將來合納稅日，將所借官錢分四料，隨稅送納。

一、契勘新復州軍，其稅賦依赦降指揮，權放三年。所有養贍官兵錢糧，無所從出，若不給降，深恐因循，却致擾民。伏乞朝廷支降錢米，應副收糴，并借貸耕牛、子種、本錢，所貴歸業之民得

霑實惠。

一、契勘新復州軍城壁、樓櫓並合修葺，防城器具並合置造。所有合用錢糧，伏乞朝廷特賜支降，貴得應時辦集，軍民兩安，不致疏虞。

一、契勘人戶未歸業以前，應欠官私債負，不以是何名色，乞並行蠲放。如州縣輒敢理索，乞重賜施行。

一、契勘新復州軍全藉官員葺治，若不稍加恩數，深恐無以勸諭。今相度欲乞幾年爲任，與轉一官，選人比類施行。任滿無遺闕，更與轉一官，選人改合入官。應權官權過月日，理爲實歷月日。

一、契勘新收復州軍自合體認朝廷惠養寬恤之意，用心存撫，務令安業。欲乞令逐一開具元管并後來歸業人戶單甲、姓名，所住鄉村，開墾過田土頃畝帳狀，申本司審覆，詣實申奏。仍乞以召集多寡分數，立爲殿最。

一、契勘所收復州軍久經殘害，上下凋弊。州縣官如能用心召集流亡，勸課農桑，懷柔百姓，寬恤刑禁，從本司保明申奏，乞朝廷優異推恩。若職事不虔，亦乞重賜黜責。

右畫一條具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一。

招楊欽奏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恭奉聖旨，措置荆湖南、北路盜賊。臣遂先分遣軍馬，扼賊要路，斷其糧道，嚴行禁止博易，使賊乏食。尋遣軍分頭齎執旗、榜，諭以禍福，說諭招安，潰其腹心，并欲誘致桀黠，以爲鄉導。今據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佐等招安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老小約一萬餘人、大小舟船八百餘隻、牛五百餘頭、馬四十餘疋，並到軍前。臣已優加存撫，及即時支破錢糧養贍，并先次將空名武義大夫告書填，給付楊欽了當，所有以次頭領亦見行取會。契勘楊欽係賊之密黨，今已服從，正宜乘機掩覆巢穴。臣一面措置進兵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一。

李通歸順奏〔二〕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臣嘗以國難未除，虜禍方熾，竊有意於恢復之事。深籌逆計，以爲中原之士，性具五常，豈無忠義思報國家，特以身陷虜、僞之郊，未能奮發。於是多遣信實之人密行，宣布朝廷之德意，說諭約結，俾其磨濯一

心，以待王師之舉，相爲應援。今有虢州欒川知縣、修武郎李通將帶五百餘人，首倡歸順，已到鄧州。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勞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一。

〔二〕通：原作「道」，據校注本改。

乞出師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能，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

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敕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一。又見《金佗續編》卷一。

乞以明堂恩奏張所男宗本奏

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臣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於文資內安排。臣技能蔑取，勳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爲國捍難者，不爲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實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一。又見《忠文王紀事

實錄》卷五。

全宋文卷四三三六

岳 飛 二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紹興七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賊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二」，上稟成算，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瘝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

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臣子下情，昧死于冒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二。又見《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五。

〔二〕時：原缺，據《紀事實錄》補。

乞移都奏略

紹興七年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北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金佗粹編》卷一二。又見《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五。

乞進屯淮甸劄子

紹興七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睹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迫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勢，彼必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日

即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四。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指揮劄子

紹興八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去冬聞金賊廢劉豫，有可乘之機，是以屢貢管見，塵瀆天聽。三月二十六日，領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一〕，令臣條具曲折以聞。臣喜而不寐，以謂陛下慨然英斷，將欲興王師，舉大事，以雪積年之耻。故臣輒忘淺陋，周述利害，仰紊睿明，覬或採納。今月初七日，臣所差人回，未蒙朝廷處分。伏望早降指揮，俯賜俞允。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二。

〔一〕自「聖旨」至篇末原缺，據校注本補。

乞免便宜辟置劄子

紹興九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湖北、京西路頃以累經□□〔二〕，殘破甚至，一時州縣之官，往往無人願就〔三〕。□蒙朝廷指揮，許臣自知、通并州縣□□辟差〔三〕。今來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并是腹心州縣，前弊已除，而名器予奪之權，非□□所當久假。所有今後差官，欲乞徑自朝廷差注施行。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二，校注本。

〔二〕按《金佗續編》卷四有《先以湖北京西……仍賜獎諭詔》，其長題引用岳飛此劄子之文，此處徑作「累經殘破」，疑此處并無缺文。

〔三〕就：原缺，據右引補。

〔三〕此句右引作「許令自知通以下辟差」，此處三缺字似當作「官以下」。

乞祇謁陵寢奏

紹興九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臣伏睹正月十二日降到赦書〔一〕，交割河南州縣，內西京、河南府係臣所管地分。自劉豫盜據以來，祖宗陵寢久失嚴奉，臣不

勝臣子區區之情，欲乞量帶官兵，躬詣灑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二。

〔二〕篇首至「正月十二」：原闕，據校注本補。

論虜情奏略

紹興九年

北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金佗粹編》卷一二。

奏審謁陵寢行期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契勘今日祇謁陵寢使、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已到鄂州。臣見辦集行役，只候得士儂、張燾關報行期，便同起發。或恐陛下別有使令〔二〕，願賜一一訓敕。謹具奏知。《金佗粹編》卷一二。

〔二〕自本句「恐陛下」至文末原無，據《金佗續編》卷九《照會免去祇謁陵寢省劄》補。

李興吳琦轉官告乞付軍前給降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本司近據統領官梁興申：「差人探報得河南府見被金賊占據。本府有番人七千餘人、馬五千餘匹，食糧軍三千餘人，知府係叛賊、僞奉國上將軍、安武軍節度使李成〔二〕，并差番人同知。其本府管下福昌、永寧、伊陽三縣，番賊不曾前去，止有河南府鈐轄李興人兵往來，私掠財物。」及據伊陽縣申，亦爲上件李興事理。臣已差秉義郎加借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本司中軍統領軍馬蘇堅權河南府事，令擇一縣，寄治府事，招收軍馬，措置事宜，及拘收李興一行前來軍前使喚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臣照會施行。所有李興、吳琦轉官告，乞給降付臣，候再立微效日給付施行，庶得有以激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佖粹編》卷一二。

〔二〕安武：原作「武安」，據《金史》卷七九《李成傳》改。

乞乘機進兵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得衛州忠義統制趙俊差人賁到申狀，自閏六月二十七日起離本州，於今月初四日到臣軍前報，比遣兵過河，會合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已收復趙州了當。又遣本司統制梁興、董榮兩軍過河，河北州縣往往自亂，民心皆願歸朝廷，乞遣發大兵，前來措置。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二。

乞定儲嗣奏略

紹興十年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金佗粹編》卷一二。又見《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五，《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

乞劉錡依舊屯順昌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准樞密院劄子奏：『勘會已降指揮，順昌府分撥兵將，嚴爲守備，今來順昌府見闕守臣。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岳飛依已降指揮，辟差順昌府守臣，日下具名聞奏。』」劄送臣疾速施行。臣除已恭依前項聖旨指揮施行外，臣契勘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順昌府舊屬京西，合撥屬本路。並要岳飛分撥兵將，嚴爲守備。劉錡候岳飛差到兵馬，將所部起發，前去鎮江府，聽候指揮使喚。」本司契勘所管軍馬，已分布調發前去陝、虢、西京、陳、蔡、潁昌、汝、鄭州一帶，并已有差往河東、河北措置事宜。已兩次申奏，乞將劉錡一軍且令於順昌府屯駐，庶幾緩急可以照應去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臣已申奏事理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佖粹編》卷一二。

乞號令歸一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軍州事吳玠（一），本司於今年六月十三日差兼京西湖北宣撫

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司選鋒軍副統制，後來於閏六月二十六日改差兼撞軍統制軍馬〔二〕，令團集忠義人兵，與本司差去統制官措置掩殺金賊，收復州縣。今據吳琦申：「淮川、陝宣撫使司劄子，恭依聖旨，便宜黜陟。勘會陝州最係極邊，其知州、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吳琦見糾集忠義軍兵〔三〕，據險保聚，捍敵金賊，理宜增重事權，今差兼管內安撫、統制忠義軍馬。除已奏聞外，仰准此。除已祇受外，申乞照會。」臣契勘川、陝宣撫使司差吳琦前項職事，委是與本司交互，事不歸一。兼虢州亦元屬陝西，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虢州依舊撥隸川、陝宣撫司，其知虢州武赳并元帶去軍馬，却乞發還本司，應副使喚。及寄理武功大夫、博州刺史、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本司先次依已得聖旨便宜指揮，差兼本司左軍統制。今據李興申，准朝廷指揮，差知河南府、兼本路安撫使。今來措置事宜之間，照應不一，切恐有悞指蹤。并蔡州、汝州近准朝廷撥隸京西南路，欲乞將逐州依舊撥隸河南府路，別差帥臣。并蘄、黃、光州元屬淮西，亦乞並撥隸本路，庶幾歸一，緩急不致悞事。只乞令臣依舊爲朝廷守湖北、京西兩路，以備緩急使令。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二。

〔一〕契、事：原無，據校注本補。

〔二〕撞軍：「撞」字疑誤。

〔三〕果州：原作「果義」，據校注本改。

乞止班師詔奏略

紹興十年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謀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金佗粹編》卷一二。

赴行在劄子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取順昌府，由淮南路〔一〕，恭依累降御筆處分，前赴行在奏事。伏乞睿照，取進止。

《金佗粹編》卷一二。

〔一〕由：原無，據《金佗續編》卷一〇《令疾速赴行在奏事省劄》補。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

紹興十一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近據探報，虜酋將自壽春等處入寇淮西。臣契勘目即上流未有賊馬侵犯，欲乞聖慈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伏望速賜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二。

乞檢坐張俊等會戰去處奏

紹興十一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二〕、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臣今月十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親札一通，臣即時拜恩跪領訖。伏讀聖訓，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等併力與賊相拒，令臣提兵合擊。或來江州，或出蘄、黃，繞出其後。臣敢不仰體睿眷，殫竭愚陋。今日臣已抵黃州，見前去舒、蘄州界相度形勢利害，看賊意向，別行措置。不知張俊等會戰在甚日，庶幾臣得以照應。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二。

〔二〕此奏自「撫」以下原缺，據校注本補。

乞出京洛奏略

紹興十一年

契勘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金佗粹編》卷一二，校注本。

乞出蘄黃奏略

紹興十一年

今虜犯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乞且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却。且虜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金佗粹編》卷一二，校注本。

乞發回親兵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諸路軍馬已撥屬御前，今來臣有將帶到親兵等，除量留當直人從，其餘盡數欲乞發遣却歸本處。所有鄂州及襄陽府等州軍有以前發去防隘把截人馬，及淮東、

西軍馬，伏望睿慈早賜措置。庶幾使緩急賊馬侵犯，有所統攝，不致悞事。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

乞般家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日嘗具奏劄，干冒聖聰，欲乞先次般妻、男雲一房來行在。臣今欲乞盡數般妻家累來行在居住。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二，校注本。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紹興三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臣岳飛狀奏：臣今月十五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正任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臣已兩具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悃，方切憂惶，復蒙天語之丁寧，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戴，進退靡安，敢事虛辭，仰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勳，非謂謙辭而避寵。况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敗

曹公於赤壁，禦失其策，隋何所以取黥布於湓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各此嚙喉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三。

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閣門祇候奏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今月十七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男雲保義郎、閣門祇候者。伏念臣寒陋無堪，上感聖恩，備員軍事，未有涓埃之力，以報國家。況臣男雲俾從戎伍，未立寸效，豈足仰副異眷，實不遑安。伏望特賜寢罷，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三。

乞罷制置職事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飛昨蒙聖恩，除臣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不敢辭免，伏恐朝廷別有使令，實不自安。方具陳控，繼蒙除臣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令臣收復襄陽等六郡。臣深體國事之

急，憤激于懷，是以承命出征，不暇辭請，今來並已收復了當。竊念臣人微望輕，難任斯職，欲望特降睿旨，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令臣罷制置使職事，依舊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得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三。

辭建節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除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伏念臣賦資凡下，才不逮人，旄節之崇，實匪序遷之比，在於疏逖，尤非宜據。伏望聖慈追寢誤恩，以安微分，庶免顛隳之患，實出生成之賜。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三。

乞侍親疾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輒具危懇，仰瀆睿聰。臣愚戇之跡，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仰酬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

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悃悞，無他規避，暫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銜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三。

辭建節第二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先具辭免江南西路舒蘄等州制置使，蒙恩降詔不允。續准省劄，除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於今月初二日即具辭免，干犯天聰，至今未蒙施行。伏念臣謏薄之資，無足比數，誤辱聖恩，備員軍事，雖竭疲駑，殊無補報，空糜廩餼，朝夕靡遑，若更貪戀寵榮，不惟取誚人言，亦於臣之冒濫，實所不安。伏望睿慈洞察，檢會臣前所奏，追寢成命，早降指揮，令臣依舊官資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安愚分，未致顛隳，終圖報效。素瀆天威，臣無任震汗之至。取進止。《金

繳節度告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近蒙降到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告一軸。臣實有愚悃，已累行具奏，不敢祇受。伏望聖慈速賜追還，以安微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三。

辭建節第三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清遠軍節度使，蒙恩降詔不允，遂再瀝肝膽之誠，仰瀆天聽，乞賜追寢成命。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恩，再降詔不允。臣愚陋無堪，才術凡下，區區武弁，不當輒具汎辭控免。惟是旄節之重，實匪所堪，事干國政，不容冒受，惟望早賜追還，以安愚分。《金佗粹編》卷一三，校注本。

辭建節第四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清遠軍節度使，特降聖旨不允，不得再有辭免。伏念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涓埃之效，遽叨旄節之榮，若不屢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皇安處。方今戎馬侵擾，而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何以厭服公議？臣雖三貢丹誠，宸衷未允，敢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三三七

岳 飛 三

劾劉康年僞奏乞恩澤奏

紹興五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係臣畫一陳乞臣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僧慧海佛心禪師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蓋臣先於鄂州駐劄日，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將收復襄漢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進。臣以鄂州去行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闕少，戰馬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名印紙，因便將帶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劉康年將前項印紙擅行書填，陳乞臣之私事。竊念臣冗賤凡才，誤蒙陛下擢任，兢兢旦夕，每虞不稱。如臣近者蒙恩以收復襄漢六州，寵加旄節，臣凡五具懇辭，不敢祇受，慮或取誚公論，有玷清朝。敢謂康年遽上此請，方當國家多事之際，陛下宵衣旰食，親御六師，經理戎政。臣雖至愚極陋，豈不知捐身效命，少圖補報，況復敢以

私門猥瑣，希求恩寵。臣若不披露肝膽，力爲辨雪，天下其謂臣何！伏望陛下察臣悃悞，實未嘗敢萌此意，乞將上件恩數早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帶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伏乞同賜黜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三。

再乞寢罷劉康年僞乞恩澤劄子

紹興五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契勘臣近於正月初一日嘗具奏，聞爲本軍提舉一行事務官、武功大夫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乞母封國夫人，次男雷換文資，僧慧海禪師事，乞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帶印紙事理，臣見在本軍待罪，乞同賜黜責施行去後。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飛放罪。劉康年罷神武後軍提舉一行事務，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仍追奪收復襄漢等賞。飛母封號係是特恩，可依已降指揮，餘令改正。」臣以猥瑣之資，曲荷天地廣大之恩，終不加罪，保全微臣，臣雖殞身，無以仰報聖德萬分之一。重念臣奮跡單微，今來濫厠承流，於法母已是當封淑人。遭際陛下，實爲榮幸，豈敢踰分，過有邀求。前三事上感睿照，特賜辨明，皆已施行。獨有臣母國夫人號，未蒙改正。竊惟國家封爵，自有彝制，豈可躐等超遷，有紊舊章。若因劉康年妄有陳請，陛下必欲以此封臣之母，不惟臣終不遑安，亦於公論不以爲允。伏望聖慈洞察，憐臣懃懇之誠，俯從

所欲，將臣母特封國號事，速賜追還，以正名分。取進止

〔貼黃〕如以爲特恩不可復奪，乞將飛旄鉞恩數追寢，回授施行，庶幾不致濫受。伏乞睿照。《金

佗粹編》卷一三。

辭男雲雷除閣職劄子

紹興五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男雲閣門宣贊舍人，雷閣門祇候。伏念臣寒陋之資，遭際聖明，恩紀過厚。比者入覲天光，薦叨異數，顧雖捐軀致命，莫報萬分。今者寵眷日來，又及賤息。念臣何功，冒茲優渥，成命初頒，驚悸失措。寔惟臣么麼賤微，凌躐已極，而父子僥冒，公議尤所不容。陛下如欲始終保全，願收還誤恩，俾安愚分，庶幾不犯貪進之戒，獲逭他日之譴。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三。

乞宮祠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比具誠懇，冒犯天聰，以荆、襄三路目今盜賊屏息，乞罷制置使職事，以安愚分，未蒙俞允。竊念臣自收復建康，相

繼六年，正當大暑，討捕寇攘。雖臣子義當捐軀效命，報稱之時，固不應復有披陳。然臣自收捕曹成入廣，漸染瘴癘，後來屢中暑毒，每至夏月，疾間發作，兩目赤昏，飯食不進。加之老母別無兼侍，病既在身，母且垂白。若臣貪冒寵榮，不知進退，非惟臣所不安，又以臣所統軍馬不少，方陛下恢復故疆，奉迎二聖，宜選賢能，建圖事功，而臣至愚極陋，豈可久濫兵權，以妨豪傑之路！情至迫切，實非緣飾誕妄，上欺天聽。欲望聖慈察臣之心，本非避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如犬馬之年未殞，他日尚可以備員邊面，以受驅策。伏乞俞允，早賜降付施行，不勝幸願。素瀆宸衷，臣無任震汗激切之至。取進止。《金佖粹編》卷一三。

乞宮祠第二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六月十八日嘗具奏劄，冒犯天聰，惟切震懼，朝夕恭俟宸命。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岳飛已平湖湘，見措置上流事務，責任繁重，所請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起身田野，勢援孤單，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曲垂覆育，雖臣捐軀效死，豈足以圖報萬分之一。臣前所請，固非忍爲，亦非所願，寔以臣垂白之親，別無兼侍，年來多病，頗覺羸瘠，又臣先所染瘴，緣冒暑毒，今亦未瘥。雖平居無事，猶恐不能任責，況今日上流形勢，所繫至重，若非智謀宏遠、勇略過人者，安能分陛下宵旰

之憂，仰副委寄。如臣不才，冒濫寵榮，加以抱疾而不知止，終恐有悞使令，上貽陛下憂顧。伏望聖慈察臣愚懇，不敢飾辭，早賜俞允，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苟免顛隳，實出生成之賜。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三。

乞宮祠第三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先具誠懇，冒瀆天聰，乞一在外宮觀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起自白丁，誤蒙器使，仰荷聖慈委曲異眷，雖父母之愛其子，何以復加，顧臣之事陛下，豈不願殫竭疲駑，以畢此生，仰圖報效。況今防秋是時，詎敢託以他事，覬安閑退？實緣臣老母垂白多病，又臣漸染瘴疾，四肢墮廢，兩目昏赤，而臣職掌兵戎，繫國利害，莫大於此。臣若貪冒榮寵，昧於進退，不哀鳴控告於君父，在臣一身，固不足惜；重念朝廷付以上流，責任不輕，恐致顛隳，有悞委寄。伏望睿照矜其愚悃，別無規避，特降指揮，檢會臣前所陳請，早賜俞允，不勝幸甚。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三。

辭檢校少保第二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檢校少保恩命事，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恩曲降詔諭，未賜俞允。臣義有未盡，跼蹐靡皇，輒敢再犂丹誠，仰干淵聽。伏念臣本無才術，誤膺眷渥，未能攘却夷狄，掃除僭竊，以副陛下削平禍亂之以下

原闕 《金佗粹編》卷一三。

辭招討使第三劄子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兩具辭免招討使恩命。今月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才術空疏，智識凡下，方懇辭檢校少保之恩，豈謂復進招討之任，薦膺眷渥，撫己驚惶。切惟閫外之重，責任非輕，自匪德望服人，韜略邁衆，何以仰副陛下遴選委寄之意，如臣不才，曷足當此。伏望聖慈察臣之衷，實欲少安分守，早賜追還成命，庶協師言。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三。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除臣檢校少保恩命。今月初一日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已三貢辭章，出于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大，一賜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臣草芥固陋，備數戎昭，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亞保之位，實預三孤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寵。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爲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早還成命，庶令臣少安分守。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宣撫副使劄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三月十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岳飛已降指揮，除湖北、京西南路宣撫副使，奉聖旨，疾速兼程前去鄂州，措置軍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

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醴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躐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母亡格外賻贈及應辦喪事奏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狀奏：臣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二道，奉聖旨，岳飛母身亡，已降指揮起復，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匹兩，令戶部支給。所有葬事，令鄂州協力措置施行。臣上荷聖恩，惟知感泣。契勘臣今般挈家屬，扶護母喪，已至江州瑞昌縣，擇定江州界營葬。臣以月俸之餘，粗足辦集，所有上件恩數并格外賻贈，伏望聖慈併賜寢罷，庶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四。

乞終制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

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聖旨，先次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經之制，面顏有覲，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比蒙聖恩，以臣母身亡，特賜銀、絹一千匹兩，即具懇免。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伏念臣遭遇聖眷，過於山岳，感激之心，惟極涕泗。今已安葬了當，種種辦集，皆自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項銀、絹實難重叠祇拜，伏望特賜寢罷。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乞終制第二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准樞密院劄子，勘會臣母魏國太夫人姚氏身故，已降指揮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職事，不得辭免，仍具已供職月日聞奏。臣契勘除已具辭免奏聞外，伏望聖慈檢會所奏，特許臣終制。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乞終制第三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辭免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會者。伏念臣叨荷聖恩，實倍倫等，惟期盡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災屯如此，不能任事。況臣一介右列，若學術稍優，謀略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乏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賈作銳氣。苟不罄瀝血誠，披告陛下，則他日必致顛隳，上辜委寄。伏望睿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進止。《金佗粹編》

目疾乞解軍務劄子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臣先爲目疾昏痛，不能視物，在假服藥醫治，累奏乞致仕，將宣撫司事務權令參謀官薛弼、參議官李若虛管幹。已申奏朝廷，聽候指揮去訖，未蒙回降指揮。十月十五日夜，據參謀官薛弼傳到御前劄子一封，付岳飛，係金字牌降到，內係黃紙。臣遂拆開，認是宸翰，臣即時遙拜跪領，不覺感激涕淚。臣平日切切思報陛下之心，惟冀當此大敵，少展區區。適以病目，轉覺昏暗，臣私心不勝痛憤。又於十六日據薛弼申，累准金字牌降到御封樞密院劄子，催促全軍人馬前去江、池州，稱已勾抽襄陽等處軍馬前來，猶恐遲緩，已整齣在寨軍馬，止候兜請錢糧，俵散衣賜了當，先次起發。臣比在假，每日連併服藥，全未見效。伏望睿慈檢會臣累奏事理，速賜施行，庶幾不悞國事。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太尉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今月二十五

日，進奏官報內降白麻一道，除臣起復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本無寸長，誤膺器使，且陛下以太上梓宮未還，作興文武，雪耻羣狄，高名大爵，正當謹與，以激厲天下，而臣何功，率先濫及。伏望聖慈特垂天鑑，察臣悃悞，元非飾辭，追還大命，庶幾微分少安，不陷清議。臣仰冒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太尉第二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已具奏，乞追寢太尉恩命。於今月二十六日，准右武郎、同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潘永思齎賜到告命一軸。螻蟻之誠，未回天聽，不免再瀝忱懇。伏念臣頃自天下兵興時，實有志於奮張皇威，削平僭亂，以爲北虜不滅，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覬覦高爵厚祿之念。既而誤蒙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責任以來，荏苒積年，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之官職歲遷月轉，豈不有負初心。兼臣見今官職不爲不崇，豈容一向叨竊，不自愧耻？伏望聖慈特賜哀矜，察臣愚衷，收還大命，庶令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報厚恩，不犯盈滿顛隳之戒。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見寄納平江府軍資庫。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乞免立新班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據幹辦官于鵬申，准行在閣門關已降制，岳飛除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不候正謝，令立新班。臣已辭免外，所有合赴朝殿起居，乞立舊班。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睹聖旨，岳雲特轉三官。契勘臣男雲見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自有本職功狀內合乞推恩等第。若更叨冒今來恩數，似出無名，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之道也。所有上件恩命，實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收還，不勝幸甚。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太尉第三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兩具奏，乞追寢太尉恩命。今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令日下祇受。臣一介么微，言語鄙淺，不能上格天聽，用敢不避再三，薦控誠悃。臣頃以目疾，廢事日久，近者商、虢、潁、蔡之戰，皆由仰遵聖訓，遂致將士竭力，在臣實無寸功。且太尉掌武之官，授非其人，則不足以爲今日右武之勸，臣若謬居不辭，是因臣一己而怠天下。伏望聖慈特回淵鑑，收還誤恩，令臣只以見官待罪軍旅，庶幾天下始知大官之爲可重，不累陛下立政惟人之明，天下幸甚。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太尉第四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三具奏，乞追寢恩命。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累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仰荷聖慈詔諭諄複，然臣實以私情迫切，不容冒進。竊念臣雖無他長，粗知義命，平居服食器

用，每安於弊陋，正恐綿薄，不堪祿賜之厚，徒取釁眚。臣伏自去春丁家憂棘，不復敢有榮官之念，繼以目疾，就醫至今，其天賦之薄，即此可見。臣若復尚貪寵數，不自退省，將恐災沴之來，不特今日。伏望聖慈特回天聽，收此誤恩，全臣知止之節，臣實幸甚。臣疊犯天威，不勝惶懼顛越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具奏辭免男雲特轉三官恩數。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紹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誠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全宋文卷四三三八

岳 飛 四

辭開府劄子 紹興九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正月二十四日准都進奏院遞到白麻一道，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者。臣初捧制文，尚懷疑惑，豈謂非常之典，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往來幹辦官王敏求差人齎到前件告一軸，乃知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闔之寄例進優秩。不惟臣一己私分愈切驚惶，至於將士三軍亦皆有覩面目。伏念臣奮身疏逖，叨國顯榮，每懷尸素之憂，未效毫分之報，豈可因此霈澤，遂乃濫預褒陞？伏望聖慈特此睿斷，毋嫌反汗，亟寢誤恩。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寄收，以待朝廷追取外，冒犯天威，不任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

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金佗粹編》卷一四。

辭開府第三劄子

紹興九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已具辭免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恩命，今月二十七日，蒙降到詔書不允者。臣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洞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溫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賁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顛隳？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複，紊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四。

乞解軍務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謂事君以能致其身爲忠，居官者以知止不殆爲義。伏念臣受性愚戇，起家寒微，顧在身官爵之崇，皆陛下識拔之賜，苟非木石，寧不自知，每誓粉骨糜身，以圖報稱。然臣叨冒已踰十載，而所施設，未效寸長，不惟曠職之可羞，況乃微軀之負病。蓋自從事軍旅，疲耗精神，舊患目昏，新加脚弱，雖不辭於黽勉，恐有誤於使令，願乞身稍遂於退休，庶養痾漸獲於平愈。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既不復於用兵，且無嫌於避事。伏望陛下俯昭誠悃，曲賜矜從，令臣解罷兵務，退處林泉，以歌詠陛下聖德，爲太平之散民，臣不勝幸甚。他日未填溝壑，復效犬馬之報，亦未爲晚。臣無任激切戰懼俟命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丘壠，以便養痾。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尚闕俞音，不免控瀝肺肝，再據悃悞。

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腹心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邀君之嫌。今講好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偃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謗。臣不揆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悞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鈇鉞，至於再而不自己。伏望陛下垂博照之明，回蓋高之聽，曲加仁惻，洞照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營醫藥。臣不勝感戴聖德願望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可落閣職，與轉武顯大夫、遙郡刺史。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惟使雲志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況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告命，庶使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辭免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遭遇宸眷，倍於常倫，初無顯赫之功，以稱褒崇之典。又況臣男雲愚蠢無知，涓埃未效，疊蒙優渥，以臣之故，冒濫爵祿，已爲過分。今若又寵以異數，使之叨據，不唯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謗，并臣之罪，亦復難逃。伏望聖慈俯回天聽，特賜追寢，實爲臣父子之幸。臣不勝激切震汗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三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兩具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恭讀之際，愧汗交流。伏念臣叨荷聖恩，實倍倫等，曲折之辭，前已備述，不敢喋喋，上瀆天聽。臣以辭免開府恩命，重蒙玉音戒諭丁寧，又不敢固違天意，跼蹐拜命，已切悚惶。今若并臣男雲無功進職，是

臣辭榮而益榮，避祿而邀祿也。恩雖至厚，公議謂何？伏望特簡淵衷，俯回洞照，特賜寢免，庶安愚分。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先三具劄子，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恩命事。今月二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聞正己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疏逖，冒國寵榮，陛下誤恩，擢置重任，以孱陋之資，將軍旅之衆，顧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飭修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在臣私分，實不皇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是臣不能正己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陛下憐臣拙直，察臣愚衷，早賜俞音，收還成命。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然後命之以官，亦未爲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少保第三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兩具辭免，今月初十日，伏奉詔書不允者。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以貪爵祿。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愒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冒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進止。《金佗粹

編》卷一五。

辭少保第四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蒙聖恩，特降告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今月

初九日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爵祿者，人君馭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久叨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況乃孤棘，實爲異恩，若更無功，輒有貪冒，臣賦分謏薄，竊恐別招譴責。伏望陛下憐臣懃懇，特降俞音，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效寸長，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干冒斧鉞，臣不任戰慄俯伏俟命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少保第五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特降告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四具劄子辭免。八月三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日下祇受，仍依累降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者。臣之事君，義無有己，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羯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駑礪鈍，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涓埃之賞。取進止。《金

佗粹編》卷一五。

辭冊命劄子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准制命，授臣少保，累具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不避斧鉞之誅，再露丹誠，仰干天聽，乞賜追寢。又於今月初一日奉聖旨指揮閣門，岳飛除少保，累具辭免，已降指揮不允，日下祇受，不得再有陳請，可令便立新班，特放告正謝。臣已於今月初二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冊命恩數，伏望睿旨許免，以安愚分。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二〕「兼營田大使」原在「招討使」之下，據本卷各篇繫銜順序改。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臣聞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

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與虜賊決戰於陳、潁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防，賞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告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俯垂天鑑，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勵懦庸，別圖報效。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乞叙立王次翁下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蒙恩除樞密副使，已具懇辭，未沐矜許。伏奉聖旨，令參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下。臣契勘參知政事叙位，舊例在樞密副使之上，臣雖謬忝孤卿，豈得遽紊班列。欲望聖慈令臣只依舊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邦儀不易，愚分可安。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參政與樞密副叙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忝竊孤卿，叙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誠懇，仰瀆聖聽。伏望睿慈曲垂昭鑑，許臣只依近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衣帶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二日正謝，伏蒙聖恩，依例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念臣一介么微，遭遇宸眷之厚，近年累曾蒙恩賜金帶等物，今更循例賜予，在臣無能，實爲過分。伏望睿慈特賜寢罷，庶使蠢愚不致冒濫。干瀆天聽，臣不勝惶懼之至。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初除銀絹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今月初九日，御藥院官衛茂實奉六月十三日聖旨，以臣初除樞密副使，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千匹兩。臣遭遇聖眷至厚至深，既擢任於樞庭，又錫賚以多物，內外情文，靡所不盡。陛下所以待人臣之禮，斯亦至矣。然臣稟生奇蹇，賦分寒薄，夙夜震驚，恐不足以當陛下錫予之厚。伏望聖慈俯垂睿照，收還所賜銀、絹，庶使稍安分量，不至盈滿。取進止。《金

辭男雲除御帶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除帶御器械。伏念臣叨冒聖恩，擢實樞府，靜思無補，已劇愧顏。臣男雲年少蠢愚，未練官業，今輒處以御帶之職，實爲親近，在臣寒微，尤不遑處，兼恐於法或有妨礙，不免控瀝危懇，仰瀆聖聰。伏望睿慈曲垂天鑑，追還已降指揮，庶得稍安愚分。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辭免男雲除帶御器械差遣，不允。臣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蠢愚，殊未練達世務，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騃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皇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天聽。伏望睿慈追還雲上件差遣，庶免人言，少安愚分。取進止。

《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初除銀絹第三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蒙指揮，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千匹兩，臣已兩具劄子奏，乞賜蠲免。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竊緣臣聚集口累，不至重大，逐月請俸，贍養有餘，若更叨冒錫予，至於無厭，則不知足之患，深可爲戒。臣不免再具誠懇，仰瀆聖聰。伏望睿慈俯垂天鑑，特賜蠲免施行。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乞解樞柄第二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至今累日，未蒙俞允。竊念臣性識疏闇，昧於事機，立功無毫髮之微，論罪有丘山之積。加以望輕任重，德薄寵殊，荷聖眷之兼容，在孤忠而益畏。煩言沓至，私義奚安？欲免累於明恩，理合圖於亟去。伏望睿慈察危情之難處，施天造之曲成，聽還印於樞庭，許投身於散地。欲乞檢會臣前奏，早降處分施行。取進止。《金佗粹

乞解樞柄第三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累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者。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闕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淵聰。伏念臣濫廁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機政。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辭除兩鎮在京宮觀第二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伏蒙聖恩，賜臣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告一軸，仍奉朝請。臣已謝恩外，緣臣見具劄子辭免，已將告命寄納臨安府，今月十四日伏奉詔命，不允。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尊，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疏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隳，上辜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金佗粹編》卷一五。

全宋文卷四三三九

岳 飛 五

廣德捷奏 建炎四年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臣岳飛狀奏：恭依聖旨，將帶所部人馬，邀擊金人，至廣德軍見陣，共斫到人頭一千二百一十六級，生擒到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并遣差兵馬，收復建康府溧陽縣，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金人回犯常州，分遣兵馬等截邀擊掩殺，四次見陣，擁掩入河，棄頭不斫，生擒女真萬戶少主孛堇、漢兒李渭等一十一人。委是屢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鄧州捷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叛賊李成與金賊劉合李莖、陝西番、僞賊兵，併聚於鄧州西北，劄三十餘寨。臣遣發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前去掩殺。據統制王貴、張憲等申：「七月十五日，離鄧州三十餘里，逢賊兵共數萬接戰，分遣王萬、董先軍兵，出奇突擊，其賊大潰。降到番官楊德勝等二百餘人，奪馬二百餘疋，衣甲不知其數。內高仲將一項殘零人馬，走入鄧州，閉門堅守。十七日，攻鄧州，將士不顧矢石，蟻附而上。破鄧州，殺死番、僞賊馬，鏖戰大獲勝捷。」爲暑月疲勞，見起發前去德安府歇泊，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復三州奏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近准指揮，遣飛進發軍馬，掩殺番、僞賊馬，於五月六日收復隨州，七月十七日收復鄧州，二十三日收復唐州，并已收復信陽軍。並已差官葺治，屯兵防守，已班師江上歇泊。謹錄奏聞。伏候敕

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湖寇捷奏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狀奏〔一〕：近差統制官任士安部押軍馬，前去□□□□措置把截黃誠等賊馬去後。據任士安申：「五月五□□□□□□偽太子、渠魁黃誠等節次前來侵犯永安寨，其賊□□□□□□匹、步軍二萬餘人，擺拽十餘里，與官兵相拒鬪敵。□□□□□□率親兵，并武功郎、統領陳照人馬，分路會合，至永□□□□□□陣，前來迎敵。任士安引兵當頭衝擊，賊徒敗走，奪□□□□□□，黏蹤追襲，過苟陂山，殺死甚多。奪到衣甲、器械，捉到賊人馬〔二〕，見別具狀供申外，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一〕路：原無，據校注本補。

〔二〕到賊：原缺，據校注本補。

復西京長水縣捷奏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據統制官王貴申：「遵依指揮，差武經郎、第四副將楊再興等統率軍馬，前去收復西京長水縣去後。今據申：八月十三日進兵到長水縣界業陽，逢僞齊順州安撫張宣贊下孫都統，并後軍統制滿在，擁賊兵數千人拒敵。當時分布軍馬，掩擊賊衆，殺死五百餘人，生擒後軍統制滿在并徒衆一百餘人，及當陣殺獲孫都統首級，其餘殘黨盡皆奔潰。再興遂再進兵，於今月十四日到本縣界孫洪澗〔一〕，再逢張宣贊親率賊馬二千餘人，隔河相射〔二〕，遂鼓率人馬鬪敵殺散。至次日二更已來〔三〕，收復長水縣了當〔四〕，奪到諸色糧斛二萬餘石〔五〕，給散百姓、官兵食用，即時招撫，並與安業，別無分毫搔擾〔六〕，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佖粹編》卷一六。

〔一〕澗：原缺，據校注本補。

〔二〕相射：原缺，據右引補。

〔三〕「至次」及「已」：原缺，據右引補。

〔四〕收：原缺，據右引補。

〔五〕諸色糧斛二萬餘：原缺，據右引補。

〔六〕招撫并與安業別：原缺，據右引補。

復潁昌府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統率軍馬，前去措置賊馬〔二〕，除於閏六月十九日離潁昌府四十里，與番賊見陣獲捷外，憲復統率軍馬，追襲賊帥韓常，其賊大敗，於當月二十日收復潁昌府了當。」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二〕賊馬：原無，據《金佗續編》卷一〇《收復潁昌令開具立功人等第省劄》補。

陳州潁昌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據諸軍申到收復下項：

一、據前軍統制張憲申：「將帶諸統制、將官前去措置陳州。閏六月二十四日午時，離陳州十五

里，逢賊馬軍三千餘騎見陣掩殺，其衆望城奔走。遂分諸頭項並進，離城數里，有番賊翟將軍等，并添到東京一帶差來賊馬，擺布大陣。憲遂鼓率將士，分頭入陣掩擊，其賊敗走，已收復陳州了當。除殺死外，生擒到番賊王太保等，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一、據踏白軍統制董先、遊奕軍統制姚政等申：「統率軍馬，在潁昌府駐劄。閏六月二十五日辰時，有番賊取長葛縣路前來。先即時同姚政等統率軍馬，出城迎敵。到城北七里店，逢鎮國大王并韓將軍、邪也孛堇賊馬六千餘騎，擺布成陣。先與姚政等分頭項徑入賊陣，戰鬪及一時辰，其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除殺死外，擒到人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鄭州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中軍統制王貴申：「先次遣將楊成等統率軍馬，前去措置鄭州。今據楊成等申：於閏六月二十五日到鄭州南，逢番賊頭領漫獨化等部領賊馬五千餘人見陣。成等遂鼓率將士，與賊見陣，掩殺賊馬敗走，收鄭州，撫定了當，委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漫獨化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王貴申：『據準備將劉政等申：將帶人兵，於閏六月二十九日夜，劫破中牟縣金賊萬戶漫獨化賊寨。殺死賊兵不知數目，奪到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一百餘頭，衣物、器甲等不計數目，即未知萬戶漫獨化存亡。』委獲勝捷，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復西京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尋差中軍副統制郝晟等統押軍馬，前去措置收復西京去後。今據郝晟等申：進發至離西京六十里下寨。於七月初一日，有金賊馬軍數千騎前來，即時差將官張應、韓清將帶馬軍，於賊來路把截。其賊前來迎敵官軍，張應等即時掩殺，賊馬敗走。晟進發軍馬，當日酉時直湊西京城下。其金賊爲已敗衄，當夜棄城逃遁。於初二日早，收復西京了當，已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龍虎等軍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賊酋首四太子、龍虎、蓋天大王、韓將軍親領馬軍一萬五千餘騎，例各鮮明衣甲，取徑路，離郾城縣北二十餘里。尋遣發背嵬、游奕馬軍，自申時後，與賊戰鬪。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厮劈。鏖戰數十合，殺死賊兵滿野，不計其數。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那奪到馬二百餘匹，委獲大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復南城軍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據本司統制忠義軍馬孟邦傑申：「遵依指揮，令措置收復南城軍。邦傑尋遣差將官楊遇等將帶人馬收復。據楊遇等申：七月初四日夜二更以來，」，南城軍北角與金賊交陣，擁掩落水溺死賊衆不知其數，并殺死賊兵三千餘人。所有奪到鞍馬、舟船、器甲、弓、箭、旗、槍等別具狀供申外，逼逐賊兵出城，上船渡河。至初七日收復南城軍了當，已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

獲勝捷，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二〕四：原無，據校注本補。

〔三〕七：原無，據右引補。

鄆城縣北并垣曲縣等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申時，據巡綽馬報覆，有番賊馬軍一千餘騎，徑來侵犯鄆城縣北五里店，在後塵頭不絕，不知數目。臣躬親提領軍馬，出城迎敵。遣差背嵬將官王剛等，將帶背嵬使臣五十餘人騎，前去探賊。據王剛等稱，於五里店見賊擺一字陣，內見一名甲上着紫袍，認是頭領。遂一齊入賊軍，併手斫下上件頭領，其餘賊衆一發退走。今於斫下屍首上并馬鬃上，取到紅漆牌子二箇，上題寫「阿李朵孛堇」。追趕賊馬二十餘里。當日又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董榮申：「依準指揮，統押軍馬前來，過大河勦殺金賊，占奪州縣。興等於今月初一日晚，到黃河南岸，措置濟河。其黃河北岸有金賊三十餘人騎，於岸口擺列陣勢，守備人馬。興等於初二日早領兵〔二〕，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渡河，到北岸。賊馬就岸交戰，其賊敗走，追趕入絳州垣曲縣，閉門拒敵。興等遂行張榜說諭，不肯歸降。至午

時，興等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措置絞縛雲梯，一齊上城接戰。殺死番賊不知數目，活捉到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并奪到戰馬一百餘匹、器仗等，見行撫存人戶安業，依舊種作外，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二〕領：原缺，據校注本補。

小商橋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三日，統率背嵬、遊奕并諸軍人馬，起發前來小商橋北一帶，至臨潁縣，措置掩殺金賊。於今月十四日天明，據綽路馬報，臨潁縣南逢金賊，綽路馬遂追趕過縣三十餘里，殺死賊兵不知數目，其賊望潁昌府、尉氏縣路前去。委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佗粹編》卷一六。

河北潁昌諸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趙雲、李進并董榮、牛顯、張峪申：「依准指揮，將帶人馬過河，占奪州縣，掩殺金賊。興等除已於七月初二日收復絳州垣曲縣了當，已行供申外，興等統押軍馬，至七月初四日到孟州王屋縣界，地名西陽、邵源，駐劄兩寨。漢兒軍張太保等部押手下漢軍人馬六十餘人，前來投降。至初五日辰時，到王屋縣西，地名東陽，有駐劄北軍一寨。爲興等統兵前去，其賊棄寨逃走。當日午時，統率軍馬到王屋縣，賊馬爲興等人馬逼近，並已棄城逃走。興等人馬不曾入城，乘勢追趕賊馬二十餘里，奪到戰馬八匹，殺死賊兵三十餘人，并奪到衣、甲、刀、槍、旗幟無數。興等差人招誘王屋縣百姓首領王璋等五十餘人，當面出給旗、榜，招集本縣逃走軍民着業去訖。至初六日，統兵到孟州濟源縣西，地名曲陽二十里以來，逢金賊高太尉賊馬五千餘人騎前來。興等躬親統押人馬，分頭前去迎敵，與賊血戰，自辰時及午時，其賊大敗。殺死金賊，一十餘里橫屍遍野，并奪到器械、槍、刀、旗、鼓等無數，及活捉到金賊八十餘人。興等收兵歇泊下寨間，至未時以來，有高太尉再將到懷、孟、衛等州界發來賊馬一萬餘人騎，分布前來興等對面，擺陣相拒。興等即時分布軍馬，併力與賊迎敵，不顧死生血戰。自未至酉時，勦殺金賊步軍八分已上，奪到戰馬、驢、

騾二百餘頭匹，活捉到金賊一百餘人。追襲至縣西門，其高太尉將帶殘零賊馬退走。興等爲官軍盡日見陣，傷中數多，遂統押軍馬，前去本縣北十餘里，地名燕川，歇泊下寨。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佖粹編》卷一六。

王貴穎昌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依准指揮，統率諸軍人馬，於穎昌府屯駐。今月十四日辰時以來，有番賊四太子、鎮國大王、并昭武大將軍韓常及番賊萬戶四人，親領番兵馬軍三萬餘騎，直抵穎昌府西門外擺列。貴遂令踏白軍統制董先、選鋒軍副統制胡清守城。貴親統中軍、遊奕軍人馬，并機宜岳雲將帶到背嵬軍出城迎戰。自辰時至午時，血戰數十合，當陣殺死萬戶一人、千戶五人，賊兵橫屍滿野，約五百餘人，重傷番賊不知數目。其奪到戰馬、金鼓、旗、槍、器甲等不計其數，見行根刷，續具數目供申次。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金佖粹編》卷一六。

臨穎捷奏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八日，到臨穎縣東北，逢金賊馬軍約五千騎。分遣統制徐慶、李山、寇成、傅選等馬軍一布向前，入陣與賊戰鬪，其賊敗走，追趕十五餘里。殺死賊兵橫屍滿野，奪到器甲等無數，輕騎牽到馬一百餘匹，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金佗粹編》卷一六。

乞緩急權借官私舟船奏

紹興三年九月〔一〕

本軍即日並無舟船，若遇緩急，乞於本路州縣沿江，不以官私舟船，和雇、權借使用，事畢給還。《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一四（第六冊第五六六三頁）。

〔一〕以下各篇奏議輯自《金佗續編》及其他文獻，今按其時間先後順序編排。

收捕虔吉州盜賊乞節次推恩奏

紹興三年九月

收捕虔、吉州盜賊，逐人屢次見陣，率衆當先，掩殺賊徒，各立奇功，乞推恩。今具下項：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統領官王貴，欲王貴與轉叁官，內壹官除遙郡刺史，壹官依條回授。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統領官張憲，欲張憲與轉叁官，內壹官除遙郡刺史。敦武郎、統領官徐慶，欲徐慶與轉叁官，內壹官除閣門宣贊舍人。《金佗續編》卷五。

胡世將充本路安撫制置使行移事奏

紹興四年四月

胡世將除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兼制置使。契勘自來行移，係用狀申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今來胡世將充本路安撫制置使，未審依舊用申狀，唯復用公牒。《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六（第四冊第三一六〇頁）。

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奏

建炎四年五月

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爲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景定建康志》卷一四。

措置防守已收復州郡奏

紹興四年六月

契勘荆南有解潛兵三千餘人，若朝廷令重兵駐鄂，其荆南、襄陽、隨、郢、德安等州，臣當斟量事勢，分兵防守，甚爲利便。臣先所乞以精兵六萬屯於鄂州，就撥江西、湖南糧斛，及朝廷支降券錢一週年應副，伏望特賜指揮施行。《金佖續編》卷六。

再請措置防守已收復州郡奏

紹興四年七月

臣近措置遣發軍馬，掩殺番、僞賊衆，收復鄧州了當外，有唐州、信陽軍，臣已調發軍馬前去收

復，及繼差官前去葺治。所有唐、鄧州、信陽軍累經殘毀，城壁損壞，久不修治，切慮日後難以保守。臣已相度，如逐州軍不堪防守，即令移治穩便山寨。如有賊馬侵犯，即更切相度，前來襄陽府保聚。臣已差撥二千人，付安撫使張旦，在襄陽府屯駐。及令襄陽安撫司量行分遣軍馬，前去唐、鄧等州，以爲斥堠，招集官吏、軍民。并差一百五十人往郢州，二百人往隨州駐劄。臣只候先所陳乞軍馬到來，即更行量添，撥付逐州府防守，措置捍禦外，臣緣所統軍馬道路日久，委是疲勞，除已統率起發前去德安府歇泊，聽候朝廷指揮。候敕旨。

〔貼黃〕臣先條具荆、襄等利害，所乞軍馬等事，伏乞速降指揮施行。《金佖續編》卷六。

乞添置將分割子

紹興五年七月

契勘本軍昨准朝廷指揮，置立拾將。今來人數稍增，欲望□賜指揮，添置將分，候指揮。《金佖續

編》卷六。

乞湖北襄陽有闕官去處知通以下許自踏逐令先次供職申奏給降付

身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

契勘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去處，自知、通并州縣官，許自踏逐强明清幹官，令先次供職外，申奏朝廷，給降付身。仍許薦舉改官，及陞擢差遣任使。候指揮。《金佗續編》卷六。

催赴行在奏事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

於今月初九日晚到常州，迤邐前去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外，申聞事。《金佗續編》卷六。

從申踏逐辟差官屬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

今來本司事務全藉官屬協力，欲乞差參謀、參議各一員，主管機宜文字一員，書寫機宜文字一員，幹辦公事六員，準備差使八員，點檢醫藥飯食二員。不以見任、寄居、待闕，許飛踏逐奏差，令

先次供職，不得辭避。候指揮。《金佖續編》卷六。

督府書填充告事奏

紹興六年二月

契勘今來蒙朝廷給降到空名告劄，如日後書填，飛欲於告劄背後題寫階銜，押字用印，以爲照憑。候書填訖，具職位姓名，立功因依，供申朝廷。仍乞劄下，付飛照會。伏候指揮。《金佖續編》卷七。

任招討使申明行移用公牒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

准諸路軍事都督府劄子：勘會岳飛昨充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日，依第二等奉使條例，發運、監司並用申狀。兼契勘昨張俊任江南東路招討使日，除安撫大使司用公牒外，其餘帥司並用申狀。今來岳飛已改除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理合申明。二月十九日奉聖旨，並依例施行。飛即未審本司行移本路安撫、監司，用公牒，唯復用劄子，伏乞明賜指揮。《金佖續編》卷七。

乞懲治兩路不法之官奏

紹興六年二月

兩路州縣官有蠹政害民、贓污不法之人，乞許本司一面對移，事重者放罷，具事奏聞。《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卷九八。

乞歸正人李清等補官奏

紹興七年三月

先有僞界官兵李清等不肯順僞，率衆歸正。內秉義郎、閣門祇候李清係頭領，乞與正補成忠郎，依舊閣門祇候。《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六（第八冊第七〇一九頁）。

乞量賊勢輕重調發軍馬前去照應奏

紹興七年九月

緣淮甸即日別無探報，如稍有警急，當量其賊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去蘄陽或江州照應。

《梁溪全集》卷一〇〇。

乞復漢陽軍漢川爲縣奏

紹興七年閏十月

漢陽軍元管漢陽、漢川兩縣，最是控扼去處。後來湖北安撫司一時申請，廢軍爲縣，隸鄂州。乞復爲漢陽軍，漢川復爲縣，依舊將漢陽、漢川兩縣撥隸本軍。《宋會要輯稿》方域六之三十七（第八冊第七四二四頁）。

全宋文卷四三四〇

岳 飛 六

乞致仕狀

紹興八年八月

臣今月初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韓世忠、張俊、岳飛如別無警急事宜，各量帶親兵，暫赴行在奏事。臣除已恭依處分外，契勘臣累具奏聞，乞歸田野，以養殘軀，未賜俞允。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所奏，速降睿旨，許臣致仕，庶幾不致上誤國計。臣已擇今月十二日起發，於江、池州以來，聽候指揮。臣不勝懇切之至，取進止。《金佗續編》卷九。

辭免赴行在奏事劄子

紹興八年八月

臣近在路，於江、池州兩具劄子，冒瀆天聽，乞致仕者。退循戰懼，莫知所爲。臣迤邐將次廣德

軍界，尚未准指揮。顧臣螻蟻懇迫之誠，上賴天地函容始終之賜，唯祈昭鑑，曲示眷憐。伏望早降睿旨，許臣屏跡山林，以養微軀。區區之詞，備在前奏，臣更不叨叨，紊煩聖聽。臣除於廣德軍以來聽候指揮外，取進止。《金佗續編》卷九。

再乞致仕劄子

紹興八年九月

臣椎鈍之資，過蒙眷注，近累乞致仕，又蒙聖慈降詔不允，及催督赴行朝奏事。臣不敢固違召命，即遂就道。伏念臣遭遇陛下，實千載一時□□□，豈欲頻具奏聞，上瀆天聽，重貽罪戾，徒自取之。緣臣不唯眼目脚疾時時發動，深恐才不逮人，緩急有誤陛下委付。覬就安閑，保養賤軀，跡其狂率，別無他腸。俟臣異日痊可，陛下尚欲使令，願盡駑蹇，仰受指縱。伏望淵衷俯垂洞照，早賜允臣所請，不勝幸甚。干冒斧鉞，退惟戰懼，取進止。《金佗續編》卷九。

乞寢和議奏

紹興八年九月

不可與和，緣虜人羊犬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寢，事畢，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臣受陛下深恩厚祿，無一時敢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七。

乞給降歸正人付身奏

紹興八年十月

節次收接到歸正人崔虎等，已供申朝廷外，今續收到歸正僞知潁順軍、權知鎮汝軍府、統制官胡清等官兵一千一百八人，委官取索逐人真本付身點對，計四百六十三道，乞給降付身。《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六（第八冊第七〇一九頁）。

乞赴行在奏事劄子

紹興九年八月

臣欲乞赴行在奏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金佖續編》卷一二。

乞追復張所官劄子

紹興九年

臣竊見故左通直郎張所先任監察御史，除直龍圖閣、河北路招撫使。因謫官到潭州界內，爲凶賊劉忠驅虜，百端誘脅，終不肯從，遂至被害。累經恩赦，本家無人申陳，未曾牽復。如張所者本疏遠，仰蒙朝廷識擢，當艱危之際，奮不顧身，有志未就，能以節死。欲望聖慈矜憫，特賜牽復官職，

以激忠義之風。取進止。《金佗續編》卷一二。

乞深入虜境復取舊疆奏

紹興十年七月

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授首，蜀有諸葛，後主復興，臣雖不才，竊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虜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竭力以報，臣之願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七。

乞給降空名告命劄子

紹興十年八月

乞給降下項空名告命，如有立功人，即便書填，以爲激勸。遇書填某人，於告背紙上題寫階銜，押字用印，照驗候指揮。正任承宣使三道，內一道帶軍職，正任觀宗使五道，內二道帶軍職，正任防禦使八道，內三道帶軍職，正任團練使一十道，正任刺史一十五道，已上乞於告內寫定官。橫行帶承宣使一十道，橫行帶觀察使一十五道，橫行帶防禦使二十道，正使帶團練使二十五道，正使帶刺史三十道，正使帶閣門宣贊舍人四十道，副使帶閣門宣贊舍人四十道，小使臣帶閣門祇候五十道，已上乞於告內空官，臨時書填。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階各三十道，武功郎至敦武郎階各四十道，修武郎至承

信郎階各五十道，進武校尉至守闕進義副尉階各五十道，已上乞寫定官。《金佖續編》卷一〇。

自述奏

紹興十年九月

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罪廢，偶幸免死，實出聖造。因投招撫使張所，一見與言及兩河利害，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又陞充統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

上虜賊韓常等犯界事劄子

紹興十一年

據德安府屯駐本司統制官龐榮申：探得蔡州除舊有番賊韓常等賊馬外，又據探報，李成押千戶一十五人，人馬約一萬五千餘騎，正月十八日已到蔡州。除已隄備外，奏聞事。《金佖續編》卷一二。

言講和有害無利奏

紹興十一年

金虜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竊如建炎中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浚不能迎遏，其軍大潰，失離川陝，兀術、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於朝廷，後無旬日，盡失

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爲阻，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軍無方略，料敵無知識，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鬪志，是以戰之不尅，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虜境，潁昌之戰，我兵大捷，虜衆奔潰，潛入汴京，當時若得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兀術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僞詐？據臣所見爲害，不見爲利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七。（以上二十八篇楊世文校點）

乞淮東重難任使申省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照得飛近准指揮，差飛充通、泰州鎮撫使，仰認朝廷使令之意，除已一面起發，前赴新任外。契勘金賊侵寇虔劉，其志未艾。要當速行勦殺，殄滅靜盡，收復諸路，不然則歲月滋久，爲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飛今來所乞，乞將飛母、妻并二子爲質〔一〕，免充通、泰州鎮撫使，止除一淮南東路重難任使。令飛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伺便迤邐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飛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盡臣子報君之節。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詳察，特賜敷奏，指揮施行，謹狀。

〔小貼子〕飛今來所管官兵一面催發前赴新任，如蒙指允飛所乞，即乞速賜指揮，亦不敢仰干朝廷，別求添益軍馬。伏乞鈞照。《金佖粹編》卷一七。

〔二〕并二子：原缺，據《金佖粹編》卷五與《金佖續編》卷一四《忠愍謚議》補。

赴鎮畫一申省劄子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劄子：契勘飛承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授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今具條畫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飛所統人馬見在常州宜興縣駐泊，其本縣已是闕乏錢糧，無可應副。飛見擇日起發，前去之任。竊聞江陰、鎮江見今全闕濟渡舟船，兼飛所管官兵老小數多，若以見有舟船裝載，半月不能渡絕。切慮軍兵闕食失所，欲乞於平江府、常州、江陰軍等處支撥糧米三、二萬碩，應副即日未渡江以前食用。

一、泰州全藉興化縣在水鄉，多收稻穀，以贍兵卒，今蒙已降指揮，從薛慶所乞，隸屬承州。泰興縣又已割屬揚州。兼契勘泰州舊有四縣，內倚郭海陵附近州城，累遭賊火蹂踐，全無所收，如皋一縣臨於大路，所收不廣。今來泰州一小郡，難以却將兩縣屬別州，顯於軍民妨闕。伏望詳酌，將上件兩縣依舊隸屬本州，所貴軍民通便。如蒙許允，乞作特旨行下，恐於人情未便，有妨應援。

一、本軍頭口，老小、正兵七萬餘人口，飛差人前去體探得通、泰二州即日並無糧斛，況糧斛猝急

難以擘畫。飛體國，不敢過有陳乞支給錢糧，欲乞借支兩浙、淮南路鹽鈔一百萬貫，逐旋還納鹽事司，准充鹽本。

一、飛見帶軍馬萬餘，自春並不曾支給衣賜。今來合給冬衣之時〔二〕，今體訪得通、泰州即日錢帛闕少，本州人兵尚無可支散，切慮因此失所。伏望詳酌體念，特賜於有錢絹官司或別州軍去處支給冬衣一次，貴免官兵赤露失所。

右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七。

〔二〕時：原缺，據校注本補。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於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陰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權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行

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墩，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芻茭、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裨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七。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沒難報。每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尚未知屯駐去處，使飛孤軍委實難以支梧。今月十二日，准本州遞到今月六日指揮。飛除已遵稟外，契勘金賊盤泊日久，連破諸鎮，王鎮撫、郭鎮撫等各斂兵自保，其志已驕，日即承、楚一帶民戶逃死，別無鹵掠，易於攻却。據探報，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疏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以來，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立大功，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申審招安申省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契勘湖東路見今盜賊嘯聚，動以數萬，李宏在岳州，劉忠在湘陰，曹成在道州作過，其餘寇盜不少。除見措置勦殺外，其間若有能改行自新之人，未委合與不合招安？如許飛招安，欲望給降金字牌、黃旗十副，仍乞差使臣管押，付飛交割。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七。

乞措置進兵入廣申省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契勘飛承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指揮，統率軍馬前來湖東，措置收捕曹成賊馬。飛尋依時起發，及沿路不住差信實人到道州以來，體探上件曹成作爲次第。至三月三十日，游兵到衡州茶陵縣，承諸處探報，曹成已於三月二十七日起離道州，望全、永州路前去。緣茶陵縣至道州尚有六百餘里，飛未敢信憑，遂領一行軍馬前來郴州、桂陽監，體度賊馬的實動息，於四月初八日到郴州管下永興界，地名橘水郊，

承郴州并桂陽監公文，探知曹成賊馬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賀州界去訖，至三月二十七日並已起離道州盡絕。本軍亦差人探得，與諸處關報一同。飛今部領軍馬，前去道州，如到彼賊兵未遠，即便尾襲追趕，若逃遁程途已遠，其賊聞飛兵到，必不敢前來拒敵。飛欲深往追趕，又恐二廣不曾得朝廷指揮，不肯應辦錢糧，必致闕誤。兼近據潭州申，劉忠掩殺馬友下統制王成大潰。竊恐馬友見飛已入湖東，及曹成遁走，又不能捍禦劉忠賊馬，以此心懷疑惑，別致生事。飛欲徑往潭州，安撫馬友訖，先次措置勦殺劉忠等賊了當，即乞前去收捕曹成。除已具錄奏聞外，伏望特降指揮，付飛遵依施行。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飛契勘曹成賊馬經由全、永、賀州界逃遁，已不住關報廣東、西安撫使，請爲統率逐路軍馬，照應把截，無致侵入二廣外，伏望特降指揮，下逐路帥臣，更切火急嚴緊把截施行。伏候指揮。

〔又小貼子〕契勘湖東事體非輕，飛出自寒微，望輕材薄，今令權一路，切恐不能稱任，止乞依舊統制名目，前去追殺曹成。仍乞先次行下二廣路，令應副一行錢糧。仍乞一才幹官，充隨軍運使，專一措置錢糧，庶得常不闕誤。《金佖粹編》卷一七。

分揀吳錫韓京兩軍訖申省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契勘飛近奉聖旨，差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及統率馬友并本路李宏、吳錫、韓京諸頭項軍馬，前來措置掩殺曹成。飛尋依應起發，已到湖東界。其韓京元屯兵衡州茶陵縣，吳錫在郴州，兩項所管官兵多是老弱，及湖東土人在內充數，其實堪出戰人各不滿一千。又緣不經戰鬪，久在州縣屯泊，全無紀律。今來飛已將上件人馬，除揀選不堪披帶人給據放散外，將實堪披帶人數分撥付本軍諸將收管使喚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金佗粹編》卷一七。

乞廣西戰馬申省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指揮，差撥飛軍馬前來，措置收捕曹成賊馬。其曹成近自道州起發，部領賊衆，於賀州界深山桂嶺剗立巢穴，占據嶮峻，備敵官軍，飛提兵到北藏嶺下寨，其賊嚴備守隘。飛料曹成騎兵頗多，緣飛所管戰馬，比之曹成，數目十不及一，遂逐急於廣西經略司省馬內借到三百匹，乘騎出戰。與曹成

下王淵賊馬見陣，約及數時，殺散王淵了當。其所借省馬爲自廣西遠來，料食不足，例皆疲瘦。及見陣，往來馳逐，落崖倒死者一百八十四匹。伏望特降指揮，將上件見管未還廣西馬數特許存留，充神武副軍出戰，及更乞下廣西經略司支撥堪好馬五百匹，付飛使用。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金佗粹編》卷一七。

再論虔州平盜賞申省劄子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劄子：契勘今年討捕虔、吉州界盜賊，山寨計數百餘座。其吉盜如彭鐵大、李動天兩寨，結連肆毒，其徒多至數萬，侵犯江西、湖南，及以次首領號爲十大王（一），桀黠爲甚。虔盜如陳顥、羅閑十等四百餘黨，自爲頭首，各成寨柵。其徒十餘萬衆，結爲表裏，拒敵官軍，尤爲猖獗。恃賴山險，侵犯數路，廣東則循、梅、潮、惠、英、韶、南雄，以至廣州，江西則虔州、南安之雩都，江東則建昌軍，福建則汀州、邵武等，皆爲所攻劫，縱橫往來者數年。飛頃奉聖旨，提兵討之，雖正當盛夏，炎瘴交侵，而一時將士奮不顧身，爭先用命，以獲平蕩。首領雖衆，並就生擒，一無遺類。向非賞罰明均，何以使人盡力如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將今來功賞，依去年韓開府收捉福建范汝爲恩例施行，庶使有以激勸兵將，緩急可以倚仗。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契勘飛近蒙朝廷褒擢，飛累具辭免，不蒙俞允。即非欲夸大微勞，以謀身計，蓋恐朝廷將來別有使喚，庶得將士盡力。區區之愚，畢盡於此，伏乞鈞慈特賜詳察。《金佖粹編》卷一七。

〔二〕次：原缺，據《金佖粹編》卷五補。

襄陽探報申省狀

紹興四年六月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狀申：據探到僞齊添差番賊并簽軍，見在新野、龍陂、胡陽、棗陽縣并唐、鄧州一帶屯駐，大段數多。見一面竭力措置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金佖粹編》卷一七，校注本。

全宋文卷四三四一

岳 飛 七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恢復襄漢。仰遵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御前處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見奏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指揮，飛之所陳，皆蒙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況今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諜探，虜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且以初者恢復之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金賊劉合孛堇、僞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僞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君相之祐，成此薄效。今既得之，實控上流，國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之兵，雖蒙朝廷俞允，然必

待楊么賊平，然後抽摘，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漲，楊么未可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撥到牛臯、董先兩項，共一千餘人，合飛本軍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火頭占破在內。欲望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晟兩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勾撥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有不堪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人。餘乞朝廷摘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列諸郡，以爲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伏望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飛被命於鄂州歇泊，別聽指揮，謹已遵依外，契勘兵將暴露日久，例皆赤露，天氣向寒，衣裝未備。欲望速降指揮，令飛本軍老小於一處駐劄施行。《金佖粹編》卷一八。

乞田明添差中都督府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其王太尉先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首領田明率衆前來荆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雖蒙朝廷將田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然至今未霑寸祿。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人，伏望特賜指揮，添差田明充衡州兵馬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卹。謹具申都督府，伏候

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奉聖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近遣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佐將帶人船前去攻劫水賊周倫寨柵去後。今據黃佐申：「今年四月十四日到周倫寨與賊鬪敵，除當下殺死及掩入湖賊徒甚衆，并投到統制陳貴等九人，奪到衣甲不算，掩取寨柵糧船了當。」契勘黃佐首先掩殺周倫賊非徒獲捷，委是忠義勇敢，理宜旌賞，已將朝廷降到空名告，依便宜指揮書填武經大夫，依前閣門宣贊舍人，給付黃佐祇領外，謹請申都督府，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校注本。

招安楊欽等申都督行府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日，據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並到軍前。除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都督行府，伏乞照會，謹狀。《金佗粹編》卷一八。

梁興奪河渡申省狀

紹興五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爲內應。今據頭領梁興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

乞襄陽府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只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朝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鈞旨。《金佗粹編》卷一八。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自收復以來，未

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欲望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朝廷厲精核實之意。伏候鈞旨。《金佗粹編》卷一八。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一介寒微，誤蒙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稱。契勘管下州縣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蠹政害民、贓污不法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搔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本司一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名奏聞。所貴官吏修舉職事，不敢苟簡。伏候鈞旨。《金佗粹編》卷一八。

進兵渡江申省狀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番、僞賊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飛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金佗粹編》

卷一八。

乞朝辭申省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累准朝廷指揮催促〔一〕，令前來行在所奏事。飛已到行朝，適值國卹，隨班入臨，欲候除服日，即乞朝辭。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

〔一〕累、催促：原無，據《金佗續編》卷八《令扈車駕幸建康省劄》補。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近准指揮，令本司馬軍於扇篋船前行。續准指揮，爲扇篋船在後隔遠，令次趙密軍馬後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乞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紹興八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收到歸正僞統制、統領官等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潁順軍、權知鎮汝軍、馬軍統制官胡清。

一、統領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劉德、宗迪，從義郎、閣門宣贊舍人游臯，從義郎韓青，秉義郎杜彥、楊宣、楊珍，成忠郎呂榮，借補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賓，保義郎薛密，承節郎王進，承信郎黃欽，進武校尉郭進、張彥、鄭德，進武副尉荆成、周真，借承信郎張立。

右開具在前，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金佖粹編》卷一八。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以

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朝廷已叙復元官，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欲望更賜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鈞嚴，飛不勝皇懼待罪之至。《金佗粹編》卷一八。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府申省狀〔二〕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外，其淮寧府別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指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爲臨敵不用命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

〔二〕府：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

近爲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史貴擅棄淮寧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行遣，及申奏朝廷，乞將逐官更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後。今據趙秉淵申，已於七月二十三日軍馬入淮寧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寧府伏望特降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行。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奉親筆，賜飛母特封國夫人，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今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太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封，所有榮國太夫人告，即不曾祇受。今來降到福國太夫人告軸，隨狀繳納前去。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八。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一〕：准都督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了當，內奇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岳

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都督行府，伏候指揮。《金佖粹編》卷一八。

〔二〕荆湖北：據本卷各篇繫銜，「荆」字疑衍。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狀申：准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聖訓，應措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保已除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發至京西路分行下僞界文字，合添入『河東』二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副使』繫階。其行移湖北以裏州軍，及關申朝廷并行府等文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河北申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理施行。」除已遵依指揮施行外，契勘河東、河北兩路，近除有梁興等前來之後外，別無前來之人。所有前項所准指揮，令飛階內添入「河東」及「節制河北路」字，伏乞行府特賜指揮寢罷施行。伏候指揮。《金佖粹編》卷一八。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近巡按邊□指揮事宜，緣□□□□□□收軍馬於襄陽府等處屯□□□□□□令致仕養疾，未蒙施行。九□□□□□□鄂州，其目疾愈覺昏暗不□□□□□□假，令參謀官薛弼、參議官□□□□□□宣撫司事務，今來所苦眼□□□□□□方此賊馬侵擾，主上親□□□□□□勞，稍能勉強，豈敢託疾，以□□□□□□事理，伏望速賜施行，伏候指揮。《金佖粹編》卷一八。

建康捷報申省狀

建炎四年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統制岳飛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離建康府，至廣德軍界，與金賊六次見陣。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賊，襲逐至鎮江府。恭依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府，與金賊戰鬪，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到僞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戶留哥及女真、漢兒等，今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佖粹

承州捷報申省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銳分頭會合，及率人馬直抵承州，掩殺金賊，三次見陣獲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高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人：阿主里孛堇、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毛毛可涅；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一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興、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兒、楊章兒、孫公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九。

賀州捷報申省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閏四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軍馬只

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金佗粹編》卷一九。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收捕曹成。除於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遼嶺路下手，掩殺曹成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兵三萬人。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箭槍刀等申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縣劄立大寨，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蓬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蓬嶺。其賊嚴備隘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取奪大寨了當。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金佗粹編》卷一九。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月五日遶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趕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趕殺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太半，平蕩指日。伏恐廟堂過憂，上勤宵旰，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敷奏施行，伏候指揮。《金佖粹編》卷一九。

虔州捷報申省狀〔二〕

紹興三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狀申：契勘恭奉親札處分，措置虔州等處盜賊。飛准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兇賊，僞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三處割寨。」飛恭依聖旨，先

差使臣齎文字前去招諭，其僞十大王彭友等八頭項並不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群賊尹花八等二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飛遂率將士戰鬪，當日賊衆敗走下山，奪到隘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鬪，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奪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逐便，具錄奏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捉到賊魁僞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隨軍監防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金佗粹編》卷一九。

〔二〕文中所述龍泉、永新二縣均屬吉州，「虔州」疑當爲「吉州」。

虔賊捷報申省狀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飛先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鬪敵，殺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首，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閑十、陳顥、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

高，處置訖，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指揮，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金佗粹編》卷一九。

全宋文卷四三四二

岳 飛 八

廬州捷報申省狀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皋申：「部押人馬，前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僞賊兵逼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鬪敵。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到番、僞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徐慶、牛皋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逢賊戰鬪。除在城內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分爲等第，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金佗粹編》卷一九。

平湖寇申省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楊壽、石顥等及諸路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楊太、周倫下徒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歸業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金佖粹編》卷一九。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申：「僞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僞五大王擁番、僞重兵，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復，差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朝廷指揮。伏乞照會。《金佖粹編》卷一九。

鵲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據本司統領官李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太子前軍四箇千戶，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堽下寨。寶等於五月二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賊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千戶三人并鵲旋郎君。奪到白旗一面，上寫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戶字，奪到馬一千匹。六月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北番賊大隊前來。寶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器甲不少，委是大獲勝捷。」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金佗粹編》卷一九。

乞科撥錢糧照會從申省劄子

紹興元年十月

契勘飛於紹興元年八月十三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飛一行官兵權留洪州駐劄，彈壓盜賊。續奉聖旨指揮，般取本軍昨存留徽州官兵老小，前來洪州一處屯泊，合用錢糧令江西轉運司應副。尋不住移牒本司，據本軍合用錢糧，恭依已降聖旨指揮，應副施行去後，並不見措置科撥催發

到來。況本軍方到洪州駐劄一月餘日，累承本州公文，止稱闕乏，應辦不足。其合勘請十月初五日至初九日錢米，除已支請外，少錢五千四百九十六貫七百五十文、米七百四十一石三斗一升五合，支遣不足，所有初九日已後錢米亦無指準。念飛所部軍兵唯仰官給錢糧，養贍過日，方免失所。似此洪州並不掛意，着緊措畫，移那應副，及江西轉運司又不見預行寬剩計置，取撥赴洪州，相續支用，致得闕誤。不唯軍兵自即已見闕食，兼日後又無指准批請。自今年九月二十三日後來，不住申明朝廷，乞賜行下本路轉運司，疾早措置，支移合用錢糧，起發前來洪州，應副支遣去訖。至今未蒙回降指揮。除已具錄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江西轉運司，將本軍合用錢糧，着緊催發，相繼津般前來，以濟急闕支用。及令洪州更切多方計置，移那應副施行，庶免冬月官兵闕食失所外，伏候指揮。《金佗續編》卷五。

乞重立賞格根緝收捉逃軍申省狀

紹興二年夏

契勘飛近恭奉聖旨指揮，收捕曹成賊馬，屢獲大捷，分遣軍馬，自廣西追趕至廣東連州并湖南界，往回數千里。今節次據本軍諸將申到，有逃走官兵四百七十八人，下項。契勘使臣、效用、軍兵見此暑月，披帶衣甲，艱辛勞苦，怯戰，輒敢棄甲，或將帶衣甲、鞍馬逃走，改易姓名，別投他軍。伏望朝廷重立賞格，遍行下神武諸軍并諸路帥臣，及逐頭項統兵官根緝收捉，差人押赴飛軍前，對衆

依軍法號令。所貴帶甲忠勇將士不敢倣倣逃竄。

〔小帖子〕契勘本軍逃走官軍往往輒投他處收留，若不嚴行約束，無以懲戒。伏望朝廷給降黃榜一道，付飛隨軍張掛，及乞止絕諸軍等不得誘引，擅便招收本軍官兵。《梁溪全集》卷七二。

軍務申司公文

紹興六年十一月

今月十二日，據統制官寇成等四狀申，稱自虢州獲捷之後，再撫存商、虢、西京長水、福昌、永寧、伊陽一帶百姓了當。於十月二十七日探報蕃、僞賊馬侵犯鐵嶺關，其守隘鄉兵統領申，稱賊馬厚重，支吾不住。成等所統人馬不多，遂移寨前來橫澗，設伏隄備。於二十九日，有馬軍千餘疋前來見陣，掩擊敗走，殺死賊兵百餘人，奪馬二十餘疋，內辨認得有蕃人三二十人。至三十日，有軍馬千餘騎再來衝突，成等鼓率官兵向前，迎敵掩殺，賊馬退走，殺死數十人，活捉八人。內七人係番人，重傷，相繼皆死，問不得蕃人頭領姓名。一名係劉豫人高收通，說得蕃人有一萬五千餘人，馬有三千餘疋；劉豫有二萬餘人，馬有二千餘疋，依舊係僞王太尉、韓觀察、傅安撫、成大尹等統率。當時追趕，問其賊衆埋伏數路，分頭依布前來。成等爲見賊馬勢重，即時拽領軍馬，於朱陽五里川擇利下寨。伏乞使司火速星夜差撥軍馬，前來救援。同日，又據商州駐劄準備將賈彥十一月初一日申：蕃、僞賊馬一萬餘人，已犯商洛縣。又據統制官王貴十一月初四日申：何家寨僞五大王聚集蕃、僞賊馬重

厚，亦有在舊唐州下寨，侵犯襄陽界分。并鎮汝軍賊勢重厚，見侵犯鄧州界作過。貴雖已遵依使司差到幹辦于大夫備傳指揮，措置事宜，更乞疾速差撥軍馬來，同共掩擊。并於十一月十一日，據統制官崔邦弼今月初六日申：賊馬侵犯信陽軍作過，遣發將官秦祐，於長臺鎮殺散賊馬，追趕至望明港大寨。爲見賊馬衆多，却拽領軍馬回信陽軍下寨。伏乞使司疾速差添軍馬來，同共掩殺。飛契勘諸處申，賊馬分路前來侵犯，意欲決圖上流。飛雖日疾未安，不免將帶在寨軍馬，過江措置外，申本司照會。《梁溪全集》卷九二。

牒胡世將文

紹興十年五月

蔡州傳到汴京留守司文字，備舉都元帥府劄子：行府奉皇帝命，興師問罪，盡復疆土。今月十三日到汴京，撫諭了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五注引《蜀口用兵錄》。

諭張用書

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隕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金佗粹

編》卷五。又見《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

與某書

軍務倥傯，未遑修候，恭惟台履康吉，伏冀爲國自珍。近得謀報，知逆豫既廢，虜倉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攘，若乘此興弔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載一機也。乃廟議迄無定算，尚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竊惟閣下素切不共之憤，熟籌恢復之計，乞於上前力贊俞旨，則他日廓清華夏，當推首庸矣。輕瀆清嚴，不勝惶汗。飛再頓首。《聽颿樓書畫記》卷一。（以上六篇楊世文校點）

書簡一

飛惶恐再拜。飛愚陋，無堪備數，茲者仰遵聖算，招捕湖寇，幸于期月之間平靜，亦賴餘芘所及耳，遽辱寵問，過蒙推借，祇益感慚而已。伏惟幸察，飛惶恐再拜。

台閔寶眷，伏惟上下萬福，飛僭易上問。《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簡二

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即日伏惟坐鎮之暇，陰有神相，萬福千祿，來護興寢。謹拜啓承候，不宣。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簡三

飛咨目，再拜知縣、宣教。即日伏惟裁剴多暇，尊候萬福。末由披晤，願言加嗇，以俟殊顯，不宣。飛咨目，再拜知縣、宣教執事。《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簡四

飛再拜。承惠翰，感慰。比得元樞劄子，令回師貴池，至建康議事。撥冗奉謝崖略，幸冀照諒。飛再拜。

咨目，再拜知縣、宣教，飛謹封。

咨目，上無爲知縣、宣教。鎮南軍承宣使、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謹外封。《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 簡 五

飛咨目啓上。即日伏惟倅貳多暇，神相有休，尊履提福。承惠翰，感慰。飛始生之日，遠辱爲禮，益荷勤意也。襄陽邊城，全務撫蘇彫瘵，戢姦吏也。凡事勉力，以赴功名，至望至望。餘希加愛，不宣。飛咨目再拜襄陽通判學士。《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又見《岳忠武廟刻石》第一冊。

書 簡 六

飛咨目，啓上通判學士。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介來，承惠翰，感慰之至。飛前日還自行朝，乍歸迫行，冗不可言。襄陽葺治想成次第，尚冀勉力甚善。餘惟眠食加重，不宣。《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簡七

飛咨目，再拜通判學士閣下。公改承務郎告，今專人送去，希眎之。飛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簡八

鈞候動止萬福。末由參晤，伏冀爲國倍保崇重，前膺召還，以副中外之望。謹拜狀承詢，不宣。飛咨目頓首再拜，上啓大安撫參政相公鈞座。《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簡九

飛頓首再拜。飛受寄上流，區區無補，過辱謙光，特貽教翰，佩服鈞意，何以爲喻！使旋裁報，不究所蘊，伏冀高明有以照察，幸甚幸甚。飛頓首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書簡一〇

飛頓首再拜。奉違鈞範，倏爾許時，瞻念之懷，未嘗少忘。伏蒙鈞諭趨朝，飛未得指揮，尚冀欲聞。他有所委，幸乞示下。飛頓首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八。

御書屯田三事跋

紹興十年正月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擘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信（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

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金佖粹編》卷一〇。又見《金佖續編》卷一，《南宋文範》卷六〇，乾隆《彰德府志》卷二三。

〔二〕信：原作「言」，據《金佖續編》卷一改。

五嶽祠盟記

建炎四年六月〔二〕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三〕，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金佖粹編》卷一九。又見《雲麓漫鈔》卷一，《南宋文範》卷四二，《說嵩》卷二五。

〔一〕《雲麓漫鈔》載此文作《題張大年廳事》，文字頗異，今附錄於下：「近中原板蕩，金賊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小大歷二百餘戰。雖未及遠涉夷荒，討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舉而復，賊擁入江，倉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馬不回耳！今且休兵養卒，蓄銳待敵。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即當深入虜庭，縛賊主蹀血馬前，盡屠夷種，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飛書。」又，年月亦據《雲麓漫鈔》。

〔二〕厲：原作「屬」，據校注本改。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建炎四年四月

余駐大兵宜興，緣幹王事過此〔一〕，陪僧僚謁金僊，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金佗粹編》卷一九。又見《咸淳毗陵志》卷一四，《荆溪外紀》卷一九，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六。

〔一〕緣：原作「沿」，據《咸淳毗陵志》改。

東松寺題記

紹興元年二月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薨，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金佗粹編》卷一九。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同治《祁門縣志》卷一一。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紹興二年七月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金佗粹編》卷一九。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二，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六。

烏石寺題名 紹興三年十月

岳飛奉旨趨闕，復如江右，假宿幽巖。游上方，覽山川之勝，志期爲國速欲掃平黠虜，恢復輿圖，迎二聖於沙漠，輔聖王無疆之休。紹興三年十月初三日題。康熙《衢州府志》卷三，光緒八年刻本。

〔附錄〕題武肅王像〔二〕

携彤弓，射天狼，仗黃鉞，誅反仄。奠安康庶，甌閩吳越，厥蹟懋哉，旂常應勒。金冊誓書，千秋如覲。我瞻王像，燕頷龍準。穆如天神，桓文是匹。何以頌之，聖賢豪傑。

紹興四年正月，安民靖難功臣、蘄鄂等處觀察兼營田招討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武昌郡開國公岳飛敬題。《錢氏家書》第二種。（以上除單獨署名者外，均由羅國威校點）

〔二〕此文文末結銜與岳珂《鄂王行實編年》所載履歷不合，當是僞作。

全宋文卷四三四三

張行成一

張行成，字文饒，學者稱觀物先生，臨邛（今四川邛崃）人。通經博古，尤邃於《易》。紹興二年進士及第。紹興九年獻《芻蕘書》二十篇，論天下形勢甚悉。歷漢州教授。二十三年，官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杜門十年，著成《述衍》、《翼玄》、《易通變》等七種凡九十九卷，發揮邵雍象數之學，世稱「七《易》」（今尚存五種共六十五卷）。孝宗初，知漢州。乾道二年，表進「七《易》」，除直徽猷閣，遷兵部郎中。出知潼川府。見所作《進易書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八、一六五，汪應辰《文定集》卷六、一五，周必大《文忠集》卷三五，《玉海》卷三六，《宋史》卷二〇二、二〇五，《宋史翼》卷二八。

芻蕘書略

紹興九年五月上

定謀

關中、汴洛之地，我無故得之。然敵情未可測，意我得關中必以蜀兵實之，得汴洛必以吳兵鎮

之，留梓宮以多索賄賂，我必竭吳蜀之財以奉之。兵移則守懈，賂重則財困，然後求我之釁，正彼之名，舉兵以來，乃得志矣。自古講和多矣，未有終久不變。則審處慎行，乃今日有常之謀，不可勝之術也。

審勢

天下形勢不過乎三：曰彊，曰弱，曰彊弱之中。故或戰而圖之，或和而圖之，或守而圖之，及其成功一也。國家南渡，遠在江左，誠弱矣。然昔日之敗，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風奔潰，遂成孺子之名。頃年以來，人材日經事，兵將日練習，天下之心稍怒，忠義之氣漸振，咸思效死於敵。故金人三敗于蜀，再敗于吳，一敗于楚。況項羽以會稽、高祖以漢中，皆取天下，則其弱亦不必憂。今日和議恐未堅也，戰、守二事必居其一矣。倘審勢慎守，不與敵遽絕，陽交而陰圖之，俟我之力既全，敵之志已殆，一舉而滅之，則亦何遠之有？

議都三篇

當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自過江以來，十餘年矣，廟堂之上未有發斯議者。其弊有二：一曰苟且不任事，二曰誇誕不務實。且今河南既還，返汴洛、遷關中，臣知必不敢也。莫若勵志竭力，以建金陵之都，猶不失晉元帝也。或曰：曷若稍徙荆楚，以爲進取之資？臣應之曰：方城之山，推車可

上；漢江之水，褰裳可涉。此之謂險阻淺，一不便也。江南之師，遇漲則隔；吳越之中，泝流則遲。此之謂應援難，二不便也。前耕襄、許，寇難實逼；後視湖、湘，膏腴復鮮。此之謂地利薄，三不便也。荆楚雖未可都，亦不可輕，可順流而東，形勢便利，此之謂撫吳之背，斷三峽之口，則蜀雖勁兵，亦莫能前，此之謂扼蜀之吭。若夫用荊州之衆，涉漢水，踰方城，不十日間汝、洛震動，此之謂撞敵之胸。故勢不得不重。若建爲留都，示人以漸，命宰相爲留守，出御史于留臺。如今八路銓選，遠方類試，攬此二者萃于留都，亦足以振接天下之勢，維絡遠人之心矣。

議地三篇

今河南之地，欲奄而有之，即力所未能；若貪而信之，恐害必遄至。若因而利之，據其可據，割其當割，最爲得策。如秦隴之上，附之于蜀；淮、漢之內，附之吳外或楚。有其土地，有其人民，此據其可據也。秦隴之下，淮、漢之外，或擇豪傑，或因舊將，裂而藩鎮之，此割其當割也。

議蜀三篇

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自新法行，增和買、免役二年，復有對糴之米、激賞之絹、募兵贍家之錢，比昔時之稅不知幾倍。茶鹽酒法一變，官收九分之息，下無毫末之利。今關中虛竭，方賴蜀以供給，征歛未可遽輕。若改紀其政，大爲措畫，使冗兵可消，冗官可減，冗費可節，如是則

民力蘇矣。臣竊謂爲蜀之計者，當固邊而息民。固邊莫若專任，息民莫若省事。今取熙、秦二路附之于蜀，而于山南置秦蜀宣撫，外則分之，一付于人，此專任也；內則併之，一付于法，此省事也。

立志

志不可以卑弱，亦不可以荒唐。江左自併蜀地，抗衡中原，垂三百年。今河南新復之地，雖未盡獲其用，亦可假以爲藩籬。苟有立志焉，事何患其不濟。

遣使

梓宮、親屬，悠悠未返。若迫而求之，則要我益堅；若遂賂之，彼雖先歸梓宮，而母后兄弟未必歸也。苟若緩而圖之，卑辭可以屈己，厚幣不可傷國，數年之後，積財訓兵，我疆敵畏，而使者得如候公、養卒，有辭藉口，以張其說，則梓宮、親屬何患不歸耶？

任相

古之人君定大難、濟大功者，必擇宰相，與之終身，未有中道輒易者。故雖有嫌疑弗信，雖有過失弗問，要其終之成功而已。方今多難，擇相而任之，願以太祖爲法。

蓄力

自古竊據中原，未有三十年不變亂者。若能痛自刻勵，積粟訓兵，求材練將，俟時至而赴之，會稽之恥可雪矣。

建親

本朝宗室，親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土宇權柄，故靖康之難，拱手偕行。賴陛下適總兵在外，不然何所顧藉，以繼此配天之業？今宜搜訪天下宗室，稍分之以權，任之以事，數年之後，安知無挺挺著見者？

搜奇

國朝以詩賦取士，又有免舉推恩之法，如賢良之試六論，皆注疏之學，豪傑之士豈肯俛首作此？方今外有巨敵，正急人材之秋。如謀任帷幄，武堪將帥，辯可奉使，若此等類，宜使在位各舉所知，闊略細故，務得奇才。如是而英雄豪傑，庶無在下之歎。

省官

欲節財用，以專軍須，莫若併州縣，省官吏。若謂親老家貧，或仰祿以爲養。假令任子之未及年，進士之未登科，固必有術以生，亦豈仰祿而食？今若恐英豪失志，則宜開自薦之路。如州縣之殘破者，願自效而安輯，壤地之荒蕪者，願自效而營墾，或備驅使于絕域，材有堪此，咸許自陳，則英豪之士當自穎脫，餘子雖羣譏聚謗，安能南北奔走哉！

惜穀

天下之穀，半縻于酒。今若爲令，非歲時不許造釀，豈惟可惜穀，而人樂于供上，所得將愈于權酷矣。

實內二篇

孫皓之守吳，惟恃江險，不終內備，故杜預以破竹策之。劉禪之守蜀也，亦恃山險，自姜維漢中之外，惟有羅憲屯白帝以備吳，霍弋屯夜郎以備蠻，其餘郡縣，罕有精兵強卒。及鍾會以重兵扼姜維，鄧艾由江油道入，諸葛瞻一敗，後主遂降。今吳、蜀之地兵素弱。若用以備敵，則吳沿江一帶，蜀隨山數處，宜有宿將總兵鎮扼之。至于內郡，莫若鄉兵。漢之材官騎士，可用爲法。若因保甲之

舊，精擇而教之，置材武上中下三等之科事藝，進者遞遷，退者黜責。階至五百人長得副尉，千人得比較尉。人知此途可以進身，將樂然爲之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進易書狀

臣自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而歸，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揚雄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二〕，以明衛元嵩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光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以明邵雍之《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搏至邵雍所傳《先天卦數》等十四圖，敷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途，終歸一致。上件書七種，總二十六冊，分九十九卷，謹隨狀上進以聞。《經義考》卷二六。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一，嘉慶《邛州志》卷三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二〕三卷：按《元包數義》今存宋本、明本，均作二卷。又按下文云七種凡九十九卷，而此文所述七種卷數相加爲一百卷，疑此處「三卷」乃「二卷」之誤。

上蕭制置書

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四川制置使蕭公降慶之辰，凡蜀之士能以筆舌鳴者，誰不致祝延之辭于門下？切意不出於鸞驚麒麟，定出于松椿龜鶴，皆諛言也。有老門生崇道吏張某者，敢獻真壽之說，而異乎衆人之論。其說曰：孔子言仁者壽，蓋仁者必剛，治民則公，履身則正，事君則忠。斯三者，於天人性命之理，皆宜獲壽者也。某頃侍杯酒，接燕談，聞與宋知郡話及小說所載本朝二相或得久在朝，或不得久在朝故事，且曰：大凡爲人不可使人畏。此論誠美矣，而有未盡者。輒演繹之，以仰助聰明萬一，儻有益於仁，則有補於壽矣。此獻真壽之說者也。《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語》曰：「斯亦不足畏也已。」孟子曰：「就之不見可畏。」大抵爲上者必有所畏，爲人者當有可畏，但論其正與邪爾。專權犯分，作威作福，不可制御，如霍光使宣帝畏之，如李德裕使宣宗畏之者，誠不可也。陰狡狼毒，巧發奇中，傷害善良，如李林甫使同列畏之者，亦不可也。若夫口談正言，動由直道，不肯若飛鳥依人以乞憐，效婦人女子媚悅以希寵，如此者以之事上，雖賢君明主猶或疏之，況昏庸者乎。此漢武爰立之命所以相公孫而棄汲黯也。以之交友，雖大儒名士猶或憚之，況淺陋者乎。此張禹後堂之集，所以狎戴崇而外彭宣也。雖然，自今觀之，孰是乎？孰非乎？使汲黯、彭宣改節以求人之狎暱，果足以爲黯與宣乎？夫中和者太極之氣也，稟斯氣者質近聖人，曠古以

來罕可多得。有過不及，或剛或柔，東京過之猶多君子，西京不及遂多小人。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者利以革腸，柔者優於保身，故舌畏齒咋，齒亡舌在。革物者損己益人，保身者從人利己。公孫作相，汲黯被逐，及淮南之謀，所憚惟黯，視弘若發蒙耳。自二人身計言之，孰利孰害？若自漢家國計言之，孰損孰益也？嗟夫！末俗趨利，如狂瀾回飈。士知慕古人，心懷愧耻而有所不爲者，萬萬之中無一焉。上之人引以厲世，猶懼不濟，可又使之從俗乎？某薄游東南，聞先生立朝之節，凜凜然若嚴霜不可犯，實有驄馬鐵面之風，朋比不正之徒固嘗畏之矣。暨在鈐幕趨事者幾年，伏見剛毅明斷，誠如昔之所聞，臧污不法之吏又嘗畏之矣。拜別二載，復得瞻侍台光，實爲榮幸。昨聞斯語，意廣未安。《易》曰：「幾者動之微。」古人憂象，著作《關雎》，皆志防微，寧可無而過言，不可忽而不問也。某嘗辱國士之知，當效國士之報。切慮先生執不可使人畏之論，不復計其邪正。以此爲上，恐樂軟美而疏剛直，尚姑息而惠姦邪；以此事上，恐厚將順而薄正救，專引善而忘逐惡。末流之弊，或害於仁矣。某昨來坐間，又聞先生舉仁人明道不計功、正義不謀利之語，此乃至言，無復可議者也。願先生參二者之論，慎思明辨，則當年立朝之節，未爲過剛；前日治蜀之政，未爲傷猛。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謹守力行，仁莫大焉。以之治民則公，以之履身則正，以之事君則忠。人事所修，於性宜壽；天報所及，於命宜壽。是謂仁壽之說，天下之真壽者也。薰沐陳詞，敢以爲獻。《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六。

〔二〕按《尚書·酒誥》，「成湯」下有「咸」字。

〔三〕光：原作「先」，據文意改。

賀翟參政啓

伏審顯頒詔綍，榮貳政機。真賢奮庸，寰海蒙福。恭惟慶慰。伏以某官神姿英偉，識量清夷。學推四海之宗工，德茂三朝之元老。再掛冠於神武，尤高難繼之風；兩待詔於金鑾，卒賴持顛之略。遂由公望，入踐政塗。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姦邪不起，凜若猛獸之在山。坐制天驕，允資人傑。亟贊元於鼎鉉，竚紀績於旂常。某繭然衰蹤，託此巨蔭。念備員於高密，實陪賓客之餘；茲假手於會稽，獲奉教條之舊。未貽吏議，殆非人謀。除日播於邇遐，驩心倍於夷等。計安宗社，側聞幃幄之籌；佚老山林，終借齒牙之論。屬拘符竹，阻造賓閔。《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賀楊參政啓

簡自宸衷，參持相柄。天降大任，歷三朝而後興；志在斯民，委萬務而不厭。絲綸誕布，廊廟增

崇。竊惟同以爲和，鄙夫昔以充位；周而不比，賢者今以致君。當乾剛獨斷之辰，襲泰吉彙征之後，羣枉絕去，大公顯行。有若君陳十年而無拂，庶幾丙魏一體以相成。坐臻休功，可謂盛事。恭惟某官學關治忽，道貫隆汙。早極群書，蔚爲多士之冠；晚凝庶績，雅屬萬民之瞻。方自退於險微，久自全於明哲。日月並照，江湖來歸。論思禁闥，則諒直之志宣；潤色皇猷，則灝噩之詞著。當宁日以重器，在廷仰其達尊。果由喉舌之司，遂奉股肱之寄。公權素行。不數日以移風；伯起名家，當四世而載德。某濫分外閫，方託洪鈞。簪橐同趨，尚想金華之對；搢紳相慶，莫陪沙路之塵。永言傾瞻，實倍等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賀錢參政啓

伏審寵頒命冊，褒進宗工。陪鉉席之贊元，官儀既正；併機庭之經武，國勢增隆。朝野交歡，華夏咸賴。竊以文武二柄，並用惟允；明良一體，相須乃成。匪惟內穆于師寮，兼欲外疆于戎索。恭惟參政樞密知院曠代充才，際天蘊識。發蹤指示，嘗顓幕府之權；謨明弼諧，方贊廟堂之畫。師干所指，騎塏俄清。宜應泰階之六符，纔差丞相之一等。昔天聖內翰，竟不陞二府之聯；而乾興元樞，未嘗預三省之政。茲已光於先正，矧即拜於上台，由階而升，可拱以俟。某夙叨臨遣，行即代還。上策禦戎，將見五兵之戢；大鈞播物，尚霑四牡之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賀梁提刑啓

伏審榮被絲綸，寵溢十行之札；肅膺繡斧，光分六轡之馳。使指載臨，歡聲同致。恭惟某官識窮今古，學際天人。少鍾吐鳳之才，早遂飛鵬之志。華聯棣萼，難爲弟而難爲兄；香襲桂枝，無是父而無是子。況荐書于成績，宜進陟于要津。果膺天眷之隆，擢昇星輶之寵。蓋憑君子之議獄，無使小人而犯刑。好生之德洽民心，勉將明命；大化之後亡人獄，即奏成功。任鞠草于圜扉，歸聯荷于從橐。某麀頭相薄，猿臂數奇。冒寵南郊，偶被陰陽之寇；丐歸西蜀，曲蒙造化之私。更叨竹使之分，即遂瓜時之往。夜占星于益部，已劇忻愉；日仰斗于韓門，第勤歸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又見

《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賀鄭守啓

伏審薦膺明制，易守藩符。暫煩經濟之才，俯就承宣之地。厭江湖之優逸，臨關塞之浩繁。成命流行，輿情慰悅。恭惟某官神機淵靜，器宇沉深。學洞本源，不數古人之糟粕；文參造化，常先天下之英髦。振藻書林，躋榮禁橐。道既行而志愈勵，位雖貴而色不驕。多士所以傾倒於下風，高名以之

暴白於當世。進退以道，不易操於險夷；卷舒惟時，故冥心於欣慨。果膺優渥，還陟邃嚴。鑑觀山河，聊慰袴襦之望；謀謨廊廟，即觀袞繡之歸。某蚤以青衿，列於絳帳。今塵州序，仍庇台光。頌王褒《樂職》之詩，猶賢於童子；賦魯侯「采芹」之頌，願比於諸儒。瞻抃載深，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賀翁監酒啓

平生仰德，常馳引領之情；今日依人，幸有盍簪之契。承顏伊邇，撫己增榮。恭惟某官食德慶門，飛聲仕路。神助盃觥之句，知蘊藉之有餘；爾惟麴蘖之才，或設施之可卜。暫縈心計，即以最聞。公家之利無不爲，曰既富矣；賢能之舉不待次，行將見之。某粗知讀書，不習爲吏。半生牢落，技何取乎穿楊；一第間關，仕偶沾于棲棘。不圖際會，獲有依承。矧惟託宿之居，密邇移封之地。簿書餘暇，敢忘請益之勤；樽酒相從，當奉論交之款。《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賀李帥生日啓

始生令旦，表瑞中秋。會辰于角亢之間，壽星既見；占夢以熊羆之兆，男子呈祥。是惟不世之

賢，蓋亦應時而出。凡叨屬吏，展慶今朝。恭惟某官嵩岳儲神，珠躔毓粹。流光天上，昔爲漢殿之星辰；肖像人間，將作商巖之輔弼。暫煩共理，式重于蕃。民游愛日之中，吏畏肅霜之下。威聲遠暨，澄清南海之波；誠意旁通，霑足西郊之雨。仰茲厚德，宜錫遐齡。歲俾有千，當繼僖公之頌；福陳嚮五，式符箕子之言。某僻守遠方，阻瞻大厦。紛紛鶴蓋，相同非霧之陰；赫赫龍門，莫遂披雲之便。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七。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啓雋類函》卷六四，《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翼玄序

子雲作《太玄》，用心亦勤矣。後世之士好之者寡，排之者衆，豈非《玄》學深奧，通者難，非之則易乎？自溫公集注首贊，而《玄》之義理始煥然明白矣。邵子雖言玄數，要而未詳。行成輒拾其遺意，委曲解釋，以明律曆之原，以採用數之旨，併取晁說之《星紀譜》而是正之，命曰《翼玄》。庶幾觀者知《玄》不徒作，於《易》誠有大功，而非贅疣也。蜀臨邛張行成述。《翼玄》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嘉慶《邛州志》卷三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元包數總義序

紹興三十年五月

揚子雲《太玄》，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皆革其誣俗而歸諸雅正者也。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是名先天，陳希夷所傳《先天圖》是也。其數有二：圓圖者天也，自一陰一陽各六，變爲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運氣數也；方圖者地也，八卦縱橫上下，一卦爲主，各變七卦者，生物數也。卦氣圖以六十卦爲主，一爻當一策，所謂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其於《繫辭》，則《序卦》之義也。主於運行之用者天而地之數，故爲天地之大數也。火珠林以八卦爲主，四陰對四陽，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其於《繫辭》，則《說卦》之義也。主於生物之用者地而物之數，故爲人物之小數也。《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易》。末流之弊，雜亂於星官曆翁，其事失之誣，其辭失之俗。故二君以其法爲書，而歸之雅正也。《太玄》日始於寅，義祖《連山》；《元包》卦首於坤，義祖《歸藏》。由是三《易》世皆有書矣。唐蘇源明作《元包傳》，李江爲之注，徒言其理，未達其數。夫天下之象生於數，而數生於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律，造器而捨規矩，雖師曠之聰，工倕之巧，安能無失哉！僕本爲康節之學，患其難明，乃徧采古之言《易》者而旁通之，因識《元包》之旨，不敢自私，輒具述之，以示同

好。皇宋紹興庚辰五月晦，張行成謹序。《元包數總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七〇，《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一，嘉慶《邛州志》卷三九，《詒宋樓藏書志》卷四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皇極經世索隱序

先天者，伏羲之《易》也；後天者，文王之《易》也。《太玄》者，子雲之《易》，後天之匹也。《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觀物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經世》之數，元會運世，主之天而地也；《觀物》之數，聲音律呂，主之地而物也。夫天之運行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年，地之生化有一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之物，物之動植有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之數。先生之書不過萬一千六百餘言，而天地之物之象之數之理，否泰消長，損益因革，其間罔不包羅。自六經以來，諸子百家之作，原道析理，未有如此之簡要也。先生之子嘗爲叙述，而象數未詳，輒索其隱，以俟同志。《皇極經世索隱》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四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序

康節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外篇行於世者久矣，闕數者三節，脫誤者百餘字。今補其闕而正其脫誤，分數象理類相從，爲九卷，輒衍其義，以俟同志者擇焉。蜀臨邛張行成序。《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四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易通變序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之象、數二圖，其用皆起於交，交則變矣。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於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二千二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百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木石、聲音律呂唱和之數，其要則總於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間，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

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十五斡旋，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至於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行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考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大率藏用，而示人以象數，實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蜀臨邛張行成序〔一〕。《易通變》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經義考》卷二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一，嘉慶《邛州志》卷三九，《詒宋樓藏書志》卷四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二〕四庫本此下原有案曰：「『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下，明費宏本有小注云：『三百六十之三百八十四。』『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下，明費宏本有小注云：『三百六十之二百五十六。』」

劓書跋

《方言》曰：「劓，倦也。」丁度謂字或作「劓」。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劓」，釋云：「倦劓，疲憊也。」蓋樂其倦游，不希時用也。《癸辛雜識》前集，學津討原本。又見光緒《資州志》卷二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全宋文卷四三四四

張行成 二

孔明始終之節論

昔劉豫州奔走四方，艱難百戰，髀肉以消，訖身無所，乃見公於三顧，定策於片言，遂能掩蜀跨荆，鼎分三國。此則天命所契，全賴人謀而成矣。若乃出師未捷，魂魄先歸，志大烈微，議者同惜。嘗窺舊史，切評茲事，蓋恨公晚生八九年，早死二十載。使袁紹未破而公已用，則孟德必無成功；若曹爽已誅而公未死，則仲達豈容得志。嗟乎！終軍皆早達，公乃晚遇；曹既享壽，公乃三十年。豈將略之非長，由漢祚之不競也。此則天命所歸，非人謀之不足明矣。觀公始終之節，稽天人之際，漢則可憫，公何憾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

諸葛亮兵有節制論

兵無節制者，各人而一心；有節制者，三軍而一心。是以三軍而共攻一人也，百戰不敗，死者亦少矣。秦漢以來，兵有節制者莫如孔明，而陳壽乃謂應變將略非所長，蓋彼以戰國變詐之事而取之云爾。夫孔明三代之佐，豈肯乘危冒險，僥倖一勝哉！司馬懿取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可謂應變矣；其畏孔明如虎，已死猶疑而走，謂孔明將略非所長，不亦誣乎！故曰：以變詐遇變詐，猶有巧拙，以變詐當節制，如卵投石，決無幸焉，破碎必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

忠孝論

唐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所圍，李懷光解之，德宗以其子璿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爾。」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

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試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爾，汝豈可陷吾入死地耶？」德宗謂李泌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泌曰：「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夫君爲不義，臣有可絕，故微子去商紂；兄爲不義，弟有可治，故周公誅管叔；若子之於父，陷不義而諫不從，則無可柰何。觀李璿處君父之間，可謂盡矣。身不能免，而名無所成，所遭之不幸也。然刃二弟則過矣。致使人主念功，立異姓以爲繼，母老而無所依，皆刃二弟之過，由璿資美而不學也。《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九。

議狄論 上

孫武著書十三篇，用兵之法備矣，而首篇以始計說，以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然則有兵而不知料敵者，其將木偶人耳；有國而不知料敵者，其君木偶人耳。今夫兩國相持，雌雄未決，善戰者必先知己，其次知彼。知己，故先爲不可勝，而敵不能敗；知彼，故待敵之可勝，而動必有獲。小大之形，強弱之勢，主客之情狀，我能逆計而豫圖之，則伐人之國，攻人之城，屈人之兵，蓋何所往而不

利也。方今戎狄爲中國患深且大矣，謀夫議士借箸籌畫，聚米立談，逆知虜情於萬里之外者，亦云審矣。以愚料之，中國以德勝而不足於兵，夷狄以兵勝而不足於德。德勝於兵，故可以致治，而莫強於定亂；兵勝於德，故可以伐人，而或不能以自保。誠能去兩短，集兩長而用之，天下廓廓無事矣。國家受命垂二百年，聖子神孫保民而王。其治尊王道，黜霸政，先文德，後武功，勸賞畏刑，好生惡殺。上之所以涵養其民，下之所以愛戴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親，歡欣交通而不可解。中更大變，王綱委地，姦雄之人，固有投隙而覬覦非望者；真主一起，四方響應歸往，無間於山陬海徼之遠近，撫中興之運而奄有之。此其以德勝者也。然風聲氣俗習於閑暇，安於苟且，失於懦弱而不競。其君子務以文墨書史自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其小人務以衣食聲色自奉，而無勇悍果敢之心。必平居翱翔朝廷，優游里巷，惟簿書刑法是守，惟田疇桑麻是力，一旦聞有賤鬪殺傷之事^(二)，往往惕然股慄，洒然汗下，人人自以爲莫勝任用。是以抗方張不制之虜，獨何異千金之子，長養於高堂華屋之中，厭飫乎飲酒食肉之樂，手不便擊搏，足不便趨走，態度柔脆，熙熙如婦人處女。而欲與行陣武夫角抵以爭勝負，其不格豈待較而後明哉！夷狄世稱善兵，而金人盛大，尤倍於前世。驍騎雲屯，精卒飈起，履鋒蹈刃，死不反顧，則中國之兵技弗如也。草行露宿，禽獸與鄰，飢渴勞苦所不能病，則中國之兵力不如也。重以百勝之餘，當以瘡痍之衆，宜其鼓行而南，囊括席卷，凶威所向，動輒摧折，莫有能控遏之。此其所以兵勝者也。然殘虐暴戾甚於豺狼，所過之處幾無噍類^(三)。流血成川，聚骸成丘，幽冥怨怒，莫知紀極。加以權臣跋扈，威凌其主，篡奪之釁已萌，蕭牆之禍將作，戎落丘墟，特有待

耳。雖然，夷狄以兵勝，固中國之不幸，而夷狄之不得，誠中國莫大之幸也。向使金人入吾國，撫吾民，攘吾地，據吾城邑，如劉趙、苻秦、托跋魏之主，盜神器而矯天命，以夷狄御中國，則天下已無如之何矣。惟恃衆阻威，專事屠戮，所以億兆生靈啣冤懷憤，謳吟思漢之心永永無窮，而宗廟社稷得以再造而久存也。然則爲國計者，蓋亦取長而去所短乎，莫若修德爲本，而參之以智力，濟之以威武。易天下之政，變天下之俗，使吾民囂然有願戰之心，而深以復讎報怨爲念，則夷狄所長，我得而用之。昔秦孝公即位，諸侯並侵，土地削弱，於是慨然下令於國中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未幾商鞅出而任其事，開阡陌，急耕戰，誘三晉之人耕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以五十人習戰，非農與戰不得入官。行之踰年，秦民怯於私鬪，勇於公戰，遂以兵雄天下。夫秦民非前弱而後強也，賞罰號令有以激之而然耳。此亦明君賢佐強國濟時之良策，今日所當斟酌損益而行之者也。儻惟因循苟且，襲故守常，用吾仁義之化，欲以服異類，率吾柔良之民，欲以抗勍敵，愚恐以羊攻狼，必致於禍亂紛紛，豈有既耶？抑嘗聞秦昭王臨朝歎息，范雎請問之，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廣。廣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方今金人之善兵，非止於鐵劍利；金人之善謀，不假於倡優拙。彼我之勢，決不兩全。廟堂之上，軫國之患者宜早爲其所以善後之計。《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四〇。

〔二〕得：原作「行」，據《孫子·計篇》改。

〔二〕賤：疑當作「賊」。

〔三〕無：原作「有」，據文意改。

議狄論 下

古者夷狄之患在手足，今者夷狄之患在腹心；古者夷狄之患爲疥癬，今者夷狄之患爲癰疽。古之夷狄，尋干戈，事戰鬪，小入則掠，大入則侵，遠則擾邊陲，近則陷郡縣。吾中國於是命將帥以討之，屯兵以拒之，不得已則捐子女玉帛以賂之。彼不畏威而遁，則將懷德而和。雖獫狁之於周，匈奴之於漢，突厥、吐蕃之於唐，最稱雄強西北者，然其爲患於中原，不過如是而止耳。今之夷狄則不然。狙詐桀黠，百倍前古；戰勝攻取，莫敢誰何。既覆沒兩河，播遷二帝，而狼貪虎噬，恬不知我，戎馬駸駸，直犯江浙，長驅遠涉，綿亘萬里。嗚呼！自開闢以來，夷狄之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歷攷漢唐之世，名卿才大夫遭時艱虞，慷慨發憤，陳禦戎之策者，亡慮十數家。商榷評議，各售所長。知屯戍之勞者，以徙民實邊爲便；明耕戰之術者，以屯田積穀爲利。或以塞防爲不可罷，或以虜地爲難深入，或以招降爲先，或以自保爲務。達軍戎之利病者，以險阻爲可守；計資糧之匱乏者，以河渠爲可復。有以五敗爲言者，有以六失爲言者。有言兵守不敵難以成功者，有言兵宜土著乃守者。此晁錯、趙充國、侯應、嚴尤、梁商、蔡邕、劉琨、杜佑、杜牧、陸贄、郭子儀、孫樵諸公長謀遠慮，力

紓國難，而收功效於當時。然今日視之，略無足用，是何耶？蓋以金人盛強，爲禍滋大，非異時夷狄之比故也。愚亦不能爲今日禦戎之策，而能爲今日平戎之計。非爲平戎易於禦戎也，事勢有如此者耳。獨不見夫捕虎者乎？虎之爲物，猛厲而趨捷。方其磨牙搖吻、咆哮跳躍而前，雖使賁育與之角，恐其所不免。及其投機穽、置網罟以誤之^(一)，使彼陷沒而不得出，則雖三尺童子，能制其命。此愚平戎之計也。請先論大概，而後陳之。自古好戰之士，不有篡弑之禍，則有叛逆之變。是二者，勢之必然也。何則？兵用而不戢，則將帥擅權於上，而起跋扈之心，士卒服勞於下，而懷怨怒之志。將帥跋扈而篡弑之禍作矣，士卒怨怒而叛逆之變生矣。近者數年，遠者十數年，禍變之來無所逃也。昔苻堅虎視中原，仗其雄武，吞強燕，舉西河，兼巴蜀^(二)，跨漢沔，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亦可少休矣。而窮兵不已，欲逞志於晉室，淮淝之戰，一敗不振，向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爲勍敵。慕容垂、姚萇之徒，乘弊爭奮，以蹙其國，至於身死人手，子孫殄滅。《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其堅之謂歟。厥今金人如何哉？強鬩震撲，凌悖四海，連年入寇，殺人以逞，魚肉生靈鉅億萬計，天道惡盈，必至顛覆。顧彼變禍之釁有二，中國特未知乘其釁以破之耳。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故盛名之下，莫難於久居。今粘罕之徒，以桀黠之資，處僭逼之地，擁衆數萬，軍聲赫奕，專權跋扈，威振其上。必疑其臣^(三)，臣必疑其君，君臣相疑，鮮不爲亂。漢以五單于爭立而破匈奴，唐以突利內附而平突厥。鄰國有隙，然後加兵，百勝之術也。爲今計者，莫若用吾陰謀，以激其亂。率高麗、西夏諸國，卑辭厚幣推尊粘罕，盛陳夷夏畏服、天命有歸之意，以從其篡弑之事。雖未能使其

必然，而虜主聞之，亦已猜忌矣，虜衆聞之，亦已熒惑矣。犬羊之群自相攻擊，則其國可丘墟矣。昔信陵爲魏將，常率五國兵追破秦軍於函谷，威振天下。秦王乃行萬金於魏，求晉鄙客，令毀於王曰：「公子亡在外十九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南面而自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又數使人間，僞賀得立爲王矣。於是魏軍使人代將，而奪其兵。今欲用此術以殖醢粘罕可乎？庶幾其或可也。忠臣義士，古有破家爲國、殺身成仁而不避難者。豫讓感智伯國士之遇〔四〕，漆身爲癩，吞炭成啞，欲刺襄子，以報王讎。事雖不就，身死而志不奪。張良以五世相韓，傾家財，結死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欲爲復讎，卒輔高帝，滅秦社稷。此皆慷慨磊落之人，激於忠義，奮不顧身，輕用七尺之軀，欲報刻骨之怨，而有國者所當招徠，以備非常者也。金人自入寇以來，賊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又且劫奪兩宮，遠征沙漠，吾人怨之，深入骨髓。其間豈無抱忠秉義、志雪國耻如豫讓、張良者，而金人恬然未之知也。虜部之中，戎庭之內，華夷錯雜群處，略無彼我之間，因權制敵，最爲良策。朝廷莫若復漢武奮擊匈奴之科，以募天下死義之士，激以忠孝，結以至誠，厚其族屬，優其田里，臨軒泣涕而遣之。勿使之出奔，俾自爲圖，每豫吾事，窺伺虜將之戒，竊發於坐，刺而殺之一人，而百萬之衆可俘馘矣。雖然，古者破人之國，有以力取之者，有以計取之者。吾將良兵精，土地廣，財用足，有萬舉萬全之勢，則術不必奇，謀不必詐，傳檄鼓行，坐收其斃可矣。儻惟將非其良，兵非其精，土地非廣，財用非足，而敵人強盛，力不能支，則投間乘隙，以計取勝，所不可緩也。方今中國與金人盛衰之形，強弱之勢，不待較而知矣。用前二者之謀以爲平

戎之計，誠今日之急務歟〔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四〇。

〔一〕誤之：疑當作「誘之」。

〔二〕邑：疑是「巴」之訛。

〔三〕「必疑」上當脫「君」字。

〔四〕豫讓：原作「豫遜」，據《史記·刺客列傳》改。下同。此當是行成避英宗父濮王允讓諱而改字。

〔五〕今：原作「金」，據文意改。

華陽縣學記

眉山程勤懋傳宰華陽，既新學館，屬予記其事，曰：「舊學西向，大成殿在東北，棟撓椽腐，風雨不庇，諸生之居，鞠爲茂草。今改築，正文明之位，南向闢三門，殿中峙，東西兩廡翼之，以繪從祀諸子。最後建講堂，舍職長諸生員以四齋，爲屋凡四十五楹。不侈不陋，庶幾仰稱朝廷興崇學校之意。勤先人政和間嘗宰是邑，公正不可干以私，邦人以『鐵面』稱之，遺愛今未泯。勤不令，竊世官，時適多事，區區遵守遺訓，不敢費逋負，貸新租，迫期限，以生事濟奸，重困吾民。訟之敗風教者，不敢不治。他惟直是予，不敢曲法，不敢深刑。奔赴期會，偶爾後他邑，而斯人亦相安，得以餘力爲是舉爲〔一〕。」懋傳云爾。按《成都記》，華陽縣學，孟氏之大學也。華陽，古梁州之境，卦直

《坤》：故俗尚文；星屬鬼，故君子通敏，其人任〔二〕。武王伐紂，始見于經。自文翁立學官，得張寬、司馬相如輩，厥後王褒、何武、揚雄、莊遵之流繼出，漢之英才，蜀最爲富。迨今千餘載間，儒術藝文，猶甲乙天下。方孟氏之僭，志士恥食其祿，至有不教子孫讀書者，慮求仕也。彼大學所養，視文翁特果髣髴萬之一耶！雖然，給事中郭廷鈞建議修禮殿，宰相毋昭裔以俸金刻石經，而廣政十二年別建此學，君臣孜孜如此，其心以爲不若是則恥焉爾。況堂堂鉅宋之世，而可視學宮蕪廢，泰然不以刻意哉！抑又聞治國如治家，身法即政法也。惟君子見大者遠者，否則小而近焉。是故謀國者急聚斂而緩教化，起家者先計算而後講學，蓋財利之效速，道德之功遲也。時俗雍熙，官府優游，崇儒雅以飾吏事，譬之富家延師教子，已足稱賢；若倥偬不暇給，而肯存心化本？正如原憲之歌商頌，顏子之樂簞瓢，舍古循吏，或未之見也。艱難以來，鄰好雖修，邊備未弛。計司責縣宰令興，文書急星火，懋傳乃能作是事，賢乎其知務哉！《成都文類》卷三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二〕下「爲」字疑當作「焉」。

〔三〕「任」下當脫一字。《華陽國志·蜀志》：「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此蓋取其意。

司馬溫公祠堂記

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尉郛邑。越明年某月，生公于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君手植松栢各一本於庭，迨今凡若而年。自諫議之卒，骨已朽矣，公相繼殂落，靈亦歸矣；而二木之中，其一松者亦枯摧矣。唯是茲栢，蒼蒼猶在，邦人依之，尚可想見公初生時也。公之遺德在天下，名在後世，行事在國史，固一代偉人也。當其道未合之初，天子敬之而不用，權臣憚之而不親，天下仰之而不濟，不獨其身見黜於朝廷，波及遺言，亦見抑於死後者凡數十載。則松之不愛，而栢之不錄，固其宜也。邇來世道頓革，士風漸回，上自朝廷，下逮黎庶，咸知公議之不可破，而公之言爲不可抑。於是朝廷旌其家，學士誦其書，後生想像其風采而不可得，則又丹青肖形以寫瞻慕者，無室不有。公之道蓋大明於天下矣。思其人，愛其樹，又理之必然者。於是邑丞李公作堂以嚴公之祭，護木以永公之思，蓋從人望者。栢之青青，公生在茲，邦人是榮；祠之翼翼，公象在茲，後生是式。公之道彰矣，不假於一栢，而茲栢實託公以不朽；公之道傳矣，不私於一邑，而茲邑實賴公以不辱。栢之喬斤焉而彫，惟公之道磨天地而不銷；栢之節斧焉而缺，惟公之道涸河海而不竭。則茲堂之建，非以嚴公也，乃以爲護栢之標榜；茲栢之愛，非以榮公也，乃以榮邑之冠冕。堂之毀，公不毀也，栢則毀矣；栢之辱，公不辱也，郛則辱也。嗟乎，郛之民、郛之吏，繼今而後者，其善護茲木

乎！《成都文類》卷三五。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三七下，《蜀藻幽勝錄》卷三，康熙《邛州志》卷一三，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四，嘉慶《郫縣志》卷三六，《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

心亨銘

乾道四年九月

臨邛太守郭愛義以書來云：「近闢一小室，爲公餘寓身之所，因榜曰『心亨』。顧僕今日亦可謂處險矣。然古聖賢濟險必有其道，愚不肖，何足以知此，願乞數語，銘之座右，以爲朝夕之戒，庶幾求小得而不至於坎窞。惟不以晚進鄙斥，特賜善誘。」竊謂邛之爲郡，昔有四利，今成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惟茲四者，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吾邛獨全。昔以爲利，民競富豪，今以爲害，民皆貧薄，公私窘急，上下困弊。前者三月之變，正坐乎此。太守之來，適丁斯時，可謂處險矣。闢室曰「心亨」，得濟險之道也。《坎》之爲義，在卦爲當時之事，故有出險之理；在爻爲適時之人，故無出險之辭。何以言之？《坎》之剛中，惟二五兩爻。在二則曰「求小得」，孔子以爲「未出中」；在五則曰「坎不盈」，孔子以爲「中未大」是也。在卦則「維心亨」，孔子以爲「剛中」；「行有尚」，孔子以爲「往有功」是也。夫天下事，未有中不剛而能濟。剛中者，誠實之謂也，金石可貫，水火可蹈，天地可動，況其他乎！以此有行，何功之不立哉！山下出泉，推而放諸四海，無所不達；雲上於天，沛而利乎萬物，無所不濟，又安有出中未大之

患耶？爲之銘曰：

時在重險，心維獨亨。胡能有尚，剛中則行。

戊子重陽日，里人張行成書。《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以上祝尚書校點）